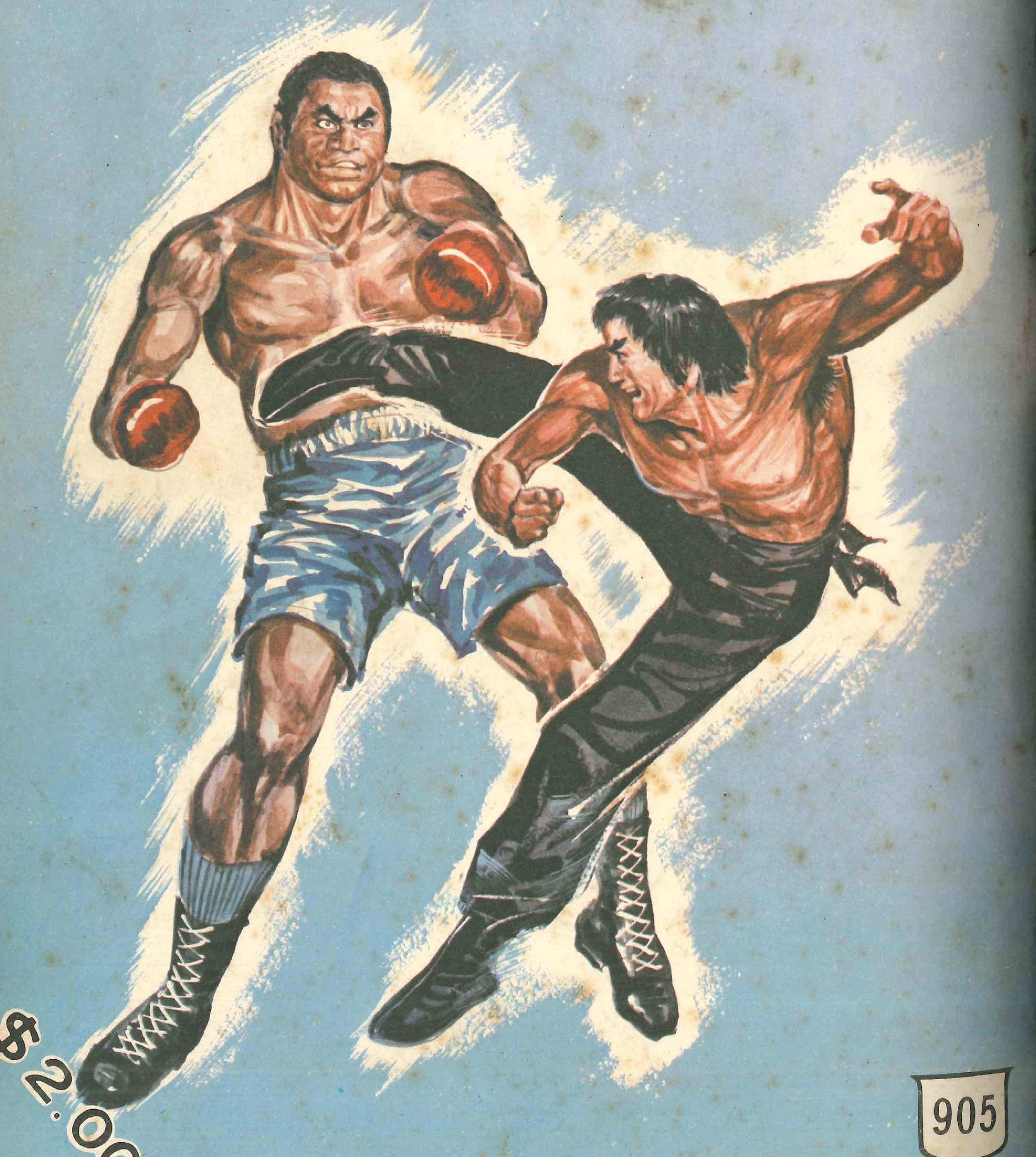
# 武俠世界

**註册兇手** 殺人者死，自古已然。但註了册的兇手是否可以合法地去殺人？本期的鐵拐俠盜故事將有答案。



$2.00

905

## ◀編　後　話▶

馬雲的「鐵拐俠盜」故事，本刊是全港唯一獨家刊出的小說，他的作品，題材深具現實性的描寫，刻劃入微，素爲讀者們喜愛閱讀。今期刊出的「註册兇手」，是一篇驚險絕倫、刺激無比的巨型小說，但它絕對是一個眞實性的故事，故事中心發人深省。呂偉長等三俠旅遊途次中東以色列，捲入一個龐大的劫機事件漩渦中，鬥智鬥力，波詭雲譎……烏干達總統狂人阿敏計劃失敗，賠了夫人又折兵，功虧一簣……以色列獨眼將軍達仁奇謀迭出，大顯神威，勇破陰謀……本故事全部過程精采百出，幸勿錯過。

***　***　***

「楓紅山莊」故事今期完結，內容情節發展變生肘腋，出人意表，高潮迭起，令你大嘆觀止！朱羽君繼「楓紅山莊」後另一新作「圈套」，下期起刊出，祈請留意。

***　***　***

春江萬里情故事之「劍氣紅顏」是下期推出的「特巨」小說，是蕭逸君繼「骨肉情仇」最新之作，書中主角人物突出，身世離奇，內容充滿俠義、哀艷氣氛、情節迂迴曲折、感人肺腑！不宜錯過。還有，武林四大名捕下期大會京師！熱鬧非常。欲知其詳，請看溫凉玉先生繼「兇手」「血手」「毒手」「玉手」後之「四大名捕會京師」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50.00 |
| | 一年港幣$ | 98.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58.00 |
| | 一年港幣$ | 114.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71.00 |
| | 一年港幣$ | 14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 武俠世界


第90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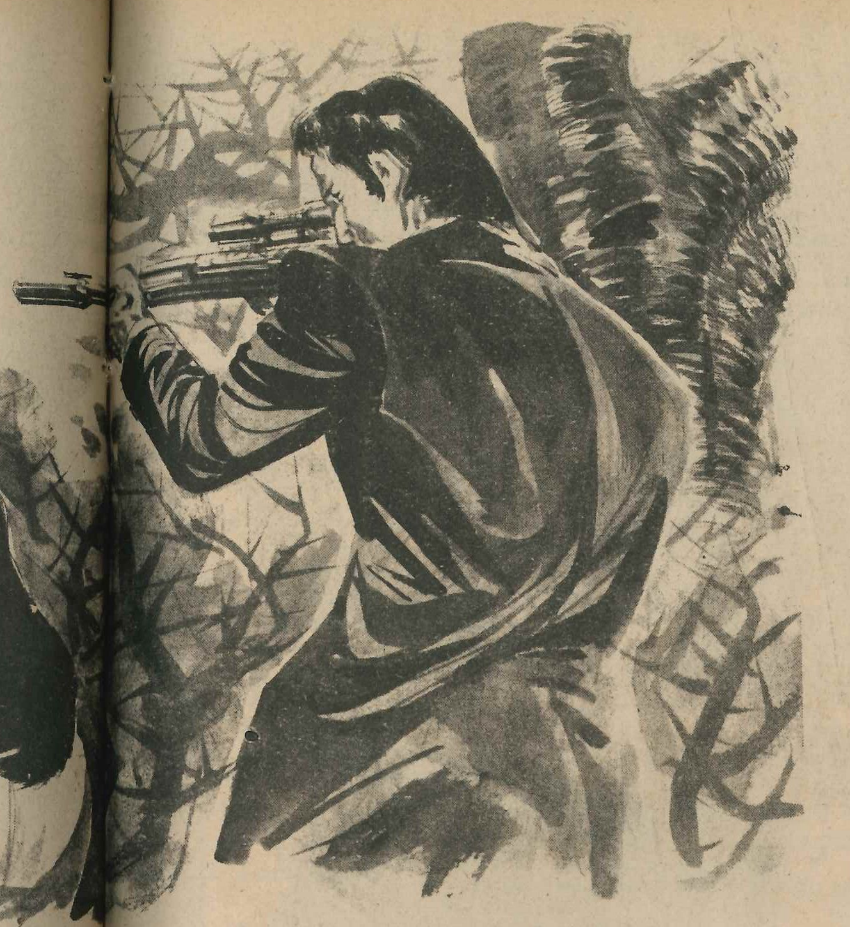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 註册兇手



## 恐怖行爲　令人髮指

中東是全世界最矛盾的地方，以色列則可以稱得上是全世界最多新聞的國家。

中東戰爭時期，全世界的報紙固然常常提及以色列，最近這些日子以來，更加是新聞多多。

呂偉良等三俠於環遊世界途中，又來到了以色列。

三俠也像世界上許多人一樣，對以色列充滿了好奇心！例如：如此一個小國，怎能在短短六日之內大敗阿拉伯聯軍的夾攻？他們不但在「六日戰爭」中打勝仗，而且還佔據了一大塊土地。在軍事家與世人的心目中，這是一項本世紀的奇蹟。

打開一幅世界地圖，當你發現以色列位處於强敵的夾縫中，你一定替他們擔心；這麼小的一個國家，被這麼多的强敵包圍，就是不打仗，恐怕也很難活得下去！但是，事實上一九四七年復國以來，至今轉瞬又近三十年了。

三十年對一個國家來說，的確新之又新。

但是，假如讓我們研究一下猶太人的歷史，這的確是一篇可歌可泣，有血有淚的故事。

大約遠在二千年以前，地中海東岸的巴勒斯坦，本來是猶太人聚居的地方。

猶太人當時埋頭於經營工商業，對國防一向疏懶。我們常將吝嗇的人稱之爲「猶太」，意思正是由於猶太人精打細算，舉世知名。事實上目前世界不少大商家都是猶太後裔。

回頭再說二千年前的猶太人因爲疏於防止外來侵略，一旦有事，就無能爲力。於是强敵壓境，人民紛紛東奔西竄慘遭失土亡國之痛。

如是者，經歷了十幾個世紀，直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人才開始進行復國運動，但因回教徒佔據巴勒斯坦日子久遠，人口衆多，要將他們驅逐不易。復國便覺遙遙無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黨屠殺猶太人六百萬，舉世爲之震驚，同時亦刺激起猶太人復國之決心。經多方奮鬥，終於在戰爭結束之後，在聯合國的大力支持下，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宣佈成立以色列國。

以色列的國土，也就是昔日猶太人聚居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一分爲二，大部份屬以色列，小部份屬於非洲回教國家。

一九四八年五月，英軍結束他們的委任統治權，猶太族人正式接管這個新興小國，滿以爲從此可以安居樂業，豈料英軍一經撤出，阿拉伯回教國家立卽聯合進攻。

若以「以寡敵衆」放諸於以色列，其敗亦理所當然的事。

但是，猶太人十數世紀以來，慘遭亡國之痛，一旦有家有國，又豈肯重蹈覆轍？於是萬衆一心，衆志成城，全國皆兵，所向無敵，反將阿拉伯人殺得片甲不留。

歷年以來，不論大小各戰，阿拉伯人都佔不到便宜，反而讓猶太人擴充領土；相反，阿拉伯各國表面上同一戰陣，骨子裏却爾虞我詐，其敗亦理所難免。

那麼，阿拉伯各國何故如此憎恨以色列？

回顧以色列復國之後，猶太人紛紛自世界各地回歸，原來居住在該處的阿拉伯人紛紛被逐離境，返回原籍阿拉伯國家去。這些人也就是我們今日所稱的「巴勒斯坦難民」。

各阿拉伯國家爲了支持這班難民，便不惜大量花費從石油方面賺來的金錢，組織成所謂「巴勒斯坦解放陣綫」，「巴勒斯坦游擊隊」等等。此等組織的最後目的，自然是「打回原來居住的地方」，讓以色列再嚐亡國之恨。

於是年來我們不斷可以從報章及電視新聞上見到有關「巴解」，「巴游」的恐怖活動；他們從正途鬥不過猶太人，便只有旁門左道的加以困擾。

其實，這樣恐怖手段徒然令人感到討厭，相反，亦只有更加同情以色列而已！

這是國際間的最大矛盾，各國領袖已開始明白到這可能是一枚計時炸彈，說不定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由這等小國一手觸發。

因此，年來有關國家已多方設法，希望取得各方的同意及支持，建立一個新的巴勒斯坦國。這種可能性已越來越明顯。

將來的巴勒斯坦國將是約旦河西岸以及加薩走廊地帶，兩者之間將建築一條特別的公路加以連貫。然後再加上西奈半島東部一小塊土地，成立一個聯邦式的政府統治。

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局外人的勢力，未必可以平衡局內人的矛盾。因此，時至今日，以色列仍處於四面楚歌，危機四伏的環境底下。

呂偉良等三俠一向喜歡行俠仗義，鋤强扶弱之心多多少少令到他們同情以色列的處境，加以年來以色列的傳奇性事蹟，以及他們的敵人那樣「不擇手段」的做法，亦成爲三俠同情以色列的另一原因。

以色列因爲人丁單薄，而偏偏又處於强敵的夾縫之中，所以，他們早已實行全國皆兵的制度，卽使婦女，亦在所難免。

三俠在街道上見到不少十八至二十歲的健美女郎，她們穿的不是歐美時裝，而是軍服。

以色列少女都必須像男子一樣，一律强制接受軍事訓練。

例如本屆世姐選舉，在香港獲選的維娜瑪辛嘉，就是一名以色列陸軍上士，也是少年軍校學生的航空動力學教官。

以色列不但少男少女接受軍訓，許多三四十歲的婦女也自動參加軍訓。

每日清晨，他們會在家中晨操，鍛練身體之餘，重溫軍旅中的動作。最初三俠也覺得驚奇，後來才發覺人人家中的收音機，都按時扭開，他們的晨操動作，都是跟隨電台廣播而進行的。

試想想，由十二三歲少年，以至三四十歲的家庭主婦都接受同樣的軍事訓練，國家一旦有事，轉瞬卽可全國皆兵，試問阿拉伯人又如何能一舉而將他們擊敗？

呂偉良等三俠有機會訪問一個以色列家庭，父親是一位會講英語的退役軍官；母親是後備救傷隊隊長，長子是現役空軍，次子已不在人間，據說是死於一次慘劇中。

根據做父親的說：他們的國家本來就是一個大悲劇，自從二千年前慘遭滅國之後，猶太人卽散佈於全球各地。

歷年以來，猶太人備受「亡國奴」之恥辱遭到一些國家的不平等待遇。至今猶有餘痛！

復國後，他們分別由地球上三十餘國，回到這新建立的國家來。

由於各人來自不同的國家，言語亦各不相同。因此初期也曾令到新政府十分頭痛。但時至今日，一般家庭都以他們的「國語」交談。

以色列「國語」就是希伯萊語。

當初父母們沒有時間去學習希伯萊語，便只有由孩子們做家庭教師。因爲孩子上學，每天上課均用希伯萊語爲主。

不過時至今日，希伯萊語已經相當流行，猶太人也逐漸不說原來的語言。

所謂「原來的語言」是指該猶太人在原來居住地所說的流行語。例如英美各地的猶太人，在未回歸以色列之前，原來是講英語的。

但是上述情形只限於早期移民。近年又有很多新移民由歐洲湧到，因此台拉維夫的書店裏經常有十二種語言的學習書籍出售。

在電影院裏放映的影片，有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波蘭文，西班牙文等版本，但每種語言的版本均有希伯萊語字幕。

語言是以色列政府最感頭痛的問題之一，還好猶太人萬衆一心，因此他們散佈全球各地的猶太人，卽使不能回到以色列居住，也紛紛將金錢滙回祖國，資助建設。

這些年來，以色列各城市的新建築物，有不少就是由現居國外的猶太人協助的。

別小睹居住國外的猶太人，當今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就是猶太後裔。

美國人口二億多，猶太人只佔百份之二點五，但根據統計，美國各大工商業有百份之四十五是由猶太人經營的。

美國的精神分析家有百份之九十都是猶太人，最有影响的報紙——紐約時報，目前亦由猶太人當權。因此，猶太人在美國輿論以及社會的影响力非常之大。

相反，在蘇聯境內的猶太人，經常被歧視，慘受政治迫害。這就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的最大分別。

三俠開遊於以色列，發覺猶太人一片團結

，非常愛國；晚上街中的店舖如果正在播新聞，門前就會堆滿了人。

事實上每一個以色列人都十分關心國事。

所謂「以色列人」並非清一色的猶太人，而是有些阿拉伯人。

戰後大約百份之七十的阿拉伯人離開以色列，只有百份之三十自願留下來；他們獲得信仰自由，但必須服從以色列政府的一切決定。目前彼此相處得十分和洽。

目前以色列的旅遊業大都是政府控制的，主要相信還是由於保安上的理由。

但是，因爲阿生是國際特警的身份，所以一切都十分順利。

他們可以和任何一個以色列人交談，也可以到各處遊覽。

阿生訪問過一名老婦，知道她有個兒子在日本赤軍突襲台拉維夫機場喪生，因此她恨透了恐怖份子。

另外一對猶太夫婦告訴三俠，他們有個兒子參加上屆的奧運會，結果也在突如其來的襲擊下喪生。

阿生自然都曉得這些是什麼人的所爲，那是一班註了册的兇手。

殺了人的兇手，本來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正如中國傳統上的說法，殺人塡命，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有些兇手似乎奉旨殺人，就彷彿已經過合法的登記註册一樣。

到底這些是什麼人？他們爲什麼會如此橫行？又在何處註册？

阿生心裏自然明白，他們是在卡達菲那兒註了册；不但獲得允許，而且還獲得金錢上的資助。

然則，卡達菲又是什麼人？

卡達菲是利比亞總統，此人狂妄自大，意圖成爲中東的新盟主，於是使用由石油賺來的金錢，大攪恐怖活動。

在「恐怖聯盟」那個故事中，我們已經介紹過了，卡達菲幾乎與世界上任何一個恐怖組織發生密切關係。

卡達菲完全無條件支持任何一個恐怖組織，只要是可以攪到世界大亂的。

至於死了多少無辜的人，損失了多少財物，完全不理。

呂偉良等三俠對政治向來沒有太大的成見，他們甚至覺得，人類種族衆多，思想各異，若要持久和平，最佳的辦法就是：各自爲政，同類相聚，彼此互不干擾。

你喜愛自由生活方式麼？就到自由世界來吧！你喜歡清教徒式的共產主義生活方式麼？那麼快些到鐵幕裏去！正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行我的獨木橋，各不相干！如此一來，天下太平應該是絕無疑問的。

但是，這個世界上偏偏有些野心家，他們明知逃不過歷史批判，仍着力攪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事。於是世界從此多了事矣！

呂偉良，阿生和林愛莉三人，覺得這個世界上的恐怖份子不但談不上什麼英雄本色，甚至是鼠輩也不如！他們不敢面對現實，正面鬥爭無能爲力，只有進行流氓式的搗亂。

這批國際流氓窺準了人類的弱點——這也是大多數政治家的弱點：貪生怕死！

於是他們動輒卽以「死」作爲要脅。

年來不知發生過多少次刦機事件，甚至一口氣燒燬過三架巨型客機。結果，一切均獲得有關國家的容忍。

假如這些被刦，被燬的是軍機，他們才是眞正的英雄本色，可惜，那只是沒有武裝的民航機。

問題也不是爲了那些民航機沒有武裝，就讓他們爲所欲爲，而是有關方面覺得「保護人民生命」是他們的首要任務。

於是刦機者只要擺出一副：「嘿！我們只是爛命一條，你敢不從，最多同歸於盡！」這種嚇人姿態之所以十拿九結，完全是有關方面爲了保障無辜者的生命，而迫不得已地，讓他們得逞！

三俠之所以成爲「俠」，完全是因爲他們都同時具有一副俠義心腸。

三俠之所以憎恨恐怖份子的所爲，完全是由於他們太過沒有志氣。

這一次遊覽以色列，他們更加親耳聽到了一連串的投訴，令到一向俠義爲懷的三俠，內心另有一番感受。

三俠在嚮導的引領下，漫步於台拉維夫街頭。

這已經是入黑時份。

以色列人有個不成文的習慣，就是晚上喜歡溜到街上去。

他們喜歡在商店的櫥窗前瀏覽，有些人則喜歡坐在咖啡座之內聽音樂；亦有三五成羣在道旁談論國事。

總之住慣都市的人，會以爲這兒是一個鄉村或小鎭；與香港人的「隣居如陌路，不瞅也不睬」的現象，迥然不同。

那一邊，突然聚集了一大羣人，好像發生了什麼大事似的。

那是一間店舖，照計沒有理由聚集這麼多的人的。

三俠出奇地問嚮導發生了什麼事。

嚮導看看腕表，喃喃自語地說：「照計現在不是報告新聞的時間，但那邊那些人顯然正是在看電視新聞。也許是特別新聞報告吧！」

各地電視台都有突發性的電視新聞報告，例如香港懸掛十號風球時，就常常將正常節目中止，播放最新的風暴消息。

在以色列，人們擔心的不是風暴消息，而是關乎他們生命財產，以至整個國家民族的報導。

因此，嚮導也擠進人羣中去，觀看電視台的新聞報導。

三俠不懂聽希伯萊語，但看各人的表情，已經知道這又是一件絕不尋常的突發事件。

是西奈戰火重燃麼？

是恐怖份子向以色列人突襲麼？

當時三俠的心裏胡思亂想，一時之間想不出一個眞正的答案來。

直至螢幕上映出了一幅硬照，那是一架飛機的照片，呂偉良他們才有點恍然大悟。

他們果然沒有猜錯，是一宗刦機事件。

刦機已經不算新聞，政治勒索，金錢勒索，動輒都是以刦機作爲一種要脅的手段；但能夠吸引着這許多以色列人注意，相信事情必然多多少少亦與他們有關。

尤其是那個嚮導，他簡直看得入了神。看他臉上的表情，旣激奮，又擔心。

後來他告訴三俠，恐怖份子又刦走了一架法國航空公司的巨型客機。初步消息，機上有二百多人，有七十多名以色列人在內。

有七十多名以色列人在內，怪不得這裏的人顯得如此緊張了。

呂偉良覺得這必然是一項經過精心籌劃的行動，政治敲搾的成份多過金錢敲搾。

街上的人開始議論紛紛。

「二百多條性命在恐怖份子的手上，嘿！」林愛莉道，「看來好戲一定還在後頭。」

阿生反而替那七十多個以色列人擔心，因爲恐怖份子一直視以色列人爲眼中釘。

「一架航機之內有這麼多的以色列人，對有耐性等待的恐怖份子來說，自然是一個大好機會。」阿生說，「我眞不明白，國際間爲什



麼不訂立防止刦機條約？其實，姑勿論他們的目的何在，這種手段都是最爲可恥的！」

呂偉良苦笑着說道：「假如國際間眞的有這種條約簽署，你猜世界上有那些國家不肯參加？」

林愛莉爭先答道：「利比亞必然是不肯簽字的國家之一。」

「人與人之間可以講信義，國與國之間却無信義可講。」呂偉良嘆氣道：「假如國際間尚有道義的話，奧運會就不會有糾紛。」

「是的，這世界什麼都得講現實，想別人不欺負，最好讓他們看看顏色！」林愛莉問：「你們猜，以色列這一次有什麼反應？」

阿生道：「天曉得！不過，不知怎的，我總覺得這是國際特警的責任。我們的組織，無論如何總應該插手去理才對。」

「與恐怖組織對抗，你們已經有先例可援。」呂偉良道，「這一次，可不知道巴黎方面有些什麼反應？」

阿生道：「飛機屬於法航的，幾乎可以肯定，法國政府一定會向我們總部求助。」

「然則，你大概不會寂寞！」林愛莉話猶未完，看見嚮導由人羣中擠了出來。

嚮導對三俠道：「我看，三位還是先回酒店休息去吧！」

「爲什麼？」林愛莉道，「我以爲你們還有一些夜遊節目給我們安排一下呢！」

嚮導苦笑道：「夜遊節目改晚再談吧，酒店中有人等你們，所以你們必須回去。」

三俠大爲驚奇。

林愛莉道：「你怎麼知道有人找我們？」

「我是負責帶領三位到各處遊覽的人，自然知道。」嚮導故作神秘地笑了笑。

三俠一直與嚮導在一起，沒有看見他打過電話，也沒有看見他與其他人交談過，只是看電視的時候，曾與人搭訕過幾句。

難道嚮導本身有事，不想再陪伴他們，所以借故離去麼？

三俠回到酒店，果然有人正在等着他們。

是二個陌生人。

三俠發覺嚮導與這兩個陌生人用希伯來語交談了幾句之後，退出了呂偉良的套房。

然後，那兩個陌生人自我介紹，一個叫羅比，另一個叫卡信。

他們分別向阿生呈示他們的國際特警隊隊員證件，原來都是阿生的同事。

阿生有些愕然。

他雖然知道以色列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但這次進入以色列國境，從未向組織報到。然則，他們又如何知道阿生的行踪？

羅比笑道：「自從機場突襲事件發生之後，以色列的保安人員對外國來客的身份，都小心翼翼地明查暗訪。因此三位的來龍去脈，我們早已經獲得通知，因爲阿生是我們的人，我們自然更加清楚。」

阿生是國際特警隊隊員並非什麼秘密，他這次入境也是憑特警身份而取得若干方便的。現在再經羅比解釋，各人心裏頓覺明白過來。

但是，羅比和卡信二人爲什麼來這裏等阿生？那個以色列嚮導又如何知道他們在此等候呂偉良等三俠回來？

羅比首先向阿生明白表示，巴黎總部指示他們這樣做；原因是總部知道阿生他們正在此旅遊。

羅比又知道三俠他們是三位一體的，所以找阿生，自然也要呂偉良二人一齊。

羅比又說：他們要阿生和呂林二人趕緊到一個地方去。

阿生驗過羅比和卡信的證件是眞的，所以示意呂林二人不妨跟他們去一次。

在車上，三俠從羅比的解釋中了解得到：剛才那個以色列嚮導是受過訓練的，不但懂得多國語言，而且也是一名反間諜專才；萬一有冒充遊客間諜入境，甚難逃得過他們的耳目。

因此，當晚那嚮導奉命接待三俠時，不但知道了他們的身份，也早已跟國際特警隊的辦事處有了連絡。

當刦機事件發生之後，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固然以第一時間提醒國人注意，而螢光幕之上也出現了一些字幕——那是一組一組的密碼。

在一般電視觀衆眼中，這些密碼可能被疏忽，但是，負有特殊任務的以色列人，一看就會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

密碼之中有些號召後備軍官立卽報到；也有暗示個別嚮導迅速將他們帶領的遊客帶返原住的酒店去。那嚮導原來就是從電視螢幕上映出的密碼，而獲知有人要見三俠，這些人當然是不尋常之輩，所以嚮導不敢怠慢。

至此，三俠開始明白，一個國家的盛衰，確是要具有多方面的條件！例如以色列，他們能有今日，決非倖至。

他們不但全國皆兵，上下一心，而且難得的是各方面表現得非常之有默契。

特別要提出的，就是他們每個人都是出於自願的，沒有半點强迫。

車子到達一個類似住宅的建築單位，這兒只有兩層高。

羅比看看腕表，一邊率先下了車，屋子裏立刻有個人走過來。

羅比問他：「副總監到了麼？」

那人答道：「剛剛到了未够一分鐘。」

阿生心裏奇怪：副總監？難道是范梅力來了麼？

范梅力駐守巴黎，一向主理世界各地的特警行動事務。

假如范梅力要由巴黎飛抵此，飛機將掠過地中海，如果坐專機，航程也不算太遠。

但是，阿生看見羅比匆匆忙忙的，倒沒有追上去問他，只跟住各人入內。

卡信殿後照顧呂林二人，進入建築物之內，透過一條走廊，來到了一間頗大的辦公室，范梅力果然就在其間。

正在招呼范梅力的，是一個鬢髮斑白的以色列人。經范梅力介紹後，呂偉良等三俠才知道他就是當地的國際特警隊負責人夏里達。

范梅力是夏里達的上司，他在這間辦公室之內，算得上是最高級的人物了。

夏里達首先向他報告：刦機事件已引起以色列政府的震驚。

以色列政府的情報部內，曾一度將他們海外情報人員獲得的資料，向國際特警隊傳達。

資料顯示：有二名巴勒斯坦人由利比亞的斑加西出發，目的地未明。

以上，僅屬第一手資料，表面看來無關重要。

但是，如果熟悉內情的人都會明白，利比亞的斑加西是個訓練恐怖份子的基地之一，以色列的情報人員一直密切注意由這兒出發的每一個已訓練完成的恐怖份子。

他們差不多可以肯定，凡是已經訓練完畢的人，都負上特殊任務。

豈料就當以色列情報人員追踪這二名巴勒斯坦人下落的時候，突然發覺他們失了踪！

直至到後來，巴黎方面的國際特警人員才查出這二名巴勒斯坦人利用金蟬脫殼之計，擺脫以色列特務的監視，利用另一份假護照，轉往另一個城市。

就在國際特警人員研究他們的下一步行動時，刦機事件立卽傳出。

至此，國際特警與以色列特務們才明白，

他們太過小睹這二名巴勒斯坦人。

初步消息說：刼機的恐怖份子約有七八個人，但那二名巴勒斯坦人肯定亦在其中。

換句話說：這件事一開始已引起以色列特務和國際特警隊的注意，無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們結果還是棋差一着！

現在國際特警方面首先主動出擊，一方面是爲了挽回面子，另一方面則是爲了向世人交代，因爲這是他們的職責。

這時候，室外有人入來，向夏里達報告，有二名屬於以色列情報局的人求見。

夏里達立刻傳他們入內。

以色列情報機構的保密一向是全世界最嚴密的，美國的「CIA」與蘇聯的「KGB」亦望塵莫及，至於他們的工作效率，早已在中東「六日戰爭」中表露無遺！

據說：中東六日戰爭期間，以色列情報員竟能够準確地預知阿拉伯聯軍的進攻策略，以及戰地士兵的休息，膳食，換班等等的詳細時間表，因此，以色列軍隊不但能及時截擊敵人，空軍也往往令敵軍措手不及！

從後來以色列軍大勝的事實印證，可見以上絕非傳說。

以色列的「中央保安情報局」屬下共有四個部門：軍事情報部，綜合保安局，外務調查部以及特別調查局等。

世界著名的戰略家和情報局專家對他們的評價是：以色列的情報員以不留痕跡著稱，以色列間諜則以長時期隱蔽而聞名於世。

因此，當以色列有關方面將消息傳送到國際特警總部時，巴黎方面絕不懷疑其眞實性，就是可惜對方棋高一着！

現在那二名以色列情報首長進來了，透過夏里達的介紹，認識了范梅力和阿生等人。

他們分別叫許恩和奧德力。

許恩的職位顯然較高，他對范梅力和夏里達報告最新接獲的情報。

許恩語帶憂愁地說：「根據我們的消息，刼機者的最後目的地是烏干達！」

「烏干達？」范梅力吃驚地叫將起來，「他們爲什麼要飛往烏干達？」

許恩道：「這是最值得我們擔心的，因爲烏干達總統阿敏是個舉世知名的狂人，他早已跟以色列斷絕了外交關係。」

夏里達道：「這是我們事先想不到的，事前我們估計他們將飛機飛往利比亞或者阿爾及利亞！」

許恩冷冷地說：「卡達菲那傢伙越來越懂得避開世人他的注意和責難，又豈會讓刼機者飛到利比利亞？」

范梅力問道：「然則，請問貴國，如何應變？」

「拉賓總理正緊急召集內閣會議！」許恩道，「站在我們的立場，當然希望你們先爲我們想個辦法，這件事已擺得十分明顯，對方的目標在於七十多個以色列人。」

范梅力道：「同樣的理由，站在我們國際特警的立場，必須針對整個事件，以及機上二百多條生命而尋求安全的方法。但我本人向來欣賞你們的情報準確，所以我願聽取你們的進一步報告。」

許恩道：「剛才我所講的，大概不久之後卽將成爲事實，我想先知道你們國際特警隊方面有何對策？」

范梅力道：「總部方面是基於飛機上有七十多個以色列人，所以，要我與貴國取得緊密聯絡，至於我們這方面，首先要聽聽對方的要求！」

許恩道：「幾乎毫無疑問，其中一項要求一定是要我們釋放重要政治犯。」

「但根據我們的情報，對方可能在金錢上出主意。」范梅力道：「機上的刼機份子，也不全是巴勒斯坦人，其中有二名德國人。」

「是的，我們的情報也指出：有一男一女德國人，其他五個是巴勒斯坦恐怖份子。」許恩說：「差不多可以肯定，他們完全受命於卡達非——利比亞那個狂人總統。」

夏里達揷咀道：「阿敏與卡達非有許多共通的地方，他們可以稱得上是師兄弟。」

范梅力對許恩說：「我到這兒來的目的有二：第一，爭取第一時間與你們的首長接觸，知道你們的意向之後，決定我們的下一步行動，第二，希望及時制止一項悲劇的產生！」

許恩道：「我們的首長正在開會，但我們願意將獲得的一切有關情報，以第一時間通知閣卜！」

「謝謝你！」范梅力說：「難得東方三俠剛巧在這兒旅遊，他們是我心目中最具正義感的人，也是我信心的象徵！」

許恩微笑着，與三俠握手爲禮。

范梅力與許恩的談話似乎沒有具體的結果，主要是因爲立場問題。

但是彼此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就是希望這件刼機案戲劇化地平安結束。

不過，事實有此可能麼？

恐怖份子處心積慮設計的行動，很少會失敗的，他們必須達到目的。

然則，他們的最後目的何在？

范梅力聽了以色列情報人員的報告之後，也表明了國際特警的立場。

呂偉良等三俠覺得事情太過突然，剎那間彷彿世界大戰卽將爆發一樣！

許恩與奧德力走了之後，阿生忍不住問范梅力：「恐怖份子還沒有正式提出任何要求，我們何必如此緊張？」

范梅力道：「這件事外弛內張，我們非常擔心它會演變成爲一宗嚴重的國際事件。」

「其實，這一類刼機事件，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過去也不知發生過多少次了。」阿生道：「我們爲什麼表現得有些不同？」

范梅力道：「主要是機上有太多人，其他不說，單是七十多個以色列人，他們肯定成爲勒索的焦點，假如我們估計不差，對方會要求以色列把一批重要政治犯釋放，再加上一大筆贖金，作爲交換條件。但我們又估計，以色列一定不會就範！」

林愛莉道：「這也難怪，如果以色列人示弱，卜一次可能發生更大的不幸。」

范梅力點頭道：「對了，所以我們必須設法讓這件事化險爲夷！」

阿生若有所思地問：「原來我們不是爲了幫助以色列而來？」

范梅力說道：「站在國際特警的立場，以色列雖然是我們的會員國，但是，除非迫不得已，否則，我們仍然以維護世界和平爲首要任務！」

「你的意思是——」阿生想了想，又問：「難道我們要設法說服以色列，用他們扣押的政治犯去換取人質的安全？」

「是的，假如恐怖份子眞的有此要求的話，我們會試圖這樣做。」范梅力說。

林愛莉道：「那麼，相信三兩年之內，全世界的犯人將全部獲得自由，可不是嗎？凡是想救出獄中犯人者，大可刼機，如此一來，便無往而不利。相信不少冒險家都會一試。」

「嗯——」范梅力支吾一會，又輕輕嘆了一口氣，道：「我們並非存心偏袒任何一方，事實上，我們須要和解。」

林愛莉道：「請勿誤會，我並非幫住任何一方，也不是贊成以暴易暴，只是事實上，我



們必須要面對現實！」

「你的意思——」范梅力若有所待地，瞪住林愛莉。

林愛莉坦然說出了她個人的見解：「我覺得如果巴勒斯坦是有志氣的話，就應該正式的向以色列宣戰，痛痛快快的打一場，不應該拿無辜的人作爲要脅的本錢。總之無論如何，這不是一件光榮的事。」

「是的。」范梅力道：「若以你們三人的個性作爲標準，這見解對極了！無奈國際間的事，不能以這種見解去處理。」

三俠交換一個眼色，沒有再說卜去。

范梅力看看腕錶，道：「好了，時候不早，請各位先去休息，我們仍須等待事情進一步的發展。」

×　×　×

台拉維夫市區的國防大厦。

一輛又一輛的汽車紛紛開到門外停卜來。

這些汽車裏載住的人，都是可以主宰以色列命運的人。

他們是以拉賓總理爲首的以色列現任內閣，爲數二十人的內閣成員之中，有不少是部長階級。他們都懷着萬分焦慮的心情而來！

國防大厦門外，圍攏了一大羣人。

這些人包括台拉維夫各報及電視台的記者，以及人質的家屬。

「人質」當然是指被恐怖份子挾持住的以色列人。他們都在那架法航巨機之內，是吉是凶，至今仍未卜！

恐怖份子的意圖已經越來越明顯，他們已正式向有關國家提出要求，要求釋放五十三名罪犯，以交換被挾持的二百五十七名人質。

五十三名罪犯之中，有四十人囚禁於以色列，其餘十三名分別囚禁於法國，瑞士，西德和肯雅。

目前最少已經證明，較早時以色列情報人員的情報是可靠的。

同時，航機亦在恐怖份子的刼持卜，飛往了烏干達的恩特比機場。

一輛裝甲防彈的大型房車，載住范梅力和三俠到國防大厦來。

呂偉良等三俠是在夢中被喚醒的。

范梅力告訴他們，拉賓總理要求他們出席這一次內閣會議。

呂偉良覺得他們既非以色列人，亦非內閣閣員，怎有這種資格？但范梅力說：他們只以旁聽資格出席。目的既然只爲了救人，那就不必分彼此了。

三俠終於被說服，於是跟隨范梅力到這裏來。

看見人質家屬們的鼓噪，看見記者們的緊張情狀，他們就不難想像得到，事情必然開始惡化了！

但是，一向以保密見稱於世的以色列，又怎麼會在這種的緊要關頭，讓身爲「外人」的三俠與范梅力等人出席他們的內閣會議？

儘管是旁聽，也似乎不大合乎常理。

呂偉良是個頭腦冷靜的人，他總覺得這件事有些古怪。

因此，走進入國防大厦之後，呂偉良一邊向阿生和林愛莉示意，一邊小心在他們身邊出現的每一個人以及每一事物。

三俠和范梅力在以色列情報首長許恩的引領卜，進入了會場去。

國防大厦外面，仍有嘈吵的人聲，與會場內各人的面部表情，成一強烈對比。

在電視新聞片上見過的拉賓總理，面部充滿了愁哀，令到三俠覺得這個小國備受壓力！

拉賓總理以沉重的語調，沉痛的心情告訴他的內閣閣員們：目前他們的國家正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驗，他們必須審愼從事，小心抉擇！

拉賓總理以希伯萊語致詞，呂偉良等人只可以從耳筒中卽時傳譯，收聽到英語的翻譯。

呂偉良發覺旁聽席上除了他們這幾個人之外，還有好一些人，他們像是歐美人仕。

後來范梅力靜靜告訴三俠他們，這些歐美人仕是台拉維夫一些大使館派來的，他們都與這次刼機事件拉上或多或少的關係？

例如法國，瑞典，西德和肯雅，他們分別囚禁了一些恐怖份子，因而成爲今次的「勒索對象」。現在這些國家的大使館人員，都被邀派人前來參加旁聽。

范梅力不斷讚許以色列不愧是個民主國家，只有呂偉良覺得事情有些不尋常。

他低聲對身旁的阿生說：「以色列不會就此屈服在恐怖份子的淫威之卜的。」

「是的，我也覺得他們在演戲！」阿生一邊扶住耳筒，一邊說道。

林愛莉則問她身邊的范梅力：「你除了拉賓總理之外，還認識那幾位部長？」

范梅力愕然地搖搖頭。

阿生忽然問道：「獨眼將軍爲什麼不在這裏？」

范梅力道：「你是指達仁將軍麼？他早已退休，目前的國防部長不是達仁是皮里斯。」

「但是，以色列上卜一心，在職的與退職的，往往無大分別。」阿生道：「聽說達仁將軍仍居於顧問地位。」

范梅力道：「阿生，你別忘記，這是內閣會議，達仁到底不是閣員啊！」

阿生沒有再說話，只望望呂偉良。

三俠知道范梅力完全誤解了他們的意思，他們的意思既然認爲這是掩眼戲法，那麼，一些有決定性的人物可能已退居幕後，所以沒有出席這會議。

會議仍在進行。

有些事情似乎決定得太快了，表面上看來，以色列人很有默契。但是，呂偉良覺得情形剛好相反！

無可否認，這班人是有默契的，但太不合邏輯，尤其是與以色列人的頑強鬥志，在性格上絕對不符合。

因此，阿生在接受了他師父呂偉良的一個眼色之後，悄悄離座。

甚至范梅力也沒有因此而生疑，只以爲阿生眞的去了洗手間。

其實阿生另有任務。

他騙過守衛，繞到走廊的盡頭處，那是國防大厦內一間閉上了大門的會議室。

照計像這種警衞森嚴的地方，像阿生這種陌生人是很難通過的，但是，阿生是個鬼靈精，他躲在一角，靜觀其變，不久之後就給他悟出了其中道理來。

原來有一些人紛紛由此走廊通過。

這些人不但行色匆匆，而且手挽公事包，神色緊張！

令人感到出奇的就是這些人並非到會議廳去出席內閣會議，他們都是透過走廊，直趨走廊盡頭處的會議室。

機靈的阿生難免想到，其中必有道理。於是他悄悄接近那兒。

會議室內，只有一張長方形的會議桌，自然比剛才阿生所見的會議廳要小得多了。

第一個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也是阿生心目中的「以色列第一號英雄好漢」，他就是獨眼將軍達仁。

達仁將軍果然在座。

此外，還有些人，阿生當然不可能認識他們。

有些像學者，有些則像軍人。

他們互相交談着，似乎正式的會議仍未開始，又好像在等人。

不久，有個人匆匆由那邊走過來，憑這建築物的方位推測，那是由會議廳的橫門，繞出走廊而來的。

阿生一眼就認出他是誰。

他是當今以色列總理拉賓，也是剛才主持內閣會議的人，阿生當然認得他。

他迅速閃進會議室去，然後與室內各人匆匆交談幾句，又看了一些圖表，最後在一些文件紙上簽卜了字，這才離去！

阿生覺得他師父呂偉良果然是個老江湖，以色列人果然在玩把戲！

內閣會議是個「台前假局」，這會議室中的決定大概才是「幕後決策」。

然則，這幕後的決策又是怎麼樣的？

阿生因爲不懂那些希伯萊語，因此一無所知。

不過，阿生此行總算有了收穫，最少他已經證明呂偉良的見解是對的。

唯一令阿生最感意外的，就是他太過容易通過守衞，跑到這兒來。

阿生回頭正待離去，突然感到有些不妙！他的背後不知什麼時候，出現了一些人，他們正是這大厦中的以色列守衞。

剛才阿生發覺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大厦外面的人羣中。

門外的人羣一度失去控制，軍警曾經開槍，現在似乎比較平靜下來了，反而感到絕不平靜的是阿生。

阿生被人用手槍指住。

如果他面對的只是一個人，一支槍，他還可以嘗試一卜反抗！

但是，眼前是兩個人，兩支性能良好的手槍。

阿生動也不敢動一卜，乖乖的被人押了進去。

一隻深不可測的眼睛，加上一個深色的眼罩——這就是阿生的視綫最先接觸的英雄人物：達仁！

保安人員嘰喱咕嚕的說了幾句，然後將由阿生身上搜出的特警證件交到達仁將軍手中，達仁瞥了一眼，含笑攤攤手，請阿生在一張椅子上坐了卜來。

這時候門外走進兩個人，阿生認得他們就是許恩和奧德力。

許恩與達仁先用希伯萊語交談一會，回頭對阿生說的是英語：「對不起，這是我們的錯，我們忘記了告訴你，洗手間應向何處去。」

阿生也幽默地一笑，道：「你們沒錯，事實上以色列人都不愧是演戲天才！」

「你說什麼？」許恩怔了一怔。

阿生道：「如果有錯就在我這個不識時務的人，我被邀來看演戲的，不該跑進後台來。一般來說，後台是禁區，我不該亂闖。」

「算了。」達仁插咀道：「反正你已經來了，就讓你知道這齣戲怎樣去演出吧！」

「你不担心我是外人麼？」阿生感到意外地瞪住達仁。

達仁聳肩微笑：「能夠被我們邀請到這兒來的，必然獲得信任。」

「問題我只是個被邀請的觀衆！」阿生笑了笑。

「許恩剛才告訴我，閣卜就是聞名一時的東方三俠之一。」達仁把僅有的一隻眼睛睜得大大的，直瞪住阿生，「眞是聞名不如見面，閣卜能夠有本事闖進這兒來，證明一切有關東方三俠的報導並不誇張！」

許恩看看腕錶：「時間無多，看來我們也要開始了。」

門外又有人來。

進來的竟然是范梅力，呂林夫婦二人，他們由二名猶太人陪伴卜進入。

許恩分別招呼各人在長方桌兩旁的椅子上坐了卜來。

達仁含笑點點頭，表示歡迎，一邊又分別與各人握手寒暄。

這情形頗令三俠感到迷惑。

門外繼續有些人入來，但他們只與室內各人點頭爲禮，沒有招呼，也沒有多講半句客氣的說話，便分別坐下來。

三俠以質疑的眼色盯住范梅力，范梅力只是聳肩苦笑。

還是許恩向阿生首先解釋：「對不起，這才是眞正要你們出席的會議。」

許恩就坐在阿生身邊。

阿生還來不及反問許恩，達仁將軍已經開始說話了：「以色列面臨一項重大的考驗，全世界數以億計的目光正瞪住我們，各位以爲我們猶太人應該怎樣做？」

三俠參加這一類會議的機會不多，但是，像這樣的開場白也少聽到。

達仁故意頓住，然後用那隻光芒四射的眼睛往各人掃射了一遍。

他又繼續說：「目前只有兩條路讓我們小心去選擇，第一條就是答允他們的要求，釋放四十名重要犯人。這無疑等於投降，第二自然是拒絕他們的要求，但那二百多名人質又如何？我們不能太過自私，否則會遭世人非議。」

座中各人沉默無言。

除了三俠之外，大家似乎早有默契，他們好像，早就已經知道會議的程序。

於是繼續說話的，仍然是達仁。

他說：「歷史教訓我們，向魔鬼屈服，最後只有令到自己也變成了魔鬼，因此，我現在就想先聽聽座上各位的意見！」

儘管如此，座中各人仍是一片沉寂。

范梅力忽然把手一舉，站了起來，這令到三俠也感到意外。

范梅力道：「可否由聯合國出頭，施用國際壓力，令刦機者放人？」

達仁笑道：「今日的聯合國是個怎麼樣的機構？相信你我也心知肚明，至於所謂國際壓力，我記憶中也只是一片胡鬧，從未發生過眞正的影响作用，因此，閣卜的建議，只有讓刦機者得逞，對事情無帮助！」

這時候，許恩把一份文件傳遞過去，最後到了達仁手中。

達仁看了一次，回頭問范梅力：「請問你們國際特警方面有何新消息？」

范梅力道：「根據我們巴黎總部獲得的最新消息，顯示出刦機者似乎存心讓步，他們打算先釋放一批人質。」

「是的，一批婦孺，爲數約四五十人。這與我們的情報相符。」達仁道：「但是，除此之外，尚有二百條人命在他們手上，於是他們又再開出另外一項新的條件。」

許恩又將另一份文件呈上。

達仁看了看，又向范梅力道：「較早時，國際特警方面不是有消息，認爲刦機者的目的在乎金錢麼？」

范梅力面頰一紅，道：「是的，我承認這是我們的情報失準，我們估計他們的目的只在乎一個錢字上面。」

達仁笑了笑：「不，國際特警隊一直還是當今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組織，你們的情報並未失準。現在請你先看看這個——」

一份由許恩送到達仁手中的文件，又傳到范梅力面前。



范梅力怔住了好一會兒才說：「阿敏竟然也是串謀者？」

三俠沒有見到文件上寫一些甚麼，但乍然聽上去，范梅力的說話好像扯歪了。

達仁笑道：「剛才我說你們的情報並未失準，是指他們的確有一套要錢的計劃，如果讓他們得逞，這將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國際勒索數目，因爲阿敏計劃每名人質索價百萬美元。」

「每人一百萬，那麼，這數目豈不是超過二億元？」范梅力把雙眼睜得大大的。

「另一方面我要提醒大家，以色列與烏干達早已在一九七二年斷絕了外交關係！」達仁又說：「阿敏雖然目前以調停人姿態出現，但我們總有辦法證明他是同謀者。」

許恩又一次打開他的占士邦式手提箱，將一副乾電池發動的手提錄音機搬上枱面。在達仁將軍的示意卜，許恩將錄音機的按掣按卜。

錄音聲帶播出的，是問答式的訪問。

「總統先生，請問人質是否都安全？」以記者口吻問話的，是個女子。

一個粗魯的男子聲音答道：「任何一個在烏干達國土上的人，都由我保證絕對安全，包括小姐你本人在內。」

毫無疑問，這男人正是阿敏——非洲國家烏干達總統。

「那好極了。」女記者說：「請問刦機者有何要求？」

「他們初步要求有關五個國家釋放一批政治犯人。」

「你認爲合理嗎？」

「我認爲相當合理，因爲他們被以色列迫到無處藏身，然後才將自己的性命作孤注一擲，這是政治，政治是講立場的，誰敢說他們的要求不合情理？……」

達仁示意許恩將錄音機按停。

他說：「阿敏這口吻，任誰都可以聽得出他心裏想說一些甚麼。我特別提出，他提過的『初步要求』，意思是指刦機者可能有進一步的要求。」

范梅力也同意這一點，就是刦機者可能有進一步的要求，所以才有每名人質索價百萬美元的傳說，這傳說與國際特警組織早時獲得的情報完全相符。

達仁示意許恩播放錄音訪問聲帶的目的，大概是要范梅力等人相信阿敏的立場問題。

想不到達仁又向座中另一人打出了一個手勢。這個以色列人，年約五十許，樣子老成持重，他在獲得達仁將軍的示意之後，立刻自座中站立起來。

達仁介紹道：「這位是我國最出色的精神病學家，卡柏蘭醫院的精神病理系主任阿西爾博士，阿西爾博士曾於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期間，擔任過烏干達衞生部醫事顧問，在此之前，博士是耶路撒冷大學一位著名講師。現在就請阿西爾博士談談他的一位病人。」

阿西爾博士向在座的人點頭爲禮，然後打開一份準備好的文件，說道：「本人在任職於烏干達衞生部時，確是有過一位特別病人，他就是烏干達總統阿敏。

「阿敏表面是個十分强壯的人，其實他的身心都有缺憾！

「阿敏曾經是英國陸軍一名軍曹，那時烏干達尚未獨立，他在那時期便患上了梅毒，這種記錄可以在英軍軍醫處的檔案中找到。

「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期間，我曾以醫事顧問的身份，爲阿敏檢驗，發覺他患有嚴重的骨病，這可能是後期梅毒所造成的腦部神經破壞而形成的。

「因此，阿敏在思想上往往造成缺乏協調能力，我們習慣上叫它做『優游寡斷症』，許多事情令到他無法獲得結論，心理上矛盾重重。所以在許多訪問中出現幼稚、愚蠢和混亂的情況，這完全是本身病理上的表現……」

「够了，謝謝你，博士。」達仁將軍說：「剛才相信大家一定聽得非常清楚，我所以要求阿西爾博士作此報告，無非因爲本人只是一個老粗，不懂醫學爲何物。」

阿西爾博士坐了卜來。

各人的視綫轉到達仁身上。

達仁又說：「這件事擺得非常明白，阿敏是個自大狂，我們絕對不能太過相信他。但是，刦機者現在却在他那裏，然則，我們應該怎樣做？」

范梅力問道：「釋放犯人，對貴國有何不便？」

達仁將軍道：「如果放走四十個重要政治犯，等於放虎歸山！」

范梅力道：「然則，你們有何對策？」

「辦法是有的，不過須要國際特警隊的助力才可以保證成功。」達仁又說：「這也是我今天請閣卜到這兒來的主要原因。」

呂偉良等三俠逐漸明白了，以色列人原來早已有了他們自己的一套計劃，只是不願公開，現在阿生既然一知半解，他們也就打蛇隨棍上，乘機要求國際特警組織從中協助一切。

同時也證明呂偉良的見解，開甚麼內閣會議，只是掩人耳目而已。

眞正的決策者，似乎都在這斗室之內。

呂偉良一直默默無言，但現在達仁却把視綫投到他的身上來。

「素知閣卜俠義爲懷，請問有何高見？」達仁含笑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笑道：「將軍過奬了，其實，我們這羣不速之客留在這裏，對你們不但會無帮助，只有阻礙你們。」

「這話是甚麼意思？」達仁怔了一怔。

呂偉良輕輕一笑，說：「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們顯然已經有了整套大計。」

達仁，許恩以及其他以色列人，互相交換着眼色，他們顯然想不到呂偉良有此一說。

經過片刻的沉默之後，達仁笑道：「閣卜果眞厲害，不錯，我們的確預備了一套計劃，但仍須各位指教！」

范梅力道：「看情形，你們與刦機者似乎沒有妥協的餘地！」

達仁道：「那又未必……」

話猶未完，外面又傳來槍聲。

情況似乎越來越混亂，外面的人聲騰沸，顯然有事發生。

但是回頭看看達仁將軍，却是個典型的軍人本色，除了猶疑片刻外，很快又若無其事。

## 限期一到 人機俱毁

以色列國防大厦門外。

數十名憤怒的猶太人與軍警扭作一團。

這些人都是法航機上人質的家屬，他們要求政府立即釋放四十名囚禁在以色列國內的政治犯人，以交換人質。

但是，軍警們不准他們闖過警戒綫，於是立即發生衝突。一名軍警開槍示威，解救一名正被圍毆的警員。

一名外國通訊社的記者，企圖混在人羣中闖進警戒綫，立即被軍警帶走。

槍聲一度令到場面平靜卜來！

不久消息傳出，內閣會議已經有了初步的結果，拉賓總理同意授權一個由部長組成的小組，就釋放罪犯問題，與刦機者展開談判。

於是半官方的電台就地發表了這消息，外國通訊社的記者們，終於有了結果，消息迅速

傳遍了全世界。

有人形容以色列這次讓步，完全是基於國內外的重重壓力，但也有人擔心以色列這樣做，將助長歪風！

更加有人認爲，烏干達與阿敏總統在這次事件中，國際地位將再一次出現高潮。

事實上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的限期已屆，以色列內閣會議的決定似嫌過遲。

恐怖份子於釋放四十七名婦孺之後，曾公然警告五個國家——以色列，法國，瑞典，西德和肯雅等，要他們在星期四香港時間卜午九時之前，釋出五十三名政治犯！

但是，以色列內閣的決定距離最後限期已十分接近。

恐怖份子是否願意跟以色列人坐下來談判？沒有人可以預測。

假如恐怖份子堅持成見，毀機殺人質的大慘劇，行將發生！

於是有關國家份子呼籲阿敏總統促成這次的談判。

刹那之間，彷彿全世界的人的視綫都集中在一張又胖又黑的面孔之上。

那肥腫烏黑的面孔之上，有個又大又扁的鼻子，一張闊大的咀巴，以及一雙發光的眼睛。此人自然是阿敏。

× × ×

以色列內閣會議的「結果」雖然傳了出去，許多部長和有關人等，也在記者們的目擊卜，紛紛離開了國防大廈。

但是，大廈中一個小會議室之內的另一項秘密會議，仍在進行。

這裏面除了達仁將軍之外，還有范梅力和呂偉良等三俠。

國防部長皮里斯是剛剛加入的。

此外還有好一些人，他們包括了以色列情報首長，以及一些軍官。

拉賓總理並不在這裏，聽說他正在舉行一項記者招待會。

達仁將軍顯然是這次秘密會議的主持人，他把一些地圖攤在桌子上，分別用希伯萊語和英語向在座各人講解。

皮里斯雖然是當今的以色列國防部長，但看情形他在這裏只居於次要地位。

反而一位准將不斷以希伯萊語跟達仁交換意見。

呂偉良他們只知道這位准將叫梭姆倫，很年青，是個典型的猶太軍人。

阿生他們一直不大注意這個人，但現在他們發覺達仁將軍與梭姆倫准將談得最多。

雖然他們有時以希伯萊語交談，但他們無意在范梅力和阿生等人的面前隱瞞他們的另外一套計劃。

這計劃近乎瘋狂！

呂偉良他們只知道這是一項偷襲的軍事行動，其他詳情，只在一知半解的階段。

直至到范梅力忍不住問：「你們可知道由這兒到烏干達足有二千多哩路？」

達仁道：「我明白，而且還了解到阿敏盡管神經不正常，却絕不可能是個傻瓜。」

「那麽，你們這一次的冒險，簡直是開玩笑！」范梅力道。

達仁笑了笑：「我們以色列人丁單薄，決不會把七十多個以色列人和其他百餘條性命作孤注一擲！」

許恩對范梅力說：「這是迫不得已的行動，希望一切發展正如我們所料。」

范梅力道：「我當然明白，目前你們正在玩弄兩面手法，但你們似乎忘記了時間的存在，目前距離最後限期不足二十四小時。」

「我當然明白。」達仁道：「如果我們的情神學家分析不差，阿敏這狂徒一定會逞英雄，當他曉得我們作出讓步之後，必與他的合夥人商量把最後限期延長，讓世人覺得阿敏正在爲我們做了一件好事。」

「萬一他們並非一如你們所料，那又如何？」范梅力道。

達仁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我從中國的孫子兵法中學到的，否則六日戰爭的勝利者就不會是我們！」

呂偉良看見這位獨眼將軍這麼有信心，反而覺得范梅力未免太過嚕嗦。

當時外國電訊都傳說達仁正在外國旅行，沒有人想到他竟然在這個時候悄悄回到以色列來，而且正在策劃這一次的驚人行動。

他表面上已經退休了，一切興趣似乎只放在考古之上，誰會想到他竟然神出鬼沒，在幕後決策千里呢！

雖然達仁已將大部份計劃告知了范梅力，但是范梅力却擔心功虧一簣，禍延人質，那就弄巧反拙！

不過，若照達仁所說，這次是救人行動，戲劇化的程度有如一部出色的電影，假如成功了，勢必轟動一時。

達仁特別介紹梭姆倫准將。

據說：在以色列與烏干達斷絕外交之前，阿敏屬卜的傘兵、駕駛員和飛行員，是由以色列一批軍官負責訓練的。

當時的訓練基地，就在目前被刦的法航機停放的地方——恩特比機場。

烏干達的恩特比機場，亦有新舊之分，新機場大厦還是由以色列一間建築公司代爲興建的。

因此，以梭姆倫准將爲首的一批以色列軍官，不但對那兒的環境非常熟悉，同時情報首長還把新機場大厦的建築圖則弄來，以便有關人等研究。

梭姆倫爲了增强范梅力的信心，還對他說：「幾年之前，我們的國語——希伯萊語，還被阿敏規定成爲烏干達的第二種語言，而我們以色列傘兵的徽號，也曾成爲阿敏常常懸掛於胸前的寵物。」

「你的意思是——」范梅力的意志開始有些動搖地問：「你對烏干達十分熟悉？」

「是的，尤其是機場一帶。」梭姆倫准將說話的時候，情報首長許恩將一幅地圖送到了他的面前。

梭姆倫指住藍圖說：「這是機場新厦，人質就是被他們囚禁在這裏，因此我們必須設法分散守軍的注意力……」

「所以——」達仁不等梭姆倫說完又接續道：「我們必須借助一卜國際特警隊的力量，在舊機場這邊，進行一次爆炸！」

范梅力爲難地說：「萬一事敗，我們將遭世人責難，說不定還會害死人質。」

達仁道：「國際特警隊是個秘密組織，同時我們又是該組織的成員國，這件事不論成敗，根本沒有人知道它的幕後情形，甚至沒有人會猜到我這個單眼佬也有份策劃。」

范梅力非常審愼地想了想，道：「讓我先向總部請示一卜。」

「不！」達仁道：「第一，時間上不容許我們這樣做，第二，保安上的理由，令到閣卜沒有時間再去請示，事實上，閣卜是副總監的身份，加上我們是成員國之一，於理並非不合，閣卜又何必再畏首畏尾？」

呂偉良他們已經明白，這次會議是高度保密的。他們既被邀請，自然有義務守秘！

范梅力沉默卜來。

達仁將一幅地圖移到范梅力面前，指出新舊機場的位置。



他又解釋：以目前的形勢，幾乎任何一個猶太人的行動都足以引起注意。

因此，達仁才主張求助於國際特警隊，尤其是三俠他們。

三俠一向以遊客身份出現，而且爲人足智多謀，俠義爲懷，這些資料都在以色列情報機構的檔案之內，早已被收集起來，因此達仁才會想到，假如有三俠仗義相助，希望成功的機會一定更大。

但是，決定的權力在范梅力的手中，因爲阿生是他的卜屬，而呂林夫婦二人也只有在協助阿生的情況卜，才有所行動的。

達仁將軍眼見范梅力在猶猶疑疑，便開始對三俠進行遊說。

他似乎覺得，阿生雖然是范梅力手卜屬員，但呂林二人並不受他管轄。

只要設法說服了呂偉良，相信一定事半功倍！

達仁首先說：「在這次事件中，我們本來打算讓步的，但是，問題是我們釋放了四十名犯人之後，其他四國是否答允放出另外十三名恐怖份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麽，對方是否一定守諾言，也放出二百多名人質，然後我們憑經驗，又要考慮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恐怖份子屆時可能一波三折地向法國航空公司：人質解決了，飛機是你們的，拿一筆金錢來贖回去吧！」

呂偉良等三俠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事實上，他們一直也不值恐怖份子的所爲，只是這一次冒險行動，他們仍須聽達仁進一步的解釋。

三俠雖然並非軍事家，但對於奇謀詭計却是熟悉得很。

鬥智鬥力的事，他們試得多了，就是從未試過如此大規模的！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關係到二百多條人命！

這是一項非常重大的壓力，難怪范梅力要小心考慮清楚。但看目前這情勢，他實在無選擇的餘地了！

即使國際特警隊不加以援手，相信以色列亦事在必行。

× × ×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星期四。

烏干達恩特比機場之內，警衛森嚴。非洲黑兵荷槍實彈地，在機場每一角落小心戒備。

在恩特比機場的新厦大堂之內，更是軍警林立。

大約距離新厦數百碼遠的一處停機坪上，停了一架漆上法航標誌的巨機。

這架飛機本來載了二百五十七人，但由星期日（六月二十七日）開始，就一直被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綫的恐怖份子騎刦。

此後，二百多條性命，便在恐懼中渡日如年。

他們不知道將來的命運如何安排，只知道眼前有如生活在噩夢之中。

七十多名以色列人之中，有些是擁有雙重國籍的。

例如七十五歲高齡的布洛奇夫人，她就是擁有以色列和英國雙重國籍的人。

二百多條性命只掌握在幾個恐怖份子的手上，只要其中任何一個精神有毛病，他們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如果這就是「政治」，那麽，人類的生命試問又有何意義？

昨天星期三（六月三十日），恐怖份子「權威地」釋放了四十七名人質，其中包括老，弱，傷，病和婦孺。

同時他們向以色列和法，德等三國家提出警告，限令他們在星期四之前，把一批總數五十三人的政治犯釋出，否則，這留卜來的二百一十個人質，立即被殺。

現在距離最後限期只有三十五分鐘。

三十五分鐘也就是半小時多一點兒。

由星期日航機開始被騎刦以來，到今爲止已超過了三天——這三天在人質的心目中比起三年還要長。

有些人的精神已接近崩潰。

有些人在埋怨以色列人，假如機上沒有他們，這時候他們早已平安抵埗。

但是，也有些人在心底卜同情他們，尤其是那些明白猶太人處境的乘客，反而憎恨這些刦機者。

不過無論如何，每個人的想法，只限於內心，從來沒有人敢說出口來。

有人恨不得早些變成老弱婦孺，那樣他們可能在那首先釋放的四十七人之中。

但也有人處之泰然，置生死於度外。

不管他們是否有勇氣，不加反抗的理由，完全在於全機有二百多條生命，萬一觸怒了刦機的人，死是不一定限於其中一人，可能是數十人，或者全體。

因此，稍在理智的人，就惟有忍卜去！

刦機者彷彿二次大戰時期的日本神風隊，他們有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

他們摸準了有關政府「投鼠忌器」的心理，於是爲所欲爲。

其實每次刦機事件，只要機上沒有人質，相信最懦弱的政府也不會把刦機者放在眼內，必然格殺勿論！

表面上刦機者都作了最壞的打算，必要時自我犧牲——或者與人質同歸於盡，但是，也試過有人在最後關頭表現得膽小如鼠。

現在這些刦機者就表現得極不耐煩，他們正在詛咒以色列不够爽快。

人質們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甚麽事，只知道最後限期已到。

有些人在默默祈禱，求上帝庇祐，有些人木無表情。

有些人視死如歸，只是覺得這種死法對他們未免太不公平了。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二百餘名人質之中，有些緊張得手心滲出了汗，有些已作好了心理準備，準備在最後一秒鐘——當恐怖份子開始採取謀殺性行動的時候，立刻冒死撲擊他們。

沒有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每個人都有父母，兄弟和姊妹，恐怖份子也有，既然對方用他們的生命作賭注，那麽，在最後一秒鐘，他們又何嘗不可以拚死一試？

只要有人帶頭反擊，相信數名恐怖份子即使有三頭六臂，亦難以抵擋得住二百一十人的聯合反擊。

當然，他們赤手空拳，死傷難免。

有血有肉的人，有親情觀念的人都不想死，但到了迫不得已的時候，也就無可奈何！

二百一十人之中，尤其是那七十多名以色列人質，內心就感到抱歉，若非因爲他們，也許恐怖份子不會看中這一架航機。

但事到如今，他們似乎惟有等死。

他們並非貪生怕死，只是非到最後一秒，仍希望有一綫生機。

他們並非不敢反抗，只是擔心一旦動手，就會惹來一場大屠殺，那時死的當然不單止是以色列人；除了以色列人之外，還有百多條性命。

他們所擔心的，也不是眼前區區數名恐怖份子，而是機場上數以百計的烏干達士兵。

萬一他們眞的動手反抗，烏干達士兵幫誰呢？

憑他們冷眼旁觀，他們有理由擔心烏干達士兵會幫恐怖份子。

那麼，別說他們這樣赤手空拳，再多一些人，恐怕亦無濟於事。

因此，頭腦清醒的人都心知肚明，他們決不能反抗。

然則，豈不是只有死路一條？

是的，除非有奇蹟出現吧。

人質並不知道以色列準備談判，只知道最後限期已到。

數輛卡車開到飛機旁邊。

車上跳下一批烏干達士兵，荷槍實彈的走上飛機來。

恐怖份子一直與這些黑兵表現非常友善。事實上黑兵不但與他們「換班」，輪流看管這二百多名人質，還常見黑兵分佈在機場四周，小心監視。

照時間計算，最後限期到了。

根據恐怖份子發出的「最後通牒」，五國政府如果不依期釋放犯人，最少有一半人質首先被處死。

因此，人質們已經作了最壞的打算。

黑兵持械登機，一名烏干達軍官與恐怖份子首領交談了幾句，隨即指揮黑兵佈防；然後，恐怖份子進入了人羣中，指手劃脚地示意一些人質首先站出來。

任何人看見這種情形都難免會想到：時限已到，恐怖份子大概先要殺一些人，給些顏色給有關國家看看。

因此，被抽出來的人，自然想到他們就是首先被犧牲的人。

黑兵嚴陣以待，人質已完全失去反抗的勇氣；因爲只要任何人先動手，黑兵和恐怖份子就會先發制人。

於是準備反抗的人，都軟下來了，他們並非沒有這種膽色，只是不想連累別人。

因爲只要有一綫生機，別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權利，何必讓他們一齊死得不明不白？

二百一十人之中，搭客有八十五個被抽出，但其中竟然沒有一個是以色列人。

爲什麼？

當然人質們在心裏不停地想：究竟這八十五個人是否先拉去槍斃？然則，何故以色列人會倖免？

當各人想深一層就不難想到：以色列人質才是恐怖份子手上的皇牌，他們當然不能太快死去，否則就引不起以色列的討價還價興趣。

想到這裏，這八十五個人就感到他們的性命比冰水還要凍。

即使明知是死，在槍桿之下，也得乖乖的落機去。

八十五個人被驅上車。

然後，有十三名機員也隨後落來。

這八十五名人質於看見了十三名機員之後，彷彿又露出了一綫生機。

因爲恐怖份子似乎沒有理由首先將機員殺死。

不過，這想法只適用於一般刦機者。因爲一般刦機者往往要預算在最後關頭，把飛機再轉飛往別處去，所以會開動飛機的機員，萬萬不能將他們殺死。

但是現在，看情形這兒已經是他們最後的目的地了。

他們既然不必再轉飛到別處地方，把機員最先處死亦不足爲奇。

各人就在胡思亂想中，被人開車送走。

留在機上的人，心情也不見得輕鬆。

他們也有他們的想法：留在機上到底是吉是凶？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尤其是那七十多個以色列人，說不定他們會首先與機同毀。

過去，巴勒斯坦恐怖份子試過一口氣刦來三架民航客機，同時在沙漠上炸毀，以示「英雄」。

現在他們會不會爲了向世人表示一下威風，再來一幕「焚機記」？

然則，不久之後，黑兵與恐怖份子便會首先撤退。

然後，可能有人上來裝炸藥，最後……

各人只要往下想，心裏就感到冷冰冰的。

他們不禁要問：到底他們犯了何罪？刦機者又憑什麼將他們處死？

這個世界上如果有公理的話，爲什麼一次又一次的，讓這輩「註册兇手」爲所欲爲？

過去已不止一次發生過了，恐怖份子濫殺無辜！殺人者自然就是「兇手」，但這些兇手却好像在一些國家註了册似的，有恃無恐地，絕不擔心會被人抓去坐牢。

自古以來，「殺人者死」，是天公地道的事，但偏偏有些殺人者不必死，爲什麼？

「殺人塡命，一命換一命……」等等，絕對是公平的。但是爲什麼恐怖份子可以例外？

有些國家明知他們是雙手染滿鮮血的殺人兇手，却偏偏維護住他們，爲什麼？

這世界上實在有太多太多不公平的事，更談不上合理。但是，又有誰來理？

飛機上現在只留下一百一十二人。

這百餘人之中，有七十多個以色列人。

他們實在無法預測未來的命運，只知道看守住他們的人未撤退，他們仍然有一綫生機。

× × ×

機場大厦之內。

八十五名乘客加上十三名機員，總共是九十八名「人質」。

他們被帶到大堂裏來。

大堂之上，擠滿了人羣，烏干達武裝軍警，正作嚴密監視。

烏干達軍官陪着刦機的恐怖份子，會見守候在大堂上的記者們。

除了原有的刦機者之外，又來了一些巴勒斯坦人，他們是屬於「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綫」的。

這些人神氣十足地宣佈，他們是釋放人質的半數，促有關國家也立即放出政治犯。

同時他們又宣佈，由於以色列態度改變，他們願意將「最後限期」展延三天。

假如在這三天之內，有關國家仍無法將他們要求放人的政治犯釋出，他們就會立即處死目前仍留在機上的百多名人質！而一切後果，必須由以色列負責。

至此，那八十五名乘客十三名機員才放下了心頭大石。

同樣的聲明亦由烏干達電台予以廣播，而且歷時達七分鐘之久。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了，但是知道了又有什麼用。

二百一十人之中，只有不足半數的人質獲得釋放，其他的人仍活在噩夢之中。

各大通訊社派駐烏干達首都金巴拉的記者，紛紛查詢其他人質將於何時獲得自由。可惜他們無法與巴游的人接觸。

喜歡出風頭的黑人總統阿敏，則揚言這是他努力的成果——由於阿敏向「巴游」提出要求，這一批人質才獲得釋放云。

事實上當時烏干達總統阿敏正以中間人的姿態出現；在他的安排下，刦機份子指定的發言人——索馬利亞駐烏干達大使艾普都拉，正準備與法國大使雷納進行談判。

刹那之間，人類的生命忽然又變得有價值了；全世界的人似乎都正在爲這百多名人質的安全而祈禱。



儘管一場戰爭可能死掉數十人，數百人，數千人，甚至死在一場越南戰爭中，美國人死了數十萬之多，但是，現在並非戰爭時期。

人畢竟就是人，人只可以死一次；所以人的生命都應該同樣覺得寶貴才是。到底前者和後者又有何分別？

唯一的分別也許就是，戰爭中死去的是士兵——他們開上戰場之前，本來就有了「死的預算」；而後者就沒有。

政治，思想，生命，究竟誰者重要？

歸根究底還是人類自尋煩惱。

假如宇宙眞有上帝的存在，又何必有天堂與地獄之說？

上帝創造人類的時候，爲什麼不想得更周到？

只要所有的人都懷着一顆善心，只要所有的人的心目中只有天堂一條路可走，一切罪惡豈非早已消失麼？

但是上帝偏要我們活在矛盾的世界中！爲什麼？

× × ×

首先獲得釋放的第一批四十七名人質，早就紛紛離開了金巴拉——烏干達的首都。

這四十七名人質之中，有不少被訪問。

訪問他們的人表面上只是各外國通訊社的記者們，其實有不少是冒充的；他們分別屬於以色列和美國情報人員。

這種訪問主要在於了解刦機者的確實人數和動態。

無論如何這一類的訪問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懷疑，因爲目前全世界人仕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們的身上。

第二批獲釋的九十八人之中，除了十三名法航機員之外，其他人自然而然也成爲訪問對象。但是，八十五名乘客和十三名機員分別被警告，不得隨便說話。

是爲了尚未獲釋的人質的安全，也是爲了刦機者的警告。

三天的時間照計很易過，但在人質來說彷彿挨了三年，甚至三十年。

現在有百餘名人質還要再挨三天；假如在這三天之內，以色列等五個國家不放出五十三名政治犯，相信不可能再有另外一個「三天展期」。屆時他們究竟上天堂還是入地獄？

× × ×

金巴拉的天氣十分悶熱。

困在法航機內的百多名人質只獲得有限度的空氣調節。

七十多名以色列人彷彿待決的死困，以抱歉的心情與其他人同處一起。

刦機者只留下一人，但代替他們看守人質的烏干達黑兵却有數十人之多；他們分別在機上，機下嚴密監視着。

有個法國人納罕地問刦機者——這是當時留在他們身邊唯一的刦機者。他說：「爲什麼要留下我們呢？我又不是以色列人。」

「法國人與以色列人同樣對我們有用。」站在法國人質身邊的，是個德國人，並不是想像中的巴勒斯坦人。

這些日子以來，他們一直相處着，除了以色列人之外，只有巴勒斯坦人不大願意說話，眼前這個德國武裝恐怖份子，在巴勒斯坦人面前也不大願意說話，但現在却不同了。

法國人質道：「你好像是德國人，爲什麼要幫他們？」

「我憎恨猶太人，而且，我喜歡刺激，殺人是我的職業。」德國人說。

法國人半開玩笑地說：「假如你幹職業兇手那一行，在西方國家你可以獲得極高的報酬。而且你只須殺一個人，就可以供你生活得舒舒服服地最少三兩年。」

「但是，職業殺手殺了人之後，仍須逃避法律的制裁！」德國人說，「像我現在這樣，根本無須畏懼！」

「你雖然無須畏懼，但是，你會遭到世界輿論的責難！」

「這對我有什麼影响？現在我是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裏。」

「你所講的世界，一定也有溫情；就是你本人，相信也有父母兄弟。」

「你猜錯了，我生命中從未感覺到有溫情之存在！」

「你父母不愛你？」

「不！我自小就沒有父母，我是個孤兒，小時是個小搗蛋，大時是個罪犯！」

「你好像還有個女朋友。」

「是的，她是我唯一的親人。」

「她現在到那兒去了？」

「她須要休息，女人的體力到底有限。」

「我明白，可能在你的心底裏，一定充滿了仇恨，簡直不知道人間尚有愛！」

「那又未必，假如沒有愛，我又怎會跟我女朋友在一起？」

「你所指的只是男女間的愛，太狹窄了，其實除此之外，人世間尚有更廣泛的愛……」

「好了好了，够了！別跟我來這一套，我沒有這種耐性聽你傳道。」

「嗯——」法國人怔了一怔，又說：「你們究竟想將我們如何處置？」

「問題不在乎我和你，而是要看看以色列等國的反應。」

「假如他們不依你們的條件——」

「那麼，你們就快要上天堂！」

「我們實在太無辜；相信這裏的人大都與以色列無恩，與巴勒斯坦人亦無仇！」

「你似乎很怕死！」

「不，只要死得有價值，我絕不怕死；問題是現在這種死法太過沒有價值了。」

「你把死看得未免太過重要！」

「生與死在我個人來說並不太過重要，但對我的家人則非常之重要。也許我這樣說你永遠也不可能明白，因爲你根本沒有親人；唯一的親人——你的女朋友一直與你生死與共。所以你萬一不幸死了，不會有人爲你而悲傷！但是我——我萬一死了，我的父母，我的妻子兒女以及親友們，一定會傷心欲絕！這是人生旅程上的矛盾，因爲一個人到頭來一定會死的。但是我覺得：人生的眞正意義也就在這裏！」

「好了，別再嚕嗦了，如果巴勒斯坦人同來，你會被掌摑！」

法國人沒有再說話，他只是沉默地，低聲嘆息！

他身邊有許多以色列人，但每一個以色列人都不敢作聲。

另外一個法國人年紀較大，他突然昏倒過去。

數名烏干達士兵過來將他抬走。

機艙內的空氣汚濁，加上外面的天氣太熱，排氣系統不足，缺氧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了。

有人忍不住要求將他們撤出機艙。

也有人要求將他們一槍殺死，一了百了。

有個會講英語的烏干達軍官登機，叫各人少安毋躁，他們會另想辦法……

× × ×

烏干達金巴拉總統府的電話响個不停。

世界上恐怕再難有一個國家元首像阿敏那樣愛出風頭。

一般國家元首都擁有數名助手，負責接聽電話和回答外間的問題；只有阿敏喜歡在電話

中與西方記者交談。

因此，這黑人總統始終是風頭最勁的一位國家元首。

與英國吵吵鬧鬧，喊打喊殺，在阿敏總統來說，已經不是第一次。

現在，他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了，法國人要看他的面孔，以色列更加小心翼翼，不敢開罪他。

他得意洋洋地，在電話中回答西方記者提出的問題。因爲他曉得這是全世界報紙都會刊登的大新聞。

事實上，所有外國通訊社駐金巴拉的記者們，對阿敏總統都十分熟悉！那肥笨的身軀，那烏亮的面孔，任誰見了都會認得。

一輛防彈的平治大房車裏面，經常坐着一個胸前掛滿獎章的胖子，烏干達每一個人都曉得他是阿敏。

最近這幾天以來，什麼美國總統競選提名，什麼英女皇行將主持奧運開幕儀式等等，剎那間都變得毫不重要。

人們都在忖測：阿敏這位非洲國家的總統是否有能力調停這次的刦機事件？

金巴拉電台一向很少人收聽，但這些日子以來，許多人家中的收音機中的波段，都調較到這個電台來了。

就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恩特比機場的時候，金巴拉來了幾個身份特殊的遊客，他們就是呂偉良等三俠。

稍後，范梅力又親自率領了另外一批人進入金巴拉。

這些人之中，沒有一個是以色列人。

范梅力雖然是法國人，但他帶來的人之中，是包括了英美等國籍的人；他們的眞正身份是國際特警隊員。

國際特警巴黎總部已經接到消息，巴勒斯坦刦機者堅持原則，但五個有關國家之中，最少有兩個國家不會答允放出他們囚禁的犯人。

因此，一場可怕的大屠殺事件，行將令到舉世爲之震驚。

以色列已經委出談判代表，但巴游不允與他們直接接觸。

烏干達一方面與法國大使雷納會談，另一方面則與索馬利亞大使艾普都拉接觸；後者則是巴游委托的代言人。

以上只是世人所能見到的；以下則是國際特警隊截獲的消息。

國際特警隊是個世界性的獨立機構，情報網遍及世界每一個角落，範圍之廣，甚至深入鐵幕之內。

因此，美國中央情報局亦往往要向他們打聽一下行情。

根據國際特警隊最近獲得的消息，利比亞總統卡達非一名親信，已經秘密飛到金巴拉，與阿敏總統會面。

國際特警隊有理由相信是刦機事件的另一發展。

他們非常擔心刦機者手上的人質被人「一賣開二」。

也就是說：那架法航機和餘下的人質，除了供巴游作政治勒索之外，還有下文。

這下文是什麼？可能就是阿敏和卡達非二人才會明白的枱底交易。

基此種種，范梅力奉命親自出動，帶人趕到金巴拉來。

國際特警隊的行動是秘密的，他們必須配合呂偉良等三俠，但表面上却是互不相干。

呂偉良等三俠既是遊客，自然少不免要有個嚮導員。

這黑人嚮導不但會講英語，原來還是國際特警隊秘密派駐金巴拉的地下通訊員。

這黑人嚮導叫基巴。

基巴表面上是帶着呂偉良等三俠到各處遊覽，講解名勝風光！其實，他一直在交代機場內內外外的情形。

基巴所講的，都是目前刦機事件的最新發展；有些還是世人無法可以見得到的。

例如阿敏的總統府之內，出現了來自利比亞的卡達非親信。

表面上，巴游份子被邀進總統府談判，其實却是舉行三邊會談。

所謂「三邊」，就是阿敏，巴游和卡達非的代表們。

至於他們談些什麼？雖然暫時還沒有人知道，但是總可以猜到了幾分。

刦機者的恐怖份子是在利比亞受訓的，現在卡達非又派人到這裏來。

烏干達與以色列斷絕外交，勢成水火，現在被刦持的飛機正停在該國境內的恩特比機場之上。

利比亞與烏干達同是非洲國家，卡達非與阿敏同樣號稱狂人。

就憑以上種種，外人也不難想像得到，這件事發展下去的後果到底會怎麼樣了。

呂偉良等三俠無法接近機場，但是，基巴却爲他們繪圖說明了一切。

在另一方面，范梅力却秘密造訪法國大使雷納。

雷納這些日子以來忙得喘不過氣，若非因爲范梅力的身份特殊，他決不會答允接見這位國際特警首腦。

雷納雙眼佈滿了紅筋，因爲這幾天以來他實在沒有一覺好睡。

范梅力知道時間無多，他開門見山地對雷納道明了來意。

他們同是法國人，范梅力在法國外交部也見過雷納一次。

范梅力要求雷納帮忙他兩件事：——

第一，借用雷納的座駕車。

第二，以人質的健康爲理由，將百多名人質撤出機艙。

雷納莫名其妙地問：「你們要我的汽車幹什麼？」

范梅力道：「我知道閣下有一輛六門平治大房車，欵色與阿敏那一輛差不多。」

「是的，我有一輛平治大房車，是出席重要場合用的；平時我用另一輛雪鐵龍房車。」雷納道。

「我只要那輛平治大房車。」范梅力道，「其他的你最好不要多問，因爲時間無多，除非你不想我們成功！」

「老實說，我對你們的計劃雖然感到懷疑，但是，我個人仍然支持你，因爲消息傳來，對人質非常不利！」

范梅力道：「請問你那方面，聽到了一些什麼消息？」

「卡達非派人與阿敏秘密會談，事情可能有變！」

「這些情報我們早已證實，想不到你也知道了。」

「機上還有許多外國人，他們可能成爲以色列人的陪葬者，因此，我一直非常擔心。」

「所以你必須支持我。」范梅力又說：「除了你是唯一可以依賴的人之外，就是只有你才有這種汽車。」

「你們要冒充阿敏總統？」

「是的，但詳細情形我怕沒有足够的時間向你解釋。」

「不！你這項要求恕難從命！」雷納道：「萬一你們的計劃失敗，我怕會引起國際糾紛，而且危及人質。」



「目前已經是一場國際糾紛，人質的處境也非常危險。」

「你只有另想辦法！」

「金巴拉找不到第三輛同類型的大房車，你是唯一可以帮助我們的人。」

「我實在不想冒這種危險，請你不要再迫我了。」

范梅力無可奈何地，輕輕嘆了一口氣。

雷納抱歉地瞪住他：「不過，第二件事我是可以答應你。」

「那麼，你就去進行第二件事好了。」范梅力又說：「記住！這件事決不能告知第三個人！」

「我明白了。」

范梅力只好匆匆告辭。

雷納忽又叫住他：「等一等。」

范梅力以爲他改變主意了，但是，雷納只搭住他的肩膊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這裏的車房一向沒有人看守。」

范梅力心裏當然明白，雷納正在暗示他去「偷」。

× × ×

翌日，人質們被安排到機場大厦內。

西方記者無法接近他們，自然更見不到恐怖份子。

阿敏曾驅車到機場大厦來，表面上只是慰問人質。

但是，以色列情報人員却認爲他正在巡視他的「注碼」。

阿敏總統的座駕車還沒有離開機場，一叠從不同角度偸拍的照片，已送到范梅力等人的手中。

范梅力正在一間侷促的建築物裏。

他和國際特警隊隊員們，正在研究一些重要步驟。

除了呂偉良等三俠之外，就只有美國和以色列的情報人員，知道范梅力等人的行踪。

范梅力他們小心看過那些卽影卽有的彩色照片。

照片上都是阿敏總統和他的座駕車。有遠鏡拍攝的，也有近鏡，更有大特寫。

范梅力將一部份照片印證，這是法國大使雷納派人送來的，阿敏總統的座駕車與雷納的平治房車同色同型，乍然看去的確難分彼此。

但是，假如細心分析，其中就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例如車頭的小旗桿，車牌等等。

不過在范梅力眼中，這一切已經變得毫不重要了！因爲這些都很易僞裝。

一名烏干達黑種人，正接受化裝，他的身型外貌，都有七分像阿敏。

一套軍服之上，掛滿了僞造的奬章，但仍然掛在衣架之上，沒有人將它穿上，因爲天氣實在太過炎熱了。

一幅特別繪製的地圖，是恩特比機場新厦和隣近街道的，一堆人正圍攏在那裏，聽一個黑人講解。

一名美國人正在一角「唸台詞」，但他並非演戲，只是奉命冒充一間通訊社的記者。他是一名美籍特警隊員。

一切已經進入了最後準備階段，而且時間也越來越迫近！

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驗，他們沒有時間去演習，一開始就是千眞萬確的冒險！

由三個不同單位擔任三種不同的工作，除了默契之外，就是時間上的嚴格配合。

由他們進入烏干達國境開始，死神就與他們形影不離，只要稍有出錯，他們就會被死神召去！

但是，擔任這項任務的人，只要想着那百多個無辜的人質，他們就忘記了本身的危險。

沒有人預算以後的事，也沒有人擔心如何離開烏干達。

突然間，又有人闖進范梅力的臨時指揮部來！

那是一名烏干達黑人，這些人除了爲金錢受僱於國際特警隊之外，就是在思想上反對阿敏這獨裁者。

這黑人帶來一個相當突然的消息，就是人質已被帶到了另一處地方。

范梅力聽到了這消息之後，登時呆住了！

這裏每一個人都感到意外！

根據黑人的報告，這是出自阿敏的主意。雖然人質只是由機場新厦移到舊厦去，但范梅力的計劃隨卽亦要改變。

× × ×

呂偉良，阿生和林愛莉等三俠，以遊客身份出現在機場附近。

機場內外一帶，警衞森嚴。

假如換上了別人，他們看見這種情形一定頭痛。

但是，三俠是經得起考驗的人，他們不但不會退縮，而且還會針對困難。

基巴告訴他們何處是機場新大厦，何處是舊大厦。讓他們有了一個概念之後，然後才同去看地圖。

三俠負責的任務是屬於第一部份的，假如做得不好，就會影響到其他兩個部份的進行，甚至失敗！

第二部份是由范梅力領導的。

第三個部份則由以色列人直接負責。

三個部份彷彿三節火車，任何一節失靈，都有麻煩。

呂偉良等三俠雖然沒有見過范梅力，但國際特警隊的人員，一直在秘密跟三俠連絡。

至於以色列人差不多都經過簡單的化粧，使人看來像歐洲人。他們不但表現得非常有默契，而且萬分機靈，幾乎那兒須要他們，他們都會在第一時間派人前來協助。

呂偉良等三俠的任務是進行第一項計劃——聲東擊西。

這計劃的主要目的，是要擾亂烏干達守軍的視綫。

因此他們除了本身非常危險之外，就是要做得像樣，假如不像樣，那就只有造成相反效果。

阿生是受過訓練的特警隊員，他懂得如何使用炸藥。

但是，如何通過機場的守軍，將炸藥運入去？

尤其是這些日子以來，機場的戒備顯得份外森嚴，別說要將炸藥運入去，就是一個陌生人也休想越雷池半步。

因此，三俠的旅遊車，曾在機場附近停留過一個頗長的時期，以便想出一些辦法來。

問題是時間已經無多，他們必須配合各方面的需求。

還好三俠都是這方面的老手，加上當地烏干達人的協助，辦法終於想到了。

阿生首先向以色列人提出：他們要一些最新式的電子遙控裝備。

然後，阿生又要求供應一些紅外光望遠鏡等等特殊配備。

以色列人的確重視效率，阿生要求的東西，很快就弄來了。

× ×

台拉維夫附近一處秘密空軍基地。

時間是午夜。

這一帶本來就是禁區，但這兩天以來，任何沒有獲得特准的人，都休想接近這兒半步，尤其是今晚，更是如臨大敵。

這種情形對以色列人來說，是見怪不匿的，也從來沒有人查問究竟。

突然之間，遠處升起一團火光，有些東西正在焚燒！

一隊軍隊迅速登上軍車，趕往現場查究。

三分鐘後，天空中出現了三架大力士型的巨型運輸機。

巨機出現之前，數架軍刀式戰機作開路先鋒，低飛掃射，擊中了跑道上一些目標，然後才讓巨機着陸。

這種美式巨機着陸後，機腹下的艙門打開，一些裝甲軍車迅速衝出，直撲向機場大厦那邊……

以上這種情形來得突然！

但是，在以色列軍方來說，只是一次演習——就像平時一樣，軍事演習幾乎每天都在各地進行。

唯一不同的，就是方式有些不同而已。

如果還要找出不同的地方，就是這次「午夜突襲」的演習，指揮者竟然是退休的國防部長達仁將軍。

達仁一直被人以爲他在歐洲各地旅行，由於他早已退出了政壇，所以他的行踪已經不大爲人注意。

這一次演習非常順利，最少負責指揮的達仁將軍認爲十分滿意。

人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拉賓總理和國防部長皮里斯的身上。尤其是那些派駐台拉維夫的外國記者，他們幾乎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這兩個以色列首領。

因此，根本沒有人知道，這一次的演習，更加沒有人注意到這位獨眼將軍正在策劃一次驚天動地的行動。

演習順利結束之後，達仁就召開了一次「戰地會議」。

參加這次「戰地會議」的，包括梭姆倫准將和其他官階的指揮官。

達仁面授機宜，在一幅幅特別繪製的地圖之上，畫下了許多不同的符號，要求各人强記每一個行動的步驟。

達仁特別强調，每一個步驟都非常之重要，只要任何一個步驟一亂，這次的任務就注定要失敗。

梭姆倫准將是這一次行動的最高指揮官，他用「膽大心細」的心情，牢記達仁的每一句說話，因爲如果他做得不好，問題不是死一兩個人那麼簡單。

演習完畢之後，每一個人都不能離開這機場半步。

他們奉命機械化地立刻去休息，爭取有限的時間，養足精神。因爲這一次不但任務重大，而且須要經過長途飛行……

× × ×

阿生把自己的臉孔和雙手都塗得黑黑的，然後躲進了一個地洞中。

這是事先挖好的一個地洞。

金巴拉雖然是烏干達首都，但這個國家根本就未完全開化。

因此，一切路政和交通設備非常之簡陋。路上車輛不多，尤其是入黑之後，更加靜得可怖。

呂偉良等三俠在以色列人的協助下，很早就帶着一些黑人到這裏來。

地洞是黑人挖的，但他們竟不知道阿生意欲何爲。後來看見阿生塗黑了面孔與雙手，他們甚至忍不住笑了。

地洞不大，只足以容納阿生藏身。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則蹲在一處矮叢後面，呂偉良手中握住一支風槍，林愛莉則拿住一副紅外光望遠鏡。

不久，有三輛軍車由遠處開來。

林愛莉從紅外光望遠鏡中看得清楚，的確是軍車。

於是，她用紅外光發出燈號——這些燈號並非肉眼所能看得見，但阿生在那邊却可以用紅外光望遠鏡見到。

阿生立卽準備好一切。

三輛軍車在保持同樣的距離下前進。

呂偉良把眼睛一直放在那支配有紅外光瞄準器的風槍之上，他心理上早已明白是一次嚴重的挑戰。

假如他做得不好，阿生整夜的努力和等待就等於白費。

呂偉良必須看準算準，當第一輛軍車駛到地洞前面十碼左右的地帶，他必須及時用風槍將輪胎射穿。

然後，阿生就會乘住車上更換新輪胎之際，在車底下展開活動，將一些由遙遠控制的炸藥等物，悄悄附在軍車的車底下面。

這一帶路面狹窄，只要第一輛軍車動彈不得，後面二輛軍車就會隨卽停下來。

因此阿生計算過，更換一條輪胎的時間，已足够他由地洞鑽出，分別在三輛軍車的車底下弄好一切。

由於時在黑夜，加上阿生塗黑了面孔和手脚，只要他做得冷靜，靈活，應該是沒有多大困難的！

阿生所以要親力親爲，就是這項工作太過重要。

這是經過小心選擇的地點，也是前往機場的必經之路。

阿生終於看到了林愛莉發出的暗號，立卽縮囘地洞去，然後以一塊僞裝地皮自行蓋上。

這是公路的中心地帶，照計車輪不會正面由上邊壓過的。

阿生隱隱約約可以聽到軍車的馬達聲由遠而近。

在這種天氣，這種環境底下，困在僅可容身的地洞之中，情形不難想像得到，阿生渾身大汗，差些兒就忍不住要鑽了出來。

馬達聲終於停止了。

呂偉良這一次做得非常好，位置也準確，第一輛軍車就停在地洞前面十碼處。

因此，阿生現在正好在第二輛軍車底下。

第一輛軍車之上有人跳下車來，用手電筒照射前前後後的輪胎。

第二，第三輛軍車有人探首窗外，揚聲問上去。

一切似乎都在三俠的想像之中，唯一感到意外的，就是車上的軍士紛紛跳下車來。

這也難怪，天氣太熱了，誰還會歎在車上等換輪胎？

呂偉良和林愛莉不禁有些擔心，他們不知道這種情形會不會影响到阿生在車底下活動。

× × ×

法國大使館外面，一片漆黑。

是午夜時份了。

街上沒有車輛經過，也沒有行人。

突然有幾條黑影閃到大使館的車房那邊，但是大使館裏面的人似乎一無所覺。

數分鐘之後，有人將一輛大房車推到街上，走了好一段路然後才將車子的馬達開動。

法國駐烏干達大使雷納好像並不知道這件事。其實他自始至終都知道，甚至他的保鏢們也知道。

但是，他必須裝作不知，亦必須暗示保鏢們網開一面。

因此，盗車的人順利得手了。

然則，這些午夜盗車的人又是誰？他們之中雖然有些是黑人，但完全受到范梅力的直接



指揮。

現在車子已經迅速開進了隣近一幢建築物裏面去。

這建築物之外，齊集了好一些人，有黑人，也有白人。

此外還有二輛電單車（機動脚踏車），以及一輛軍用吉甫車。

室內雖然亮了燈，但亦不明亮，而且四周窗戶拉上了厚厚的布簾。因此外面根本見不到這裏面亮了燈，更難想像到裏面有這許多人。

大部份黑人都穿上了烏干達士兵的制服，其中一個身裁肥胖的，還打扮得特別整齊，胸前掛滿了奬章和功牌，神氣十足的。簡直與烏干達阿敏總統並無兩樣。

一些白人在忙於替大小車輛裝飾，目的是要各車看來更像軍用車輛。

尤其是當那輛大平治房車開進來之後，他們立卽用一些彩色照片作爲藍本，爲大房車裝飾一番。

彩色照片上所顯示的平治大房車，正是阿敏的座駕車。

那些白人只花費數分鐘時間，便將車子弄得似足了阿敏那輛總統座駕車。

范梅力以導演似的姿態，小心檢閱了人與車一番，直至認爲滿意，各人才分別校準了手錶，核對時間。

二輛電單車作開路先鋒，大房車居中，吉甫車殿後，浩浩蕩蕩，直駛往機場。

× × ×

眞正的烏干達總統阿敏，這時候正在他的總統府之內。

這位渾身烏得發亮的黑人胖子，還沒有躺下休息。

不足一小時之前，他還接見過一些人客，包括一名由西德派來的代表。

西德是名單上五個國家之一，其他四國卽法國，以色列，瑞典，肯雅。

刦機者開列的名單，限令這五國必須於星期日十一時之前，將五十三名罪犯釋出，以交換法航巨機和最後百餘名人質。

星期日，也就是七月四日。

明天就是七月四日了。

因此這一天晚上，總統府深夜都見到燈光火着。

總統府的電話响個不停，不少越洋長途電話由歐美各大城市打來，目的是探討阿敏總統在這次事件中調停的成果。

記者們似乎都非常喜歡這位黑人總統的「民主作風」，除非他沒有空，否則一定親自接聽外間打入來的電話。

但是，當他與那位西德代表討論着交換人質的問題時，電話就只有由助手去接聽。

根據刦機者開列的犯人名單，有六名「無政府主義者」，正被該國囚禁。

西德危機委員會較早時已分別召見各州監獄的代表，商討放人的事。

今晚是最後期限前夕，西德代表秘密拜訪了阿敏總統，談的是什麼？根本沒有人知道，就像阿敏與卡達非的代表秘密會談一樣，永遠是個秘密。

阿敏總統雖然送走了一位西德客人，現在仍然忙於接聽電話，電話是由一名美國記者打來的，他問得太多，也够大膽。

這位美國記者是個心理學家，可能深知阿敏的個性，因此電話中的一問一答，充滿了刺激性。其實，這位「美國記者」的身份正是國際特警隊隊員，直接由范梅力指揮。

他的手上有一份「講稿」，是經過悉心修飾過的，問題並不在於獲得「滿意的答案」，而是如何利用對方的好勝心理，誘發，奉承，激將以及拖延時間，一切都須要講究技巧。

當然，阿敏絕不可能知道這是一種詭計，因爲這一類情形，在他的總統府之內，常會發生，唯一不同的，就是這位「記者」似乎特別健談而已。

## 奇兵突襲　驚天動地

午夜時份。

恩特比機場之內，顯得一片沉寂。

烏干達的士兵，分別在機場內外站崗，以及巡邏。六名刦機者，最惹人注目的還是那對德國男女，他們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曾在利比亞的班加西受訓。

那個德國女子，顯得非常暴躁。

也許天氣太過令人煩躁。

刦機者雖然只有六人，但到了烏干達之後，一批巴游份子已經在此等候。因此這最後一批人質，實際上是給許多巴游槍手監視着。

這是恩特比機場的舊厦。

人質就躺在舊大厦的大堂地板之上，通道與出口均由巴游槍手看守住。

在這種環境底下，許多人都無法入睡，雖然每一個人都感到疲倦欲絕。

無法入睡的人，並非由於這裏沒有「高床軟枕」，而是由於天亮之後不久，就是刦機者宣佈的「最後期限」！

由於現在到最後限期不足十小時，然而有關國家的政府似乎只得一個「講」字。

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都會爲之忐忑不安，何況這百多名人質已經過了數天的精神與肉體的折磨呢！

刦機事件發生後，世界上不少國家都噤若寒蟬，爲什麼？

爲的是不想開罪巴游份子與他的同路人。

正義！像這種字眼在國際上越來越不受人重視！

儘管昔日併肩作戰，稱兄道弟又如何？總之「利」字當頭，一切都得講現實！這就是今日這個世界上國與國之間的寫照。

中國古代俠義之風，什麼「鋤强扶弱」，什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只可以從小說上面見得到。

儘管有些國家有膽發表什麼聲明，然而這些官樣文章嚇不倒刦機者。

只要大國袖手旁觀，像聯合國這一類機構，更加起不了作用。

如此這般的世界現狀，善良的人想平平安安的過日子，簡直就是夢想！

刦機事件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可惜至今爲止，還沒有一個國家肯站出來說句公道話，更難有人肯用行動去制止。

眼前這一批人質，有如肉在砧上，他們似乎只有等死！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

有人在流淚，有人在飲泣，更有人在輕輕地低聲嘆息！

人質之中，各懷心事！

有人想着他們的父母，妻兒以及親友們，也有人想着他們的業務。

當然有更多人想着天亮以後情形，如果有關國家還不釋出犯人，他們就會成爲犧牲者！

人質們最初感到渡日如年，但是現在反而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了。

三天又三天，爲什麼有關國家還不快些作出決定？

那些「政治犯」是人，這些「人質」也是人，難道前者才值得重視麼？人質之中，有些人開始覺得有關國家的政府未免太過糊塗！

明天！明天卽將來臨！

其實嚴格來說，眼前已經就是「明天」，因　這已經是當日的凌晨時份，只不過人們都習慣了看見太陽才算是這天的正式開始而已。

人質之中有些倦極睡去。

睡了過去的人正在發噩夢！

有人從噩夢中驚叫起來！

也有些人眼瞪瞪地獃在一旁呆坐着，他們的精神已陷於分裂！

巴游槍手吆喝着，彷彿失去了自由的人連發夢的權利也沒有。

另一角落裏，有一名巴游正在忖測這次事件的發展。

突然間，機場外面傳來陣陣汽車馬達聲。

有人說：阿敏總統特來巡視。

雖然夜深人靜，但對某些人來說，這是「最後關頭」。

於是機場內外，立刻引起一陣緊張！

果然是阿敏總統來了。

與總統同來的人說：總統非常擔心人質的安全。

巴游一些頭目儘管未見過阿敏，也不會不認識這位黑人總統。

由於阿敏的大力帮忙，巴游槍手們都對他肅然起敬！

阿敏親自與巴游頭目交談，令到槍手們有點受寵若驚！

談話中，阿敏直言人質就是他們談判的注碼，暗示各槍手切勿浪費「注碼」。

突然之間，那邊傳來一連串的爆炸聲！

那是恩特比機場的另一邊——接近新機場大厦那一邊。

首先發生爆炸的是三輛軍車——那是用來接儎士兵換班的卡車。

車上的士兵早已離去。

沒有人知道車子怎麼會爆炸，只有親自把炸藥裝入車底的阿生心裏最明白。

現在阿生他們就在遠處用遙控電子儀器，令到三輛軍車車底發生爆炸。

正當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那兒的時候，呂林夫婦二人則按動了另一套電子遙控儀器，令到一批訊號彈和照明彈發射上天空。

機場的上空，頓然的亮得有如白晝。

機場舊大厦之內正在巡視人質的阿敏總統，在驚愕中暴跳如雷！

他揮手頓足，指揮所有駐守在舊厦這邊的黑兵趕往查究。

阿敏本人在保鏢的拱衞下，亦匆匆離去！

在場的巴游槍手們，自始至終都看不出破綻，他們連發夢也想不到剛才那位「阿敏總統」原來只是個冒牌貨而已！

眞正的烏干達總統阿敏，當時仍被一名「記者」的電話纏住。

就當各人紛紛湧往機場另一角查究爆炸原因之際，巴游槍手和一些黑兵似乎已經給天空中的訊號彈和照明彈提醒。

就在這時候，天空中出現了機羣。

兩架最新式超音速星式戰鬥機首先出現，緊躡其後的是三架較舊式的軍刀機，當機場上的人發現這些機羣的時候，有些人已經中彈倒地。

一輪俯衝掃射，立見屍橫遍野。

來時如流星，去時如旋風，倒下去的人，可能仍在莫明其妙中。

停在跑道一旁的米格式戰機是烏干達空軍的蘇式裝備，可惜完全無用武之地！一輪閃電似的攻擊，十餘架米格機紛紛着火焚燒。

機場上的呻吟聲還沒有停止下來，建築物裏的人驚魂未定之際，三架大力士型運輸機已在機場跑道較遠處停下來。

機腹的活動艙門打開，由跳板上衝出的是一輛輛裝甲戰車。

戰車沿住機場跑道疾馳，甲板上的缺口紛紛冒出火光——那是機關槍的火燄。

機場上的黑人士兵們，受傷的固然無還擊之力，未受傷的亦無異螳臂擋車。

由三架美製「C——一三〇」型大力士式運輸機吐出來的以色列突擊隊，沿住機場跑道，迅速分兩路進軍。

一路撲擊機場新厦這一邊，另一路急急衝往舊厦的那一邊。

舊厦之內的巴游槍手正感驚惶失措之際，一隊黑兵突然折返。

巴游槍手們認爲他們就是不久之前與阿敏總統在一起的「衞兵」，心裏正以爲他們折回來「助陣」。

無論如何槍手們也深信阿敏總統站在他們這一邊，要不然阿敏就不會在數天之前派出專機前往索馬利亞將他們接到這裏來。

當被刦持的法航班機最初降落恩特比機場時，甚至機上的人質們也可以肯定排列在跑道一旁「歡迎」人羣之中，有不少是巴游份子。

總之一切蛛絲馬跡顯示出：阿敏是這次刦機事件的合謀人之一。

再加上不久之前槍手們所聽到的一番話，他們更加深信阿敏總統十分重視這一宗買賣，因此，巴游的槍手們頓然感到猶疑起來。

機場上出現的，毫無疑問就是以色列突擊隊，看他們來勢洶洶，在照明彈之下更顯得有如洪水猛獸，叫他們如何抵擋？

本來在這種情形底下，巴游槍手們要先殺人質，但是他們看見這隊「總統衞兵」之後，不禁又想起「阿敏總統」剛才那一番關於「珍惜注碼」的暗示。

就在猶猶疑疑的刹那間，其中一名巴游槍手若有所悟。

不知道是心理作祟，還是燈光半明不暗影響了視綫。

那名巴游槍手發現「總統衞兵」之中有個「黑人」的面孔上露出了破綻！

那烏黑的面孔之上顯然是經過了一番化裝，黑色的油彩被汗水冲淡了，於是，又黑又白，絕不勻稱。

巴游大部份槍手的視綫集中在外面，只有這個「心水清」的傢伙發現了唯一的破綻，他正打算知會其他同伴。

但是，「砰」然一聲槍響，那名看得目瞪口呆的巴游槍手首先倒了下去。

若然不是外面一片混亂，這一響槍聲就有如旱天雷，但現在外面根本就是一連串的槍聲，所以聽起來並不突出。

卽使並不突出，站在身旁的人也察覺得到有人倒下去。

於是其他巴游槍手在驚愕中回轉身來。

可惜他們的反應太遲了，一排排的子彈自手提機槍的槍管中接連射出，一個個巴游槍手就此相繼倒下去。

人質們有些從夢中驚醒，有些自始至終目睹整個事件的發生。

目睹過程的人質都以爲：烏干達人施用了非常成功的「反間諜」！

黑兵們原來使用了「先友後敵」，令到巴游槍手們措手不及。

但是，實情却非如此。

自刦機事件發生以來，有些人質的精神已陷於崩潰！這突如其來的驚惶，令到他們在噩夢中驚醒之餘，以爲巴游槍手開始恐怖的殺人行動！

於是有人不由自主地尖聲驚叫，也有人拔足飛奔。

就在秩序爲之大亂之際，「黑兵」們紛紛



脫去他們身上所穿的烏干達軍服。

有些身上只穿住一件背心，有些上身赤裸。當時人質們簡直弄得一頭霧水。

機場外面，一隊眞眞正正的黑兵開入來助陣，他們才是阿敏的士兵。

剛才出現在人質面前的「阿敏」，既然是僞裝的，他的「衞隊」當然也只不過是范梅力指揮下的人。

但這小隊僞裝「衞兵」人數有限，眼看難以抵禦由機場外面殺到的援軍。

就在此時，從天而降的以色列突擊隊已經紛紛湧入機場舊厦之內。

以色列突擊隊制服鮮明，他們衝入來之後，立卽用希伯萊語叫人質伏在地上。

大部份人質都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只有少數的三幾個「嚇破了膽」，在精神失去自我控制的情況底下，四處奔竄。

每個以色列突擊隊隊員手上所持的都是自動武器——手提衝鋒機槍M十六自動步槍……

以他們的作戰經驗去對付這班黑人，自然是綽有餘裕！

脫下軍服的僞裝「衞隊」與以色列突擊隊裏應外合，自然更覺事半功倍。

他們及時卸下僞裝，當然是爲了配合以色列突擊隊的進攻，否則突擊隊很容易就會不分皂白，殺錯了目標。

但是，卽使他們在時間上配合得準確無誤，行動上又如此有默契，可惜有如驚弓之鳥的人質却在這最後關頭東奔西竄。

以色列突擊隊與僞裝衞隊合作得天衣無縫，令到在場的烏干達士兵死傷纍纍，但人質之中亦有三人在混戰中爲流彈擊斃！

這一隊突擊隊隊員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除了梭姆倫准將之外，不少領隊進攻的軍官和士兵，數年之前曾在這機場協助烏干達訓練他們的空軍，因此這班人現在就有如「返回老家」一樣，變成了「識途老馬」，來去自如！

他們神出鬼沒地擊退了機場各守衞之後，立卽掩護人質們衝向六百碼外的跑道上——三架「C——一三〇」型大力士式運輸機，就停在那裏等候着。

受傷的，驚惶失措中絆倒的，紛紛被突擊隊扶起。

裝甲車在機場各處疾馳，有些掩護人質撤退，有些臨時變了救傷車。

在照明彈底下，機場上的混亂情況漸成過去，烏干達的恩特比機場頓然變成了以色列世界，好容易令人產生錯覺，以爲這兒就是台拉維夫附近的班居里安機場。

三架大力士型巨機，秩序井然，只見他們不慌不忙地，一架又一架的，離開了跑道。

一切來得神奇，去得飄渺，彷彿神話故事一樣，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台拉維夫距離金巴拉大約二千四百哩，卽使超音速戰機，亦須要飛行數小時之久，以色列空軍如何避過幾個非洲國家的雷達偵察？

照明彈逐漸熄滅了，機場上的爆炸仍然餘烟嬝嬝！

就像機場上的烏干達守軍與巴游槍手們的腦海中的情況一樣，他們一切的希望已成空，但心裏一直還是想不通，像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呢？

機場上本來有十餘架蘇製米格式戰機，可惜現在都變成了一堆廢鐵！

別說人家早已功成身退，早已飛入雲霧之中，卽使獃在天空中等待着，恐怕這些「米格」亦無濟於事，徒然令更多烏干達空軍犧牲而已！

× × ×

眞正的烏干達總統阿敏仍在他的總統府裏講個不停。

今夜裏他不知怎麼會如此興奮，彷彿舉行了一次「電話記者招待會」似的，自吹自擂地比擬自己是國際間的和事老。

甚至他的助手們一直示意他，叫他接聽另一個電話，他也置若罔聞。

另一個電話是由機場打來的。

等到阿敏總統親自接聽的時候，一切都太遲了！

阿敏在電話中暴跳如雷。

打電話到總統府去的人，其實只是一種例行公事，因爲不久之前，他們才在機場內見過他們的總統。

想不到電話接通之後，助手竟然說阿敏一直留在總統府之內，並未有到過機場巡視。

至此烏干達人才明白，他們中計了。

阿敏聞訊後，立卽下令緊急備戰，一邊匆匆整裝外出。

另一方面，則叫助手召集各部首長立刻趕到機場。

機場之內，亂七八糟。

十字車與軍車穿梭來往，警號响個不停。

但是金巴拉市的居民，仍在甜睡中，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阿敏總統在衞隊與保鏢的前呼後擁下，進入了機場巡視，但見鮮血處處，廢鐵一堆又一堆，簡直令他不忍卒睹。

阿敏是個職業軍人，甚至他胸前的勳章與功牌有些還是他在英軍軍中服役時獲得的。

正因爲他是一名受過訓練的職業軍人，他才會懷疑這種事情怎麼會發生。

也正因爲他是一名軍人，他也才會如此生氣。

難道機場上的人都失去了知覺麼？難道雷達偵察器一直失靈？

尤其是當他看見一架架的蘇製「米格機」變成廢鐵之後，他的頭筋都現了出來。

烏干達政府各部門的首長紛紛被總統助理從夢中叫醒，匆匆趕到機場來。

阿敏的脾氣他們十分了解，挨罵已經是最低限度的懲罰，動輒還要槍斃呢。

因此，匆匆趕來的部長們，當知道人質被以色列突擊隊救出了之後，彷彿晴天霹靂，觸電似的呆了一陣。

恩特比機場之內，死傷處處，但是竟然沒有一個是以色列士兵，這令到阿敏眞有點懷疑他下屬們的報告。

死死傷傷盡是烏干達守衞和巴游槍手們，如果這是以色列人做的，對方豈有可能一個也不死不傷？

在阿敏這位職業軍人的眼中，絕難相信這種奇蹟！

他在暴怒中摑了機場守軍將領幾巴掌，還質問他剛才去了何處！

事實上眼前這種情形，任何人都難以解釋，亦無法交代。

甚至阿敏本人，也不知如何向世人交代，爲什麼烏干達的守軍如此脆弱？爲什麼他的空軍不及時升空截擊？

僅僅在數小時之前，阿敏仍然是信心十足的，想不到這麼快，一切都變了，而且還變得這麼快，簡直是開玩笑！

一向信心十足的並不止於阿敏，還有刦機的巴游份子，但到了這個地步，他們也在傷痛之餘，感到面目無光。

巴勒斯坦人一直在惟恐天下不亂，目的無非惹起世人的注意與同情，可惜他們用錯了方法，刦機，勒索，殺人，恐嚇，不但引不起世人的同情，反而令人生厭！

然而當局者迷，加上旁人的慫慂，他們只

覺得這是偶然的失手而已。

巴勒斯坦解放陣綫的人甚至把失敗的責任推在烏干達的身上，要不是阿敏的手下如此不濟，以色列的午夜突擊，根本不可能會成功。

甚至他們的「宗師」卡達非上校也有同感，他是在利比亞的總統府之內，被阿敏的長途電話吵醒的。

卡達非眞的是做夢也想不到他苦心策劃的這一宗大買賣就是如此這般的完蛋，還好他受的只是精神上的損失，而他的「師弟」阿敏却是眞眞正正的「賠了夫人又折兵」，在這次的「合夥生意」裏面虧了大本。

「兄弟，別這麼生氣吧！勝敗乃兵家常事！」卡達非在長途電話裏說道，「我們可以向非洲團結組織投訴，還有就是聯合國——」

提到「聯合國」，卡達非立即頓住了。

是的，這些日子以來，「聯合國」這個有名無實的吵鬧場所，一直爲非洲小國所控制，主要是因爲非洲昔日一塊塊被大國統治的殖民地，都先後獲得獨立。

他們獨立之後，也就紛紛加入聯合國，而且數目越來越多，因此，凡是憑票數多寡而決定一切的，肯定就是非洲國家的世界。

卡達非所以突然頓住，是因爲他忽然想起聯合國秘書長華德海，剛參加完非洲團結組織的高峯會議。

非洲團結組織會議在毛里求斯的路易士港召開，華德海應邀參加之後，正取道埃及，返回紐約的途中——

於是阿敏終於給卡達非提醒了，反正自己就是摔了一跤，何不就地抓回一把沙？

於是阿敏立即命令烏干達外長奧力斯中校，一邊着手搜集損失的實際數字，一邊展開一連串的外交活動。

阿敏聲言要向「聯合國」控訴以色列，「侵略」烏干達領土。

他要向「非洲團結組織」投訴。

他要向世界各國發表聲明，表示他在這一次的刦機事件中，只是一個調停人的角色，想不到會被以色列人「恩將仇報」！

不管有多少人相信，總之在這一次事件之後，阿敏的大名行將見諸世界各地的報章。

在英雄主義的心理作祟下，不管是好是歹，只要有人提及他，阿敏就感到滿足。

雖然這一次的代價太大，到底他還是成爲舉世觸目的人物！

統計在這次事件中，死了百多名烏干達士兵，毀了十一架米格式蘇製戰機，巴游刦機者全數死亡之外，若干巴游槍手亦被殺。

這種損失可謂傷亡慘重！

阿敏雖然明知以色列不會給他賠償，他還是發表了聲明，聲明保留一切要求賠償損失的權利。

至於以色列方面又如何。

事後根據台拉維夫發表的報告，突擊隊一名軍官在機場槍戰中死亡，此外還傷了十一名士兵，四名人質在恩特比機場的舊厦之內，被流彈重傷斃命。

這四個人質主要是驚慌過度，不聽從突擊隊的忠告就地伏下，甚至還在槍戰時東奔西竄，因而中了流彈。

四人之中有三人當場傷重斃命，一人事後被送入金巴拉醫院。

由梭姆倫准將率領的這一支突擊隊，除了上述傷亡數字之外，悉數安然飛返台拉維夫附近的班居里安空軍基地。

他們受到以色列人的英雄式熱烈歡迎！也受到了舉世人仕的注視。

不管是否同情以色列人，他們這一次的行動充份表現出戰略和戰術上的高度成就！

在戰略上，猶太人充份利用了「拖」字訣，摸準了敵人的心理，烏干達總統既然以「中間調停人」的姿態出現，他們立即就將計就計，一邊「開內閣會議」，一邊要求阿敏總統「帮忙帮忙」，拖一拖，好讓他們有時間「商量商量」！

在戰術上，他們則配合了準確的情報系統，聲東擊西，裏應外合，奇兵突襲，速戰速決，終於大功告成。

雖然仍舊難免要死了一些人，但總好過丟盡面子去接受一次國際敲搾！

美國總統福特，國務卿基辛格，法國總統戴斯坦，英國首相……世界各國的領袖，紛紛致電台拉維夫，祝賀以色列突擊隊這一次救人成功。

自然有人詛咒，更加有人含恨在心，若非如此，這個故事就會寫到這裏，就此結束。

但是，結束只是表面上的事。

表面上，這是猶太人最偉大的日子，即使在後世的歷史上，光榮也是歸於猶太人！誰會想到幕後的活動？

帮助以色列人聲東擊西，瞞天過海的幕後英雄——范梅力和一班國際特警隊員，還有呂偉良等三俠，仍然滯留在金巴拉。

以色列突擊隊降落恩特比機場時，范梅力和三俠等人仍在機場外圍地區，因此他們根本不及趕到機場一齊撤退。

不過無論如何他們也不打算這樣做，即使時間上來得及，他們也不會這樣做，因爲這樣會留下綫索，讓烏干達知道國際特警隊牽涉其中。

范梅力和阿生等人只是以遊客身份入境，萬一他們當晚眞的跟以色列人一齊撤退，將來在金巴拉的出入境旅客的記錄上，勢必會留下一條綫索；而范梅力和阿生等人的身份一經查出，那時就百詞莫辯了！

因此在他們的原來計劃中，根本就未打算匆匆撤走。

但是現在，阿敏突然下令不准任何一名外國人離開烏干達。

范梅力等人當初只以爲這是例行公事，循例式的裝腔作勢而已！豈料消息傳來，却令到各人大大地吃了一驚！

原來阿敏根據當時在場的一些傷者的口供•知道可能有人做內應。

同時又根據機場守軍的口供忖測，當晚有人冒充他前來巡視。

加上軍車「無緣無故爆炸」，天空中出現照明彈，訊號彈……等等情形，再想深一層，就會恍然大悟！

阿敏老羞成怒，發誓要找出以色列的同情者！於是所有出入境的關卡暫時被封鎖起來。

范梅力開始有點擔心，他擔心的並非自己的安全，而是那些帮過他們的烏干達黑人。

萬一他們被阿敏的爪牙查出，槍斃已是意料中事！

至於呂偉良等三俠，他們一開始已作好了心理準備，甘願面對挑戰，何況這一類出生入死的冒險生涯，在他們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又何足懼哉！

因此，他們按照原來計劃，不但無意急急離境，還到各處遊覽。

儘管三俠表面若無其事，他們仍然暗地裏注視情勢發展！因爲除了他們之外，還有范梅力和其他國際特警隊隊員留在金巴拉。

阿敏根據機場守軍的口供，曉得當晚有一輛豪華大房車載着他的替身出現。於是就首先由這車子開始着手偵查。

他問他的助手：「金巴拉還有誰擁有像我這樣的車子？」



「我一時也想不起。」助手說：「會不會是總統座駕車一度被人利用？」

「你的意思是有人偷車？」阿敏把他那雙凸出的大眼睛睜得更大。

助手立即改變口風道：「嗯！照計總統府守衞森嚴，不可能讓外人偷入來，也許——他們用別的車子改裝。」

這時候，站在阿敏身邊的一名烏干達官員挿咀道：「總統，我記起了，在一次官式宴會中，就記得法國大使雷納的座駕車，就像總統的一模一樣。」

「法國大使雷納？」阿敏想了想，立即含怒地握拳擊桌。「好傢伙！對了，是他，一定是那傢伙。」

助手也說：「是的，被騎刦的飛機是法國的。這件事已擺得非常明白！」

阿敏對助手說：「快把奧力斯叫來。」

奧力斯中校就是這個非洲國家的外交部長。他正奉命對外發表一連串的聲明。

但是，奧力斯人還未到，一名保安官員却跑進來，對阿敏說，較早時法國大使館曾向外交部報案，宣稱有賊進入大使館裏面去，要求外交部派人前往調查。

阿敏怔了一怔之後，還想不出其中奧妙，反而問道：「他們究竟損失了一些什麼？」

「我們還未派人前往，先要聽聽總統的吩咐。」保安官員道。

若在平時，阿敏的確很喜歡他的下屬這樣時時奉承，事事問過他，但是，現在他被人抓傷了臉皮，心情異常煩躁！

因此鐵掌往桌上一拍，咆哮着說：「他媽的！人家既然報了案，爲什麼還不快些給我去查個明白？」

保安官員只好匆匆退下，帶人趕到法國大使館裏去。

法國駐烏干達大使雷納投訴道：「金巴拉的治安越來越不成樣子，請問貴國的警察究竟去了何處？」

保安官員因爲對方是個特殊階級，只有忍氣吞聲地問：「請問閣下損失了一些什麼？是文件還是錢鈔？」

「不是文件，也沒有損失錢財。」

「那麼——」

「你過來看看吧！」

保安人員在莫名其妙地被雷納引領到車房那邊去。

豈料他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呆了半晌！

原來雷納所指示給他看的，是一輛黑色大房車。這六門大房車的外型，顏色完全與阿敏總統的座駕車一模一樣。

連車頭挿住的旗桿之上，也懸上了烏干達的小國旗。

一般習慣，這是表示總統本人就在這輛汽片之內。

但是，這車子實際是屬於雷納的。

雷納却是堂堂一個大國的外交使節，因此，他認爲這是侮辱，於是提出抗議！

保安官員只有照實備案，然後又問雷納還失去了一些什麼。

雷納表示，這件事只是他的司機剛剛發現的，因此至於其他方面有無損失，尙待核點。

法國人這一幕演得神氣活現，令到前來調查的保安人員亦信以爲眞。

保安人員向阿敏回報，阿敏當初也覺得有人存心靠害雷納。

但是，總統一名助手却認爲：雷納說不定正在演戲！

助手所持的理由是：法航班機被刦持，法國大使從中帮了以色列人一把，絕對是順理成章的事。

助手又將一份電訊向阿敏出示。

那電訊是七月五日由合衆社發自巴黎的。

電訊稱：法國各大報一致讚揚以色列這次的英勇救人行動！

另一段則說：以色列駐巴黎大使加西夫宣稱，以色列雖然事前未將搶救人質的行動告知法國政府，但是，他相信此事絕不會影响到以法兩國的關係……

助手解釋說：「這種手法在我們看來簡直是弄巧反拙，他們欲蓋彌彰未免太過幼稚！」

阿敏不禁喃喃自語地問：「然則，雷納那傢伙爲什麼要報案？」

助手道：「因爲他明知我們遲早也會查到他那兒去，整個金巴拉市就只有他擁有一輛與總統座駕車一樣的車子，這點他明知我們遲早都會發覺的。」

「嗯！這也有點道理！」阿敏眨着他那雙兇悍的大眼睛。

奧力斯中校奉命由外交部匆匆趕到總統府來晉見阿敏。

阿敏靈機一觸，問道：「最近有些什麼陌生人是由法國和瑞典等國大使館簽證的？」

奧力斯道：「我想大都是遊客吧！不過，我可以很快就把詳細名單找出來。」

「小心調查每一個人的身份，尤其是經由法國大使館簽證的。其次西德，瑞典與肯雅等國的旅客，也要小心查查，然後把副本送來給我。」

奧力斯連聲稱是。

阿敏又說：「派人到法國大使館去，反正他們向你報案，那你就派人按正常查案手續，印取些指紋回來核對一下。明白我意思麼？」

「總統，我完全明白了。」奧力斯道。

阿敏突然又對身邊一名助手道：「我想知道，金巴拉有多少人的身型似我。」

助手明白阿敏的意思，既然機場守軍說過當晚有人冒充他出現於舊建築物這一邊，那麼，按常理必須有個人似他，然後才可以扮得似模似樣！

於是助手說：「把金巴拉市的警局長召來，我想要找出這種身型的人絕不困難。」

阿敏想了想，說道：「那麼，你快去把市長和局長一齊召來。」

「是的。總統！」

助手和外交部長退出阿敏的總統辦公室之後，阿敏又召來另一位部長——那是烏干達的空軍司令。

阿敏把這位司令帶到他辦公室的一幅牆前面，面對住一幅地圖。

阿敏問那位空軍司令：「由台拉維夫到這兒金巴拉，有多遠？」

空軍司令答：「二千四百哩左右。」

「據目擊者稱：當晚以色列人分別出動了大力士型運輸機，星型新式戰機以及軍刀機等等，那麼，他們須要多少時間才可以抵達我們這裏？」

「超音速的星型戰機也有多種，例如最新式的『F——一〇四』，它的時速高達一千八百哩！」空軍司令爲了表示對本行的深切認識，又說：「美國洛歇廠生產的全天候『F——一〇四G』的時速更快……」

「他媽的！」阿敏不耐煩地咆哮起來，「你以爲老子有耐性聽你發開口夢麼？我是問你當晚的情形。」

「當晚以色列人用的可能只是時速五百哩的戰機，估計他們如果由台拉維夫起飛，大約須時四五個鐘頭才可以到達我們這裏。」

「你這個空軍司令眞是非殺不可，如果須時五小時，來回豈非須要十小時？我看以色列

所使用的，一定是美國最新供應的超音速戰機。」阿敏又指指牆上的地圖：「如果他們由紅海飛到我們這裏來，首先經過索馬利和肯雅二國的上空，對嗎？」

空軍司令道：「是的，總統！以色列戰機如果取道紅海，必先繞過索馬利上空，再穿過肯雅，才可以進入我們領空。」

「肯雅與我們作對，他們即使知道了也不會通知我們，但是，索馬利為什麼一無所覺？」阿敏怔怔地說。

空軍司令也難以解釋，因為如果他的下屬盡責的話，即使鄰國不通知他們，他們也應該在雷達網上發現。

事實上由以色列到烏干達，若由陸路計算，剛好走了半個非洲大陸。

因為以色列的國土所在雖屬亞洲地域，實則位於非洲尖端，而烏干達則在非洲的中部。

其間須要跨過埃及，蘇丹，然後才可以到達烏干達。

而埃，蘇二國，國土又長又闊，差不多等於非洲大陸長度的一半。

因此，以色列戰機若由此二國上空通過的話，他們沒有理由會不知道。

阿敏現在就是憑了這一點，忖測當晚以色列戰機一定是由紅海上空低飛——只有如此才可以避過紅海沿岸各國的雷達偵測。

位於紅海西岸的國家包括左岸的埃及，蘇丹與埃塞俄比亞等國。

位於紅海右岸的，則有約旦，沙地阿拉伯，也門，阿丁等國。

而阿敏曾派機前往接載巴游槍手的索馬利，則位於紅海出口——即紅海與阿拉伯海之間。因此難怪阿敏說：為什麼索馬利的雷達對以色列空軍的活動一無所覺？

雖然一切都經已成為過去，但阿敏却希望查出那些國家在暗中支持以色列。

肯雅不但因禁有巴游的恐怖份子，而且還經常與阿敏過不去；加上地理環境上，肯雅就位於烏干達右隣，因此，阿敏懷疑肯雅暗中助了以色列一把，是絕對有理由的。

於是，阿敏立即發表了公開聲明，指責肯雅破壞了非洲團結組織的規程。

另一方面，阿敏又召集保安部長，在金巴拉市區之內，進行一項精密的偵查。

他相信在金巴拉市內，必有內奸。

這時候，有人告訴阿敏，一名被救往醫院的老太婆逐漸甦醒了。

這老太婆叫布洛奇夫人，她擁有以色列和英國雙重國籍。

當她被送入醫院時，曾一度昏迷，現在已逐漸甦醒了！

阿敏不禁有些啼笑皆非，本來他手上有超過一百名的人質。這批人質不但可以助他舉世揚名，還可以大大地發一筆橫財，但事到如今，竟然只有一個老太婆！

七十多歲的老太婆——這就是他用百多名烏干達士兵的生命，再加上十一架米格機以及機場上的設備而換來的。

他越想越生氣，咆哮着說：「殺死她！」

當時他可能只是一時氣盛，但想不到後來那老太婆竟然眞的死了。

由於布洛奇夫人擁有雙重國籍，於是不久之後，英國大使奉命前來交涉要人。

可惜，人已經死了，阿敏自然無法交代。

雖然是七十多歲的老太婆，但在自由世界裏，每一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因此，阿敏又一次遭到非議！

假如在民主國家，阿敏可能要向國會和人民交代！

但是，烏干達却是獨裁者統治的小國，阿敏本人就是法律，誰敢多問半句？

至於什麼世界輿論，阿敏反正當他們放屁，自然少理。

× × ×

范梅力越來越擔心！

他擔心那些協助過他的烏干達人，因為警察正在到處拉人。

范梅力是法國人，來自巴黎，自然是由法國大使館簽證。

不過，他像許多聰明的旅客一樣，身邊擁有兩本護照，因此，烏干達人很難知道他來此之前曾到過以色列。

到中東旅行的人，除非不打算踏足以色列，否則一定沒法取得兩本護照——一本去以色列，另一本到一些與以色列為敵的中東國家。

所以范梅力暫時不必為自己擔心，只擔心那些當地人仕。

尤其是那個扮演阿敏的胖子，他已經被便衣警員帶走。

范梅力本來打算自始至終也不跟呂偉良等三俠碰頭，但事到如今，他已經忍無可忍。因為在這裏，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為他解決一些難題。

於是他悄悄知會了嚮導基巴。

基巴是烏干達人，表面是嚮導，專為遊客服務，其實却是一名國際特警務隊員。

他悄悄把范梅力的意思向阿生轉達。

阿生與呂林二人商量，也覺得范梅力一定須要一些幫助。

因此，阿生決定在那一晚，到范梅力的房間裏去一次。

三俠與范梅力都住在同一間酒店，只是不同一層樓。

三俠住在三樓，范梅力住在五樓。

金巴拉雖然是烏干達首都，但這非洲小國畢竟還很落後，因此像樣一些的酒店也不多一間，這已經是最好的了。

當范梅力等人分別住進這裏來的時候，就小心檢查過——這也是各人的一種習慣。結果證明沒機關。

所謂「機關」自然是指竊聽儀器之類。

因此，阿生以為可以放心摸進范梅力的五樓那間房去。

阿生先用電話試探一下，證明房中有人。

但阿生沒有說話，就將電話掛斷，他擔心有人在總機中偷聽。

到了五樓，走廊上靜得可以，連侍役也找不到一個。

阿生左張右望一番，迅速閃身到「五〇六」室——這就是范梅力稅居的地方。

阿生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門立即開了。

裏面一片漆黑，這也難怪，因為他們彼此應該明白，這是一次秘密約會。

於是阿生踏足入內。

但是，一個手」提醒了阿生。

有人站在門後。

那人右手是舉起的，影子顯示出他的手上握了一支手槍。

裏面雖然一片黑暗，但窗外有光綫透入，所以阿生可以見到一個影子。

范梅力不可能有槍，尤其是在這個時候，他豈敢藏械？

於是阿生立刻利用第一時間將那隻手一托，「蓬」的沉聲一响，然後是天花板上的燈破碎聲。

果然是一支手槍，而且還是一支配上了滅聲筒的特務手槍。

阿生憑他的經驗可以判斷得出，「蓬」的沉聲一响，是表示子彈已由滅聲手槍中發射出來；現在又再聽到玻璃破碎聲，更加證明了對



方心狠手辣！

阿生知道上當了。

他雖然把握住對方握槍的右手手腕，仍然擔心室內可能不止一個人。

於是他順勢利用摔角招數中的「過頭摔」，把那傢伙由後面摔到前面去。

那傢伙在黑暗中由阿生的肩膊跌了出來，結結實實地，摔在地上，撞向几子一角，發出了一陣聲响！

阿生趁他還未站起來，立刻奪門而出，飛奔落樓。

阿生甚至不敢等電梯，徒步繞梯級落到了三樓，閃向呂林二人的房間裏。

呂林夫婦二人正擔心范梅力的處境，現在却見阿生匆匆而回。一看他的面色，呂林二人就不必多問 明白了。

阿生喘着氣道：「范梅力不在房間裏，他可能已經出了事！」

呂偉良吃了一驚！問道：「你怎麼知道他出了事？」

阿生道：「他房間有人，是個陌生人，我幾乎可以嗅出他不是范梅力。那傢伙有槍，我差些被他抓住。」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不會懷疑阿生的說話，他與范梅力相處過不少時日，自然了解范梅力的一舉一動……

三俠還沒有機會再討論下去，外面已傳來了一陣吵鬧的人聲。

他們貼住門板，傾耳細聽。

走廊上有人，那些人正在向侍役查問。

「嗯！你剛才有看見一個人匆匆而下麼？快告訴我。」

「沒有。」

「他媽的，剛才你在何處？那人分明由樓

阿生順勢利用摔角招數中的「過頭摔」把那持滅聲手槍的槍手摔飛。

梯下來，你怎麼見不到？」

「我是眞的見不到，我剛由洗手間出來。」侍役說。

這時候另一名大漢道：「也許到二樓去了，我們落去看看。」

「放心，我已打電話到樓下去，任何人也不准離開酒店半步！」

二名大漢一邊說話，一邊由通道轉到樓梯那邊去了！

三俠聽在耳中，想在心裏，不禁越想越担心！

究竟這兩個是什麼人？

聽他們的口氣，大概也可以猜到了他們的身份。

什麼身份的人可以命令酒店的人不准離開這兒半步？

三俠想到這裏，不禁恍然大悟！

是警探，也許是特務，總之他們是烏干達執行權力的人！

阿生道：「看這情形，范副總監已被他抓去。」

「是的。」呂偉良顯得萬二分冷靜！

他咬咬下唇，又向阿生道：「那人認得你麼？」

「我想不會。」阿生說，「當時房間裏很黑，我連話也沒有說過一句。」

「好極了！」呂偉良拍拍阿生的肩膊，「你先回你的房間裏去，只要保持冷靜，反正這酒店又不是只有我們三個住客，怕什麼？」

阿生當然不會害怕，這種事情他見得多，也親身試過了無數次。

他輕輕開了門，往外面走廊瞥了一眼。

走廊上沒有人。

侍役回到走廊盡頭處的櫃枱之內去了。

於是阿生立即閃身出去，然後悄悄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去。

他覺得須要冷靜一下自己的頭腦，於是進了洗手間。

他開了水喉，澆水洗了一把面，讓頭腦在冷水中清醒過來。

就在他把毛巾抹乾面上的水珠這一刹那間，阿生發覺他的衣服靠近肩膊處，有一些污跡，那是在五樓將那人摔倒時留下的。

阿生立刻把這件T恤脫了下來。

豈料就在這時候，有人拍門。

阿生感到事情不妙。

他一邊把污衣放進衣櫥中，一邊跑到了房門後面去。

他知道這是無可避免的，他不可能不理會外面的來客。

他拉開房門，見到一名穿着制服的侍者，他們還沒有機會招呼，那侍者已經強行推門入來。

阿生沒有阻止他，因為阿生看不出對方有任何惡意，相反，他正小心地將房門掩上，然後對阿生低聲道：「你可是五樓五〇六號房那法國人的朋友？」

阿生力持鎭定地，搖搖頭。

但是侍者却充滿信心地說：「我確信我沒有看錯，你就是他們要找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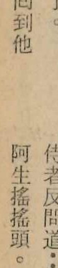
阿生故作苦笑道：「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

侍者道：「我看見你由樓梯衝下，也看見你剛才由隣房閃閃縮縮地返回到這一間房來，所以我才肯定你就是他們要找的人。」

阿生心裏暗自吃驚，他相信這侍者所講的話，照看他絕非說謊。因此阿生瞪住對方問道：「為什麼你不告訴他們？」

侍者反問道：「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阿生搖搖頭。



侍者反說：「他們是阿敏的爪牙，你們正處於危機之中。」

阿生恍然聽出了一些頭緒，尤其是從這侍者的態度和神氣細心分析，很容易看到他並無惡意。但是，他爲什麼要進來找自己？

可能是爲了討一些賞錢吧！——阿生心裏這樣想，也就取出了一叠鈔票來。

但是那侍者並沒有接過鈔票，反而表明態度說：「先生，你完全誤會了！我不是爲了錢，只因爲我們憎恨阿敏！」

「我看你好像也是烏干達人。」

「是的，別以爲烏干達人都喜歡那瘋子，前些時就有人想炸死他，只可惜他命不該絕，也是我們國家的不幸。」

「你來找我幹什麼？」

「我只想進來告訴你，這裏已被他們封鎖，每一個外國人將受到仔細偵查，如果有什麼須要掩飾的，就趁還有點時間收拾一下吧！」

侍者神色忐忑不安，他一邊說話，一邊小心傾聽着外間的動態。

就在這時候，外面走廊上又傳來了人聲。

侍者非常機靈，過去取過一個水瓶，又對阿生說：「我勸你最好洗澡或睡覺，這樣可能減少他們對你的懷疑！」

說完，他開門出去。

走廊上剛好有人過來，是幾名烏干達武裝警員和一些便衣人員。他們對阿生這間房間突然有人開門出來自然份外注意。

還是那侍者聰明，他手持水瓶，這表示他正在爲人客服務。在酒店裏面，這種情形是非常之正常的。

豈料，就在這時候，那侍者又突然被人叫停。

侍者雖然離開了阿生的房間，但阿生仍倚在門後，小心傾聽着門外的動靜，他沒有聽信侍者之言，既不洗澡也不躺在床上。

對於這種環境，阿生自信他的經驗無論如何一定比侍者豐富。所以阿生始終認爲，隨時注意事態發展是最重要的。

這時候阿生聽到有人問侍者：「這間房可是住了一個中國遊客？」

「是的，長官。」阿生聽到剛才那名侍者在外面回答，「有什麼事？」

「他只有一個兒麼？」

「不！他們三個人一齊來此旅遊。另兩個是一雙夫婦。」

「較早時，他有沒有離開過他的房間？」

「我不大注意。」侍者故作沉思，又說：「好像沒有出過去。」

「我不是指他離開酒店這裏，只是懷疑他上過五樓。」

「嗯——我見不到。只不過他剛剛叫我入去替他換一瓶凍開水。」

「好吧！」一名黑人警官道，「你去做你的事，有什麼可疑的人物，記得通知我們。」

「是的，長官。」侍者如釋重負地，轉身走了。

阿生在門後聽到這裏，也放下了心頭上一塊大石。

一名酒店經理捧住一本住客註册簿，跟隨住軍警們，看來他們正準備逐間房去查。

到底他們要查一些什麼？

是爲了查出誰進入范梅力的房間麼？還是另有目的？

范梅力的命運又如何了？爲什麼他的房間裏有人？

憑阿生的直覺，在范梅力房間裏與他發生糾纏的人一定是個便衣警探或者特務之類。當時那人一定是正在展開搜索，阿生突然闖入，對方自會想到他可能是范的同黨，於是企圖將他制服。還好阿生反應得快。

但是，阿生在進入范梅力房間之前，曾搭過一個電話入內，這內綫電話是由酒店裏的電話接綫生代爲接通的。阿生因此才以爲范梅力正在房中。

那麼，這個電話會不會成爲追查的綫索？

阿生正想到這裏，就彷彿聽到有人敲着隔隣呂林二人房間的門。

「什麼事？」呂偉良打開房門，發覺是酒店經理和軍警們。

「你是什麼人？」一名軍官，盯住呂偉良問。

「中國人。」

「來金巴拉幹什麼？」

「旅遊觀光。」

「一個人麼？」

「不！還有我太太，和我的一個侄兒。」

呂偉良在許多時都會稱阿生是他的侄兒，以示親切。

「五分鐘之前，你在那裏？」

「我一直在這裏。」

「誰可以證明？」

「我妻子。」

「你妻子？」那位軍官笑了笑，又問：「你認識一個法國人嗎？」

「我們正在環遊世界，去過許多地方，自然認識許多人。」

「我指的是住在這家酒店五樓五〇六號房的范梅力。」

「我並不認識他。」

「但是，我查出你曾經打過電話給他。」

「沒有，你攪錯了！我根本不認識他，又怎麼會打電話給他？」

「我有這裏的接綫生作證，怎到你狡辯？」

「…」一軍官打個眼色，後面的軍警及便衣人員立刻湧了過來，扣押住呂偉良。

林愛莉在房間裏感到不妙，正想由窗口溜出來，但數名便衣人員衝了入來，將她制服。

呂偉良故意張開喉嚨，大吵大鬧，目的無非希望阿生聽到，其實，阿生一直躲在門後竊聽。剛才的情形阿生都聽到了。

烏干達軍警又將呂偉良二人帶到阿生的房門口，酒店經理也證明這三個中國人是一齊住進來的。他們敲了幾下門，但裏面全無反應。

呂林二人起初也感到有些奇怪，後來同心一想，立刻明白過來。

那位軍官也想通了，立刻叫人破門而入。

但是房間之內沒有人。

軍警們撲進洗手間，裏面還是空空如也。

軍官把侍者召來，侍者證明不久之前這間房的人客仍在。

窗口是打開的，下面是後街。俯視之下，街上見不到有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知道阿生機靈過人，他必然是聞風先遁。

那黑人軍官大爲震怒，質問呂林二人，但他們也表示莫名其妙。

呂偉良知道阿生及時逃脫，但仍暗自爲他感到擔心。

阿生在這裏人生路不熟，而且還是一個在金巴拉很少見到的黃種人，烏干達軍警要搜捕他，實在是易如反掌！

呂林夫婦二人並未立卽被帶離酒店，只被帶到樓下一間房——這是該酒店的經理室，被軍警用作臨時指揮中心。

許多外國人被帶進這兒問話，呂林二人亦難例外，另一批軍警則分別在三俠的兩間房搜索。

大約一小時之後，他們才被帶走！

在軍警的押解下，呂林夫婦二人被送到一



處軍營似的地方。

雖然他們不承認與范梅力相識，但烏干達軍警終於讓他們碰頭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到了這時候才知道范梅力比他們更早被捕！阿生曾利用他們房間的電話搭綫到范梅力的房間去，難怪對方懷疑他們是同謀。

但事到如今，一切後悔都太遲了！

他們都是習慣了面對現實的人，因此他們只想着如何脫身。

范梅力看見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被送入囚室，自然感到吃驚——但是當他知道阿生及時逃脫，總覺是不幸中之大幸！

## 虎穴逃龍　天涯追踪

阿生能够及時逃出酒店，應該感謝烏干達軍警的愚鈍！

烏干達軍警包圍酒店，但不懂得派人守衞後巷。也許他們以爲屋後沒有太平梯，又沒有後門，不會有人由後面逃走吧。

但是阿生的確是由後面沿住水管爬落去的，對於這些，阿生早已經習慣了，他不會擔心任何阻力。尤其是像他這麼機靈的人，卽使有烏干達軍警守衞在後面，也不會難倒他！

不過在這裏金巴拉，阿生實在是人生路不熟，如何是好？

阿生也明白到，在街上蹓躂，遲早會被烏干達軍警找到，因此逃出酒店第一件事，就是先找個地方躱一陣。

阿生靈機一觸，立刻去找基巴。

基巴是本地人，表面是個嚮導，實則一直秘密爲國際特警組織服務。

基巴曾帶領三俠回到他家中作客，認識了他的妻子，因此那個黑婦仍然認得阿生，只可惜基巴還未同來。

基巴本來是三俠的嚮導，但自從最後一次向三俠傳過了口訊之後，便再不見他了。

阿生覺得事情有點不妙，無奈他面對着的黑婦——基巴太太又不懂英語。

阿生一連打了幾個手勢，基巴太太還是苦笑聳肩。阿生實在沒有辦法。

突然間，那邊人聲吵鬧，一隊軍警正在吆喝聲中前進。

阿生大吃一驚，急忙避進屋內。

但是，軍警的目的地竟然就是基巴的住所這裏。這隊軍警，原來正是要到這兒來找基巴的。

各人入屋後，首先展開搜索，那名領隊的，則用土話質問基巴太太。

只見基巴太太用手指指向屋後，分明是表示有人來過找基巴，此人正在屋後，於是軍警大爲緊張，荷槍實彈的衝進去。

突然之間傳出了一連串的聲音，有人絆到，有人驚叫，有人開槍。

剎那間彷彿發生了什麼事，一片混亂！

未進入後面的軍警，大爲緊張，紛紛拔槍戒備，喝問入去。

原來是通往屋後的門半掩，當軍警推開之後，大堆雜物自頭頂傾倒而下，這當然只是阿生臨時擺佈的緩兵之計。

阿生轉眼已溜到屋後，他雖然聽到屋內傳出了槍聲，却不慌不忙，只是加緊脚步，走向街口那邊去。

突然之間，一輛車子在他身旁戛然停了下來。阿生在驚呆之際，車門已告打開。

阿生正待走避，車門却出現了一張熟悉的面孔，竟然就是基巴。

這是一輛中型房車，車內除了基巴之外，還有另外兩個黑人——都是烏干達本地人，而且看上去相當年青。

阿生心裏明白，立刻鑽進車裏去？

車子迅速開動。

阿生有太多的話想對基巴說，但他沒有機會說得出口。

那並非有人阻止他，而是車中各人的神態和眼色把他的注意力帶到後面去！

後面果然有車子追來，怪不得車中各人神色如此緊張。阿生發覺那是一輛軍用吉甫車，車上坐了幾名士兵。

基巴拔出手槍來，但沒有伸出車窗以外，另一名坐在後面的黑人，却從車底拉出了一支來福槍，檢查槍膛。

基巴用土話不知跟司機說了一些什麼，只見司機朝望後鏡瞥了一眼，隨卽緊踏油門，車子立卽如箭離弦，直衝向郊區一條公路。

公路上車少人稀，亦未見設下任何檢查站，因此車子可以長驅直進，通行無阻。

後面一輛吉甫車也加油進來。

阿生和車中人都可以見到，吉甫車上的士兵正擧起槍枝瞄準。

阿生立卽伏下來。

在這剎那間阿生也開始明白了，基巴所以示意司機將車子開出郊外，是擔心子彈沒有眼睛，錯射了無辜百姓。

但是從另一角度看，他們又似乎太過愚蠢，郊外車少人稀，對方要追殺他們，豈不是太過容易找目標麼？

相反，假如他們仍在市區捉迷藏似的，一定有更好的機會逃脫！

阿生沒有時間多想，因爲雙方的槍戰已經展開了，子彈射碎了車後的玻璃，鑽石似的碎片撒在阿生的身旁和車上各處！

坐在阿生身邊的一個黑人，開始以長程來福槍回敬。

阿生起初還沒有太大的信心，想不到那黑人竟然是個神槍手。

這黑人槍手只開了有限的三幾槍，後面吉甫車上有人中槍倒下，車子的輪胎破了，差些兒衝出了路邊的欄杆。

眞是人不可以貌相！

車子的速度逐漸慢下來，阿生也把身子坐直，輕輕舒了一口氣！

現在他總算明白了，基巴所以引誘對方到郊外來，目的是殲滅他們，假如在市區，一定沒有這麼方便，而且環境上可能給對方的其他車輛由不同的方向加以包圍。

但是現在，他們的前面就通行無阻。

基巴也舒了一口氣！

他將手槍挿回腰間，現在才有心情跟阿生說話：「對不起，我們在時間上來不及通知你，以至差點兒令你上當。」

阿生在這剎那間以爲基巴知道得很多，因此他首先問一些他心裏急切要知道的問題。

「副總監和我師父他們呢？」阿生問。

「副總監可能已落入他們手中，但我們知得太遲，環境上令我們一時之間不敢與你接觸。」基巴又說：「至於呂先生他們——嗯，你們不是一齊留在酒店麼？」

「是的，但我看，他可能也被抓去？」阿生深深嘆着氣！

基巴道：「我們本來想派人到酒店裏去，通知你們，但是酒店被他們封鎖了，而且電話也搭不通。所以我才叫人開車去看看情形如何？有人說見到一個亞洲人向這方向逃去，所以我才想到你們可能要去找我——」

阿生這才明白，基巴等人的出現，決非偶然的事。

車子轉入一條小路，這一帶更加荒凉了！

×　×　×

呂林夫婦二人與范梅力共處一室，很久都沒有人來理睬他們。

范梅力還帶來一批人手，但現在却不知在何處，也不知道他們是否已經落入烏干達軍警的手中。

呂偉良對范梅力道：「事到如今，我們究竟有何打算？」

范梅力道：「放心好了，我們在這裏是不會孤立的，遲早總會有人來救我們出去！」

「你怎麼知道其他人沒有落網？」呂偉良道。

范梅力道：「即使我帶來的人全數被抓住，我們仍不必擔心。」

林愛莉忍不住說道：「你似乎太過有信心了！」

范梅力輕輕一笑：「你們中國人很喜歡講義氣，因此，你們也應該相信以色列人很有道義！」

呂林夫婦二人這才明白，范梅力正等待以色列人來救他們出去。

但是，這種「因果循環」有可能來得這麼快嗎？

機場救人事件發生了之後，相信阿敏一定大舉拘捕以色列人——假如仍然有人留在金巴拉的話，相信阿敏一定不會放過他們。

所以呂林夫婦二人的想法，並不像范梅力那麼樂觀，尤其是烏干達人上過了一次當之後，在本能上一定學得更聰明。

呂偉良正想問范梅力一些什麼，突然有人推門而入。

三個人立刻被數名士兵押走。

他們被押上一輛大卡車，這車子前前後後竟然還有好幾輛軍車，車上都載滿了士兵，荷槍實彈，如臨大敵！

呂林二人和范梅力坐在車內，被一名軍官與三名武裝人員監視，外間的事物完全無法可以見到。

他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也許改換扣押地點，也許被拉去槍斃！

總之，他們絕對不可能被釋放。

呂偉良看見這陣仗，感到要逃走的希望越來越渺茫！

阿生雖然逃脫了，但誰曉得他有沒有辦法可以找到藏身之地？在這陌生的地方，相信阿生也只是有心無力。

在車子行進中，三人沒有交談過半句。

他們覺得押解住他們的黑人士兵們木無表情，這情形的確有些不妙！

不久之後，車子停下來了。

車內三人在未打開車門之前，以為這兒可能是郊區。然則，黑兵可能押解他們來此槍斃，雖然從未有人提及此事。

但是，黑人總統阿敏是個神經質的獨裁者，他的勒索計劃失敗後，可能老羞成怒，不顧一切後果亦不足為奇！

也許當范梅力等人被捕後，自由世界的輿論可能提出什麼「抗議」，「譴責」，可惜范梅力他們根本就一無所知。

因為他們在被扣押住的時候，沒有報紙看，也聽不到電台的廣播。

車門打開，他們才發覺這兒四周軍警林立，甚至還有坦克和高射炮。

這是什麼地方？

范梅力他們只要看幾眼，就不難發覺這是阿敏的總統府。

他們雖然即將面臨一次可怕的審訊，但是，總比立刻槍斃好一些！

也許在接受一項嚴刑拷問之後，到頭來還是難免一死，但是挨得一時得一時，時間拖得越長，對他們就越加有利。

對於一個好像阿敏那樣神經質的人，情緒極之不穩定！

憑以往記錄，他清醒的時候，還有多少理智，顧全一下國際慣例，依循一下法理，萬一他腦筋一亂，後果也就難以設想。

范梅力和呂林夫婦二人一想到這裏，心裏又幪上一層陰影！

三人在烏干達軍警的押解之下，進入總統府！

當他們踏足入門的刹那間，被人示意停下來，原來總統府的衞兵，要逐個搜身。

其實他們早就是「犯人」，未到這兒之前，早已被黑兵搜完又搜。

阿敏可能一再遭到暗算，他的保鏢們不得不小心一點！

最令呂偉良和范梅力感到意外的，就是有個女子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假如這是一名黑種女子，一點也不足為奇，奇在這是一個白種女郎。

這女子很年青，頂多也不會超過二十五歲，穿得很暴露，也許是這裏的天氣太過炎熱。

這女子不但青春貌美，而且曲綫突出，連林愛莉也忍不住是看她一眼！

呂林二人和范梅力一時之間也猜不透這女郎的身份，只見黑兵對她非常尊敬似的。後來看見她動手替林愛莉搜身，各人心裏也就明白了。

在搜身的時候，林愛莉故意搭訕着說：「想不到阿敏總統有個這麼漂亮的女衞兵！」

女郎一邊替林愛莉搜身，一邊答道：「我不是什麼女衞兵，我只是他的秘書——英文秘書。」

林愛莉道：「到底我們犯了何罪？」

「我怎麼知道？」女郎說，「不過，他今天的心情不好，我勸你們說話時，最好小心一點。」

「這就是他對待遊客的禮貌嗎？」林愛莉故作生氣地說。

「聽說你們與以色列人扯上了關係。」女郎道：「然則，這也難怪總統生氣！」

她們沒有機會多講半句，因為總統府的衞兵開始將他們押進去。

通過了一條長長的走廊，三人被押進一間很大的辦公室。

辦公室之內，警衞森嚴，阿敏果然就坐在辦公室後面，怒瞪住被押入來的人。

阿敏打量了各人一遍，然後慢吞吞地問：「你們是什麼人？為什麼要與我過不去？」

范梅力道：「你完全攪錯了，我們只是遊客，而且不可能與閣下過不去。」

阿敏用手力拍其桌：「胡說！你以為我是個傻瓜嗎？」

范梅力仍然很冷靜地說：「總統先生，你不是傻瓜，但是，我們也不是到烏干達來挨罵的。我只想知道你打算將我們怎樣。」

「嘿！你好大膽！」阿敏沉着臉，「你是法國人，叫范梅力，對嗎？」

「是的，到底我犯了何罪？」

「你是幹什麼的？」

「我一定要答你嗎？」

「當然，不過，——就算你不答我，我也知道，你是一名國際特警，對不？」

「既然你知道就好了，又何必多問？」

「那麼，你來這裏何事？」

「旅遊。」范梅力道：「剛才我已經說過了。你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

阿敏冷然一笑：「我只想知道以色列人給你們一些什麼好處？」

「總統先生，我實在不明白你說什麼。」

「你想知道也不困難。」阿敏向一名助手打了一個手勢。



范梅力呆了一呆！

他不知道阿敏找到了什麼證據，但看情形，再聽他的口氣，就明白對方並非無的放矢。

助手把一個紙袋遞了過來，阿敏接過了。

在這一刹那間，范梅力以為阿敏的特務可能已找到特警隊在金巴拉活動的眞憑實據。例如偷拍的照片等。

但是，由紙袋傾出的，却是一本護照。

范梅力當然明白這是他使用的另一本護照，一定是阿敏的爪牙從他的行李中找到的。

「你到過台拉維夫，沒錯吧？」阿敏打開那本護照問。

范梅力道：「這又有什麼出奇？」

「為什麼你要隱瞞事實？」

「我從未否認到過台拉維夫！你也沒有問我是否去過以色列。」

「但是，你為什麼擁有兩本護照？」

「許多人都擁有兩本護照，又何止我一個人？」

「嘿！你好辯駁！」

「我說的是事實。」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冷眼旁觀，非常擔心范梅力的處境。

他們都知道一些發生在烏干達的故事，例如一些英國人，因為開罪阿敏，差些兒被殺，相信阿敏不會因范梅力是法國人而有所改變。

阿敏這時候又從助手手中，接過了另一份報告，道：「你到法國大使館，對不？」

范梅力道：「我本來就是法國人，拜訪本國大使又有何出奇？」

「是的，假如你去簽證，就不覺得出奇，但是，我查出你另有目的。」

范梅力暗自吃了一驚！

他以為阿敏在法國大使館之內裝了竊聽儀器，或者派了一些奸細，否則，自己在法國大使館內的活動，他又怎麼會知道？

阿敏又說：「我知道你想幹什麼，你不過想看看雷納大使那輛車子是否與我的座駕車一模一樣。對吧。」

范梅力聽到這裏，不得不佩服阿敏的想像力，聽他的口氣，他顯然沒有確實證據，只是忖測而已。

范梅力道：「你把我弄得一頭霧水，我根本不明白你說什麼？」

「你的確不愧是國際特警隊一名首腦，我就讓你死得瞑目！」

阿敏又是一個手勢，助手拍了兩下手掌，那邊有數名武裝黑兵，將一個人押解過來。

這個人的外型竟有七分與阿敏相似，范梅力見了他登時大吃了一驚。

他一直都可以保持冷靜，現在却無法鎮定下來，只因為他的計劃看來的確已被識破，而且，阿敏已抓到了他的替身。

范梅力並非擔心自己，而是擔心因此害了一個幫助過自己的人！

阿敏笑了笑。

這種笑法，彷彿一把利刀，加上那凌厲的目色，更似刀光閃閃。

范梅力幾乎不敢直視他！

阿敏道：「認得他麼？這胖子帮過你，因為他的確有幾分似我，這就是他的不幸！」

「你別聽他胡說八道！」那胖子忽然大叫起來。

衞兵們想制止也來不及。

阿敏生氣地重重摑了他幾掌。

但是，那胖子還是在掙扎中說下去：「我是冤枉的！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也不會隨便去冤枉一個外國人……」

看來胖子還要說下去，但被阿敏打得昏迷，倒在地上。

范梅力明白了，胖子可能還未招供，否則他剛才不會這樣說。

但是，為什麼阿敏的口氣又好像知道了許多內情一樣？

阿敏揮揮手，叫人將胖子拖下去。

范梅力心裏十分難過，却又無可奈何，目前他正是自身難保，更不要說去救人了。

阿敏對范梅力道：「你們儘管不認，但我消息十分靈通，遲早我總會找出些證人來。」

在阿敏的眼色示意下，范梅力被人帶過一旁。

另一組衞兵把呂林夫婦二人押上。

阿敏打量了他們一遍，指指范梅力：「你兩個認識他麼？」

「認識。」呂偉良知道他不承認也不可以，所以爭先答了。

「你們也是國際特警隊隊員？」

「不！絕對不是。」

「你們也是來此旅遊的？」

「是的。」

「你們請了一個嚮導員叫基巴，是不？」

「是啊。」

「你可知道基巴的眞正身份？」

「我不知道。」

「那麼，與你同來的年青人呢？」

「他叫阿生，是我侄兒。」

「他幹什麼的？」

「你最好問問他。」

「我正想問你，他去了何處？」

「他長大成人，我管不了！」

「我一向非常尊重你們中國人，但是，你們竟然令我例外。」

「你也令我例外！我本來沒有種族歧見，而且我聽人說：烏干達已經是個文明世界，但是，勢難想到，原來這兒竟然是個野蠻人的社會——」

「你說什麼？」

「可不是嗎？這裏假如有法律，我們為什麼沒有申辯的機會？」

「你有這權利的，你說好了。」

呂偉良於是問：「我想問你，我到底犯了什麼罪名？」

「你們二人知情不報，明知兩個國際特警隊員在我國搗亂，你們却不報警，為什麼？」

「我不是你們這裏的國民，只是來此旅遊，就是知道了也不想多事，莫說我根本就不知道。」呂偉良說。

阿敏道：「我查出你們也同樣到過以色列，是不？」

「是的。」

「到那裏幹嗎？」

「環遊世界，增廣見聞，自然什麼地方都會去到。」

「你們同情以色列？」

「我可以不答嗎？」

「為什麼不答？」

「因為我不想在這種場合談政治。」呂偉良又說：「萬一我不能令你滿意，我的生命也毫無保障！」

「你很聰明！」

「你過獎了。」

「我的手下們，認為你就是在范梅力房中襲擊他們的人，但我不相信，你是個跛子，你妻子又是個女子，當然無此本領。因此，我相信他們遇上的必是你侄兒。」

「既然如此，為什麼你偏要留難我們？」

「只因為我想你們叔侄重聚，尤其是在這陌生的地方，你們很易散失的。」

「你眞想得周到。」呂偉良又說：「我們

想返回酒店去，可以嗎？」

「不！」阿敏說，「目前我們這裏很亂，你是外國人，我們擔心你的安全，因此要求你留下來。」

「你太會講話，其實你的意思是拘捕我！」呂偉良說。

阿敏笑了笑。

范梅力冷眼旁觀，絕對不敢低估這位狂人總統，假如這種情形發生在別的民主國家，他們只可能被「逮解出境」！

但是，這裏是烏干達，烏干達目前在阿敏的統治下，是個不講公理，不理會國際法的獨裁國家。因此亦不能以常理忖測。

尤其是現在的阿敏，正在老羞成怒，誰敢預測他將幹一些什麼事？

自從以色列搶救人質成功後，阿敏損失非常重大！

表面上見得到的，自然是生命與財產之損失，機場死了百多名烏干達守軍，以及十一架蘇製米格戰鬥機。

此外還有機場設備，民航機方面的損失等等，尚未計算在內。

至於看不到的損失，包括了此後喪失民心，許多烏干達人表示不滿，阿敏在國際間聲望一再低落，丟盡了面子。

一向狂妄自大的阿敏，試問如何可以抵受得了這一連串的打擊？

他將與另一名「狂人總統」卡達非靠得更加親密，幾乎是肯定的事。

卡達非在長途電話中答允賠償他在財物方面的損失，主要是機場設　，和戰鬥機方面的損失。

卡達非是利比亞總統，利比亞每年賺取不少由石油得來的外滙。這些外滙一直用以支持國際間的恐怖活動。（按：此事在「恐怖聯盟」文中已有詳細論及）。

現在阿敏面臨失敗，備受國內外輿論的一致苛責，卡達菲的「物質安慰」實在補償不了心靈上的損失，只不過是聊勝於無而已！

這一次爲了追查自己「失敗的原因」以及「以色列成功的因素」，阿敏終於找出了一些蛛絲馬跡，否則就不會逮捕范梅力等人。

如今范梅力與呂林夫婦二人正以冷靜的心情等待這位獨裁者——阿敏的判決！

但是，阿敏却好整以暇的，埋首閱讀着他辦公桌上的一些文件。

突然間，助手匆匆由外面闖入，不知跟阿敏耳語說了一些什麼，只見阿敏立即揮手，示意室內的衞兵將范梅力和呂林等人帶走。

范梅力等人實在猜不透，到底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呂偉良他們被人帶到總統府後面去，屋前却見法國大使雷納含怒而來。

雷納是因爲范梅力的失踪而趕來與阿敏理論的。

阿敏雖然號稱「狂人」，但是當他不生氣的時候，還有些理智。

他知道雷納是一名大使，他沒有理由拒絕接見。

雷納首先向他查問一個法國人的下落，此人就是范梅力。

但是，阿敏却說從未曉得此人是誰，也不知道他的消息。

不過他却說：「日來我公務繁忙，讓我有空再爲你查一查！」

雷納是個聰明人，對阿敏說：「總統先生，請問你可聽過國際特警隊這名字？」

「略有所聞。」

「它的總部設於巴黎，分部則遍於世界每一角落。」

「這與我有何關係？」

「我願意忠告你，身爲國際特警首腦的范梅力，萬一在貴國發生了任何意外的話，該組織的成員國勢必追究。」

「你這算是什麼？恐嚇麼？」

「不！只是忠告！」雷納道：「你想知道國際特警隊的成員國有那一些國家麼？」

「我們不是它的成員國，也不想知道。」

「范梅力是帶了一些人到此公幹的，有人見到他們被你的武裝人員拘捕。」

「公幹？」阿敏乘機就問道：「是什麼公幹？」

「這裏發生刦機事件，他們追踪至此，但是，後來以色列人搶救人質，所以他們也就沒有再出面與閣下連絡。」

「哦！原來如此！」阿敏看看桌上一些文件，笑問道：「他到金巴拉來，似乎太早了，根據我手上的資料，他是在以色列人空降之前數天。這表示，國際特警隊並非想和平救人，只不過暗中助了以色列人一臂之力。」

「嗯——」雷納呆了一呆。

「我不妨坦然相告，巴勒斯坦人有不少也來了金巴拉，他們向稱消息靈通，行動神出鬼沒，因此，他們會不會已經知道了此事？實在難說。萬一他們也知道了，會不會對付范梅力他們？我也難以保證！」

雷納一直覺得阿敏只是一名老粗，想不到他不但狡猾，陰險，而且還相當老辣！

是的，萬一他將一切責任推在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的身上，自然可以一了百了。

於是雷納又說：「我是奉了法國政府之命，追查范梅力和其他人的下落，如果你有消息，請以第一時間通知我。」

「我會做的，」阿敏笑了笑，「對於你們此等大國，我阿敏又豈敢大意？」

雷納覺得他笑裏藏刀，偏偏又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只好走了。

雷納走後，阿敏立即召集了數名助手，吩咐他們分頭行事。

他對其中一人說：「你去把巴游首領秘密帶來見我。」

然後又對另一人道：「叫他們小心，切勿讓范梅力等人露面。叫押解他們的人小心，千萬別讓外人知道他們在我們手中。」

最後對另外一名助手說：「下令全力追捕其他漏網之魚。」

各人先後領命而去。

阿敏辦公室的人越來越少，最後他連衞兵也揮退了。

那個艷麗絕色的歐籍女秘書就在這時候，坐到他的身邊來……

以色列的阿西爾博士的口供是正確的，阿敏是個色魔！

這傢伙在英軍服役時，是個性病的嚴重患者，貴爲總統之後，擁有三妻四妾不特已，還經常調戲下屬的妻兒。

此外，阿敏還把一些美艷絕色的各國佳麗，以各種名義帶返國，據爲己有。

例如眼前這位英文女秘書珍娜，不但年青貌美，假如參加世界小姐競選的話，肯定必入三甲！

但是，她偏偏喜歡成爲這位黑胖子的玩物，難怪好一些駐金巴拉的外交使者都竊竊私議，眞的是人各有志，好一朶鮮花揷在牛糞裏！

珍娜一邊跟阿敏愛撫，一邊問道：「我們如何應付英國大使？」

「你是指那個老太婆麼？」阿敏反問道。

「是的，就是布洛奇夫人，她雖然是個猶太人，却擁有雙重國籍，所持的又是英國護照，所以英國大使要追究她的下落。」



「她已經死了！」

「我知道，問題是如何回覆英國大使？」珍娜問。

阿敏道：「告訴他們，布洛奇夫人年事已高，送到了醫院後，傷重不治！」

「我們這些日子以來，跟英國的關係攪得不大好！」

「是的，我也知道。」

「我們驅逐英國一位教授以及好一些英國人，現在又爲了這件事鬧僵了！」

「我曾在英軍服役，我恨透了他們。」

「所以你要這麼虐待我，正因爲我是個英國女郎，是不？」

阿敏格格地笑了。

他們經常就是這樣在辦公室調情，阿敏的保鏢在門外最清楚，眞是見怪不怪。

不久，派出去的助手紛紛回來覆命，珍娜乘機退下。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突然之間獲得釋放，這實在令他們感到意外！

一輛車子將他們送到酒店門口，一切證件也發還給他們。

但是身爲老江湖的呂偉良，感到事情有些出奇！

首先是送他們回酒店來的車子，並非軍車，亦非先前坐過的政府卡車，而是一輛普通私家車。

呂偉良不禁喃喃自語地對他妻子說：「我們是否正在做夢？」

「不！只因爲我們不是國際特警隊人員，所以他們沒有理由難爲我和你。」林愛莉一邊進入酒店去，一邊說道。

「我以爲未必就是如此簡單。」呂偉良沉思着說，「一般人以爲阿敏是個狂人，只會張開咀巴吵吵鬧鬧，其實以我觀察，這傢伙很陰險，我擔心這是一項陰謀。」

林愛莉差些兒停止了脚步：「陰謀？嗯！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沒有理由這麼輕易就釋放我們。」呂偉良來到了櫃枱之前，取過酒店房間的門匙後，問道：「三一二號房和五〇六號房兩位住客有沒有回來這裏？」

櫃枱的人望望擺放門匙的一個個小方框，搖搖頭：「他們仍未回來。」

呂偉良若無其事地，回到電梯門口來，等升降機把他們送上去。

就在呂林夫婦二人併肩兒由櫃枱步向電梯門口這一段短短的路途上，呂偉良這位老江湖又發現了一些事情！

他看見樓下酒店大堂之上，坐了一些人。

酒店大堂上的沙發，本來就是供人客休憩用的，因此呂偉良照計沒有理由引起疑心，問題是他久歷江湖，許多事情對他來說，都會產生敏感作用！

他看得出這些人的眼神與膚色，雖然他們表面上只不過在等人。

呂偉良善於鑑貌辨色，正如許多出色的刑事偵探一樣，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第六感。

有時他們辦案時，對疑犯產生了一種直覺，主要就是疑犯的眼神告訴他們。

呂偉良不是刑事偵探，但他的經驗和感應力，比起一名老警探絕不遜色，甚至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不是偶然的事，而是經驗的積集——用性命換來的。

呂偉良曾經面對過無數仇家，但每每在對方動手之前，竟然先受制於他！爲什麼？難道呂偉良有超人的力量麼？

不！呂偉良並非超人，亦並非擁有三頭六臂！

他只是一個十分普通的人！

那麼他憑什麼先發制人？

不明白個中道理的人，也許以爲神奇，其實，這完全是憑經驗得來的成因！

可以見得到的，就例如對方肩膊微動，表示他要出手襲擊了，那麼，只要快過對方的動作，便佔了便宜。

其實，除此之外，還更重要的是眼神的表露。

呂偉良面對過不少仇家，他們未動手之前，怒形於色，眼神中充滿了殺機，呂偉良自然明白他們想怎樣。

即使有些仇家含怒於心，却裝成一副笑容滿面，但是眼神的表露，却無法隱藏其心意。

因此，呂偉良始終屬於勝利的一方，其理在此。

現在他又感覺得到大堂上出現了一些可疑的眼神。

這些人不但眼色不對勁，膚色方面也在告訴呂偉良：這是巴勒斯坦人。

他們儘管在那兒佯作等人，但呂偉良却另有想法。

因此，他在等候電梯的時候，就用中國方言對他妻子發出了警告。

林愛莉與她丈夫之間向來保持默契，所以這時候她也見到了。

一名坐在沙發椅上的巴勒斯坦人，正手持一份報紙。

一般人閱報都是將報紙攤開的，最少也摺叠成十六開，但這傢伙却捲成條狀。

呂林夫婦二人眼明，既然早已看出事情不妙，自然對於這些不正常的現象也一併看在眼中，想在心裏。

原來捲在報紙內的，是一具無綫電對講機。這傢伙果然是一名巴游槍手，他正使用對講機通知三樓的同伴。

呂林夫婦二人，若無其事地，進了電梯之內。

電梯空空如也，沒有人落樓，只有夫婦二人進去。因此更加令呂偉良非小心翼翼不可，恐怖份子的手段，他們是十分了解的。

說不定當他們進去之後，立刻發生爆炸！

也說不定對方可能用另一種方法將他們雙雙迷倒。

假如這是西方自由世界，呂林二人還有一綫生機，但這是金巴拉。

呂林夫婦二人爲勢所迫，只有雙雙進入了電梯去。

電梯門關閉了。

沒有人硬闖入來。

也聽不到什麼古怪聲響。

電梯正在上升中，呂偉良却按了最高的「9」字。

這家酒店就是有九層高。

電梯沒有在「3」字停下，樓下的巴游槍手們都可以從「錶板」上見到了；於是他們經由無綫電對講機中問同伴：「那二個中個人露面了麼？」

「沒有。」正在三樓等待的二名巴游槍手說：「我們至今仍未見那兩個中國人……」

話猶未完，電梯已在九字停下來。

樓下的巴游槍手道：「快上九樓吧！電梯上了九樓。」

「他媽的！他們上九樓幹嗎？」三樓的槍手在對講機中呱呱大叫。

「別嚕嗦！快些上去看看。」手持對講機的人又對身邊一名同伴說：「你到太平梯去把守住，他們大概已經知道了我們的計劃。」

於是一名槍手匆匆由正門衝了出去。

持對講機的人又命令一名槍手：「你乘另一部電梯上九樓協助他們。」

最後又對另一名槍手道：「你上五樓，他們也許施詭計，先到范梅力的房間裏去。」

即使先後派出了二名槍手，大堂之上還有五名巴游槍手和三個黑人！

這三個黑人是阿敏總統的親信。他們在此座鎮。

目的是從旁協助巴游的人，但不打算眞正出面。

不過即使這樣，亦已令到酒店中人噤若寒蟬！

酒店中人明知這是怎麼一回事，也不敢多講半句，以免惹禍上身！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假如早一些提高警惕，說不定還可以從櫃枱內的酒店職員的眼神中領悟到一切。

現在巴游份子實際上已秘密封鎖了整間酒店。

他們分頭在三樓，五樓和九樓各處搜索。

但是，在呂林夫婦名下租用的「三一四」號房找不到呂林二人；在阿生名下租用的「三一三」號房也沒有人。

後來，他們在范梅力的「五〇六」號房同樣找不到人之後，立即在全間酒店展開精密的搜索行動。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彷彿會隱身一樣，失了踪跡！

「也許他們有內應。」巴游一名頭目對阿敏的助手說，「否則，沒有理由逃出去。」

阿敏派來的助手，只是從旁協助，並未插手！

他們的計劃就是要由巴游的人用綁架的方式，將呂林二人帶離烏干達。

但是，現在呂林夫婦二人似乎窺破了他們的計劃。

阿敏的助手迫於無奈，出面下令酒店的人，將員工齊集起來，以防呂林二人在他們的掩護下逃走。

但是，再搜索還是沒有結果。

於是，全面性的搜索，立即擴展至金巴拉全市。

× × ×

呂林夫婦二人並非懂得什麼「隱身術」，只不過躲在電梯之頂。

他們屏息着氣，蹲在那裏，靜觀其變。所以巴游們又上又落，急得團團而轉的焦灼情形，他們都可以從甲板的罅縫中見到。

天氣炎熱，電梯內有空氣調節，但電梯之頂就沒有。

而且，加上抽氣機排出來的熱氣，也就熱上加熱。

但是，他們即使汗流浹背，也不敢露面。

直至黃昏時份，他們又餓又倦，仍不敢冒險出來。

因爲從種種跡象可以忖測得到，巴游和阿敏的特務，仍在這酒店之內監視！

雖然電梯內未再見那些人上上落落，但侍者的竊竊私議，酒店職員與住客的埋怨，呂偉良他們都可以從甲板縫中見到，聽到。

他們不能再在此歇下去，否則，即使不餓死也會熱昏。

因此，當電梯升上九樓時，他們就揀着沒有人的時候，溜了出來。

九樓是餐室，這點他們早已知道；因爲他們在這酒店住了好幾天。

他們渾身汗濕，這時候萬一遇上了人，即使對方不是阿敏的人或巴游槍手，也一定會注視住他們。

因此，呂林二人只好悄悄地避過了侍者們的視綫。

最後，他們溜進了一間房。

事前他們並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進來之後才知道原來是一間更衣室——供侍者更換制服的地方。

從一些制服可以判定出來，這應該是屬於餐室部份的。

呂林夫婦二人正待找一些合適的衣服更換，外面忽然有人入來。

夫婦二人立即躲到一些櫃的後面去。

進來的是落班的侍者。他從一些櫃內取出自己的便服更換，顯然未發覺到室內有二名陌生人。

呂林二人有些擔心，假如再有人入來，只要再入來的人繞到這後面的一列櫃來，他們就沒有藏身的地方。

果然又有人入來。

呂林夫婦二人交換一個眼色，分別閃進了二個衣櫥之內。

這是供侍者存放衣物的櫃，假如進來的人剛好要打開這些衣櫃又如何？

夫婦二人乃是有經驗的人，自然也想到這種可能性，但也無可奈何，只有見一步行一步就是。

呂偉良心裏想：只要他們任何一個被發現，呂偉良都要以第一時間飛撲出去。

假如能及時制服對方固然最好，否則亦以第一時間衝出去。

但是，二名先後入來更衣的侍者，並未開過那些櫃。

當他們聽到各人離去後，分別由二個衣櫃中出來。

本來濕透了的衣服，現在更是汗水直流，夫婦二人，立即找出一些合身的衣服，匆匆更換。

從衣櫃中取出的全是男子的便服——自是那些黑人侍者的。但林愛莉已不計較，照穿上。

反正現在這世界的潮流趣向了單性服裝，男男女女也沒有太大的分別；假如早二三十年，林愛莉這把秀髮已經是破綻了！

衣服換好，他們分別到鏡前一望，差些兒大笑起來！

原來躲進電梯之頂時，那些滑機油竟將他們的面孔弄髒了。

鏡中所見，他們差些兒認不出就是自己。

但是，他們不但沒有抹乾淨，反而趁勢抹得勻稱一些。

現在他們看上去，更加像黑人了。

爲了恐防再有人入來，他們匆匆離開了更衣室。

本來他們想溜入廚房——九樓餐室的廚房就在走廊盡頭處。

但是，廚房中有人，他們這樣子不可能得過廚子雙眼。

而且，現在又是晚餐時間，如何能太過冒險呢？

呂偉良靈機一觸，拖住他妻子由梯級落了八樓。

八樓的櫃枱之內有一名穿制服的侍者。他後面的牆上掛了一個半透明的塑膠框，每個格代表一間房。

只要任何一個框格亮了燈，就可以將這侍者引開，因爲那是「喚人鈴」。

但是，呂林二人不能等下去了，他們必小心有人由梯間落來，如果那是巴游槍手就更加不妙！

於是，他們放輕了脚步，閃閃縮縮的溜到走廊彎曲的地方去。

侍者正俯首於櫃枱上，大概未見到他們



所以沒有人理會他們。

在走廊的彎曲處，呂林夫婦二人立即分工合作。

一個放哨，一個選擇目標——他們的目標是一些沒有人居住的房間。

通常一般旅遊酒店的房間門外，都有活動的紙或木牌，以英文印上「請勿騷擾」，這就表示房內有人。

相反，裏面應該是一間空房。

呂偉良就是選擇了其中一間空房，然後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

只花了幾秒鐘的光景，門已應手而開。

呂林二人進入房內，順手將那紙牌反過來——「請勿騷擾」！

亮了燈，他們小心檢查了房內一次之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叫接綫生把電話搭上九樓餐室去。

電話接通之後，林愛莉叫餐室送來兩份晚餐，還要了一支洋酒。

他們並不入浴洗澡，只是聽着外面的動靜，如果有人來，他們必須判斷對方的身份；對方只可以是送餐的侍者，否則就麻煩了！

他們在這兒住了幾天，這是唯一有利地方；他們必須了解酒店中的服務程序。

這些年來，呂林等三俠遍遊世界各大城市，住過不少大小酒店。

旅遊不但增廣見聞，也是一種享受，因此他們原則上住第一流大酒店，但是，往往訂不到一流酒店時，二流三流也要住；他們總不能睡在街頭的。

他們發覺各地酒店表面看來一樣，但服務情形則各異。

就以這一間來說，大致上還追得上國際水準。

他們只要不按「喚人鈴」，照計侍者不會知道這裏有人。如果知道又如何？

萬一侍者盡責，記得某一號房已租出，某一號未有人，自然會產生懷疑，於是他可能前來查究。

另一個做法就是：通知經理部。

但是，侍者未必個個如此清醒。

因此，呂林二人要防的，反而是巴游槍手和特務們的　如其來。

門外有人敲門。

呂偉良向他妻子打個眼色，林愛莉立刻閃到門後問：「誰？」

「送餐來！」門外人說。

門開後，林愛莉故意置身於暗影之下，呂偉良則在洗手間之內。

林愛莉事前已將房內燈光弄得並不太亮，因此當她付小賬時，侍者並未在她的身上找出破綻。

關上了房門之後，夫婦二人立刻狼吞虎嚥，有理沒理先吃一個飽。

他們沒有喝酒，但几子上，却放了一支洋酒。

這是呂偉良計劃中的一部份，他要在這兒放一把火。

他想過了，只有這樣才可以逃得出這一間酒店。

但是，他們必須小心想淸楚，逃出外面之後，又怎麼樣？

在金巴拉，他們人生路不熟，同時他們現在更加與范梅力和阿生等人失去了連絡，逃出這裏之後可能更危險！

因此，他們吃飽了之後，仍在估計眼前的形勢；等會兒他們還得叫侍者入來收拾餐具。

這也是危機之一。

林愛莉揭開窗簾，俯視街上的情形，發覺數輛汽車停在門外；車上有些人，但無法肯定他們是什麼人。

只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與這間酒店有關。他們可能在此監視酒店中的情形。

呂偉良終於決定了。

他對林愛莉道：「我們不能歇在這裏，離開了這裏再說。」

於是他們按照早時訂下的計劃，準備由呂偉良帶着那支洋酒出去，到另一間空房去先行放一把火。

洋酒乃惹火之物，屆時一定秩序大亂；他們然後按響警鐘，混在人羣中衝出去！

本來這辦法不錯，即使酒店外面有特務監視，他們亦必弄得措手不及！

但是，呂偉良還未離開那間房，又有人敲門。

可能是前來收餐具的侍者，於是他們開了門。

進來的果然是個黑人，但不是侍者，呂偉良立即戒備。

但是，黑人却用生硬的英語說道：「請勿亂動，中國朋友！」

呂林二人呆了一呆！

呂偉良當時正手持硬物，林愛莉已將房門掩上，但那黑人並無惡意，而且語調又似乎帶點友善！

「我是基巴派來的，請兩位跟我走。」對方說，「但是，你們還要把面孔塗得更黑一些，否則混不出去。」

呂偉良不禁要問：「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

「接綫生是我們的人，侍者也是。」那黑人又說：「這裏沒有人住，但却有人打電話出去叫了兩份晚餐。這綫索僥倖只讓我們的人知道，否則就麻煩！」

在這種情況底下，呂林二人自然有些喜出望外！

於是用黑人帶來的油彩，呂林二人分別將自己的膚色塗黑。

然後，他們跟隨那黑人出去。

那黑人帶他們通過走廊，突然之間，左右兩旁有數人閃出，以手槍指嚇他們。

呂林二人無從反抗，那黑人也大感意外！

他們連哼也沒有機會哼一句，就被人拖入其中一間房內。

這裏有數名大漢，個個手持武器；另外有數人被綁綑，口上貼了膠布。其中一名是櫃面的侍者。

其中一個對呂偉良說道：「你們差些上當，他們並非你們想像中的人，只是阿敏派來的特務！」

另一個說：「現在沒有時間解釋，我們快些撤退。」

呂偉良小心看看眼前這些人，個個都經過僞裝。

他們顯然不是黑人，但却像呂林二人一樣，塗了油彩。

這些大漢個個配備武器之外，還帶了無綫電通話機。

其中一人的通話機上傳出了聲音：「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都準備好了！」那大漢答道。

突然之間，不知那兒傳來了「轟隆」一聲爆炸聲！

酒店之內，登時秩序大亂。

各人乘電梯而下。

呂林等人看見到火光熊熊，證明他們施用了呂偉良想好的方法——乘混亂中與其他人一齊衝出去。

門外的特務們連聲吆喝，但人人爭相逃命，誰也不會去理會他們的咆哮。

呂林二人被大漢們帶上一輛汽車——這車子停在離酒店不遠的地方。

酒店門前監視的特務見到了，立刻開車過來；但是，立即被一排子彈阻擋，車子迅速在黑夜中逃去。

車子在郊外疾馳！

呂林二人在車內發覺他們並不孤獨，原來還有其他人坐在另外一些車子裏——那些車子裏的槍手們，都是掩護他們逃走的。

這時候才有人對呂林二人解釋，這些都是以色列人和烏干達本地人；他們只是根據綫索到酒店來救呂林二人。

原來基巴和阿生他們出市區之後，首先會合了一些本地人——他們是反叛阿敏的烏干達人。

基巴和阿生透過他們，與以色列人秘密接觸。

這些以色列人却是由肯雅邊境潛入金巴拉的。目的是要設法把范梅力等人救出險境。

酒店裏的確有反叛阿敏的人，但都被捕了；因此，那些接綫生，侍者們，都是特務。他們本來要用計騙走呂林二人，因為二人的行踪終於敗露——嚴格來說，他們不該用電話叫來二份晚餐。

但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以色列人和基巴的同伴們，一直注意着呂林二人的一舉一動——由總統府被釋出開始，他們即展開了跟踪！

基巴等人本來打算在酒店下手，將呂林等人帶走。但是，豈料酒店內出現了阿敏的特務和巴游份子。

後來呂林二人更在電梯中失了踪，這令到三方面由那時候開始，即展開了捉迷藏式的明查暗訪！

阿敏的特務，可以明查，基巴等人惟有暗訪。但是兩者之間，幾乎在同一時間發現了呂林二人出現在酒店的八樓……結果還是基巴和以色列的人棋先一着。

呂林二人驚魂甫定，獨是不見了阿生！

後來車子在郊外一處空地停下來，那兒一片黑暗，各人但憑燈號為記！

原來阿生和范梅力都在這裏。此外還有一些法國人和以色列人。

法國人是大使館裏的人，以及范梅力的助手們；以色列人是受過訓練的突擊隊。

阿生和他的特警隊同伴曾在阿敏的總統府附近，將范梅力刦走。

當時阿敏施用了「欲擒先縱」之法，表面放走了呂林二人和范梅力，將殺人的責任交到巴游手中。

可惜他的女秘書珍娜原來是個女間諜，立即設法通知英，法二國大使館，於是基巴等人才有此救人行動。

現在數架直升機在樹葉掩護下，發動馬達——這些都是以色列突擊隊由肯雅邊境飛來這裏接應的。

三俠終於先飛肯雅邊區，也結束了這次的驚險旅程！

但是，由於這次的刦機，救人事件而留下的問題，正困擾着幾個有關國家。

法國要求烏干達歸還那架被刦持的巨型客機！英國要求供給布洛奇夫人的下落！烏干達要求非洲團結組織採取行動！

但是，布洛奇夫人早已死了！

英國與阿敏一直不和，現在更加一怒之下與烏干達斷絕了邦交！

儘管如此，以色列人和巴游份子的鬥爭還未結束！

五名巴游恐怖份子突然在西德失踪，引起國際間另一次的哄動！

有人說：他們潛入滿地可，要在奧運中施恐怖手段！

也有人說：這五名巴游殺手奉命追殺達仁將軍！

達仁正在澳洲訪問，但殺手們天涯海角也要追殺這位獨眼將軍。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恩特比機場之役，令到巴游面目無光，而最大的「罪魁」就是達仁！

舉世人仕皆知這一班「註册兇手」的存在，但是却沒有人將他們繩諸於法，為什麼？

—完—



武林秘技

# 白眉派的絕招

・希華・

白眉派現時逐漸發揚光大，特別是澳門，學習白眉派的門人更多，至於白眉派的宗師張禮泉，生於一八八八年，在廣東惠州縣生長，一向是武家子弟，亦即前清咸豐年間駐九龍御封威武將軍張玉堂後裔，曾在九龍城砦立碑。可見張禮泉的祖先已經武藝精通。

張禮泉早年喪父，由母親撫養，只有四歲，就給族叔欺侮，抛入林中，引致左臂受傷，後得鄉間教頭林石醫癒，他就跟隨林石師父學流氓派功夫，林師傅綽號豆皮林，所教的拳套有十字拳，日月猴刀等。

張禮泉學完流氓功夫，轉學李義思的拳脚，拳套和器械很多，難以盡述，重要的是七十二地煞拳，三門捶，大陣棍，爛澗藏蛇棍，以及單刀碟等。

那時張禮泉跟隨舅父到羅浮山，拜華秀台林亞俠之門林耀桂的先父林亞源為師，故此，張禮泉跟林耀桂乃是同門的師兄弟，這一派拳術屬於龍形拳，代表的拳套叫做龍形摩橋，有許多絕招，例如「毒蛇舐脷」，以及「猛虎跳牆」等。

張禮泉逐漸長成，經過十年苦練，以為手上有些斤両，他並非佛門子弟，索性離開華秀台，前往廣州，希望有些發展。那時廣州仍是旗下人的天下，漢人到茶樓品茗，俱是坐在一旁，其時有一名小和尚常到那間茶樓品茗，因為落座，旗下人立刻搬枱，張禮泉查問企堂，知道這個小和尚的武藝高強，旗下人不想跟他惹事生非，寧願讓座。張禮泉知道其中奧妙，靈機一觸，便設法結識他，經常代付茶賬，逐漸知道小和尚的法號叫做連生。

有一天，時值神誕，張禮泉在寓所準備羅漢齋請客，到時連生小和尚入座，酒過三巡，略有酒意，張禮泉借故對連生說：「大師，聽說你武藝高強，可否玩幾手讓我見識一下？」

連生一言不發，埋頭進食，張禮泉便把語



氣改變一下，說：「大師，還是讓我玩幾路拳脚給你看，請你看後發表意見。」

說完張禮泉就騰空一些地方，演些拳脚，跟住問：「大師，這幾路拳脚可否一看呢？」

連生直說一句：「看看對手是誰。」

張禮泉趁勢接嘴，說：「大師，你一定懂得功夫，否則，如何能够如此批評呢？無論如何請你表演一下，讓我開開眼界。」

那時連生已經有幾分酒意，慢慢的站起來，要了幾招九步推，另有一招疊骨功，包括標指，穿心捶，以及羅漢脫袈裟等，便即停手。

張禮泉走前兩步，說：「大師，你打起來身形太硬，發拳沒有甚麼變化，如何能够傷人呢？看來它只是練習强健身體的拳脚而已。」

連生和尚說：「看看是誰交手，這種功夫並非沒用的。」

張禮泉心上一喜，說：「大師，我跟你切磋玩玩，好嗎？」

連生和尚沒有做聲，隨意站着，似乎願意玩玩，張禮泉運用李家功夫的標指，上馬一標，先行打出一個箭捶，跟着一收一箭，就要轉身由小門發招，怎料他剛剛轉身，立刻被連生和尚封住左右兩拳，雖欲變招出擊，亦難取勝，立刻改變主意，說：「大師，我還有另外一些拳脚，再來一次。」

說完他就退馬，後退七步，站定之後，便用龍形摩橋的三通橋手法進招，一迫一穿，打算誘連生和尚出手，便即進馬發招打他的左脇，想把連生和尚一招打倒，殊不料連生和尚忽然緩步，就把剛才他表演過的羅漢脫袈裟這一招，腰部一轉，左拳突然發出，剛剛在張禮泉兩手之間穿過，只是輕輕的發力，張禮泉就像蜻蜓似的給他打到飛開七八尺，碰着天階的階石，割傷了下頷，他立刻爬起來，對連生和尚長嘆一聲，說道：「大師，你確是有眞功夫，恕我太過魯莽，跟你交手，我現時立刻拜你為師。」

這句話嚇得連生和尚連忙擺手，叫他切勿跪地拜師，還說要是給家師知道此事，認為他在外招搖生事，可能一拳打死。

張禮泉為之愕然，當時他知道連生和尚不肯教他，就因為上邊還有另外一個和尚座鎮，張禮泉便不再堅求，過了幾天，在閒談中，他終於打聽連生和尚的師傅是誰，有甚麼特殊嗜好，立刻找機會，以送禮為名，直入廣州的光孝寺。

因為連生和尚透露過，他的家師叫做「竹法雲大師」，平日非常喜歡吃鷄蛋，住在光孝寺，故此，張禮泉擔着兩籮靚鷄蛋直往光孝寺拜謁竹法雲大師，連生和尚竭力勸阻無效，只得硬着頭皮作伴，兩人進入光孝寺。果然不出所料，竹法雲大師的臉色一沉，先責連生和尚不應該在外邊招搖，跟着埋怨張禮泉。

連生和尚趕快跪地叩頭，張禮泉亦跪下解釋，想盡辦法，希望學習武藝，竹法雲大師則推說他因為到處雲遊，無暇傳授拳擊。

竹法雲大師雖然堅決推辭，可是，張禮泉衷誠表示他為了習技，就算環遊四海，亦所不辭，竹法雲大師看見他如此誠心，便破例收容，因此，張禮泉果然跟隨他到遠方去。

說到這一個竹法雲大師，是有來歷的，少林寺裏面武功高的白眉道人擊殺同門，返回四川後，僅將秘傳絕技傳授與寺院之內的門徒，在廣慧寺習技，第三傳的掌門人就是竹法雲大師，他在廣慧寺學成之後，雲遊天下，那時張禮泉想學習眞功夫，便回到廣慧寺，先叫連生和尚教他，後來親自指點，張禮泉在廣慧寺內住了三年，除學習白眉派拳脚之外，還學會了達摩內功打坐，兼通跌打。張禮泉活到九十多歲，然後身歸道山，跟他一生練習內功有關。

那時張禮泉的叔父張靜庵，是惠州十鄉的鄉紳，張禮泉下山，先行找他，因為引道參加興中會，後來功成身退。

張禮泉一向把自己的眞功夫隱藏在心，外邊看來只是一個文士，並非彪形大漢。他在江門辦鹽務的時候，有一天，到當地美泉茶樓品茗，發生過一場惡戰，此後他本人以及白眉派的武功就哄動一時，可見武林高手一定要有機會發揮本門的武功，然後為世所知。

當時張禮泉飲完茶之後，施施然的走出戶外，突然黑影一閃，左右兩邊，各有一人，用短劍偷襲，幸而他的武功精湛，右手一圈，跟住彎腰踢出虎尾脚來，後面的人還沒到他的身邊，只是拔出短劍，就給他一脚撑開，劍也抛去，至於手執短劍向前撲攻的人，給他一個圈手，就把左腕握住，連人連劍拉開一丈過外，仆倒在地。雖然兩人偷襲，但因對方愈打愈人多，瞬即有十多人包圍張禮泉，後來聚集六十之衆，張禮泉施展白眉派以寡敵衆的絕招，傷了二十多人，突圍而出，江門的匪帮幾乎因此瓦解。街坊把他稱做張大俠。

這一場戰役充份表現出他的腰馬靈活，出手便即傷人，絕不纏住苦鬥，由此江門的人就知道白眉派的武功不同凡响。

後來張禮泉到東江協助亞庚設館，再往新會，親自在江門北街設館授徒。那時江門有一個拳師姓陳，單名一個壽字，綽號長毛陳，頭髮特別長，有如深山野人，曾經說過一句：「南留有鎖守，虎門有陳壽，誰人來比武，請看一雙手。」

因他口出大言，張禮泉親往交手，落場較量多時，並未分出勝負，識英雄重英雄，反而變成朋友，陳壽就在該處設宴欵待，邀請當地鄉紳和武林高手赴宴，張禮泉認為他是誠意，一團高興的前往參加飲宴，殊不料陳壽只是裝出一副假面具，其實心懷不軌，企圖在設宴欵待之際，準備把他暗算。

當衆人舉杯暢飲之際，陳壽突然出手，在酒席下面，兩手齊出，先用左手壓住張禮泉的右手，然後右手在下面穿上，打向張禮泉的左邊肋骨，擺好了這個陣容，突然問張禮泉如何拆法。

武林當中較量高下，絕不容許先發制人然後發招的，顯然對方想拆他的台，張禮泉一怒之下，便說：「如此拆招！」

那時張禮泉的右手給人壓住，左手也被對方封住，同時對方的拳頭轉瞬已到，他當然不能够用手拆招，只好用脚，跟住身形一轉，一脚打上陳壽的膝蓋骨，把他彈開，陳壽膝蓋的波籮骨竟然因此踢碎，各人看了，大吃一驚，不過，張禮泉非常客氣，立刻把他扶起，隨即醫治，一個月後，陳壽的膝蓋骨就完全復元，行動自如，他自知不敵，拜門謝罪。

當時張禮泉在酒席中受制於人，仍然可以側身卸開對方的右拳，跟住起脚，這一招講來就易，實行就難，原因是起脚之際，張禮泉仍然坐在椅上，那條腿一定要提起到高過自己的腰間，然後撑下，這樣打法，除非苦練多時，不會打出勁來，如果腿上沒有勁，打中對方的膝蓋骨，仍是徒勞無功。陳壽想不到張禮泉竟然坐着單脚踢出，也有這樣大的威力，輸就輸在他本門的拳脚沒有這種功夫。

白眉派的一拳一脚，都可以獨立作戰的，不必靠着身型手法互相關照，然後打出勁來，特別是標馬揷拳，鎖喉，封眼等絕招，更加出色，不過，由張禮泉開始教授門人，俱是苦勸他們切勿以毒招施展，否則，寃寃相報，一生未了，下一代還有可能給被打傷的人報仇。白眉派現時在澳門發揚光大，非常出色，不必細表。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 午夜怪客（三）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司馬洛爲追查霍剛、霍强下落，跟隨舞女方華返回她的香閨，詎正欲成其好事之際，一大漢突開房門進來，强指司馬洛誘惑其妻，司馬洛將大漢打昏，方華竟要求司馬洛報警將大漢送往警局，至是司馬洛方知方華是被大漢要脅，而演出此幕捉黃脚鷄的趣劇，司馬洛答允方華解決難題後，將大漢綑綁，放進小洗手間的馬桶上——

## 空費拈花力　徒花冤枉錢

司馬洛把他在馬桶上放好了，然後開了洗手瓷盤的水喉，讓水放着，然後出來，把浴室的門關上了。水正在放着，發出着沙沙的聲音，他和方華在外面談話，這人在裏面就很難聽到了，除非他們是在大聲吵架。

司馬洛回到座前，說：「好了，方華，現在你可以穿上衣服了，穿上衣服，我們再好好地談談。」

方華幽怨地看着他：「你怎麼了？難道你對女人沒有興趣嗎？」

「我對願意的女人才感興趣，」司馬洛說，「我是不大喜歡强逼女人的。」

「我是願意的女人，」方華說着，把手脚都伸張開來了，成爲一個大字形攤在那裏。

司馬洛不禁深呼了一口氣，方華有着一具那麼青春的肉體，不能不說她是很富於誘惑性的，尤其是她現在這個姿態。

「你用不着這樣的，」司馬洛說，「祇要你好好和我談談，我答應我不會使你爲難。」

「我不是在交換，」方華說：「我是願意的。」

「你眞是那麼飢餓嗎？」司馬洛看着她，簡直感到有點滑稽的。

「是的，」她說，「因爲我已經很久沒有過男人，也不知道多久沒有過了。」當司馬洛向浴室瞥一眼，她又忙補充着解釋：「問題就是出在他的身上，他是不行的，他祇是利用我賺錢，他祇是高興時打我一頓，當然，他也不許我有別的男人，我不知道等了多麼久才得到這個機會，得到了我當然不會放過！」

她不但是口講而已，而且還用行動表示，把司馬洛一拉拉了過來，就好像一隻八爪魚似的纏着他，當一個女人一絲不掛地纏着一個男人，而她又是一個這麼美麗的女人，而她的手又是如此毫無顧忌地探索着，這的確是不容易抗拒的誘惑。

尤其是司馬洛的身上亦穿得不多。

他怎能拒絕呢？於是他也合作起來了。

很快，他們就合在一起了，浴室中水在放着，外面，床在响着。

方華有時會叫起來，那是在最緊張的時候，她情不自禁地呼叫之外，並且抓緊司馬洛的兩肩，手指甲就像要刺入他的皮膚裏似的，幸而她的指甲觸到他的地方並不是林丹露所造成的舊傷口，不然就比較麻煩了。

她的叫聲也許會通過水聲的掩護而傳進裏面那個男人的耳朵的，假如那個男人是已經醒了過來的話。

終於，她不再叫了，她祇是癱軟地躺在那裏，半閉着眼睛，由於最最緊張的階段已經渡過，她已經滿足了。許久許久的空虛，已經得到了滿足。

後來，司馬洛燃上了一根香烟，坐了起來，問道：「你和這傢伙，你們究竟是怎會在一起的，既然他又不是你的丈夫。」

「你——你就是爲了對付他而來的嗎？」方華帶着驚喜地問。

「不。」司馬洛搖頭：「我不是來對付他的，不過我既然答應過替你對付他，我自然會替你對付他。我祇是覺得奇怪，像你這樣一個可愛的女孩子，怎會做上了這樣生意？」

「我當然是被逼的。」方華說：「就是他逼我。是這樣的，我來這裏做了之後，有一天，有幾個飛仔來向我勒索，他替我把他們打走了。以後，就由他來保護我，但是保護不了多久，他就連我也打起來了。除非我替他幹這件事。」

「難道你沒有想到。」司馬洛說：「這幾個飛仔也是他的同黨，他把他們打走，不過是演一幕戲吧了。」

「我想到的。」方華說：「但這可有甚麼分別？你以爲我是爲了感激而替他做的嗎？問題是，即使他不打我，他也可以再叫那幾個飛仔來打我。」

「總之以後情形會不同。」司馬洛說：「好了，方華，現在你再告訴我一件事吧，你認得一個叫霍剛的男人的，是不是丁翠以前那個男朋友！」

「哦，對了，霍剛。」方華點着頭：「我認得這個人，不過我和他是不相識的。」



「你知道現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霍剛嗎？」司馬洛問。

「我怎會知道？」方華說：「我已說過了，我祇知道有這個人，但我是不認識他的。」

「我知道你是，不認識他的。」司馬洛說：「但是，你在舞廳裏見過他，不是嗎？」

「你怎會知道呢？」方華詫異地看着他。

「這是丁翠告訴我的。」司馬洛說。

「哦，原來你是阿翠的朋友。」方華道：「如果你早點開口，就不會發生這件事了。我知道你是阿翠的朋友，我當然就不會把你帶回來這裏了。」

「現在不要緊了。」司馬洛說：「現在，事情不是發展得還好嗎？」

「對了。」方華說：「發展得意外地好，不過，我並不知道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霍剛，你找霍剛有甚麼事嗎？」

「我是一個律師。」司馬洛說。他又把他告訴丁翠那個故事搬了出來。做人有時說謊是勝過說眞話的，假如他把眞話說出來，恐怕會把方華嚇得屁滾尿流了。

「這個嗎？」方華說：「我祇是見霍剛上過來一次，而那已經是一年之前了。讓我看，他是去捧非非的場的，看樣子，他是非非的熟客，他們很熱情似的。」

「也許非非會知道他是在甚麼地方？」司馬洛說。

「也許吧！」方華說：「但非非已經沒有做了。」

「她到甚麼地方去了呢？」司馬洛又發急起來了：「她是給霍剛收了起來了。」

「我——我不知道。」方華說：「我和非非不是很熟的，她的事情我不大清楚，雖然這件事情的可能性也很高，那時霍剛穿得很光鮮，看樣子像是有點錢的，不過我不清楚。」

「誰會知道呢？」司馬洛問道。

「你問大班林冰好了。」方華說：「非非以前是在林冰旗下的，做小姐的，雖然收山了，也會和大班保持聯絡，也許大班會知道她現在是在甚麼地方，這事很易辦，你明天再到我們公司去，捧林冰的場，召她旗下的小姐，然後和她談談，問問她就行了。」

「唔。」司馬洛點頭：「我看這果然是一個好辦法，我就這樣做好了。」他伸腳下床。

方華扯住他的手臂：「怎麼了，你要走了嗎？」

「我總不能永遠留在這裏的。」司馬洛說：「還有你這位丈夫，我也需要替你解決。」

「哼，我眞希望你把他殺掉，毀屍滅跡，這樣，我以後就可以忘記有這個人了。」

「我也很樂於爲你服務的。」司馬洛說：「祇不過，我不是一個職業兇手，我不能殺死他，所以祇好用另一個方法解決了，你聽着，假如他日後問起你的話，你就說你不是願意的，你和我睡覺，祇是我用暴力逼你的好了。」

「你別替我擔心吧。」方華又笑了起來：「這種謊我是會說的。」

司馬洛起來，穿回了自己的衣服，然後打開了浴室的門。那人已經醒過來，正在掙扎着。水還在放着，司馬洛把水喉關了。那人對司馬洛露出乞憐的神情。司馬洛執住他身上的褲頭把他一扯，那人從浴室中仆出來了，仆到了房中的地上。

他發出一陣「唔唔」的聲音，司馬洛把他咀巴裏塞着的襪褲取出，又把他身上縛着的襪褲解了下來，喝道：「好了，起來吧。」

那人軟弱地掙扎着，却爬不起身。並不是因爲他不想爬起來，而是因爲他給縛了這麼久，血液循環受到了影響，手腳一時都麻痺了。

司馬洛執住他的手臂，把他提了起來，拖到門口，開了大門，把他推了出去。

「朋——朋友！」那人嗚咽着，「你究竟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說：「我不是要殺死你。」

他按了升降機的按鈕，升降機來了，他打開升降機門，把那人推了進去。他也進去，按了頂樓的按鈕，升降機到了頂樓，他又把那人推了出去。

「你——你究竟想怎樣？」那人可憐地說：「我們——我們可以好好的談談的。」

「那你跟我到天台上去吧！」司馬洛說：「我們到了天台上再說。」

那人現在已經終於恢復了步行的能力了，雖然還是步履蹣跚的，他走在前面，和司馬洛一起到了天台上。

天台是空無一人的，夜晚這個時間，又不是熱天，沒有人到天台上來納涼，司馬洛推他靠在天台門外的牆壁上，執住他的衣襟，在手中扭作一團。

他一扭，便把那人絞得接近他一點了。

「不——不要動手。」那人又哀求起來了：「我們——我們可以好好地談談的。」

「我現在就是和你說。」司馬洛說：「你知道我是甚麼人嗎？」

「呃——老哥是那一路人馬？」那人恐懼地問。

司馬洛另一隻手從身上掏了一張證件來，向他揚了一揚，在昏暗之中，看不清楚這祇是一張駕駛執照，所以看上去就像是一張相當重要的證件了。

「你是——」那人更加恐懼了，他幹這種事情，他果然就是那種對證件和制服有過敏性反應的人。

「我是特別行動組的。」司馬洛說：「我現在就是專門對付你這種人，你知道，如果我把你抓回去，你會怎樣嗎？判多少年是後事，一抓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先輪着每人打一拳。」

「呃——你抓我回去，對你也沒有甚麼好處的。」那人吶吶着。

「不錯。」司馬洛說：「你這種人，我們那裏的監房已經有人滿之患了，而且你祇是一個小貨色，似乎不值得爲了你而把監房擠得再滿一點，所以，我給你一個自新的機會吧。」

「這——這最好了。」那人大爲舒服地：「你——你放了我，我是一定改過自新的，一定！」

「不過。」司馬洛說：「我却也不能不給你留一點紀念。」這樣說着，他忽然放了那人的衣領，兩隻拳頭同時擊出，也同時擊中了那人左右兩邊的肋骨。

如果單是在左邊中擊，那人可以跌向右邊，如果單是右邊中拳，那人則會跌在向左邊，但是兩邊一齊中擊，就兩邊都不能跌，那痛苦集中在中間了，那人感覺到身體就像要爆炸開來似的，連叫也叫不出聲，就滑倒下去了。

「聽着。」司馬洛說：「明天，我不要再看見你在這一區混了，如果再看見你出現，那別怪我不客氣！」

「我——我知道，」那人回答得非常痛苦，司馬洛知道他的肋骨起碼已斷了兩根，但那人又不能不回答，如果不回答，司馬洛的拳脚可能又來了。

「現在走吧。」司馬洛又喝道。

那人實在痛得太厲害了，根本不容易爬起身，但是他要不爬起來又不行，司馬洛叫他走，他當然應該快點走，在這裏逗留下去，實在不會有甚麼好處，最要緊的一件事，還是如何離開眼前這個大尅星。

所以他還是忍着痛，勉強爬起來，踉蹌着走進了天台門口，走掉了，司馬洛站在天台上，吸了一根香烟才下去。當他下到樓下時，那人早已無影無踪了，假如他的估計沒有錯誤，這人是應該不敢再去麻煩方華的了。

司馬洛看看錶，覺得很可惜，因爲夜已經太深了，這個時候，舞廳裏不會有人，所以他要找大班林冰以及那個曾和霍剛打得火熱的舞小姐，也得等明天了。

「好，就等明天吧。」司馬洛自言自語地說道：「反正我也是要睡覺的。」

最接近的睡覺地方就是方華的家，他祇要回到樓上去，就行了，而且他知道方華是一定會歡迎他的，但可惜的是，方華的家太小，而且也太髒太雜亂了，他雖然會受歡迎，但那却實在不是一個睡覺的好地方，所以他沒有回去。他祇是回到了酒店去，酒店則是一個睡覺的好地方，尤其是他現在，已經不需要一個女人了。

× × ×

司馬洛在第二天再到那間舞廳，方華也在那裏，他首先召了她來坐他的枱子，他問道：「方華，你那位丈夫還好嗎？」

方華含嗔帶喜地微笑：「你眞是神仙，他已經失踪了，今天沒有來找我。」

「我相信他也不會再來找你了。」司馬洛說：「以後你做人檢點一些，避免和他這一類人碰頭，碰到一個好對象，就快點抓緊嫁掉，這種生活不能長過的。」

「多謝你。」方華說：「你知道嗎？你是第一個眞正肯爲我的幸福而說兩句話的男人，以前從來沒有男人對我說過這樣的話，連我的老頭子也沒有。」

「我希望你不要聽過這句話就算了。」司馬洛說：「我希望你眞會照着我的話去做。」

一時，方華似乎要哭出來似的。她點點頭，說道：「好的，我一定會依着你的話去做。現在，我替你去找林冰來吧，你是不是要找林冰？」

「當然了。」司馬洛說：「既然祇有她知道菲菲在甚麼地方。」

方華走了一步，又回轉頭來。她說：「以後，假如你有空，你會再來找我嗎？」

「我會再來找你的！」司馬洛說，「假如有空！」

方華走了一陣，林冰就來了。一個胖大而樣子勢利的中年婦人，這一類女人多數是以前本身就做舞女的，現在年長色衰了，來做舞女大班，倒是駕輕就熟的事。從林冰的身上就可以看出，青春和美麗，對於女人來說是多麼不可恃的。以前，林冰可能是一個甚多王孫公子爭逐石榴裙下的美女，現在却可是一點不美了。事實上，現在不必談男人出錢買她了，即使她肯出錢買男人，也不見得會有多少男人感興趣。

「先生，」林冰的手在司馬洛的腿上一搭，「多謝你捧場，讓我給你介紹兩位熱情的新小姐吧。」

「菲菲在不在？」司馬洛問。

「菲菲嗎？」林冰說，「菲菲最近休息，但我可以介紹兩位和菲菲同型的小姐給你，而且保證比菲菲更好招呼的。」

「林冰，」司馬洛也捏着她的手，「我其實是想見菲菲一面。你介紹小姐給我，不要緊，你要我怎樣捧，我就怎樣捧好了，但我想見菲菲一面，你可以告訴我她在什麼地方嗎？」

林冰眉頭一皺，覺得這個客人實在古怪，不過，舞廳這種地方，古怪的客人是多着的，所以她隨即又說：「這樣吧，先生，我介紹江夢給你，江夢和菲菲是死黨，你帶江夢出街，問她就知道了。而且你帶江夢出去，有你便宜，江夢這個女孩子是很熱情的，你够手段，自然就可以把她哄得服服貼貼！」

「好吧！」司馬洛說：「你怎樣說就怎樣好了！」

於是江夢也來了，林冰的介紹倒不很差，江夢是一個年輕而相當美麗的女孩子，就是笨一點，講話粗鄙，而不會用她的吸引力。

事實上，司馬洛也根本用不着什麼手段，跳了兩隻舞，她就自己開口了。她說：除了買鐘之外，祇要給她五百元，她就隨便他帶她到什麼地方去。

司馬洛覺得相當可惜，引用林冰的話，如果她够手段的話，以她的美麗，她是可以把男人哄得服服貼貼的。

但是她却不懂這個，祇是硬生生地開口要五百元。她是可以得到五百元的，但就是祇得到這五百元吧了，不會再多了。够不够手段的分別，就是在這裏了。同一件貨物不够手段的人祇可以賣到五百元，但是够手段的人却可以賣到五千元，或者更多。

司馬洛答應了給她五百元，然後帶她出街，他把她帶上了他租來的那輛汽車，開走了，她看看他們所走的路，奇異地說：「我們不是先要到夜總會去玩玩嗎？」

「不，」司馬洛說：「我是想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停車，和你談談。」

江夢無可不可地聳聳肩：「隨便你吧！」

司馬洛把車子開到了一個很僻靜的地方。那裏是一處懸崖的前面，可以俯瞰城中的夜景的。許多情侶都是開車到這裏來情話綿綿。

他停好了車子，取出了五百元來交給她：「這是你的，江夢，我不打算和你睡覺了。」

江夢愕愕地看着他，問道：「那你打算幹什麼？」

「我祇是想和你談談。」司馬洛說。

江夢聳聳肩：「光是談的話，那是不要緊的，但是你要玩什麼變態的遊戲的話，那可不行了，我祇拿你五百元。」

她的意思似乎是，變態的遊戲她也可以玩的，不過，祇給她五百元的話，那就不行了。

「我祇是想找你，」司馬洛說，「林冰說，你和菲菲要好，你知道她現在住在什麼地方的。」

「你爲什麼要找菲菲？」江夢問。

「一位朋友託我找她的。」司馬洛說。

江夢懷疑地看着司馬洛：「你不會是菲菲以前的恩客吧？」

「是又如何？」司馬洛問。

「如果是，你就要失望了，」江夢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了：「因爲她已經不是以前那麼美麗！」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這裏，」江夢指指自己右邊的臉頰，「她這裏有了一塊大疤。」

「哦？」司馬洛說：「怎麼會這樣的。」

「撞車。」江夢說。

「哦，她撞了車，」司馬洛說，「這眞不小心了。」

「是呀，」江夢說，「不然，你以爲她爲什麼不做？臉上一大塊疤，她就不能做了，即使她回來上班，也不會再有人要她的，所以，如果你是她以前的恩客，你還是不要再找她了，你會大失所望的！」她說着又格格地笑起來，就像他們正在談着的是一件滑稽的事情，而不是一位朋友的不幸遭遇，如果菲菲聽到她這樣笑，眞要爲之啼笑皆非了。不過，這也許是趣味和教養問題吧，也許她並不是惡意的，她祇是想不到那麼遠。

「不，」司馬洛說，「我不是她以前的恩客，我是她一位朋友託來找她的，我找她，對她有點好處。」



「這樣嗎？」江夢說：「那你可以到她的家去找她的，她就在家裏，我給你她的地址好了，你有沒有筆，寫下來吧。」

「如果你帶我一起去見她，」司馬洛說，「那不是更好嗎？」

「我帶你去見她？」江夢惶惑地皺着眉頭道。

「這其實沒有什麼不便的，是不是？」司馬洛說，「我有車子，很快就到了，相信花的時間不會比上夜總會更多的。」

「那好吧。」她說。她告訴了司馬洛菲菲的地址，司馬洛便把車子開動了，離開那個談情的地方。

車行之中，司馬洛又說：「我聽說一年前菲菲和一個男人打得火熱。那好像是一個姓霍的，霍什麼——」

「霍剛。」江夢相當爽快地說出。

「對了，」司馬洛說：「霍剛。你也認識這個人嗎？」

「不大熟！」江夢說：「她是菲菲的恩客，難道我會去和她搶嗎？就是這個霍剛惹出禍來的，他們開車到郊外去兜風，他開快車，還喝了許多酒，車子失事了，他沒有什麼傷，但是碎玻璃却把她的臉割破了一大塊。」

「哦——是這樣，」司馬洛說，「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也有差不多一年了。」江夢說。

「那麼，霍剛不負責任嗎？」司馬洛問。

「他倒不是不負責任，」江夢說，「他賠給了她一筆錢，所以現在，她倒是生活得相當自在的，有錢花，用不着做事。」

「那霍剛還有沒有和她在一起呢？」司馬洛問。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江夢說，「菲菲不做了之後，我也比較少和她來往了。你得明白，幹我們這一行的人嘛，看樣子像很空閒，其實也有够我們忙的地方。總之不是同行的姐妹，在一起聚首的機會也就減少了。你把車子停一停，我得先打個電話給她，這樣闖上去是不大好意思的！」

司馬洛把車子在一家士多店的前面停了下來，江夢下車去借用士多的電話打給菲菲。過了一會，她又回到車子上來了。她說：「行了，她叫我們上去，她這個人很大方，沒有什麼所謂的。」

× × ×

菲菲也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雖然半邊臉已經不美麗了，但是看她餘下的另外半邊臉，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比得上江夢，也比得上方華。她的家和方華的家是差不多大小的，由於祇是一個人住，不過，却是收拾得齊整得多了，也許是由於她有時間去收拾吧。

正如江夢所說，她是一個大方的人，沒有什麼所謂的，她看着司馬洛，說：「司馬先生，你要問我什麼呢？」

司馬洛看看江夢，雖然他不想有第三者在場，但是，把江夢打發走，似乎也是多餘的。江夢與菲菲既然是朋友，他向菲菲問什麼，江夢將來可以再問菲菲，菲菲還不是也會一五一十的全部說出來的嗎？

「我是正在找尋霍剛，」司馬洛說，「我想見他一面。」

「哦？」菲菲說，「爲什麼？」她這樣說着，却把頭低了下去。

「我是一個律師——」司馬洛這樣說着，又把他那套謊話搬出來一遍。

「這樣嗎？」菲菲說，「恐怕你來得太遲了，霍剛已經死了。」

「死了？」司馬洛驚愕地看着她。這原來就是菲菲把頭低下去的原因，菲菲這是黯然的低頭。「怎樣死的？」

「呃——我也不大清楚，」菲菲說：「我祇是聽說他已經死了。」

「他——他沒有和你在一起了嗎？」司馬洛問。

「沒有了，」菲菲說，「我猜江夢也告訴了你的吧？自從撞車這件事發生了之後，霍剛賠償了一筆錢給我，之後他就沒有再來了。」

「那麼他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呢？」司馬洛問。

「我聽說他是和另外一個女人住在一起，」菲菲說着聳聳肩：「你知道，我們女人就是這樣的。一不漂亮，就沒有人要了。」

「和那一個女人同居？」司馬洛追問。

「和一個酒吧裏做的，」菲菲說：「不過，是不是長久就不知道了。他這個人，風流得很，就像預知自己活不久似的，玩了一個又一個。」

「你怎知道他是已經死了？」司馬洛問着，脊骨在發冷。如果霍剛是已經死了，那似乎他的一番調查就是白費了。

菲菲又聳聳肩：「我祇是聽到傳說吧了。他是病死的，聽說是癌症之類，你知道的，現代的人流行患癌症，忽然之間患了什麼癌症，就死掉了。」

× × ×

「我不知道他什麼病，」那個女郎一面對鏡化着粧，一面惋惜地說：「但我知道他是有點病的。」

她就是菲菲知道跟着和霍剛住在一起的女人，那個在酒吧夜總會工作的，她叫茱廸。她們的名字都是那麼普通，那麼千遍一律的，連擅於記憶名字的司馬洛也差點馬上忘記了她叫什麼名字了。

而且她比較菲菲更大方和沒有所謂。她現在身上祇是穿着乳罩和三角褲，雖然司馬洛還是第一次見面的。現在是第二天黃昏，她正在家裏準備上班。

用不着去捧場，是菲菲介紹他來的。

司馬洛看着她，房間很小，他坐在沙發上，和她距離不到十呎。然而她却沒有太強烈的挑逗性，這種事情是很奇怪的，一個女人如果太隨便地暴露，男人反而不會感到衝動。

「他告訴你他有病？」司馬洛問。

「不，他不承認！」茱廸說：「不過我却知道的，有時在床上，他像一隻老虎，通常都不停，但有時却完全不能。還有過兩次，他頭痛得在地上打滾，我說替他叫個醫生，他又反對。」

「非非說她聽說霍剛已經死了，」司馬洛說：「這是眞的嗎？」

「是的，」茱迪說：「他已經死了。」

「你肯定？」司馬洛問。

「朋友告訴我的。」茱廸說：「一位女朋友，最後一個和他要好的，他死之前她還到醫院去看過她。」

「那一位朋友？」司馬洛問。

「在另一間酒吧工作的。」茱廸說：「天蝎座酒吧的夢娜，你要找夢娜的話，你可以到那裏去捧捧她的場。」

「那一間醫院？」司馬洛問。

「國光醫院。」茱廸說：「是一間私家醫院，要很有錢才能進去的。」

「霍剛是很有錢的？」司馬洛問。

茱廸聳聳肩：「他並不窮，如果他是個窮鬼，我也不會和他要好了。你知道我們這種人的，沒有錢就不行，即使我是喜歡你的，你也要出得起錢才行。」

司馬洛沉默下來，尋思着，茱廸說她肯定霍剛死了，聽她的語氣，她不像是信口雌黃的，這眞好了，他正在找一個殺人兇手，然而這個殺人兇手是比他所殺的人更先死去的。難道他是從墳墓裏鑽出來殺人的嗎？抑或，這件事是另有內幕的。

「霍剛有個弟弟。」司馬洛說：「你認識他嗎？」

「他有個弟弟？」茱廸聳聳肩：「這件事我倒不知道，也從沒聽他提過。」

司馬洛深深地吸着手上的香烟。

「霍剛也死得很慘。」茱廸說：「他在臨死之前，眼珠也漸漸變白了，有一次還吐出了一大堆靑色的東西，你知道，就像那部電影驅魔人裏的一樣。」

「這倒是一種古怪的病。」司馬洛說：「究竟是甚麼病？」

「誰知道。」茱廸說：「是甚麼癌症吧，現在，新的癌症是愈來愈多了，直到支持不住的時候，他才肯進醫院。」

「我看。」司馬洛說：「我還是去問問夢娜吧。也許夢娜會知道得詳細一點。」

× × ×

夢娜却不像茱廸她們那麼合作，雖然司馬洛花了相當大的一筆錢邀她出外，和她上一流的夜總會，這也不大有作用，夢娜說：「霍剛的事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再提。」

「既然人已經死了。」司馬洛說：「你也不必再爲他守秘密了。這又傷不了他。」

夢娜把頭低了下去，有點憂鬱地。她說：「既然這樣，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你不明白。」司馬洛沒好氣地說：「我已經對你講過了，我是個律師，我正在辦一件案，這件案需要霍剛提供一些綫索的，如果霍剛死了，那我也要知道詳細的情形，好作一個交代。」

夢娜聳聳肩：「他就是死了。我知道的也不比茱廸多，如果你要證明他是死了的話，你可以到他死亡的那間醫院去問問，醫院方面，當然會給你證明的。」

「我還想知道一些關於霍剛死前的事。」司馬洛說：「例如，他在生前還有些甚麼朋友，喜歡和一些甚麼人來往之類！」

夢娜又低着頭，思索着。司馬洛感覺到與趣漸漸濃厚起來了。夢娜這種表現，使他覺得她像是有某種難言之隱的，他希望能把她的難言之隱查出來。

她終於說：「他最喜歡的就是和女人交遊，你也不是不知道，你來到這裏，不是已經找了好幾個女人了嗎？」

「沒有男性的朋友？」司馬洛問。

「唔——照我所知就沒有了。」夢娜說：「他好像——好像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所以他祇是玩。一個人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當然不想再去做甚麼正經事，而他當然也不會去做正當生意了，是不是？」

「他很有錢？」司馬洛說：「是不是，他的錢很多？」

「是的。」夢娜說：「這個是當然了，沒有錢，怎能玩女人？他不但玩女人，而且賭馬，輸贏很大。」

「他怎會有這許多錢呢？」司馬洛問。

「誰知道？」夢娜笑起來：「祇要他肯花錢，我也不會去查問他，管他是打刦銀行得來的。」

「他有一個弟弟。」司馬洛說：「你認識他的弟弟嗎？」

「弟弟？」夢娜搖搖頭：「我連聽也沒有聽過。」

司馬洛沉默下來了，思索着，比較着幾個女人提供給他的資料，以及分析着夢娜所說的話。

夢娜忽然說：「喂，司馬洛先生，你不是警探嗎？」

「不，不是。」司馬洛說：「我已經說過了，我是一個律師，怎麼了，你覺得我很像一個警探嗎？」

「警探是最喜歡問長問短的。」夢娜說。

司馬洛笑起來了，他說：「別傻吧，夢娜，如果我是警探，我會花錢帶你出來嗎？我會把你抓回警局問話，你非回答不可的。」

「哦？」夢娜諷刺地說：「那麼我算是運氣很好了。」

「你的運氣不算壞！」司馬洛聳聳肩，說道：「許多人的運氣，都不及你的，不是嗎？好了，還有一個問題，爲甚麼你要懷疑我是警探呢？難道，霍剛做了甚麼不方便見警探的事情嗎？」

夢娜的眼睛閃動了一下，這一種閃動，通常是表示虛僞和掩飾，等於告訴司馬洛，她有甚麼秘密藏在心裏不敢說出來。咀巴說謊容易，眼睛說謊却不容易，咀巴說謊，眼睛多多少少也會反映出來的，而司馬洛就最善於捉摸眼睛的破綻，接着夢娜哈哈地笑了起來：「你怎麼了？霍剛做了甚麼事，和我有甚麼關係？算他是銀行刦賊吧，我不知道，不會去問他，而他當然也不會告訴我的。」

司馬洛的心動了一動，因爲她兩次提起銀行刦賊。一次提起是偶然，兩次提起，就不是偶然了，也許這是她心中的秘密的一部份，但爲甚麼要提刦銀行？霍剛並不是銀行刦賊，他所刦的並不是銀行。

接着另一個花枝招展的女人好像一隻大蝴蝶似的飛了過來，攬着夢娜，和夢娜同坐在一張椅子上。這個女人，一看就知道是夢娜的同行，她說：「怎麼了，夢娜，你失踪了這樣久，連公司也不回去，我還以爲你發了達呢！」

「哼！」夢娜說：「幹我們這一行的人，也會發達嗎？我不過是休息了一段時間。」

「哈哈，我知道。」那女人說：「床頭金盡，便又要東山復出了！」

兩個女人吱吱喳喳地講了一大串不着邊際的話，有時也會附耳講句甚麼，後來那個女郎終於走掉了。

夢娜轉對司馬洛道：「好了，司馬洛先生，現在我們別再談霍剛的事情好不好，你花了錢帶我出來，也應該開心一下。」

「那我們談些甚麼好呢？」司馬洛問。

她對他抛了一個媚眼：「這樣吧，現在我先到洗手間去一趟，回來的時候我再和你商量。」她在他的手上捏了一下，便離座而去了。

司馬洛看着她轉了角。這夜總會的內部是英文字母L字形的，他們的桌子在L的一端，洗手間則在L的另一端，她轉了過去，司馬洛就看不見她了。

但是，司馬洛把頭轉向另一邊，又可以看見她了，因爲那邊牆壁上嵌着鏡子，作用就是讓這一端的人可以看到另一端的人，增加熱鬧氣氛。

他看見她進了洗手間，後來又看見她出來了，他看見她並沒有直接回到他們的桌子來，而是先停一停，在那邊的櫃枱打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大約講了一分鐘，講完了之後，她把聽筒放回了，再靜了一靜，然後才回到他們的桌子來。

她在椅上坐下來了，對他作了一個嫵媚的微笑：「我們跳舞好不好？」

「好！」司馬洛說：「夜總會是跳舞的地方，我們來了而不跳舞，那是白來了。」

於是他們到舞池中去跳舞，夢娜熱情如火地在他的身上貼得緊緊的，臉也和他貼得緊緊的。



司馬洛雖然知道自己對女人是有着相當吸引力的，但他並不是那種目空一切的人。他知道無論吸引力多麼强的男人，對某些女人還是不會起作用，因爲人的口味是不同的。他相信他的吸引力對夢娜就是不起作用的，夢娜的熱情也太突然了，起先祇是敷衍着，現在却忽然熱情起來，突然的熱情，一定也有特殊的作用。但司馬洛自然沒有指出這一點，他祇是和她玩她的遊戲，也和她熱情起來。

後來她在他的耳邊說：「哥哥，我發覺我很喜歡你，你要對我好一點。」

「例如怎樣好法呢？」司馬洛問。

「在這裏不能對我好的。」夢娜說：「我們得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唔——」司馬洛懷疑着，「你得明白，夢娜，我是剛到此地的，我不知道這裏有甚麼沒有人的地方，你得帶我去才行。」

「那很好。」夢娜說：「我們走吧。」

他付了賬，和她一起離開夜總會，回到了他的車上，由夢娜指路，他開車，夢娜指出他把車子開到了郊區。

「我們究竟要到甚麼地方去？」司馬洛問道。

「我們是到一間郊外的酒店去。」夢娜嫵媚地說：「那裏人少，起碼不會在門口碰到熟人。」

「哦，你害怕給人看見？」司馬洛微笑。

「我當然害怕給人看見。」夢娜說：「你以爲我是天天晚上跟男人到這種地方去嗎？我很少這樣做的，我祇和我喜歡的男人去，有錢也買不到我的。」

「我也不吝嗇錢。」司馬洛說。

「我不要你的錢。」夢娜在他的大腿上一捏，「我並不是爲錢幹這個，我就不要拿你的錢。」

「那多謝你了。」司馬洛說。

他們的車子到達了她所推薦的那間郊外酒店，那裏果然是一個幽會的好地方，環境淸靜，背山面海，而他們的房間，露台是可以望到海的。

侍者替他們開了牀鋪，出去了，夢娜就投進司馬洛的懷中，與他深深一吻，然後說：「你脫下衣服吧，我到洗手間去一陣。」

「好。」司馬洛點點頭。

她飄然進入了洗手間，司馬洛果然依她所命，把身上的衣服脫了下來，脫剩了內衣褲，然後躺進了被內，再從衣袋裏找出了那一筒喉糖來，打開了蓋子。

這時，浴室的門又打開了。出來的却不是夢娜，而是一個拿着槍的男人，這個男人的表情是毫不友善的，尤其是他手上的槍，更是最不友善的證據。

這個男人究竟怎會從浴室中出來的，司馬洛也不明白。當他們進房的時候，司馬洛向浴室裏張望過，明明看見那裏沒有人的，也許他是隣居過來的了。

「不要動。」那人冷酷地喝道：「不要碰你的衣服。」

司馬洛躺在那裏，不動了，手上還是拿着那筒喉糖。

那人又說：「夢娜，你搜搜他的衣服，看看他有沒有槍。」

夢娜也出來了，她並沒有脫下衣服，她露着一個狡猾的微笑，走過來拿起司馬洛的衣服，搜了一遍，找不到槍，司馬洛早已把他的槍收進床底下了，雖然，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他看來也是來不及使用這把槍的。

司馬洛說：「你們不是要錢嗎？三天之內，這是第二次了。」

「不。」夢娜說：「我們不是要錢。」

「要吃一顆嗎？」司馬洛遞上那一筒咳糖，「我的喉嚨，不大舒服，這個對喉嚨是很好的！」

「別胡說八道！」那男人吼叫起來。司馬洛的鎭定使他感到意外，因而也使他不安了。

「你們不要錢，那究竟想要什麼？」司馬洛問。

「下來！」那人又擺擺槍嘴道，「站在地上。」

司馬洛無可不可地掀開被子，從床上下來，不過他却不是下來那人所在的這一邊，而是從另一邊下來。而且，當他的脚一踏在地上，他就「哎喲」一聲，仆了下去，就像意外失足似的。

就在這個時候，他手中那筒咳糖的末端就發出輕微的「鏗」一聲，射出來了一根那種幼小到幾乎看不見的精鋼小箭。這根小箭射中那人的大腿時，那人已看不見司馬洛，由於司馬洛已伏到了地上，給床遮住了。

這箭射在腿上並不太痛，可是却是相當見功的。馬上，那人就有了一種不大對勁的感覺，就像全身都變得遲鈍起來了。他的膝蓋一軟，人就不由自主地跪了下來。

他想放槍，但是拿槍的手已開始不聽命令了。他的手指不但無法扳動槍機，而且還把槍放掉了。他傻氣地看着槍跌在地毡上。

然後，他的人也仆了下去。

夢娜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裏，看着這情形發生，不明白這情形是怎會發生的。當那男人仆到了地上的時候，她才如夢初醒地連忙衝過去，要把槍拾起來。她是否懂得使用這把槍，也是一個疑問，但總之是已經太遲了，司馬洛已經像一隻大跳虱的從床後面跳了出來，一掌擊在她的臉頰上。

這一掌擊得很重，夢娜打了兩個滾，仆到遠遠，覺得像臉上爆炸了一隻炸彈似的在發暈着。當她終於坐得起身時，她看見司馬洛已經把槍拿在手中了。

她的嘴唇好像一隻發怒的貓似的扭曲着，而且吐出了一連串下流而骯髒的咒罵，那種不應該出自她這樣美麗的女人之口的咒罵。

司馬洛微笑，拿着槍，慢條斯理地穿上他自己的衣服。那個男人還仆在地上，眼睛是張開着的，却不能動彈。這是小箭上的痲醉藥的影响。

正如司馬洛對林丹露所解釋的，他這小箭上從來不會蘸上令人致命的毒藥，不過，痲醉藥則是常用的。

司馬洛穿好了衣服，再把槍拿起來，指着夢娜：「好了，夢娜，你的男朋友起碼要二十分鐘之後才能起來的，而目前他也不方便說話。所以，我還是先和你談談吧！」

夢娜却祇是對他吐出一連串骯髒的咒罵。

司馬洛忽然一跳而前，在她的臉上左右連擊了兩掌。這兩掌，打得她亂仆亂滾，最後她發覺已跌到了床上了，而她的嘴角淌出了血絲來。

「你聽着我講，夢娜，」司馬洛咬着牙說，「我一點也不喜歡你，因爲你騙我說你會和我上床，結果你却是叫了一個男人拿槍來對付我。這對我的自尊心有太大的傷害。如果你再不合作，我就把你一槍打死！」

「你——你敢殺人？」夢娜還是表示不屑地說。

「這是你的男朋友的槍，」司馬洛說，「我可以用這槍打死你，然後把槍塞進你的男朋友的手中，如果有人發現了，也與我無關。我和你來這裏幽會，完事之後，我走了，你的男朋友找到來，很生氣，把你槍殺了。人人都會

這樣猜的。」

夢娜禁不住恐怖地抖了一抖。她並不認識司馬洛，她完全不知道司馬洛的爲人，所以她也不知道司馬洛這個人是絕對不會做這種事情的。司馬洛說得很認眞，她也完全相信了。她在想，假如自己這樣死掉，那豈不是死得很寃枉？於是她軟化下來了。她吶吶着說：「你究竟想怎樣？」

「我已經對你說過了，」司馬洛說，「我是來找霍剛的。」

「霍剛的確已經死了，」她說，「我沒有騙你。」

「我還是想知道霍剛死時的情形。」司馬洛說。

「人已經死了，還有什麼好查的？」她說道。

「既然人已死了，你又怕什麼說，」司馬洛說，「你引我到這裏來，用槍對付我，我要知道爲什麼？」

「你知道爲什麼的，」她說，「我們也知道爲什麼，但那些錢，我們都已花光了，你一定要追，你把我們抓起來吧。」

「什麼錢？」司馬洛問。

「你別和我開玩笑好不好？」夢娜說，「如果，錢不是已經花光了，我也不會再出來做的！」

「你講清楚一點。」司馬洛說道，「甚麼錢？」

「銀行裏搶來的錢！」夢娜恨恨地說，「你就是來追查這個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不是警探，但你是保險公司的偵探，你來追那筆錢的，是不是？但是告訴你，那筆錢已經花光了，我們都不是會儲蓄的人，我們都是喜歡花錢的，錢一到手，很快就花光了。」

「哦。」司馬洛聳聳肩。他發覺他之所料果然不差。她下意識地老是提刦銀行，果然他就是和刦銀行有關的了。雖然他對於刦銀行的事，却是一無所知的。

「你要人，你就抓人好了！」夢娜說，「錢我們就沒有了，反正我們又沒有殺人，也不會判死刑的，頂多不過是坐牢吧了。」

「你和霍剛是合作的？」司馬洛鎭定地問道，「你們三個人？」

「是的，」夢娜說，「我們是三個人，不是我要把罪名賴在死人身上，事實上，霍剛是主謀，有了他的本事，我們才能够成功。」

「那麼，聽你所講，」司馬洛說，「那些錢是沒法追回來的了？」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他是爲了那件什麼銀行刦案而來的。

「錢都已經花掉了，」夢娜說，「還怎樣可以追回來？」

司馬洛沉吟着，似乎在考慮應該如何處置這兩個人。他終於說：「這就使我很爲難了，你知道的，我們保險公司，最重要的是替客戶把錢找回來。沒有錢，把你們送上警局也沒有好處的。假如你們能够把一部份錢拿回出來，即使是七成也是好的。」

「別說七成了，」夢娜說，「就是百份之七也沒有。」

「讓我想一想，」司馬洛搓着下頷，「這樣吧，夢娜，你先把這件事的經過詳細地告訴我，然後我再決定怎麼辦好了。」

既然有商量的餘地，夢娜也不固執下去了，她就把這件事的詳細經過說出來。她告訴司馬洛，她和這個不能動彈的男人乃是堂兄妹的關係，而這個人是不務正業的，幹過幾次較小的刦案。她和霍剛結交上了之後，霍剛也和她這位堂兄弟認識了。兩個男人談得很攏。後來，霍剛也床頭金盡了，需要找一些錢來花。又不想工作，又不想付出太多的時間而想得到大筆的錢，那似乎除了行刦之外，是沒有其他辦法了。於是兩個男人就計劃行刦銀行。

他們選中了一間防盜設備相當周密的銀行。有幾個因素使他們選中了這間銀行的。第一個因素就是夢娜有一位好朋友在這間銀行裏任職，第二個因素就是霍剛是一個百發百中的神槍手。

小心地，傍敲側擊地，夢娜從她那位女朋友的身上查出了這間銀行的防盜警鐘如何分佈的，然後，在七個月之前，兩個男人就幪面衝進了這間銀行。

霍剛是神槍手，他首先開槍把守衞的鳥槍擊去了，然後一連串地開槍把銀行裏的主要電掣打壞。警局就在這銀行後面的一條街上，防盜警鐘是直通銀行的。警鐘一响，警察很快就會到達，所以，從來就沒有人敢向這間銀行打主意的。

但霍剛的槍法很可靠，而夢娜的情報亦很準確。在幾秒鐘之內，霍剛就把全部警鐘的電掣及電鐘都擊毀了，甚至連銀行的自動拍攝現場照片的電視機也擊破了。於是，他們這件閃電刦案就漂亮地成功了。他們得到了十萬元。

當警方終於從後面街趕來的時候，他們早已逃得不知去向了。

對於這件案子，警方一直無法破獲，容易來的錢也容易去。不過五個月時間，他們就已經把這些錢花得乾乾凈凈了。而霍剛則也沒有能力再做一次。他的身體已經支持不住，終於死在醫院裏。

「霍剛患的究竟是什麼病？」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夢娜說，「但一定是種絕症，而他自己也一定是早已知道的，所以他做事做得那麼狠，花錢也花得那麼狂。他是拚死無大害的。」

「霍剛的弟弟，」司馬洛說，「他沒有參加這次刦案？」

「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個弟弟。」夢娜說。

「他也沒有對你提起過嗎？」司馬洛問。

「沒有，」夢娜搖着頭，「他從來不談自己的事，我對他也不大了解，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不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亦不知道他以前做過些什麼。」

「你不知道，」司馬洛苦笑着聳聳肩，「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還想知道什麼？」夢娜沒好氣地道，「我告訴你的還算少嗎？關於那件銀行刦案的事情，我已經全部告訴了你了。」

她以爲司馬洛是爲了調查那件銀行刦案而來的，那她當然認爲她是已經透露了很多了。霍剛的人既然已經死了，她不明白爲什麼還要查問霍剛的一切。

司馬洛想了一想，再問了她一些話，關於霍剛死前有什麼症狀，以及是死在那一家醫院。她所回答的，和他以前所聽到的都是脗合的。她不知道霍剛患的是什麼病，霍剛自己沒有說出來，而當她到醫院去探他的時候，醫生似乎亦不能够肯定地說出霍剛究竟患了什麼病。

問着的時候，那個男人也終於爬起身了，而且可以說話了。他的態度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說：「朋友，我們什麼都可以商量的，祇要你不把我們送上警局，錢我們是還不出來了，但是，你有什麼事要我們做的，我們可以替你做。」

司馬洛尋思地看了他一會，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莫漢。」那人回答。

「莫漢，」司馬洛說，「我剛才問夢娜什麼，你也聽見的，關於霍剛這個人，你還有什麼可以補充的嗎？」



莫漢聳聳肩：「沒有，我知道的也不比夢娜多。不過，他已經死了，何必研究他呢？還是研究一下我們活着的人的事情吧。」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我是在想，也許我可以把責任全部推在死人的身上，人死了，就沒有人能追究他了。」

夢娜和莫漢驚喜而難以置信地看着司馬洛。司馬洛肯這樣做，那當然是最好的了，但，假如司馬洛自己得不到什麼好處的話，他肯這樣做嗎？

「所以，」司馬洛又說，「我要對這個人知道得多一點。我要有多一些資料作我的報告，我的上級才能入信的。」

他們兩個人仍然沒有什麼資料可以補充的，因此司馬洛相信，他們的確是再不知道什麼的了。終於他嘆了一口氣：「那就這樣告一段落吧，我們公司要找回那些錢，既然錢已經花光了，那就把你們抓起來也是沒有用的。」

兩個人雖然大表喜悅，却也還是懷疑地看着司馬洛。世界沒有這麼容易的事的，司馬洛肯放過他們，必然有一點條件的吧。

果然不錯，司馬洛就是這樣說，他說：「我可以放過你們，但是，我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莫漢問道。

「不是一個很苛求的條件。」司馬洛說：「是你們必然做得到的。剛才，莫漢你不是說願意爲我做任何事情嗎？我就是要你爲我做一件事情。」

「爲你做甚麼呢？」莫漢問道。

「現在還沒有決定！」司馬洛說：「我祇是保留着這個權利。當我需要人用的時候，我就會來找你們。我也可能不會來找你們的，祇是保留着這個權利。」

「這個容易了。」莫漢忙說：「我一定辦得到，一定辦得到。」既然不是馬上就要用他，那就答應了再算了。

「你們現在可以走了。」司馬洛說。

這一男一女是更加開心了，不過莫漢還是懷疑着，看着司馬洛手中的槍，這槍是他帶來的，他希望拿回這槍。

但司馬洛搖頭：「不，莫漢，這個不能還給你，你要用你自己去另找一把好了，這個我留着，以後我會自行把它處置的。」

「那——那再見吧，司馬洛先生。」夢娜說。

「再見。」司馬洛微笑點頭。

夢娜忙不迭地拖着莫漢走向門口，當她把門打開時，司馬洛說：「還有一件事情，我忘記了告訴你們兩位的。那就是，我已經把剛才的話都錄了下來，我袋裏有一副袋裝的小型錄音機，所以，當我再來找你們的時候，希望你們不要詐作不認識我。」

夢娜和莫漢又大表尷尬了，不過這也是以後的事情了，現在他們祇求快點脫身，他們又答應了司馬洛一次，然後離開了。

司馬洛微笑，把房門鎖上了，然後走進浴室，拿了一些厠紙，把槍上的指紋都抹乾淨了，用厠紙隔着手，拿着那把槍，推開浴室的窗子看看。下面是一片樹林，左邊則是海灘，司馬洛就把這槍向窗外一丟丟了出去。

那槍落進了樹林中，給樹林吞沒了。

就這樣，這把槍和他是脫離了關係了，假如現在有警探之類到這裏來搜查，不會從他的身上，搜到這把來歷不明的手槍的。

然後，司馬洛就離開了這間酒店。

×　×　×

那間醫院的主任醫師原來是一個女人。司馬洛雖然在和女人交手的方面是特別有辦法的，但這一次却感到沒有甚麼分別。因爲這是醫生，她從沒見過一位美麗的女醫生，亦沒有見過一位年輕的女醫生。這位醫生也不例外，是一位老處女型人物，對男人似乎並不特別感到興趣，因而司馬洛的英俊瀟洒的外表，對他自己亦沒有甚麼大的帮助了，而在這位智識豐富的女醫生面前，司馬洛亦不敢冒認是律師了，他說他是霍剛的一位好朋友，聽到霍剛已經死了，他很難過，他想知道霍剛是怎麼死的。

「唔！」那位女醫生說：「司馬洛先生，我也很高興你來了。既然你是死者的好朋友，你一定認識了他不少日子了吧。」

「我認識他十多年了。」司馬洛說：「不過最近幾年沒有見過他。」霍剛人既然已經死了，自然也不能否認，他是認識司馬洛十多年的。

「你也許可以帮助我們確定他的眞正死因。」那醫生說道。

「你是說，你們還沒有確定嗎？」司馬洛問。

「醫生不是萬能的。」她說：「醫生最多祇能做一半的工作，另一半要靠病人合作，假如病人不合作，那就比較困難了，我的意思是，霍剛可能是不肯對我們說實話，現在，我希望你告訴我，他究竟是做甚麼工作的？」

「他甚麼都做！」司馬洛說：「沒有固定的行業，大約六年之前，我聽說他是到了外國去做事，就一直沒有他的消息，最近我聽說他在這裏死了，我才知道他是已經回來了的。」

「他在外國做的是甚麼工作，你有所聞嗎？」她問。

司馬洛搖搖頭：「這個我也不能肯定，聽說他是在一家化工廠工作之類。」

「看。」她說：「他果然不肯說眞話，他不承認去過外國，亦沒有提過他在甚麼化工廠工作，雖然，我一直懷疑他正是做這一種工作的。」

「爲甚麼？」司馬洛問。

「是這樣的。」那位女醫生解釋道：「你這位朋友霍剛先生所患的病，依照我的診斷和研究，那是一種輻射病。你知道，近似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日本廣島的人所患的，原子彈在他們那裏爆炸，他們太接近原子爆炸的地方，受到了輻射的影响。我一直相信，霍剛是曾經有一次太接近一些輻射性的物體，輻射性使他的細胞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如果他是在化工廠工作，這種可能性就很高了，很可能他是某一次無意中暴露在强烈的輻射性之中，這種事情，當時是不會察覺的，惡劣的後果，在後來才會慢慢地陸續出現。但是他不肯承認，我就不能完全肯定，因爲世界上現在沒有核子戰爭，普通人根本沒有可能暴露在輻射性之中的。」

她這一連串相當科學化的解釋，別人也許聽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但是司馬洛則認爲與他的猜想很脗合，霍剛那一次去行刦工廠，發生爆炸，他雖然逃脫了，但是當時除了死者之外，他是最接近現場的，因此他受到了輻射性的傷害，那是理所當然的了，自然，霍剛是不能向醫院說出他這個經歷的。

「那麼沒有疑問了。」司馬洛說：「他一定是在外國的化工廠中工作的時候不小心受到了輻射性的傷害。但，醫生，假如他坦白對你說出這件事的話，你又能不能救他呢？」

醫生搖頭：「這是無法可治的，不過，假如他坦白一點，而不隱瞞事實的話，那麼起碼我們是可以令他死得舒服一點。」

司馬洛取出一張照片：「我們正在討論的就是這個人，是不是？」

「是的，」醫生點點頭，說：「這就是霍剛。」

「這個呢，醫生？」司馬洛又給她看另一張照片。

「這個——這是誰？」醫生皺眉搖頭，「這人我沒有見過。」

「霍剛的弟弟霍强。」司馬洛說。

「哦，他有一個弟弟。」那醫生表示驚奇了，「爲甚麼他不通知他的弟弟來看他呢？他的身後事，他的弟弟亦沒有來替他辦理。」

「是誰替他辦理身後事的？」司馬洛問：「誰來把他的屍體領走？」

「他那兩個朋友。」醫生回答。

她指的就是夢娜和莫漢，這兩個也可以算是霍剛一生最後的二個患難之交了。他們一起刧銀行，那在霍剛的最後時光，他們爲他做一些最後的事情，這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的。

至於霍剛的弟弟霍强，又爲甚麼不來呢？

× × ×

「你在想着甚麼？」方華問道。

「我在想着一個問題。」司馬洛說：「我在想着，一個人死掉了，爲甚麼他的弟弟不出現。」

「這個——這種事情，有很多種原因的，」方華說：「譬如，他的弟弟知不知道他死，或者，他的弟弟是否在太遠的地方，趕不及回來，你這個朋友是甚麼人呢？」

「我在想着的理由却是。」司馬洛說：「也許他的弟弟是患了同樣的病。」

「甚麼？」方華看着他。

「哥哥患了一種病，」司馬洛說：「爲甚麼弟弟不能患同樣的病！」

「你瘋了。」方華說：「爲甚麼哥哥患了一種病，弟弟也要患這一種病，兄弟不是理由呀。」

「假如。」司馬洛說：「他的弟弟也是患了同一種病，那麼他的弟弟很可能已經先死了，或者是已經病重將死，這就是爲甚麼他不能來。」

「你的神經不是有問題吧，司馬洛？」方華說：「爲甚麼你要用這種狠毒的話去咒？你和這兩位兄弟有甚麼過不去的地方嗎？」

「沒有呀。」司馬洛聳聳肩：「而且我也並不是在咒他們，我也不希望我會不幸而言中，因爲，假如我講中了的話，我就沒有工作好做了。」

「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方華說：「你簡直是語無倫次的。」

「算了，算了。」司馬洛說：「我們別再提了，還是休息一下吧。」他把頭枕在她的胸膛上。

「休息？」方華說：「怎麼了，你很累了嗎？」

「不特別累。」司馬洛說。

「那麼一會兒再休息吧。」她說着，手伸過來了，放在一個她平時不會放的地方。

她的手所放的地方，很明顯地表示出了，她希望他在休息之前做些甚麼？

「怎麼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我們剛剛不是已經做過了嗎？」

方華的手，還繼續動着，而且對他作了一個嫵媚的微笑，一條腿，就橫擱到了他的腰上來，她說：「有些事情，是多做幾次也不會厭的。」

剛才，司馬洛是和她做過這件事情的了，他們連衣服還沒有穿上，當司馬洛離開了醫院之後，她忽然覺得心裏很煩，他想找一個地方，思索一下，但又想不到一個祗有他獨自一人的地方，於是他便到這裏來了，方華的家，似乎是一個理想的地方，他到這裏來的藉口是看方華那位「丈夫」有沒有再來找他，方華說，沒有了，他顯然不敢再來了，而她很感激他的帮忙，她圖報的方式就是在床上服侍他。而這顯然也是她的一個藉口而已，因爲結果還是她要他在床上服侍她。

雖然，這種服侍的方式，司馬洛也是並不反對的。

於是，他又服侍起她來，當她終於滿意了他的服侍之後，她就不再反對他休息了，由於她自己到此時也是需要休息的，而且事實上，她還是比他更先入睡的。

在她睡着了好一會之後，司馬洛才慢慢地進入了睡鄉。

× × ×

由於霍剛已經找到了，可以說，霍剛的綫路是已經斷了，所以，司馬洛就祗好再循另一條路去找了。那就是循着霍强的綫路去找。雖然，司馬洛一方面也在奇怪，他究竟是不是找對了人。霍剛和霍强，是否眞的是他要找的人？霍剛和霍强是同時從那工廠的爆炸現場逃出來的，如果霍剛受到了那輻射性的傷害，那霍强也一樣會受到傷害的，而且，霍强所受到的傷害，也不見得會比他的哥哥輕的。很可能霍强也是已經死了。

但也許，霍强的病比霍剛遲一點發作，而他在病發之前先完成了復仇的大業，如果是霍家兄弟做這件事的話，那就是祗有這個可能性了。人是在霍剛死了之後才被殺的，時間騙不了人。如果是霍家兄弟在殺人，那麼，動手的人，一定就是霍强，也許霍强是活得比較久一點的。

司馬洛的一條綫索也是一個女人。

這個也是霍强以前的女朋友。

仍然是一個相當年輕的人，但是不很美麗。似乎，霍强在女人方面的口味，與他的哥哥是不同的。這個女人並不美麗的，但這也絕對不等於說，她是沒有吸引力的。這要看對那一種人而言了。她是那種馴良型的女人，那種不會對你作什麼過苛的要求，會逆來順受的那種女人。說人之初性本善，這並不是完全對的，有些人生出來就是惡人，有些人却生出來就是良善的人，不論環境如何薰陶，還是減少不了這些人的良善。

梁小英就是這樣一個女人。

她是在一間自助洗衣場裏工作的，那是一種並不吃力的職位，除了收收錢之外，大部份時間就祗是坐在那裏，她就利用這些時間看看小說，這也是她的馴良性格的另一種明證，這份工作雖然清閑，但是待遇並不高。如果她是苛求的，她就不會幹這份工作了。

當司馬洛走進洗衣場時，她馬上就看出他並不是一個顧客，第一因爲她沒有見過他，第二因爲他並沒有拿着一包待洗的衣服，第三因爲他是一個男人，這種店子，做的都是附近的熟客的生意，沒有人會把衣服拿到老遠的洗衣店去洗的。而且，也極少是由男人拿着衣服去洗的。

她看着司馬洛到達了她的身邊。

這個陌生人並沒有使她覺得恐懼。事實上他的外表，是最難在女人的心理上引起恐懼的。這也是他在辦起事來時一個佔便宜的地方。

「梁小英小姐？」司馬洛問道。

「是的，」梁小英說道：「先生有什麼貴幹？」

「我想問你幾句話，」司馬洛說，「希望你不介意我就誤了你的時間。我是一個律師——」那一套謊話又搬出來了。對女人，這謊話似乎總能混過去。

「祗要是我知道的事情，」梁小英誠懇地說：「我是願意盡我的能力帮忙你的。」

「你以前有一位男朋友，叫霍强的？」司馬洛問。

這句問話，在她身上却引起了很强烈的反應。她就像給電流觸到了似的，整個呆在那裏



了，跟着，她的眼中就凝滿了淚水。淚水太滿了，開始奪眶而出，她就連忙把頭低了卜去，一面用一條手巾去拭抹那淚水。

「對不起，」司馬洛溫柔地表示歉意，「我似乎是問了一個我不應該問的問題！」

「唔——這不關你事，」她哭泣着，「——但你爲什麼要找他？他犯了什麼事嗎？」

「不，不，」司馬洛說，「絕對不是這樣，我已經說過了，我是個律師，我正在辦理的這椿官司，需要霍强先生供應一些口供才能解決的。所以我很急於找到他，祗是要他說幾句話，假如能簽一個名字就更好！」

他是正在欺騙一個弱質女子了，但有什麼辦法？他總不能告訴她，他懷疑霍强是殺人兇手，而假如證實了霍强是的話，他很可能會把霍强置諸死地的。

「但是，」梁小英說，「我已經好幾年沒有見過他了。我已經和他分手了好幾年。」

司馬洛却懷疑這句話的眞實性。分手好幾年，什麼都應該淡卜來了，不會這樣容易就激動得哭了起來，最初分別的時候會這樣，但是分別得久了，哭的次數多了，就不再會這樣容易爲了同一件事情而哭泣。這些是人類的自然反應，司馬洛是深深明白的，因此也沒有那麼容易瞞得過他。不過，梁小英倒也並不是在瞞他的，因爲當他問：「一直沒有他的消息嗎？」她就說有。最近忽然有了他的消息。

她毫不隱瞞地說出來了。果然是一個品性馴良的女孩子，一點也不懷疑司馬洛是可能對她這位男朋友是有什麼不利的企圖的。但，這可能也是因爲她根本不大清楚她這位以前的男朋友實在是怎樣的人。

她說霍强是不告而別的，走了之後才給她一封信，告訴她他是到了外地去做生意，希望闖出了一個天卜來，也許他會衣錦榮歸，再囘來見她，後來就沒有了他的消息了。但她還是一直在等，她認爲一個女人一生祗能有一個男人，不能因爲他走了就另找一個。

到了三個月之後，他的消息就忽然來了。她收到了他寄來的一筆錢，兩萬元。通過銀行滙來的。此外還有一封信，大意是叫她好好利用這一筆錢，有一筆錢在身邊，她就不容易受男人欺負。也許他會再囘來找她的。

「這——這就像說他永不會囘來了！」她大聲哭了起來，忘記了店子裏有不少顧客。

這使司馬洛爲她感到難爲情了，由於這裏的顧客多半是家庭主婦，而家庭主婦總是好管閒事的，人家在吵鬧，她們不會識趣地詐作聽不到或者看不見，而且還要特別注意，唯恐查不出事情的眞相。

有一個頭髮蓬亂，毫無女性吸引力的悍婦型的還狠狠地看着司馬洛，懷疑他欺負了她。

「呃——」司馬洛說：「我們可以到別處去談嗎？這裏似乎不大方便？」

她點點頭：「你等一等。」

她鎖上抽屜，走到店子裏面去了，一會兒出來，帶着另一個年輕女郎，她用手帕抹着眼淚和鼻涕說道：「她可以替我，我們到外面去吧。」

司馬洛鬆了一口氣，和她一起到外面去了。他們上了他開來的車子，司馬洛把車開動了，她還是哭個不停，他說：「我看我們還是在一個比較靜的地方停卜來談談的好，假如你不介意。」

她點點頭。她也明白她這樣哭着，是不適宜進入餐廳之類的，一如她不適宜留在店子裏和他談談。司馬洛把車子開到了一個僻靜的地方，停好了。

他繼續問她。她的故事還是一樣的。和她分手了之後，霍强就音訊全無，直至三個月前給她滙來了這兩萬元。

他並沒有給她地址。

祗知道那封信是從N市寄來的。錢也是從N市滙來的，她在銀行提了欵，簽了字。她也向銀行方面查問過滙欵人的卜落，但銀行方面表示無可奉告。銀行是不負責作這種聯絡的，是的，她有那張提欵的副單，還放在手袋裏，和那封信一起。這個她是當作珍貴的紀念品了。她拿出來給司馬洛看過了，但是不肯給司馬洛拿走。

「如果你把提欵的副單交給我，」司馬洛說：「我也許可以查出滙欵人的所在，我們律師和銀行是有點聯絡的。」

「我不能給你，這是他最後的音訊。」她痛苦地搖着頭，顯然陷於矛盾之中。如果交給司馬洛，司馬洛也許可以爲她找到霍强，但是，她又捨不得放棄這珍貴的紀念品。

「這個也不難解決的。」司馬洛說。他又把車子開動了，駛進了市區。

他的解決辦法是簡單而有效的，那就是把那封信以及那張提欵的副單拿到書局去，每樣映印一份。現在映印機很普遍，差不多任何文具店都有映印服務，祗花一點點代價，就可以映到一份和眞本差不多的了。

司馬洛映印了每欵一份，就拿囘車中，把原本交囘給梁小英。梁小英已經哭完了，不過眼睛還是紅腫，鼻子也是紅紅的。

「我很多謝你的合作！」司馬洛說道：「現在，希望你鎭定一點，我要把你送囘店子去了。」

梁小英點點頭。

司馬洛又說：「假如我找到了霍强，我會勸他再和你聯絡，或者把他的地址告訴你。你帮了我的忙，我也會帮你的忙的。」

「謝謝你！」梁小英感激地說。

當然，司馬洛也知道，這諾言是百份之九十九不會實現的，而事實上他亦相信，讓梁小英和霍强聯絡，也不見得就會對她有什麼好處。不如就讓她這樣生活在希望中更好了。

梁小英在半途中忽然又哭起來了，司馬洛祗好又改道，從一條較遠的路兜囘店子，讓她有多一點時間哭。她哭着說：「那些錢，我並沒有動過，我祗是存在銀行裏。我並不需要這許多錢，他爲什麼要給我錢？我不是喜歡他的錢，我是喜歡他的人。」

「我會替你問問他的。」司馬洛說。

× × ×

司馬洛軟軟地躺在酒店的床上，吸着香烟，等着，大約十分鐘之後，床頭的電話才响了起來，他連忙拿起聽筒，接綫生對他說：「司馬洛先生，你的長途電話已經接通了，現在請你講吧！」

跟着，電話中就接上了一把男人的聲音，說：「喂？」

「梁廣先生？」司馬洛問道。

「我就是，」那邊那個男人囘答道：「你就是司馬洛嗎？我們一直在等着你的電話，你却一點消息都沒有。」

「沒有什麼值得報告的時候，我不想浪費電話費。」

「丹露在身邊，」梁廣說：「她搶着要跟你講，你是要找我的還是要找她？」

司馬洛不禁笑了起來。

「我要找的是你，」司馬洛說：「講完了正經事之後我再跟她講好了！」

梁廣照這樣轉告了林丹露，然後又問道：「怎麼樣了，司馬洛，你有什麼需要我帮忙的嗎？」

「對了，」司馬洛說：「我有件事需要你帮忙，你在銀行方面有聯絡嗎？」（未完）

俠義奇情故事

倪匡·文
盧令·圖

# 鹽梟雙雄（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典文和唐榮在揚州大鬧許老拐住宅，證實當年大開刑堂的事，是張翺一手安排後，陳典文立卽帶同唐榮，取道上海，買舟直放連雲港，找尋當年曾最後見過蘭姑一面的鹽民李和順，詎知事隔多年，李和順和妻子早巳身故，陳典文懷疑李和順夫婦死因，從李和順遺孤口中獲知李和順夫妻埋骨之地後，與唐榮前往墳地，掘棺檢驗，當掘出破棺，現出兩具白骨之後，陳典文發現一具白骨的頂門上有一點亮晶晶的東西，他命唐榮取出來看看，唐榮奉命，俯下身軀，向白骨喃喃禱告一番——

## 不爲名利誘　抱存必死心

唐榮一面說，一面俯身，伸手將骷髏取了起來，交給了陳典文，兩人一起看看。只見那發亮的一點，像是一股極細的白金絲，只有極短的一點，露在骨外，陳典文想用指甲，將之鉗出來，可是由於露在外面的那一點，實在太短了，根本沒有法子鉗得住。

唐榮一伸手，自陳典文的手中，接過骷髏來，道：「別麻煩了！」

他一面說，一面將骷髏托在掌中，右掌巳一掌向骷髏上拍了下去，一陣骨裂聲過處，整個骷髏，被他一掌拍得散了開來，鼻孔以下的碎骨，全落到了地上，唐榮的左手緊了一緊，又是一陣骨碎聲，將頭蓋骨又捏得更碎了一些才攤開手掌來。

等到唐榮手掌再攤開來之際，陳典文和唐榮兩個人，都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響。

那一點露在頭蓋骨外，看來其細如髮的白金絲，巳經全顯露出來了，足足有三寸來長，緊緊嵌在頭蓋骨上，陳典文忙伸指甲，將之挑了出來，平放在掌心之中，剎那之間，他只覺得身上陣陣發寒，那是由於他心頭的震悸，而不是由於巳經大滴大滴洒下來的雨點。

巳經下雨了，雨點大而密。

可是陳典文和唐榮兩人，都站着不動，雖然雨水巳迅速地順着他們的頭髮，在向下淌着，可是他們甚至不知道巳經下雨了！

他們盯着那根白金絲，連眼都不眨。

老李和順是怎麼死的，巳經很明白了，白金絲雖然細，可是自頂蓋骨上，直穿了進去，任誰也非立時喪命不可。他們也明白，何以作了半輩子捕快，老於仵作的徐標，也不知老李和順的死因，白金絲如此之細，又全穿進了頭蓋骨之中，當人才死，還有頭髮之際，誰也找不出他的死因來。

老李和順的死因巳經明白了，可是陳典文和唐榮兩人的心頭，卻絕不是滋味。

他們盯着手上的白金絲，心中所想的是同一問題。那根白金絲是這樣細，看來也不會堅硬到哪裏去，它是怎麼釘進一個



人的頭蓋骨去的呢？

如果有一個人（一定有這樣的一個人），能够一出手，就將這樣的一根白金絲，釘進一個人的頭蓋骨中，那麼這個人練的是什麼功夫？

陳典文和唐榮都是武術大家，可是他們聽也未曾聽說過有什麼功夫，可以做到這一點。

陳典文之所以突然感到了寒意，也正由於如此，他一直沒有低估對頭的力量，不但不低估，而且還盡可能將對頭的力量估得高，不過現在他發現，還是將對頭的力量估得太低了！

張翺的手下，竟有這樣的高手，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陳典文在想着，唐榮也一樣在想，唐榮猝然道：「一定是張翺親自下毒手！」

陳典文震了一震，倏地抬起頭來，望着滿面全是水珠子的唐榮，道：「你看到過張翺用這門功夫？」

唐榮苦笑着，道：「沒有，不過……不過有一次，在席上，大伙起鬨，要張翺露一手，張翺他順手摘了一片萬年青的葉子，伸手一按，就按進了桌面，那一會，席上的人，就看得氣也喘不出來！」

陳典文顯然聽得氣也喘不過來，有點傻傻地問，道：「這是什麼功夫？」

唐榮道：「當時，誰也說不上來，後來，那乾老頭子說這是最上等的氣功！」

陳典文深深吸了一口氣，又向那具女屍望去。

唐榮指了女屍一下，道：「她……也是這麼死的？」

陳典文作了一個手勢，唐榮又將女屍的骷髏，取了起來，仔細看着，果然，在女屍的頭蓋骨上，也有一點露在外面的白金絲，唐榮又待伸掌去拍，陳曲文一攔手，道：「留着，帶在身邊。」

唐榮猶豫了一下，要帶一個骷髏在身邊，雖然是出生入死，絕不皺眉的豪俠，心中總也不免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骷髏是屬於死人的，死人是屬於另一個，活人對之一無所知的神秘領域的，那種感覺，自然也有說不出的神秘之感。

唐榮嚥下了一口口水，抖出一塊布來，將骷髏包了，繫在腰際。

雨越下越大，鏟起來的泥塊，全成了泥漿，他們兩人身上全濕透了，唐榮草草連泥帶水，鏟進坑中，將坑填平，和陳典文一起離開了亂葬岡。

雨一直那麼大，兩頭驢子的身上，叫雨水一淋，看來格外油光水滑，驢蹄踩下去，水濺起老高，他們一直來到鹽河邊上，才看到有一艘船停着，唐榮隔老遠就叫道：「船家，船家。」

等到他們來到了河邊，才看到一個人，穿着簑衣，躬着身，從船艙中走了出來，頭上的斗笠，簌簌地往下淌着水，也看不清他的臉面。

一到河邊，兩人下了驢，唐榮大聲叫道：「借你的船避一避雨。」

那穿簑衣的道：「只怕艙裏窄——」

他話還沒有講完，陳典文和唐榮兩人，已經一躍上了船，那穿簑衣的呆了一呆，將斗笠向上頂了一頂，道：「眞邪門，這兩天見到的人，怎麼全會飛？」

唐榮巳經躬身進了艙，陳典文聽得那人這樣說，心中一動，轉頭道：「還有什麼人會飛？」

那船家說道：「在艙裏面，也是避雨的。」

陳典文心中又一凜，立時去看唐榮，只見唐榮躬着身，就堵在艙口，顯然是他要進艙，可是還沒有進去，就看到艙裏，有什麼異樣的物事，所以僵在艙口了。

陳典文唯恐唐榮吃虧，忙道：「先出來。」

唐榮身子一縮，離開了艙口，陳典文搶前一步，一矮身，來到了艙口，向內看去。他在向內看去之際，巳經作了準備，單掌當胸，目光如電，船艙中又小又髒，而且，到處在滴滴嗒嗒地漏雨，比外面的情形，好不了多少。

在又髒又窄的船艙的一角，並肩坐着兩個人，那兩個人一身灰衣，身子縮成一團，都是雙手抱着膝，兩個人四隻眼，看來隱隱閃光，他們一動也不動地蹲坐着，可是看來，卻給人一種極其脅迫的動感。

陳典文略怔了一怔，又向前跨了一步道：「兩位，對不起，外面雨太大了！」

那兩個灰衣人中間的一個，聲音很冷，道：「艙裏也好不了多少！」

陳典文道：「總好多了！」

他一面說，一面也蹲了下來，唐榮跟着進來，在陳典文的身邊蹲下來，兩人交換了一下眼色，那穿簑衣的船家，向艙裏張望了一下，搖了搖頭，船艙實在太小，蹲坐了四個人，已擠不下他了，他只好站在外面。

雨仍然很大，雨點落在蓋艙的蘆蓆上，發出「柴柴」的聲響，艙中四人，誰也不出聲，只是不時各自用陰冷的目光對望着。

他們雙方，並沒有盤問對方的身份，但是實際上，根本不必盤問，心中都一片雪亮，知道對方是什麼人。

靜默維持了好半晌，才由陳典文首先打破，陳典文先冷笑了一聲，道：「原來張先生沒有閒着！兩位來自何處？」

一灰人道：「界首。」

那兩個灰衣人，又是悶哼一聲，一個道：「你陳先生太忙，他張先生當然不敢閒着了！」

那兩人的口音很奇特，陳典文要小心聽才能聽得懂，他向唐榮望了一眼，唐榮畢竟跟他久了，知道陳典文想問什麼，立時就着艙板中的滴水，在板上劃出了「界首」兩個字。界首的口音，十分奇特，陳典文聽來有點不懂，但是唐榮從小南闖北蕩，諳通南北各地的鄉談，一聽就聽出了這兩個灰衣人的籍貫。

陳典文的心中，迅速想了一想，江湖上有頭臉的人物之中，籍貫界首的，他一時也想不起來。

陳典文又傾聽了一下，四周圍除了雨聲之外，一點別的聲音也沒有，這兩個灰衣人，是張翺的手下，那巳是沒有疑問的事了，看來他們落了單，遇上了自己，那算他們倒霉，好歹也得在他們口中，問出點什麼來。

陳典文冷冷地道：「兩位貴姓？」

那兩個灰衣人看來很鎮定，不過他們

的眼珠，在不斷轉動，可以看出他們心中也知道，自己的處境，十分不妙，陳典文一問，一個道：「姓包。」另一個道：「姓么。」

一個答姓「包」還不稀奇，另一個說「姓么」，陳典文又呆了一呆，以爲自己沒有聽懂。

陳典文一呆，唐榮也一怔，立時在陳典文耳際道：「少爺，界首么爺，是通巢湖水賊的！」

船艙上能有多大，而且唐榮是個粗人，嗓門大，脖子粗，就算在他來說，是「附耳細語」，聲音也不會低到哪裏去，他一說，那兩個人又互望了一眼，那姓么的道：「唐爺好見識！」

陳典文笑了一下，十指交叉，雙手輕輕地向外，反拗了一下，指節骨發出了一陣清脆的「必必」聲，道：「兩位，既然相遇，我有幾句話要問，我和你們並無冤仇，不想怎樣，你們可要明白才好！」

那兩人的身子動了一下，陳典文的話，聽來平和，實際上，充滿威脅，他們怎會不明白，那姓包的立時道：「陳爺，問我們，可問不出什麼來。」

陳典文聲音一沉，冷冷地一哼，道：「能問出多少，就問多少，你們見過蘭姑沒有？」

兩人互望了一眼，姓包的道：「沒有，只聽說過，她是個美人兒，是不是？」

陳典文的聲音更冷：「她在哪裏，你們聽說了？」

兩人一起冷笑着，道：「你是明眼人，別充瞎子，問你們自己就行了！」

陳典文的眼角牽動了一下，這兩個人可能是新來鹽幫的，自然一切全聽張翺的安排，張翺散佈了謠言，說蘭姑是做出了對不起他的事情，和自己在一起，看來鹽幫上下，全都深信不疑。

陳典文又問道：「兩位到這裏來幹什麼？」

這問題開門見山，那兩人互望了一眼，這會，由那姓么的開口，道：「陳爺你還有不明白的？自然是衝着你，你昨晚傷了一朵青，要動手，少廢話！」

陳典文陡地一怔，道：「什麼？你說什麼？」

姓包的雙肩聳了一聳，看來像是正在鼓氣，道：「一朵青，你廢了他一隻手，出手好辣！」

陳典文還沒有回答，唐榮已忍不住罵了起來，喝道：「放你娘的狗屁——」

他這裏一喝罵，那兩人陡地一聲大喝，身子直起，「呼呼」兩聲響，頂開船艙頂的蘆蓆，人也向上，直竄了起來，唐榮跟着叫道：「別走！」

陳典文沒出聲，只是順手抓起一塊艙板來，打橫揮出，艙板脫手，正打在那兩人的足踝上，兩人眼看已要拔出去了，又一聲怪叫，「砰砰」兩聲響，重重地跌回船艙來，臉色發青，全身發抖。

陳典文望着兩人，艙頂上穿了一個大洞，避雨是誰也避不成了，船家在船頭，目定口呆地望着，一聲也不敢出，陳典文又冷笑一聲，道：「我沒有見過一朵青，他怎麼樣？廢了一隻手？」

姓包的一面哼哼，一面道：「右手齊腕斷了，他的兩個師兄，護着他回揚州去了！」

陳典文向唐榮望了一眼，道：「明地，暗地裏跟着我們的人，可真還不少！」

姓么的大聲道：「告訴你，這條道上，上百人都有。」

陳典文道：「那算是張先生瞧得起，他怎麼不動手，在等什麼？」

姓包的瞪着眼，看來他倒是個硬漢子，大聲道：「姓潘的淫婦對不起他，他可是好人，好歹還想見那淫婦一面，問問明白，所以只要我們跟着你！哼！」

一時之間，陳典文還不明白「姓潘的淫婦」是指的什麼人，可是他立即明白了，那姓包的說的是蘭姑！剎那之間，他血向上沖，蒼白的臉，變成了紅色，唐榮忙即閉了眼睛，那姓包的口出不遜，唐榮可不想看他自食其果的慘相，陳典文陡地一聲大喝，一伸手，就抓住了姓包的胸口，姓包的大叫起來，道：「抓死我，也是那麼說！」

唐榮閉着眼睛，聽得在那姓包的怪叫了幾句之後，接下來，就是「卡卡」兩下響，再接下來，就是姓包的慘嚎的聲音，再接下來，忽然是一陣「得得得」的聲響。唐榮不禁怔了一怔，那「卡卡」兩下響，一定是陳典文心中怒火上湧，出手重了一些，將姓包的肋骨，抓斷了兩根，肋骨叫人抓斷了，自然得發出慘嗥聲來，然而，那「得得」聲，又是什麼呢？

唐榮忍不住睜開眼來，只見那姓么的嚇得縮成了一團，敢情是他把不住在發抖，牙齒相叩，發出來的聲響。再去看陳典文時，已由紅而白，變得比平時更白，那姓包的口中，鼻中，都向外沁着血，可是臉上仍然是一副倔強的神色。

唐榮最愛硬漢，一看姓包的這種神情，心中倒起了幾分憐惜之意，忙道：「少爺，這人——」

陳典文不等唐榮講完，也已經鬆了手，那姓包的「砰」地一聲，跌了下來，跌得太重了些，將小船的艙板壓斷了兩塊。

唐榮瞪了那姓包的一眼，冷冷地道：「你想找死，口裏就再不乾不淨。」

姓包的抹了抹口鼻湧出來的血，一樣瞪着眼。

姓包的一面瞪眼，一面又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他奶奶的，爲什麼嫁了人不到半年，就踪影不見，勾漢子去了？我可沒不三不四，不過那樣子叫什麼，我可不知道！」

唐榮又好氣又好笑，看來，那姓包的，竟是個渾人，唐榮生怕陳典文再度出手，姓包的定要禁受不起，立時向陳典文望去。

只見陳典文蒼白的臉上，現出十分疲倦的神色來，甚至看來眼皮也十分沉重，連眼都睜不開來，唐榮挪了挪身子，道：「少爺，我們走吧！」

陳典文陡地抬起頭來，伸手用力一撥，將唐榮的身子撥開，唐榮防不到他有此一着，一個踉蹌，倒撞在艙壁上，「嘩」地一聲響，將艙壁又撞坍了一半，雨更像倒水一樣，倒了進來。

雨水將陳典文的頭髮，緊貼在他蒼白的前額上，他盯着姓包的，道：「是，蘭姑不見了，你們可曾想到，她是叫人謀害了？」



姓包的看來更不好受，雨洒在他的臉上，將他口鼻處流出來的血，全化成一條條，順着他的鼻子，向下流着，他聽得陳典文那樣說，怔了一怔，道：「害她？誰害她，你是說，她不是存心跟你走，是你勾引她的？」

陳典文忍住了氣，這時候，他的心口，像是有幾千百斤漲力，在向外用力漲着，就要令他的胸膛炸開來了，所以他的聲音，聽來十分異樣，道：「我說是張翺，他……他害蘭姑！」

姓包的陡地笑了起來，他雖然一個字也沒有說，可是從他一面笑着，一面牽動了的肋骨，疼得臉上變色，口中嗆血，但仍然忍不住要笑的那種情形看來，顯然，他心中認爲陳典文所說的，是絕無可能之事！

陳典文並沒有出聲，只是在他的眼神之中，流露出一絲極其悲哀的神色來，緩緩地轉動眼珠，向姓么的望了過去，姓么的仍縮成一團，身子也仍在不斷抖着，陳典文一向他望了過來，他喉際就發出了「咯咯咯」三下響，一連吞了三口口水，然後，才用顫抖的聲音道：「陳爺……老實說……我怕死，不過……你才說的……就算死了，我也……不信！」

姓么的話才說完，陳典文陡地發出了一聲狂吼，在那聲狂吼之中，充滿了絕望的悲哀，接着，只見他雙臂一振，在他雙臂振動之際，雨點橫飛，打在人的身上，就像是小石子一樣。

陳典文叫聲未完，人已向上拔了起來，倏地穿出了艙頂，唐榮張大口待叫，只聽得一下巨響，一根桅桿，斷了下來，又將艙頂壓塌了一半。

唐榮忙也向外竄去，只見大雨迷漫，陳典文已上了岸，在雨[illegible]沒的荒野之中，向前奔着，轉眼之間，已經只見一條模糊的人影。

唐榮大吃了一驚，叫道：「少爺！」

他一張口，雨水灌進了他的口中，令得他的喉際，發出了一陣「都嚕嚕」的聲響，他無法再叫出第二聲來，一面吞下了口中的水，一面抹着臉向前直追了過去。

曠野上的雨是如此之大，天地間，一片灰暗，只是偶然間，有幾隻驚慌的海鷗，在雨中翺翔，露出肚上的那一點雪白。

唐榮竭力向前看着，想看到陳典文，可是向前看去，除了一片雨濛以外，什麼也看不到。

唐榮心中，說不出來的着急，他完全明白，陳典文爲什麼會這樣子發出一下吼叫聲，向前奔去那是因爲他感到絕望了！

張翺在其他人的心目之中，威望如此之隆，看來就算是蘭姑親自出現，和他一起，當着鹽幫上下，一起訴說張翺的種種陰謀，也是不會有人相信的了！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陳典文怎能不心如刀割，看來他除了在豪雨下的曠野之中，拚命奔馳之外，也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了。

唐榮心中也不好受，一面向前奔，一面仍在向前看着。雨勢太猛，原野上，積水向低處竄着，就像是有萬千條怪蛇在流竄一樣，唐榮奔得急，不暇向地上看，陡地一腳踏下去，踏了一個空，「噗通」一下，水花四濺就跌進了水中。

唐榮水性不怎麼樣，陡然之間，到了水中，心裏一慌，就吞了兩口黃泥水，好不容易掙扎得站了起來，才弄清楚自己跌進了一道溝中，水齊胸深，湍急無比，湧了過來，唐榮站在水中，水湧過來，被他的身子所阻，激起老高的水花來，以唐榮那樣的大個子，尚且有站立不穩之感。他定了定神，抹去臉上的水，正準備跨上溝去，突然在水裏，像是有什麼東西，撞了他一下。唐榮心裏暗罵了一聲，伸手向水中就撈，一撈就撈了個正着，向上就提。

他本來心想，這一提，不論在水中衝過來的是什麼，總可提出水面來的了，卻不料水中的那東西十分重，一提之下，非但沒有提起，腳下一滑，又跌進了水裏。

唐榮在水裏掙扎了一下，又喝了兩口黃泥水，再站了起來，雙手一起，將水中的東西，提了起來，用力向岸上一拋。

等到他將水裏那沉重的東西，拋出了水，他才陡地一怔，在水裏衝過來，給他抓住了的，原來是一個死人！

唐榮一面暗罵着自己霉氣，一面拖泥帶水，自溝中爬了出來，氣不打一處來，一腳踢得那死人翻了一個身，向那死人看去，只見那死人的臉皮，是厚厚的一層死灰色，看了令人噁心，不但是臉皮，整個身子，都在發脹，以致他身上的衣服，看來像是裹在粽子上一樣，那自然是人死了之後，在水裏浸過不少時候之故。

對於一個這樣難看的屍體，唐榮當然不會有太大的興趣，何況他還緊着要去追陳典文，踢了一腳之後，正待向前拔步奔去，陡地一眼看到，那死人全身發脹，可是唯獨，胸前坍下去了一大片。

唐榮是武術的會家，一看到這情形，就不禁一怔。這情形，他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這人生前，胸前受過重擊，十幾條肋骨可能全斷了，才會這個樣子！

唐榮一想到這一點，忍不住多看了一眼，這多看一眼，又看出一點名堂來了。

他看到那死人的手裏，緊緊捏着一隻黑布包袱，抓得如此之緊，看來五根發了白的手指，像是做了鬼也不打算將之放棄一樣。

唐榮雖然是粗人，可是看了這種情形，他也不禁自然而然，發出了一陣感嘆，他一面抹着臉上的水，一面喃喃地道：「放開點吧，那包袱裏就算有金銀珠寶，老兄你也用不着的了，還不肯放開？」

死人當然不會回答他的話，只是在大雨之下，灰白的眼珠，可怕地瞪着，唐榮俯下身，想將死人的眼皮撫下來，可是屍體已經發了脹，眼皮是撫不下來的了，唐榮嘆了一聲，用力一扯那布包裹，在他用力一扯之下，倒將死人的手指，扯斷了兩根，斷手指仍然搭拉在布包袱上，看來極其駭人。

唐榮又嘀咕了幾句，順手抖了抖包袱，抖出了幾件舊衣服來。

在舊衣服之中，好像還有一件什麼東西，一跌出來，就跌進了水窪中，也看不清是什麼，唐榮也懶得再俯身去拾，順勢向窪中一腳踢去，將那件東西，踢得飛了

起來，等到那件東西，一向上飛起來，唐榮一眼看見，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怪叫！

那東西在被踢得向上飛起之際，恰好在唐榮的臉前掠過，唐榮在一瞥之間，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面令牌，是雙龍爭珠令！

唐榮怪叫了一聲，傻了一傻，再抬頭向上看去，給他一脚踢了起來的令牌，兀自在半空中翻着滾，叫豪雨一淋，更顯出它那深紫色，發光的特質來，那不是雙龍爭珠令是什麼？

唐榮再發出了一聲怪叫，頭仰上看，向前直衝了過去，他竟然一脚將雙龍爭珠令踢了起來，這種事，別說講給人家聽，就算他自己對自己說上一萬遍，他也不會相信。

他向前奔去，原是想伸手，將雙龍爭珠令接在手中的，可是，他心情實在太緊張了，那種緊張，全然是一種虔誠的教徒，褻瀆了宗教之後，有一股極其的內疚之感，唐榮打從十二歲，背井離鄉，出來走私鹽，過了半輩子闖蕩江湖的日子，也一直是鹽帮中的骨幹份子，凡是鹽帮中人，對於雙龍爭珠令，都有一股莫名的崇敬之感，而他剛才竟一脚將雙龍爭珠令踢了起來！

他心情緊張，向前衝去，一不小心，又向前滑了一下，「叭達」一交，仆地跌進水潭之中，後腦上，「卜」地一下，一件物事撞了下來，撞得他生疼，接着，撞着了他後腦的東西，落了下來，落在他的面前，正是叫他一脚踢了起來，又自半空中落了下來的雙龍爭珠令！

雙龍爭珠令就在眼前幾寸處，唐榮也忘了腦後的疼痛，口中連聲道：「邪門，邪門！」

他一面說着，一面就爬起，跪下，就着水，「叩嘰」叩了一個頭，這才雙手，恭恭敬敬，將雙龍爭珠令，請在手中。

他雖然一早就是鹽帮中人，可是對於雙龍爭珠令，也不過遠遠地看過幾次，從來也沒有這樣近，將之捧在手中，仔細地看過，他一面仔細地看着，一顆心怦怦地跳着，幾乎要從口中跳了出來，連他自己也不知過了多久，才緩緩站了起來。

可能已經過了很久，天色看來更加陰晦，但是雨却已經小了很多。

直到這時，唐榮才如夢初醒，陡地叫了起來：「少爺！」

他的叫聲，在曠野之中，悠悠地傳了開去，可是哪裏有人應他？

唐榮用力在自己的腦袋上拍了兩下，解開濕透了的衣服，將雙龍爭珠令，貼肉藏好，又隔着濕衣服，輕輕按了幾下，肯定令牌確是在自己身上，才向那人看去。

唐榮望着那死人，死人的臉發脹，變形，完全認不出他是什麼人，唐榮自然不會想到，那死人，正是叫一朵青他們哥兒三人打死了的徐標。

他搔着頭，弄不清是怎麼回事，也想不出，爲何鹽帮的雙龍爭珠令，竟會叫這個人包在幾件破衣服之中！看來這個人並不是不知道雙龍爭珠令的來歷，要不然，他也不會臨死還緊抓着雙龍爭珠令不放。

唐榮呆立了片刻，這時，他急於要找到陳典文，要向他報告自己發現雙龍爭珠令的經過，所以他又向前，追了上去，可是，足足追出了十里來地，天色已經漸漸黑下來了，還是沒有陳典文的踪影。

唐榮嘆了一口氣，心想，這樣找下去，也不是辦法，可能陳典文已經回船上去了。

唐榮想了一想，認定了方向，又急急往陳家港走去，雨已經停了，天色迅速黑了下來，有一股極度的興奮支持着，唐榮越走越快，等到他進了陳家港，經過一家飯店，聞到擺在飯店外木案上燒酒食物的香味時，肚子中才嘰咕地大叫了起來。

唐榮摸出了一個毫洋，順手拿起兩隻野兔，一手一個，大口啃着，轉眼之間，一隻就只剩下了骨架，恰好一個半開門的破鞋，塗了一臉的粉，發着嗲，雙手拉住了唐榮，不叫他走，唐榮一反手，就將兔骨架子，塞進了她的口中。穿過了市鎮，來到海邊，向前望去，唐榮先定下了一會神。

船上，船艙中有燈光冒出來，那自然是陳典文早已回到船上來了。

唐榮又伸手在腦袋上鑿了一下，埋怨自己太笨，白奔了十幾里冤枉路，他踏着跳板，跳板在他的脚下，吱吱地响着，唐榮心情又緊張又輕鬆，雙龍爭珠令到了他們的手中，他可以想到，陳典文看到了雙龍爭珠令之後的高興，也像是聽到了陳典文用興奮的聲音在叫着：「走，我們上揚州去！」

唐榮一隻脚才踏上了甲板，就叫道：「少爺！」

他一叫，只見船艙的門打開，眼前一亮，走出了兩個人來。

一看到那兩個人，唐榮就陡地一怔，再一看，艙中燈光通明，人影綽綽，看來還像是有不少人，他這時知道不對頭了，身形一凝，那自船艙走出來的兩個人，唐榮倒並不陌生，一身白綢短打，連紮起的袴脚上，都綉着花兒，正是胡金，胡銀兩兄弟。

唐榮一看對方人多，本來是準備反身就走的，可是他不知道陳典文是不是在船上，不知道陳典文是不是已着了他們的道兒。

由於不知道這一點，唐榮不能走，也不想走。不過唐榮也知道，自己這時候，決不能和對方動手，要是動起手來，雙龍爭珠令跌了出來，那就什麼都完了！

他站着不動，心中在盤算着，不知該怎麼才好，胡金，胡銀兩兄弟，倒很客氣，笑嘻嘻地道：「唐爺，眞不好意思，等久了，不見你們回來，我們只好自己先上船來歇着了！」

唐榮一聽，心已放下了一大半，立時轉身，道：「那我去找少爺回來！」

他已在胡氏兄弟的話中，聽出了陳典文沒回來，那他還留在船上幹什麼？自然立時就走，他動作快，一個車轉身，已經跨出了一大步，再一步，就到了船舷，可是也就在這時，「呼」地一聲，一件東西，在他頭上飛過，落在跳板之上。

那東西，是一塊玲瓏透剔，又瘦又皺又醜的太湖石，足有百來斤重，唐榮還記得，那是陳典文在上海，花了兩百大洋買來的。



如今，這塊太湖石一砸在跳板上，跳板便齊中壓斷，太湖石也跌進了海中。

唐榮一面罵着，一面身子騰起，跳板雖然斷了，船離岸不過丈許，倒也難不倒他，身子一騰起，就向岸上竄去，再聽得身後呼喝之聲傳來，唐榮也不轉身，脚一點地，立時向前奔出。

他奔出沒多遠，前面黑處，有四條人影，疾撲了過來，唐榮也不停步，拳頭直擊了出去，「砰砰」兩聲，撞在兩個人的臉上，那兩個人固然連聲都未出，唐榮的拳上，也好一陣痛。

唐榮向暗地裏奔，後面的呼喝聲，也越來越近，陡然之間，唐榮只覺得後肩上，緊了一緊，唐榮反肘撞去，却又叫他身後那人，伸掌托住了肘，接着，便是一陣陰森森的冷笑，道：「唐爺，你可不是落荒而逃的人！」

唐榮不禁苦笑了一下，他自然不是落荒而逃的人，可是這時，他不能不逃，他身上有鹽帮的雙龍爭珠令，他担的干係太大！

他身後那人，一說完了話，就鬆開了手，唐榮轉過身來，在他眼前的，正是新任鹽帮的總管，一口川音的瘦小老頭王老六。

唐榮瞪了眼，叫道：「好哇，人眞不少！」

王老六一揚手，道：「剛才我要殺你，你已經沒了，還是上船去我有話說！」

唐榮在他一揚手間，看出他的掌心，夾着一個上面有尖刺的小鐵片，尖刺之上，有着看來怵目驚心的暗綠色，唐榮也不禁倒抽了一口氣，要是他剛才抓住自己的後肩時，這尖刺發力，刺了進去——

唐榮想到這裏，忍不住縮了縮肩。他道：「有什麼話，只管在這裏說！」

王老六點頭道：「好，我們雖沒見到陳爺，見了你也是一樣——」

他的話才講到這裏，陡然之間，「呼呼」兩聲响，兩個人直飛了起來，重重落在地上，緊接着，人影一閃，陳典文已站到了王老六的面前。

陳典文來得如此突然，王老六和自船上追出來的那些人，全都吃了一驚，不過王老六却仍是陰着一張臉，不動聲色，唐榮看在眼裏，心中也不禁自叫了一聲：「好！」

王老六非但不驚，而且還立時接着，將話講了下去，道：「陳爺來了更好，張先生說，違教已久，想請陳爺到揚州去相會！」

陳典文的神情，看來很峻冷，頭髮還是濕漉漉的，他的語氣，也出奇地陰冷，道：「我們在揚州時，張先生爲什麼不提相見這件事？」

王老六向前踏出了一步，道：「這事難怪張先生，陳爺來得突然，鹽帮上下，知道陳爺來了，羣情洶湧，張先生怕要鬧出事來，是以要等陳爺走了之後，好好安排一番，再請陳爺去相會！」

王老六那樣說法，陳典文一時之間，眞有點不怎麼明白，可是他只是略想了一想，還是明白了，看來，張翱還是要將「勾引蘭姑」的莫須有罪名，加在他的身上，要使他變成罪人！

陳典文的心中，自然十分惱怒，可是他也知道，如今絕不是發怒可以解決問題的時候，是以他看來，比平時更冷靜，冷笑一聲，道：「我到揚州，會使鹽帮上下，羣情洶湧，閣下用孔雀綠毒死了許老拐，鹽帮上下，不知會怎麼說？」

陳典文只當自己這個問題，對方一定十分難以回答，却不料王老六人不起眼，不但武功奇詭，應對也是流利之極，立時道：「鹽帮上下都會齊聲說一聲該死！」

陳典文陡地一呆，一時之間，倒不知如何接口才好。

王老六一句話講完，很有得理不饒人之勢，立時又接着道：「去是不去，請陳爺回一句話！」

陳典文仍然不出聲，這時，他正在細細玩味王老六剛才的那句話。許老拐是死在他的毒計之下，而王老六却說鹽帮上下，若是知道了這件事，不過是齊聲說一聲許老拐該死而已。

這句話，自然不是爲了爭一時的意氣而說，而是有極深的寓意在的，王老六雖然沒有明言，但是只要想深一層，就可以很明白，如今鹽帮上下，已經全是張翱的人，張翱已經完全控制了鹽帮，他說許老拐該死，就沒有人會再說個「不」字！要不然，像許老拐這樣的重要人物死了，不引起軒然大波，是不可想像的事！

地上還有着積水，積水在黑暗之中閃着光，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在陳典文的臉上，但是陳典文看來，却有一片惘然之色。他一時之間，實在想不出該如何決定下來。他曾經以爲，如果能將蘭姑找出來，那麼，事情或者可以挽回，但現在看來，蘭姑在各人的印象之中，已經成了「淫婦」，就算她再現身，也不會有必勝之道的了！

陳典文在考慮間，王老六又「嘿嘿」冷笑起來，道：「陳爺，張先生又曾吩咐過，他說，世上有胆識的人，可遇而不可求，陳爺若是不想到揚州去，他也決不相強，只是請陳爺長住東洋，別再到本國來，因爲他能原諒陳爺，只怕鹽帮上下兄弟不諒，那就諸多不便了！」

陳典文的血又在向上湧，不過他還是竭力忍着，而且，居然笑了起來道：「你不必激我，我並沒有說不去，是不是？」

王老六冷聲道：「那麼，陳爺是答應了？」

陳典文這次答覆，十分乾脆，道：「是——不過我還有點事，一個月之後，定然回到揚州！」

王老六立時道：「好，有陳爺這句話，我就好向張先生交代了！」

他一面說，一面揚起手來，口中發出「噓」地一聲响，身子已向後退去，那些跟他一起來的人動作當眞快得出奇，轉眼之間，和王老六一起隱沒在黑暗之中不見了！那些人一走，唐榮已經急不可耐，像他這樣心急的人，要他硬生生地忍住那樣一個大秘密不說，實在是極其辛苦的事，他立時道：「少爺！」

可是陳典文看來，却像是不想聽他講下去，揚了揚手，打斷了他的話頭。

若是別的事，唐榮或許還能忍得下去，可是，他在無意之中得了雙龍爭珠令，

這實在是驚天動地大事，他如何忍得住？

儘管他看出陳典文不令他繼續說下去，他還是道：「少爺，我找到了雙龍爭珠令！」

這句話一出口，陳典文也不禁陡地一怔，立時轉身，向唐榮看來，充滿了疑惑的神色，唐榮忙伸手入懷，道：「你不信，我給你看！」

唐榮還沒取出手來，陳典文已伸手按住了他的手背，低聲喝道：「放着，這是什麼地方，怎能隨便拿出來！」

唐榮忙道：「那我們到船上去！」

陳典文道：「這些人，到過船上？」

唐榮點點頭。

陳典文道：「這艘船，我們也不能要了，走，我們這就離開這裏！」

曠野之中，黑沉沉地一片，他們連停都不停，就向前走着，一直到天亮，才來到了一個叫作「七套」的小集子上。

在那小集子上歇了歇脚，陳典文小心打量着人面，看定了沒有可疑的人，才向唐榮點了點頭，唐榮取出了那面雙龍爭珠令來，交給了陳典文。

雙龍爭珠令叫唐榮貼肉藏着，取出來的時候，摸上去，竟是熱的，陳典文提着雙龍爭珠令，半晌說不出話來。

唐榮卻顯得很興奮，道：「少爺，這面令牌在我們手裏，總是大大有用！」

陳典文苦澀地笑了笑，道：「我倒寧願它不知所蹤的好，這面令牌會落在不知名的人手裏——」

唐榮大是不明白，道：「少爺，這令牌——」

陳典文嘆了一聲，道：「雙龍爭珠令是鹽帮的根本，你想想，蘭姑隻身出走，連令牌都保不住，她……她……」陳典文講到這裏，連聲音都發起顫來。

唐榮人雖然渾，可是聽到這裏，他也不禁涼了一半截。

陳典文的話再也明白沒有，若不是當年蘭姑的處境，危險到了極點，令牌決不會落在別人的手中，而如果蘭姑能够化險爲夷的話，她也必會設法將令牌取回來的，而今令牌出現，這不是喜訊，簡直就是蘭姑早已經死了的噩耗！難怪陳典文講話的聲音都變了！唐榮明白了這一點，低下頭去，不再說話。

陳典文緩緩地撫着令牌，往日的事，一幕一幕浮上心頭，心裏不知道是什麼滋味。

過了好一會，他才小心將令牌收了起來，道：「唐榮，我到揚州去——」

這一次，唐榮可一點也不笨，陳典文才講了半句，他就大聲道：「我們到揚州去！」他在「我們」這兩個字上，特地加重了語氣！

陳典文卻不和他爭，只是搖頭道：「不，我去，此去見張翔，我想是九死一生，不會有太大的希望了！」

陳典文是眞正感到不會有太大的希望了，所以，他在講那幾句話的時候，口氣也出乎意外的平靜。人到了幾乎可以知道沒有希望之際，是往往會這樣的。

不但是陳典文，連唐榮也居然沉住了氣，沒有再爭。

陳典文略停了一停，才又道：「如今鹽帮已全在張翔的掌握之中，我們是不是有雙龍爭珠令，對於事情，也不會有多大的帮助，我只希望蘭姑沒有死，那麼，我就可以和張翔作個交易——」

唐榮睜大了眼，望着陳典文，不知道陳典文究竟想說什麼。

陳典文道：「我是想，用雙龍爭珠令，和他換蘭姑的消息，那令牌對他，多少還有點用處！」

唐榮陡地站了起來，又重重坐下，過了半晌，才說出了一句話來，道：「這樣子，等於是將鹽帮，拱手讓給張翔了！」

陳典文爽然一笑，道：「爲了蘭姑，那也不算什麼，我們帮會中人，總把自己的帮會，看得比天還大，我算是出去見過世面的了，要不是爲了蘭姑，我中途退出，又受了傷，說不定是哪一省的督軍，手下也不知道有多少軍隊，區區一個鹽帮，怎能比得上？」

唐榮用心聽着，還是搖着頭，的確，他就是將自己的帮會看得比什麼都大的那種人，在他看來，別說是督軍，就算是大總統，又算得了什麼？說什麼也比不上鹽帮的帮主來得重要！

陳典文停了片刻，又繼續道：「鹽帮窖藏金銀的秘密，我想蘭姑始終沒說出來，要是找不到蘭姑，那該是永遠的秘密了，我只知道三處，一處已經動用了，另一處你是知道的，還有一處，是在——」

唐榮叫了起來，說道：「你這算是什麼？」

陳典文喝了一口火辣的酒，道：「算是交代一下身後事吧！」

唐榮想說些什麼，可是顫着口，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是怔在那裏發傻。

陳典文反倒笑了起來，道：「這算什麼，你什麼時候變得婆婆媽媽起來了，人總要死的！」

唐榮無話可說，只是一個勁兒地搖頭。陳典文繼續道：「在荷香巷盡頭，有一口井，你是知道的？」

唐榮點着頭，道：「知道，那井的水特別清涼。」

陳典文道：「那口井的井壁，全是用一斤一塊的金磚砌成的，然後，外面再用糯米汁調了泥灰，塗在金磚之上，千年不掉，發掘起來很容易，你拿了這兩處的窖藏，設法離開中國。」

唐榮吞了一口口水，陳典文道：「我勸你別到日本去，到南洋去，那一帶，人又純樸，物產又豐富，你有那麼多金子，到那裏去，一定可以建一番基業，我沒有什麼別的話，只是勸你別再惦念着帮會，要多信唸過書的人——」

唐榮到這時，才迸出了一句話來，道：「唸過書的人是靠不住的，張翔唸的書還不够多麼？」

陳典文苦笑一下，道：「像他那樣的人，究竟不多，你到南洋，買地，買礦，做什麼生意都可以，娶個老婆，不必再浪跡江湖了！」

唐榮看來犯了僵脾氣，他也不和陳典文爭，只是瞪着眼不出聲。

陳典文沉聲道：「唐榮，答應我！」

唐榮仍然不出聲，陳典文連臉都沉了下來，他知道唐榮若是不答應，一定是尾隨他上揚州，若是答應了，那麼一諾千金，就算他心中再不願意，也一定會照着自己的安排去做。



而在陳典文想來，實在沒有再拖着唐榮上揚州去陪死的道理，那麼，也就不會有再妥當的安排了！

唐榮仍是不出聲，陳典文也不和他講道理，只是道：「你看，我還是不是鹽帮的總管？」

唐榮一翻眼道：「當然是！」

他這裏一個「是」字才出口，陳典文已經翻手取出了雙龍爭珠令來，「拍」地一聲，拍在桌上沉聲道：「唐榮聽令！」

唐榮防不到有此一着，立時站了起來，行了一禮，垂手而立。

陳典文又將剛才的話，說了一遍，唐榮縱有萬般委屈，這時也無話可說，只得喉間發哽，道：「是，唐榮遵令，若不遵從，死無葬身之地！」

陳典文收起了雙龍爭珠令，他的心中，好像放下了一塊大石，望着愁眉苦臉的唐榮，只覺得好笑。

陳典文一面笑着，一面道：「我約了王老六在一個月之後到揚州去，就是爲了給你一個月的時間，你這就回揚州，切不可招搖，找幾個靠得住的人，一起行事，我和你一起到漣雲，就要分手了！」

唐榮一句話也不說，這時候，他眞後悔何以世事那麼巧，在大雨的曠野中，會讓他找到了那面雙龍爭珠令，正因爲陳典文看到了雙龍爭珠令，才會感到蘭姑一定是死多活少，才會有現在這樣的安排！

他們兩人，繼續走路，過了响水口，第三天早上，就到了連雲，陳典文當然說分手就分手逕自僱了一艘船，出海去了。

唐榮望着漸漸遠去的船，嘆了半晌，另取道回揚州，照陳典文的安排自去進行不提。

陳典文又揚帆出海，並沒有目的地，他只是想靜一靜，一個人眞正地靜一靜。那艘船，船主的一家，有六個孩子之多，可是船主早已吩咐了孩子，不准去吵陳典文，陳典文只是用有着腥味的纜繩作枕，躺在甲板上。

他幾乎日夜都這樣躺在甲板上，望着藍天白雲，聽着海水拍在船上的聲音。

他一面在想着蘭姑，一面也在盤算着，到了揚州，該怎麼對付。

他只想在張翔處探聽出蘭姑的消息來，而這時在他心目中，所謂「蘭姑的消息」，也只不過是蘭姑確實的死訊而已。

蘭姑要是死了，自然是被人殺死的，而能够殺死蘭姑的人，也幾乎只有張翔一個人，陳典文盤算的，就是如何要張翔自己承認這件事。

船上的孩子，看到這個奇怪的人整天只是躺着，動都不動，都躲在桅後，偷偷地看着他，陳典文也不去呵責他們，他已經打定了主意，一見到張翔，對付張翔這樣的聰明人，也根本不必作什麼轉彎抹角的打算，只要開門見山就可以了。

在海上，就了將近二十天，陳典文才吩咐船主，將船駛到烟台去，在烟台上了岸，給了船主出乎意外的厚酬，幾天之後，沿着鐵路，他也到了浦口。

在浦口，他買了一輛四馬馬車，那四匹駿馬，還是一個外國領事養的，因爲要回國去了，才讓了出來，正好叫陳典文買了下來。

自駕着馬車，陳典文直奔揚州。

一個天晴氣朗的上午，陳典文進了揚州。他那輛馬車，那四匹白馬，他那一身打扮，他的懾人的氣度，令得他在街口馳過去之際，將茶館中的人，全引了出來。而認得出陳典文身份的人，一看到陳典文，都有點發傻，他們立即想到，平靜的揚州，快要有大事發生了！

陳典文左顧右盼，看來神采飛揚，雖然他的臉色，仍然是那樣蒼白，但是一樣有一股非凡的氣勢，甚至令得迎面而來的一隊士兵，也不由自主，筆直地站立着，等他的馬車駛過去。

陳典文的車，一直來到了離潘家大宅，只有兩個街口處，才遇到了阻碍。

自然是鹽帮已得了信息，所以派出人來了，陳典文向前看去，只見大街兩旁，行人絕跡，店舖全上了牌門板，前面路口，四十人排成兩列，一個身形高大的漢子，站在當路，大聲喝道：「陳爺暫留！」

陳典文揚起馬鞭，「刷刷」地向馬身上抽了下去，車子的去勢更急，攔在前面的那些人，顯然想不到陳典文有此一着，一見車子向前衝了過來，立時散開，有兩個想要冒險來拉轡頭，陳典文看得眞切，馬鞭先左後右，又是「刷刷」兩聲响，那兩人各自發出了一聲怒吼，立時縮回手去，手背上，已然墳起了兩道血痕。

陳典文的車子向前疾衝，轉眼之間，已將那兩排人，全拋在後面。

可是也就在這時，只見前面，有兩個人，悠悠閒閒，迎着馬車，走了過來。

這時，四匹駿馬，揚鬃踢蹄，氣勢驚人，再加上陳典文揮動馬鞭的「拍拍」聲，車輪在石板上輾過的聲响，和馬車向前疾衝而出的那股去勢，任誰見了，都不免要避上一避的。可是那兩個人，卻悠悠閒閒地向前迎了上來。

馬車駛得快，簸動得自然也很厲害，陳典文一時之間，看不清這兩個人的臉面，只覺得這兩人體態優閒，而且，衣着十分奇特。

那兩人出現之際，離馬車還有六七十尺之遙，但是馬車去勢快，轉眼之間，已來得十分近，陳典文揚鞭大喝道：「閃開！」他一喝，那兩人果然一左一右，閃了開來，同時，見他們一揚手，「嘩啦啦」一陣响。

隨着那一陣响，只見那兩人已到了馬車的兩旁，那一陣聲响，原來是兩人各抖出了一副三節棍，他們三節棍出手之後，不攻人，不攻馬，卻向着馬車的車輪，疾砸了過去！車聲如此驚人，但是還是可以聽得三節棍舞動之際的呼呼風聲！

陳典文一見那兩個人的身形，就看出那是山東荷澤，于家的地趟三節棍法，也知道于家三節棍，除了中節是棗木所製之外，首、尾兩節，全是熟鐵打成的，沉重無比，難怪棍一攻出，聲勢就如此驚人，看來自己來得雖是突然，但張翔也早已有了準備，非要將自己在街上摔了下來不可！陳典文想揮馬鞭去打那兩個舞三節棍的漢子，可是卻已然慢了半步。（未完）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 紅袖刀訣（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何凌風和馮援，費明珠在江心擒獲一名東倭矮婦，強迫她帶路前往姊妹會總壇，那晚夜宿荒山，忽見一少林僧和三俗家中年負傷奔來，抵達他們身前時已不支倒地死去，每具屍體上均掛一木牌各寫一字，串連起來便爲入谷者死四字，何凌風欲挖坑埋屍，一老者突現身阻攔，說這是姊妹會借刀殺人之計，建議用火葬方法處理屍體，老者走後，何凌風決定不埋不焚，與馮援和費明珠隱身岩頂以觀動靜，不久，費明珠突驚呼出聲，指着岩下四具屍首，驚詫的說，那些屍體上的木牌，怎麼不見了——

## 桃園非福地　紅粉壓鬢眉

馮援和何凌風急忙凝目下望，不由都大吃一驚。

果然，屍體上那四塊木牌，全都不見了。

何凌風沉聲道：「老大哥替我守望一下，我下去看看！」

馮援急道：「不要妄動，這事很蹊蹺，可能就是老頭兒所指的陰謀。」

費明珠道：「昨夜明明還在，這一夜，咱們連眼睛也沒眨一眨，木牌怎會不見了呢？」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三個人瞪眼守了一夜，風不吹草不動，四塊木牌怎麼會突然失踪了？

三人面面相覷，都感到不寒而慄。

費明珠道：「難道是鬧鬼了不成？你們下去查看一下吧，我替你們守望着。」

馮援和何凌風都不信有鬼，但又想不通木牌怎會失踪，耐不住好奇，終於雙雙飛身下了凸岩。

接近火堆細看，兩個人全呆住了。

四具屍體仍舊毫無異狀，只是屍體上的木牌和繩索都已不見，僅在懸牌和綑綁繩索的地方，留着一層薄薄的灰狀細粉，正隨風飄散。

敢情，那些木牌並非木製，繩索也並非蔴綫，却是一種特殊材料製成，經過一夜時間，竟自動風化消失了。

是什麼製成的？誰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如此安排？更令人費解。

但那些繩索和木牌的痕跡正逐漸消失，却是事實。

何凌風突然身子一抖，嗄聲道：「啊！我明白了……」

馮援道：「你明白什麼？」

何凌風道：「難怪那老頭叫我們不可掩埋屍體，這是姊妹會企圖殺人嫁禍。」

馮援道：「怎樣嫁禍呢？」

何凌風道：「老大哥試想，如果絕谷中的人正在尋找這四人下落，而我們昨夜又將屍體掩埋了，彼此相遇，我們怎樣解釋這件事？」

馮援道：「人又不是咱們殺的，咱們當然實話實說。」

何凌風道：「那樣一來，對方勢必要挖掘屍體驗證，我們說的實話，全都變成了謊話，誰會相信人不是我們殺的？」

馮援倒吸一口涼氣，喃喃道：「不錯，那時咱們眞成了百口莫辯，好陰險的手段……」

話猶未完，突聽岩上一聲驚叫道：「馮大哥，楊大哥，你們快來。」



馮援和何凌風一齊飛身掠上凸岩，洞口已不見費明珠的人影。

何凌風一頓脚，道：「不好，八成那番婆逃了。」

兩人急急追入山洞，直趕到另一端出口，却見費明珠一個人呆立在洞口，手裏捧着一柄光華燦爛的刀。

何凌風喝道：「人呢？」

費明珠道：「我……我不知道……」

何凌風道：「人在這洞裏，你怎麼會不知道？」

費明珠脹紅着臉，道：「我眞的不知道，我在岩上替你們守望，好像聽見洞裏有脚步聲音，等到追進來，那番婆已經不見了，可是，却在這兒拾到這柄刀。」

馮援伸手接了過來，臉色突變，失聲道：「胭脂寶刀。」

× × ×

不錯，蛟皮刀鞘，純金護鐔，刀柄上嵌着四個珊瑚字，的確正是「胭脂寶刀」。

寶刀在天波府失落，却在這荒山洞穴中得回來。

姊妹會的人救走了東倭矮婦，却留下了胭脂寶刀。

這情形，簡直把馮援給鬧糊塗了。

他迷惑的望着何凌風，茫然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何凌風面色凝重，一字一字道：「這就是嫁禍的兇器。」

馮援一驚，道：「莫非田伯達四個人，是被胭脂寶刀殺死的？」

何凌風道：「正是。現在事情已很明白，田伯達顯然跟絕谷中人有關係，在天波府獲得胭脂寶刀以後，便和其他三人一同送來大巴山，不幸被姊妹會所乘，奪去寶刀，殺了田伯達四個人，却將他們的屍體和寶刀，用作嫁禍的工具……」

馮援恍然領悟，急道：「那咱們得趕快離開這兒才行。」

何凌風目光直視洞外，搖頭道：「已經來不及了。」

馮援順着他的目光望去，一顆心不由向下直沉。

洞口外，不知何時已多了三名佩刀女子。

一色的紅衣，一式的薄刄長刀，三個人的神情也同樣冷漠。

當中一個年紀較大些的，約有三十歲，紅色衣裙上鑲着藍緞滾邊。

其餘的兩個，都只有十七八歲，紅衣鑲黑邊。

馮援從她們的衣色和裝束，忽然想到傳說中的「迷谷」下「紅衣慧娘」，心裏不禁一陣激動……

何凌風低聲道：「老大哥，既然已經中計，千萬要鎭靜應付，最好先探聽她們是不是眞正的迷谷中人。」

馮援笑了笑，說道：「你放心，我自有分寸。」

兩人交談的時候，背後洞中又傳來了脚步聲，另兩名紅衣佩刀少女出現在身後。

費明珠急忙拔出月眉刀，道：「咱們已經被包圍了，怎麼辦？」

馮援前後望了望，道：「不用害怕，下面那紅衣鑲藍邊的大約是個頭目，咱們下去跟她說話。」

三人躍落地面，洞外兩名紅衣鑲黑邊的少女立刻拔出了佩刀，洞中兩名也各撤兵刄，隨後躍落，對三人展開包抄形勢。

只有那紅衣藍邊的少婦，屹立未動，却用兩道冰冷的眼神，在三人身上掃視了一遍，緩緩說道：「你們是什麼人？從那兒來？往那兒去？」

馮援笑着一拱手，道：「這位大嫂子，能不能先讓咱們請問一聲，諸位可是紅衣慧娘的門下？」

那少婦陡然變色，沉聲道：「你們也知道紅衣慧娘？」

馮援道：「以前只是聽人傳說，不知道是否確有迷谷這地方，現在看來，傳說竟然是眞的了。」

那少婦目光連閃了幾閃，忽然舉手一揮，道：「把他們帶回去。」

四名少女一聲答應，圍了上來。

馮援道：「等一等，咱們跟諸位井河不犯，初逢乍遇，憑什麼要把咱們帶走？」

少婦叱道：「少廢話，你們只說說是放下兵刄，乖乖跟我們走？還是要我們動手？」

馮援笑道：「這麼說，不去是不行了。」

少婦道：「也行，除非你們能勝得過我這柄刀。」

馮援瞧了一口唾沫，微笑道：「久聞迷谷刀法超絕，能見識一番，正是求之不得。」

那少婦向前跨進兩步，手扶刀柄，道：「你出手吧！」

何凌風突然一橫身，搶在前面，低聲道：「老大哥，笨鳥先飛小弟先試試她的鋒銳。」

將左手長劍揷回腰際，舉起了胭脂寶刀。

那少婦顯然識貨，眉頭一皺，道：「你是九曲城天波府的什麼人？」

何凌風道：「姓名身份並不重要，請姑娘賜招。」

那少婦冷笑道：「好！你一定要自討沒趣，就讓你知道紅袖刀訣的厲害。」

右臂一振，長刀已拔出鞘來。

何凌風道：「姑娘爲什麼不先出手？」

那少婦道：「主客有別我讓你先出手。」

何凌風明知迷谷刀法正是楊家神刀的尅星，微微一笑，道：「强賓不壓主，何況在下手中又是一柄寶刀，姑娘還是別客氣吧！」

那少婦不屑地道：「你若以爲仗着寶刀就佔到便宜，那就打錯主意了。接招！」

話落，刀出，寒光閃處，刀鋒已到面前。

她這出手一刀，快得令人難以置信，連馮援和費明珠在旁全神凝注，也沒有看清她是怎樣出招的。

何凌風更是眼花繚亂，幾乎鬧了個措手不及，急忙倒退兩大步，舞起一片刀光護身。

誰知那少婦出招快，變招更快，手腕微抖，長刀已變劈爲削，刀鋒斜斜透入何凌風的光幕中。

何凌風一面舞刀護身，一面連連後退，只覺那紅衣少婦的長刀，似乎已跟胭脂寶刀沾在一起，竟然封架不開，揮之不去。

這一來，他除了繼續不停的舞刀，繼續不停的後退之外，連變招換式的機會也沒有只要他一停下來，紅衣少婦的長刀便隨時可以穿透刀幕，傷到他的身體。

何凌風簡直慌了手脚，轉眼間，已繞着原來立身處後退了兩個圈子，那紅衣少婦仍然緊貼在自己近前。

馮援看見情形不對，忙大喝一聲，道：「住手！」

就在他出聲喝止的同一剎那，費明珠也揮刀出手，攻向紅衣少婦後側。

人影交錯，暴起連聲脆响，刀光中，一條紅色身影凌空翻了個觔斗，落在一丈外。

何凌風和費明珠却莫明其妙的撞在一起，才發現彼此是一家人，急急收刀退開。

兩人面面相覷，却錯愕不已。

紅衣少婦冷傲的笑道：「如果你們打算三個人一齊上，我也不反對，但最好顧點顏面，不必用聲東擊西，一個叫停，一個又偸襲這種卑鄙手段。」

費明珠怒道：「就算一個對一個，我也不怕你。」

紅衣少婦冷哂道：「是嗎？你要不要試試看！」

費明珠道：「試就試！」

月眉刀一擺，便向紅衣少婦衝過去。

馮援一伸手臂，道：「慢着！」

費明珠氣呼呼的道：「馮大哥，這女人太狂了，讓我好好教訓她一頓。」

馮援道：「教訓女人是我們男人的事，你先退開，看我馮大哥的。」

紅衣少婦臉上泛起怒容，喝道：「不知死活的東西，你再敢口舌輕薄，當心姑奶奶割下你的舌頭。」

馮援笑了笑，道：「來吧，舌頭就在我嘴裏，怕只怕你沒有這份能耐。」

紅衣少婦怒哼了一聲，長刀展動，直衝了過來。

馮援正要激怒她，沒等她人到，已飛快地迎上前去，左刀右劍，一齊出手。

兩人才照面，便閃電般互相搶攻，但見刀光飛舞，劍影縱橫，刹那間，已各自攻出五六招。

這五六招，雙方都是攻敵，極少自保。但奇怪的是，雖然滿天刀光劍影，却聽不到一絲兵刃相擊的聲响，也沒見有誰受傷。

原來他們每發一招，都是攻敵之必救，但誰也沒有同歸於盡的打算，招式發出，才知道自己也陷在同樣危險，迫得只好中途變招。

因此，兩人出招雖快，招式都不敢用老，刀劍出手，一發即收，每一招都沒有接實。

換句話說，兩個人心意相同，都希望在氣勢上震懾對方，在招式變化上覓敵空隙，並沒有眞正硬拚硬接。

結果，誰也沒有佔到誰的便宜。

馮援以劍爲主，以刀爲輔，施展的正是「刀劍合璧陣」，五六招下來，竟然無法尅制紅衣少婦的長刀，急忙一挫腕，向後掠退。

紅衣少婦也知道遇上了勁敵，同樣收住刀勢，沒敢再進逼。

兩人互相凝視着，足有半盞熱茶之久，馮援才長吁了一口氣，緩緩揷回刀劍。

那紅衣少婦也跟着收刀入鞘。

馮援道：「你的刀法可算玄妙詭奇，但你的內力仍嫌不足，如果咱們眞正招招接實，吃虧的還是你。」

紅衣少婦並不否認，却笑了笑，道：「你也討不了好，咱們最多落個兩敗俱傷而已。」

馮援道：「你在谷中是什麼身份？」

紅衣少婦道：「本門衣色鑲邊，以金，銀，藍，白，黑爲等級，我只不過一名鑲藍邊三等巡山使者，你縱然功力勝我少許，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馮援倒吸一口氣，回顧何凌風苦笑道：「看情形，咱們這場官司是打定了。」

何凌風道：「只要無愧於心，天下何處不可去？」

費明珠道：「可是，馮大哥——」

馮援擺擺手，沒讓她說下去，却對那位紅衣少婦道：「帶路吧！咱們跟你去見見貴谷的主人。」

紅衣少婦倒很客氣，拱手道：「請！」

四名少女也收了長刀，分列左右，就像押解犯人似的，簇擁着馮援三個人離開了洞口。

繞回前面凸岩，馮援才知道自己的抉擇完全正確。

岩下火堆邊，另有一名「鑲藍邊」的巡山使者，帶着四個「鑲黑邊」的少女，已經將田伯達等四具屍體，搬上兩架臨時用樹枝長藤紮成的舁床，早就等候在那裏了。

× × ×

迷谷，這是多麼神秘誘惑的名字。

你一定想到那是一處隱蔽詭密的絕谷，四週高山圍繞，峭壁千仞，猿猴難渡，谷中終年雲霧瀰漫，奇花異草，出口若非長藤垂遮的山洞，至少是羊腸小徑，千曲百轉，充滿了神秘和凶險……

如果你眞的這麼想，那就錯了。

對！這兒的確是個山谷，四週也的確有高山環繞，但却既非險峻絕地，更非雲封霧裹。

這是一座溫暖而美麗是山谷，半點都不神秘，谷後有溪，谷口有路，山谷中，是一片寬廣的平原，有水草，有田畝，更有成廾的菓樹和遍山的牛羊。

谷中人，男耕女織，過着樸實無華，世外桃源一般的快樂生活——只除了那座修築在菓樹林內的巍峨莊院是例外。

那座莊院裏，全是女子，人人佩着長刀，穿着一式的紅衣。

她們雖然也是谷中的一份子，却不事耕織，生活也跟其他人逈然不同。

莊院中的女子，都是由谷中居民家裏挑選出來的，必須要秉賦特佳，根骨出衆的才能入選，自孩提時起，便進入莊院內練武，成年以後，就擔負保衞全谷居民生命安全的責任，按武功深淺分列等級，稱爲「紅衣木蘭隊」。

那座莊院，就叫做「木蘭莊」。

莊院的主人姓黃，世代相傳，卽一谷之主，現在已不知道是第幾代了。

× × ×

馮援三人在兩名巡山使者和八名紅衣少女押同下，順利的進入山谷，抵達莊門前。

在谷外，既未見到森嚴的戒備，進入谷中，也沒遭到盤查攔阻，谷中居民看見他們，除了含笑頷首，竟然沒有絲毫敵意。

這就是傳聞中神秘詭異的迷谷？這就是「紅衣慧娘」避世隱居的地方？這就是天波府楊氏兄弟葬身之處？

不！絕沒有人會相信，殺了他們也不會相信。

但這些女子都穿着紅衣，刀法又都神妙莫測，却都是鐵錚錚的事實，如果不是「紅衣慧娘」的後代，怎會調教出如此高明的弟子呢？

一路行來，馮援的眉頭就沒有鬆解過，何凌風却神情木然，臉上毫無表情。

他們心裏都懷着許多相同的謎團，只是誰也沒有說出來。

費明珠則充滿了驚異和好奇，不停地左顧右盼，似乎對這陌生的地方感到無比新奇和興奮。

莊院門口，有兩名佩刀紅衣少女侍立着，衣沿鑲着白邊。

當她們看見舁床上的屍體，都流露出驚駭之色。

其中一個立刻迎了上來，低聲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四個人全被殺了？」

那三十多歲的紅衣少婦點了點頭，反問道：「谷主在什麼地方？」

守門少女道：「剛才還問起你們的消息，可能還在東花廳內，我去替你們通報。」

紅衣少婦道：「不用了，我和林姐親自去面報谷主，你們好好看着這三個人。」

說着，和另一名鑲藍邊的巡山使者一同進莊去了。

那守門的少女向馮援三個人打量了一遍，好奇的問道：「你們三個是兇手？」



馮援聳聳肩，道：「大概是吧！」

守門少女一怔，說道：「怎麼說『大概』呢？」

馮援道：「因爲咱們並沒有殺人，這四個人却死在咱們過夜的地方，如果咱們說不是兇手，你們一定不信，如果說是，咱們自己又不信。」

那守門少女突然笑了，道：「我明白你意思了，你是說，你們都是寃枉的，對不對？」

馮援又聳聳肩，笑道：「大概是吧！」

那守門少女却正色說道：「我看，你們也不像殺人的兇手，不過，我可要好心勸你一句話……」

馮援道：「什麼話？」

守門少女道：「如果你們眞的不是兇手，千萬不要隨便承認殺人，我們谷主最痛恨殺人的，尤其是仗着武功以强凌弱，濫殺無辜，你們若是殺人的兇手，準不得活命。」

馮援道：「這麼說，你們谷主的心很善良了？」

守門少女說道：「誰說不是，我們谷主，不僅心腸好，脾氣也最好，待人都是客客氣氣的……」

何凌風突然岔口道：「只不知道講理不講理。」

守門少女不悅道：「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何凌風道：「譬如說，我們若是無意中來到這座山谷，並未存着惡意，她還會不會讓我們自由自在的離開？」

守門少女道：「爲什麼不讓你們離開呢？如果你們在山中迷路，無意間闖到這裏來，就是本谷的客人，我們會好好招待你們，然後送你們出去，只要你們不把這裏的情形洩漏給外人就行了。」

何凌風和馮援不由自主交換了一瞥困惑的眼神，內心同時生出一個相同的疑問，果眞如此，楊家兄弟怎會一去不歸？

那守門的少女很健談，看兩人神情似乎不信，又道：「我們不願讓外人知道這兒的情形，也是不得已的，因爲這兒地方只有這麼大，容納不下太多的人，同時也怕那些存心不良的江湖人物，來偸學我們的武功，增添無謂的麻煩，這是祖先留下來的規矩，並不是谷主自己訂定，不過，如果你們自己不願意離開，情願永遠留下來，我們也會很歡迎……」

她還想再往下說，那紅衣少婦已經由莊中出來，向馮援等人招招手，道：「谷主召見，你們跟我來！」

何凌風臨行，對那守門少女笑了笑，道：「請問姑娘怎樣稱呼？」

守門少女道：「我叫方蕙兒，屬於『木蘭白隊』。」

何凌風笑笑道：「如果谷主不怪罪，或許我會請求留下來，到那時候，希望姑娘多多指教。」

那守門少女毫不忸怩，笑着道：「好！希望你有這份好運氣！」

三人離開莊門，跟着那紅衣少婦向裏走，途中，費明珠故意落後一步，低聲問道：「楊大哥，你眞的想留下來，不回天波府了？」

何凌風微笑道：「此地是世外桃源，並不比天波府差，留下來又有什麼不好？」

費明珠道：「哼！你們男人都是這樣沒良心的，一見到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就把祖宗家業全忘了。」

何凌風笑道：「那不能怪男人，誰叫你們女人要長得那麼漂亮呢？」

費明珠「呸」了一聲，加快脚步，往前去了。

繞過花圃，迎面一道廻廊，環着落地長門，就是東花廳。

廊下站着四名鑲白邊的少女，花廳的門却掩而未開。

紅衣少婦領着三人來到廊下，說道：「谷主要親自向你們問話，請將隨身兵刃，留在廳外。」

這是規例，也是禮貌，紅衣少婦說得也很客氣，令人無法拒絕。

馮援向兩人點點頭，解下了隨身刀劍，何凌風和費明珠也只得照辦。

四名少女接去兵刃，推開了花廳長門。

馮援昂首而入，却發現廳中空無一人，正面一張長案，案上擺着紙筆墨硯等物，案後有四把椅子，全部空着。

正感詫異．那紅衣少婦已經跟了進來，用一柄小鍾，在門旁玉磬上輕輕敲了三下，道：「兇嫌三名帶到，請執法升座。」

兩旁側門垂帘掀動，魚貫走出來十二名身穿紅衣藍邊的婦人，分列在桌案左右，每人都佩着長刀。

馮援聳肩笑道：「看這種陣仗，眞像打官司過堂啦！」

身後紅衣少婦立卽沉聲喝道：「不許隨便說話。」

接着，門內又緩步走出來四個女人。

這四人，最年輕的也有六十來歲，年長的怕不有八九十，一個個鷄皮鶴髮，形貌枯槁，分別在四張椅子上落了座。

她們身上也穿着紅衣，却鑲的是銀邊。

馮援知道這四個老太婆身份不低，心裏暗暗好笑，看情形，眞成了殺人兇嫌，千萬別被判個「立斬」，那才寃死了。

左右案頭，兩名鑲藍邊的婦人，各在小櫈坐下，攤開了紙筆，竟是要「當庭錄供」的樣子。

中間靠右首一個年紀最大的老嫗先開口，說道：「本谷承上天垂愛，秉祖先遺訓，深山聚族而居，與世無爭，與人無尤，願世人永享太平，同登壽域，是以對暴虐殺戳，懸爲厲禁，凡有干犯禁例者，一律從重治罪。」

她的話聲剛落，左首另一個老嫗突然一巴掌拍在桌案上喝道：「你們三人叫什麼名字？由何處來？爲什麼殺人？一件件從實招來。」

何凌風和費明珠都沒有開口。

馮援對她問了些什麼話，根本一句也沒有聽進去，他只注意到這老太婆的巴掌拍在桌案上，其聲雖响，桌案却紋風不動，案上的紙筆墨硯，絲毫沒有震動，整張案桌，却已向下陷落了一寸多。

陷落並不是案脚沒入地下，而是案脚本身縮短了。

這表示老太婆的掌力，已達到「隔磚碎紙」，「隔山打牛」的上乘境界。

馮援自忖無法辦到，心裏不禁駭然暗驚，因此忘了答話。

紅衣少婦在身後催促道：「童姥姥問你們話，爲什麼不回答？」

馮援定了定神，說道：「請問那一位是童姥姥？」

紅衣少婦道：「就是左首第二位，剛才問你們姓名來歷的。」

馮援笑道：「她們一共有四位，如果都問起話來，眞不知道應該先回答那一位才好，咱們有三個人，如果都回答，也不知道應該先聽誰的，我有個建議，不知貴谷願不願接納？」

那姓童的老嫗道：「你說說看。」

馮援道：「乾脆，你們四位由一人發問，咱們三人，也公推一人回答，這不是省事得多麼？」

姓童的老嫗眼中一亮，回顧左右同伴道：「呃！這倒是個好主意。」

四個老太婆便互相謙讓推舉起來。

馮援趁機對何凌風道：「七郎，你來答話，態度不妨強硬一點，一切照實說，但暫時別提天波府的事。」

何凌風道：「老大哥爲什麼不願出面？」

馮援低聲道：「這谷中事事如謎，咱們要想活着出去，就得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紅臉，預留轉圜的地步。」

何凌風會意的點點頭，心裏不禁詫異，馮大哥一向傲視羣儕，幾時也學會通權達變起來了？

這時，四個老太婆商議也告結束，仍由那一姓童的老嫗發言道：「你們商量好了嗎？誰是答話的？」

何凌風應聲道：「我！」

童姓老嫗道：「很好，不過本座要提醒你一件事，你既然出面答話，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要負完全責任，一字一句，咱們都留下筆錄，絕不能反悔。」

何凌風道：「這是當然。」

童姓老嫗點頭道：「現在，你先報你們三人的姓名和居處。」

何凌風便自稱天波府楊子畏，同時也照實報了馮援和費明珠的姓名來歷。

那四個老太婆聽了，不由露出驚訝之色，大家急急低聲商議起來。

過了片刻，仍由童姓老嫗問道：「你說你是天波府楊子畏，他們兩人分別來自千歲府和香雲府，這都是眞話嗎？」

何凌風道：「是的。」

童姓老嫗又道：「那麼，天波府中共有幾個楊子畏？」

何凌風道：「只有一個。」

童姓老嫗登時沉下臉來，道：「希望你最好說實話，本谷對於謊言訛詐的人，處治一向極重。」

何凌風抗聲道：「怎麼？難道天波府的事，你比我還清楚？難道你這谷裏還有另外一個楊子畏不成？」

童姓老嫗臉色連變，却沒有爭辯，話題一轉，道：「你們三人到大巴山來，是爲了什麼原因？」

何凌風毫不隱瞞，將姊妹會如何假冒馮婉君，如何盜取胭脂寶刀，如何用借刀殺人計，引誘自己三人前來大巴山，以及如何以特製木牌和繩索，企圖嫁禍……等經過，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他一面說，兩個負責筆錄的女子走筆如飛，一一都記了下來。

童姓老嫗道：「剛才你所說的姊妹會，究竟是什麼組織？首腦是誰？你都知道嗎？」

何凌風道：「我若知道這些，就不會中她們的借刀嫁禍之計了。不過，有件事可以肯定，昨夜田伯達四人被殺的時候，她們一定在附近，現在可能還留在山區沒有離開。」

童姓老嫗道：「這是不可能的，本谷的巡山使者，無分日夜，都在山區巡邏，從未發現她們的行踪，何況，她們既然千方百計要盜取胭脂寶刀，怎會得手之後，又將寶刀送還給你？所謂嫁禍之計，實在很難令人置信。」

何凌風道：「信不信是你們的事，我說的却句句都是實話。」

「你敢跟本谷巡山使者當面對質嗎？」

「當然敢。」

「好！傳本旬當值巡山使者上庭。」

那紅衣少婦應聲上前，道：「屬下木蘭藍隊第七隊巡山使者花琴應訊。」

童姓老嫗道：「花琴，你是本旬期的當值使者嗎？」

花琴道：「是。」

「死者屍體是否由你發現？」

「是。」

「這三人也是你擒同的麼？」

「是。」

「很好，你把事情經過再呈報一遍。」

「屬下輪值本旬巡山，奉命接應……」

童姓老嫗突然截口道：「簡短一些，只說發現屍體的經過就行了。」

花琴應了兩聲「是」，才接着道：「屬下是昨晚子夜後發現慧元大師等四人踪跡，天亮時尋到窟穴岩下，四人已死在一個火堆旁，經過分頭搜索，在一處洞穴外截住了三名兇嫌，當時三人曾持械拒捕，最後才俯首就擒。」

童姓老嫗道：「有沒有查獲兇器？」

花琴道：「經查證，四人都是被胭脂寶刀所殺，傷口脗合，兇器在姓楊的手中。」

童姓老嫗道：「屍體上有沒有木牌。或者被繩索細縛過的痕印？」

花琴道：「沒有。」

童姓老嫗又道：「當時兇嫌可曾否認過殺人？」

「沒有。」

「附近可有其他可疑人物出沒？」

「也沒有。」

童姓老嫗目注何凌風道：「聽見了嗎？你還有什麼話說？」

何凌風大聲道：「這些情形都是我說過的，當時這位姓花的巡山使者並沒有問起殺人的事，叫我們從何否認？」

童姓老嫗冷冷一笑，道：「就算她沒有問，你們眼看着四具屍體躺在岩下，豈有不申辯的道理，再說，兇器物證俱全，你們持械拒捕，更證明心虛情怯，如今徒作狡辯，已經來不及了。」

何凌風還想再說，童姓老嫗已站立起來，高聲道：「偵訊終結，聽候宣判。」

其餘三個老太婆也同時站起，廳中氣氛突然變得十分嚴肅。

童姓老嫗跟其餘三人低語了一陣，肅容道：「兇嫌楊子畏，馮援，費明珠，共謀殺人，干犯本谷禁例，犯後不知悔悟，猶欲設詞狡賴，罪行重大，不堪原宥，經本庭合議，判處極刑，以警效尤，兇嫌暫移監禁，待命行刑。」

說完，拂袖退去。

費明珠低問道：「極刑是什麼？」

花琴冷冷答道：「就是斬首示衆。」

費明珠大怒道：「這簡直太不講理了，馮大哥，楊大哥，咱們動手……」

她口裏才喊着動手，嗆嗆連聲，十二名鑲藍邊的女子已同時長刀出鞘，一擁而上。

寒飇飇的刀光，直逼三人腹背，馮援等却赤手空拳，手無寸鐵。

何凌風望着馮援苦笑道：「老大哥，咱們這才是眞正中計了。」

馮援哼了一聲，道：「姓花的，你說谷主要親自問話，原來竟是誆騙咱們的。」

花琴道：「谷主要聽過四位姥姥回報之後，才能決定是否親自訊問你們，因爲判決執行，還得谷主批准，如果你們運氣好，仍然有機會見到谷主。」

馮援道：「咱們若托你轉達一句話，你能替咱們轉告谷主麼？」

花琴道：「可以。」

馮援深吸一口氣，緩緩道：「那就麻煩你們轉告貴谷谷主，胭脂寶刀和破雲八大式刀譜都是假的，如果她想知道眞正寶刀和刀譜的下落，請她來當面問我。」

頭一昂，接口道：「監牢在什麼地方？諸位帶路吧，咱們累了一夜，正好去牢裏休息休息。」



花琴張大嘴，怔忡的呆望着他，似在咀嚼這些話中的含意。

甚至何凌風和費明珠也想問問他。

馮援却昂首闊步，當先走出了花廳……

× × ×

牢房在莊院後的山脚下。

兩排宛如地洞的石屋，雖嫌狹小些，倒很乾燥整潔，每間石屋都設有桌椅床鋪，還有盥洗和方便等用具，頗具「套房」風味。

牢房都編了號，左邊的是單號，右邊的是雙號。

管理牢房的是一名鑲藍邊的中年女子，名叫尤二娘，帶着四名「木蘭白隊」年輕少女。

這位尤二娘待人倒很親切，一點也沒有「牢頭」，「禁子」的兇狠樣，或許是牢房的「生意」太清淡了吧，一見送來三位「貴客」，竟高興得閤不攏嘴，忙進忙出，又是茶水，又是飯菜，「招待」眞是無微不至。

馮援等三人被安置在左邊相連的三間牢房，馮援住一號，何凌風住三號，費明珠住在第五號。

吃過飯，洗過臉，尤二娘特地爲每人送來一杯熱茶，笑着道：「各位遠來是客，有罪無罪，都不干我的事，我只把各位當客人看待，缺吃缺用，儘管告訴我，千萬別做出傻事教我爲難，各位既然來了，就別想再出谷去了，就算能逃出谷口，也絕對逃不出大巴山。」

馮援笑道：「尤二娘，你放心吧，咱們出去是一定要出去的，但決不會越獄逃走，咱們要堂堂正正進來，風風光光出去，否則，用八人大轎也請不走咱們。」

尤二娘連聲道：「這樣最好，等各位出去時，我替你們掛紅鞭炮送行。」

馮援道：「送行倒不必，現在請你先出去，讓咱們舒舒服服睡個午覺，行嗎？」

「行！行！行！」

尤二娘笑着，連連答應，自和四名少女退去。

馮援張臂伸腰，打個呵欠，喃喃道：「折騰一夜，眞該好好睡上一覺了，養足精神好跟谷主談談條件。」

說完，果然倒身上了床。

隔室的何凌風却無法這樣平靜，用手敲着牆壁道：「老大哥，別睡呀，咱們應該商議商議！」

馮援懶懶的道：「商議什麼？」

何凌風問道：「你告訴她們，說胭脂寶刀和刀譜都是假的，這究竟是眞話？還是哄她們的？」

馮援含混的道：「假作眞時眞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人生若夢，又何必認眞。」

語音漸漸低沉，接着，便响起了鼾聲，竟然眞的睡熟了。

何凌風滿腹納悶，無從問起，只好長嘆了一口氣，仰面倒在床上。

正心中煩亂，忽聽費明珠在隔室低叫道：「楊大哥，快來，快來……」

何凌風不耐道：「幹什麼？」

費明珠啞着聲音道：「你靠過來一點，我告訴你一件事……」

何凌風道：「別煩了，沒有什麼可談的，先休息一會兒好不好？」

費明珠道：「不行，我一定要現在就告訴你，我在這邊牆上看到一些字……」

何凌風道：「字怎麼樣？」

費明珠道：「好像是大嫂留下來的——」

何凌風一翻身跳了起來，急道：「你說什麼？誰留的字？」

費明珠道：「看口氣，好像是馮姐姐，語句含意又好像不是……」

何凌風道：「你唸給我聽聽。」

費明珠唸道：「爲雪挫折之辱，寧冒生死之危，郎入冰宮，妾囚石牢，天波一脈從此斷矣……下面還有好些字，已看不清楚了，落名却是婉君兩個字。」

「婉君？」何凌風倒抽一口涼氣，低語道：「他們果然來了迷谷！」

費明珠道：「可是，你不是好好在天波府嗎？她爲什麼說『郎入冰宮』？又說『天波一脈從此斷矣』，這些話是什麼含意呢？」

何凌風沒有解釋，也不能解釋，只好催促道：「你再仔細找找看還有別的留字沒有？」

過了好一會，費明珠才道：「沒有了，只有這些字刻在床頭旁的石壁上。」

何凌風又問：「落名下面可有日期？」

費明珠道：「沒有……啊！等一等……這兒有個『甲』字，下面一個字只有一半，好像是『寅』字，可惜沒有寫全。」

何凌風喃喃道：「那是去年了，不錯，時間很符合，定是她……」

馮援突然接口道：「是她又怎樣？你們就不能安靜一會，讓別人休息休息。」

何凌風忙移向右邊石壁，低聲道：「老大哥，婉君和楊——」

馮援道：「我都聽見了，此事早在我意料之中，但咱們必須裝着不知道，無論誰問你，都別改口，除非當面見到婉君，瞭解了全盤經過。」

何凌風道：「依你推測，婉君會不會還在迷谷？」

馮援道：「咱們最好不要胡亂推測，只要見到谷主，一切自然會水落石出。」

何凌風嘆道：「谷主眞會見我們麼？」

馮援道：「爲什麼不會？聽，這不是來了嗎？」

果然，脚步聲由遠而近，尤二娘領着花琴走了進來。

馮援低聲道：「八成先要見你，記住，該說的說，不該說的別說，刀譜的事儘可推在我頭上。」

他料的一點也不錯，尤二娘和花琴直接到了三號牢房門前才停住。

花琴向何凌風上下打量了一遍，問道：「你眞是天波府的主人楊子畏？」

何凌風故作冷漠，道：「怎麼？難道會是假冒的不成？」

花琴笑了笑，道：「你運氣不錯，谷主要召見你，希望你一切實話實說。」

尤二娘用鑰匙打開了牢門鐵柵，笑道：「楊大俠，好走，但願你別再同來了。」

何凌風道：「二娘招待週到，看樣子還得打擾一些時候。」

走出石屋，外面早有四名鑲藍邊的女子等候押送，人人長刀出鞘，戒備十分嚴密。

花琴領路，一行人轉進一座幽靜院落，繞過廻廊，直趨一間大廳。

這間大廳除了寬敞幽靜之外，內外收拾得一塵不染，廳門開着，裏面的佈置跟上一次「會審」的大廳相似，只是缺少了警戒的人。

四名押送女子也在廳外停了步，僅由花琴領着何凌風走進大廳。

廳中靜悄悄的，既無保衛，也不見刀劍兵刃，一個紅衣少女坐在桌案後，正低頭看着案上一疊文件。

少女身後五尺外，另有一張椅子，坐着一個面垂黑紗的女子。

何凌風初以爲那戴面紗的女子必是谷主，仔細看時，却吃了一驚。

敢情那戴面紗的女子雖然也穿紅衣，襟上卻沒有鑲邊，那低頭審閱文件的少女，衣上竟赫然鑲着閃亮的金邊。

少女低着頭，一時無法看清她的面貌，但無論從任何角度估計，她的年齡絕對不會超過二十歲。

這麼年輕一位少女，竟是迷谷谷主？

何凌風心裏忽然生出一種莫可名狀的驚異，剛跨進廳門，便停了下來。

那少女仍然低着頭在審閱文件，卻輕輕擺了擺手道：「給楊大俠看座。」

花琴搬過來一張椅子，何凌風遠遠的坐下，竟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她只覺那少女舉手吐字，似有一種說不出的威嚴，令人不期然自慚形穢之感。

廳中一片肅靜，落針可聞，誰也沒有開口，只有那面垂黑紗的女子，目不轉瞬注視着何凌風。

何凌風也偷偷打量她，卻猜不透她是什麼身份？

好半晌，那少女才緩緩抬起頭來，向何凌風淡然一笑道：「楊大俠是天波府的主人？」

她一抬頭，越證實何凌風的估計沒有錯，只是那雙眼睛，卻宛如兩道深不見底的水池，澄澈，幽深，含着懾人的寒意。

何凌風不由自主移開了目光，輕輕答道：「是的。」

少女道：「不知天下共有幾處天波府？」

何凌風道：「只有九曲城天波府一處。」

少女道：「那麼，楊大俠是天波府第幾代主人呢？」

何凌風怔了一下，道：「天波府是由先父手創，生我兄弟共七人，自從先父去世，長兄漢威及五位兄長，都先後離府一去不返，如今才由我繼承父業。」

那少女一邊聽，一邊點頭，微笑道：「這麼說，楊大俠是天波府最後一位主人了？」

何凌風道：「不錯。」

少女道：「楊大俠剛才說，你六位兄長都先後離家，一去不返，知道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何凌風道：「谷主何必明知故問，在下六位兄長都是爲了尋覓紅衣慧娘遺留的絕世刀法，先後來了迷谷，難道谷主會不知道？」

少女笑了笑，既未承認，也沒否認，卻轉換話題道：「楊家神刀業已獨步天下，你們何須再尋覓什麼絕世刀法？」

何凌風道：「這是因爲上屆羅浮刀會，『天下第一刀』榮銜被嶺南香雲府奪去，兄長們才立志欲求重振家聲，而據說紅衣慧娘遺留的刀法，正是楊家神刀的尅星。」

少女搖搖頭，道：「世上武功本無極限，尅制只是取巧的手法，怎能稱爲絕世？你們偶遇挫折，不圖反省自問有沒有發揮家學的威力？有沒有使楊家神刀發揚光大？卻一心只想學巧，眞是捨本逐末，何其愚蠢。」

何凌風想不到她年紀輕輕，居然說出如此精闢的道理，不禁動容道：「谷主立論確是至理名言，可惜這世上能反省自問的人太少，愚蠢的人卻又太多。」

少女接口說道：「楊大俠，你自問是那一種人？」

何凌風道：「我……自然也是愚蠢人。」

少女緊接着道：「那麼，楊大俠到本谷來，也是爲了尋求絕世刀法？」

何凌風道：「那倒不是，我根本不知道迷谷的位置，咱們一行三人，是爲了追查姊妹會巢穴，被誘來大巴山。」

少女道：「姊妹會是怎麼一回事？」

何凌風道：「詳細情形還不太清楚，在下只知那是武林中新近出現的一個神秘組織，會中全是女人爲主，要與天下男子一爭強弱。」

少女笑了笑，道：「這些人野心也太大了，天地造物有男女之分，陰陽之別，原是各有所屬，各司其事，男主外，女主內，本來沒有什麼強弱可爭的，就拿本谷來說吧，咱們雖然命女人習武，那是因爲祖傳武功比較適合女人練習，並不表示女人比男人強，咱們除了武事一途之外，仍然尊男子是一家之主，彼此相敬相親，這不是很好嗎？」

說到這裏，忽然收斂了笑容，正色道：「楊大俠，我想再問你一句話，希望你實話實說，千萬不要隱瞞。」

何凌風道：「谷主請問。」

少女兩道目光凝視着何凌風，一字一字道：「你眞的是天波府主人楊子畏嗎？」

何凌風心中一動，不答反問道：「谷主莫非懷疑我是假冒的？」

那少女肅容道：「不錯，對你的身份，我們的確有些懷疑。」

何凌風道：「爲什麼？」

少女道：「因爲去年也有一位楊子畏來到本谷，也自稱是天波府主人。」

何凌風道：「噢？世上竟有這種巧事？不知那一位楊子畏現在什麼地方？」

少女道：「他已經死了。」

何凌風故作惋惜道：「這太可惜了，不然，我倒眞想見見那位同名同姓的朋友。」

少女道：「你的意思，是說他假冒你的身份？」

何凌風微笑道：「他和我不僅同名同姓，又都是天波府的主人，咱們之中，必然有一個是假冒的，現在他既然已經死了，誰眞誰假，還有什麼關係？」

少女道：「不，這關係非常大，你一定要說實話，否則會有十分嚴重的後果。」

何凌風想了想，道：「人死無對證，就算我是假的，而我一口咬定自己是眞的，谷主又怎麼分辨眞假呢？」

少女道：「我自有辦法分辨，不過，我希望你自己坦白說出來，如果等到我來指證，你就沒有選擇的機會了。」

何凌風笑道：「有選擇機會如何，沒有又如何？」

少女道：「說實話就有生機，說謊話只有死路。」

何凌風默然片刻，道：「我認爲自己說的全是實話，至於谷主是否相信，那就不得而知了，最好請谷主證實一下。」

少女道：「你不後悔？」

何凌風道：「當然不。」

「好！」少女回頭向那面垂黑紗的女子一頷首說道：「你來認認，他究竟是眞是假？」

那女子答應一聲，緩緩舉手摘去了面紗。

何凌風的眼睛突然張大，失聲道：「婉——君——」

× × ×

不錯，她正是馮婉君。

從外貌看，她跟姊妹會那名假扮的馮婉君完全一樣，然而，從神韻和氣度看，卻遠比後者高出太多。

一個人儘可能假扮另一個人的外貌，甚至可以模仿他的聲言，舉動，但絕不可能扮出另一個的神韻和氣度。

神韻和氣度，代表一個人的出身，家庭，教養和學識，也代表他自幼至長，所受的遭遇和環境變遷。

世上絕沒有兩個身世經歷完全相同的人，因此，也絕沒有兩個神韻和氣度，完全相同的人。



正因如此，何凌風一眼就看出，眼前這女子，才是眞正的馮婉君，絕非姊妹會那名冒牌貨。

也正因這一點，何凌風才會驚呼失聲——馮婉君還活在迷谷，他的身份便必然要被拆穿了。

何凌風瞪眼看着馮婉君，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馮婉君也同樣目不轉瞬注視着他，滿臉冷漠，沒有一絲表情。

好半晌，她不言，不動，就像一尊石像般凝視着何凌風。

少女道：「馮婉君，你看淸楚了嗎？」

馮婉君緩緩點了點頭。

少女又問道：「他剛才說的話，你也聽見了。」

馮婉君又點點頭。

少女道：「現在你告訴我，這人是不是你的丈夫楊子畏？」

馮婉君沒有回答，卻低下了頭。

何凌風急得幾乎想大聲哀求她，希望她千萬不要說出否定的話，這時候，她的一句話，就能決定他的生死。

少女道：「你怎麼不回答呢？他究竟是不是眞正的楊子畏？」

馮婉君又抬起頭，凝視何凌風，然後長長吐了一口氣，道：「他……他是眞的……」

才說了這四個字，眼中淚光一閃，忽然掩面哭出聲來。

何凌風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說不出是驚？是喜？竟呆住了。

他知道，馮婉君絕對不會錯認自己的丈夫，何況牢房石壁上還有她留下的「郎入冰宮，妾囚石牢」字句，馮婉君顯然早已知道楊子畏的下落，她爲什麼竟承認一個假冒的人是自己的丈夫？

不過，何凌風已經無暇再思索其中原因，承認總比不承認好，至少先逃過了眼前一關，所以，他呆了一會，便急忙裝出激動和傷感的樣子，顫聲道：「婉君，謝天謝地，你還活在世上，這些日子可找苦了我了。」

那少女望望何凌風，再望望馮婉君，笑了笑，道：「世間怪事何其多，去年死了一個楊子畏，今年又來了一個楊子畏，兩個楊子畏居然都是眞的！」

馮婉君低垂着頭道：「回谷主，去年賤妾只是耳聞消息，並未親眼目覩，現在才親眼看見，他是眞的。」

少女笑道：「眞也罷，假也罷，只要你承認就行了，不過，你既然承認他是眞的，以後一切，都必須按照本谷規定行事，你不會反悔吧？」

馮婉君道：「絕不反悔。」

少女點點頭，道：「好，我給你們一夜時間，希望在明天日出以前，作個決定。」

提筆在文件上一勾，道：「楊子畏係馮婉君之親夫，極刑暫緩執行，先交馮婉君看管，日出前覆命。帶馮援——」

馮婉君忙道：「啓谷主，馮援係賤妾胞兄，請谷主降恩矜全，也將馮援併案處置，先交賤妾看管。」

少女搖頭道：「他是被判有罪的人，依本谷規定，只有直親方能享有擇居之權，兄妹僅係傍親，與規定不合……」

馮婉君道：「求谷主念在一年來賤妾侍奉微勞，格外賞恩成全。」

那少女皺着眉頭沉吟了一會，終於道：「好吧，我索性延緩一天，將費明珠也交給你，希望你們仔細商議一下，日出前覆命，不得躭誤。」

馮婉君連忙檢衽道：「謝谷主。」

少女闔上文件，輕吁了一口氣，似有意似無意衝着何凌風微微一笑，起身而去。

馮婉君低聲道：「七郎，請跟我來。」

何凌風道：「咱們要不要在此等等大哥他們？」

馮婉君道：「不必了，等一會他們自會到我住處來的。」

兩人退出大廳，向西轉過幾重廂院，來到一棟小瓦屋前，門側懸着一副木匾，上刻「出塵精舍」四個字。

馮婉君開了門，請何凌風入內，屋中供着一尊玉觀音神像，香烟繚繞，纖塵不染。

何凌風心裏有太多疑問，迫不及待道：「婉君，這是你的住處麼？談話方便不方便？」

馮婉君道：「你先別急，坐下來，待我在佛前上過香，咱們再詳細談。」

何凌風無法，只得耐着性子，等馮婉君緩緩淨手，禮佛，上香……

她動作很慢，也很虔誠，上過香，又跪在神像前默默祝禱，足費了頓飯光景才站起來。

這段時間，何凌風心情已略爲平靜，據他想，這馮婉君在迷谷一年中，必定經歷過許多辛酸，她冒認自己爲楊子畏，必然有她原因。

果然，馮婉君禮佛完畢坐下來，第一句話就是：「我知道你不是子畏，甚至谷主也知道你不是，所以，咱們現在不必再說假話了。」

何凌風多少有點尷尬，笑笑道：「姑娘這兒談話方便嗎？」

馮婉君道：「很方便，這地方除了少數谷主的親信，旁人絕不敢隨便闖來，你儘管放心好了。」

何凌風點點頭，道：「馮姑娘，首先我要說明一件事，我雖然不是眞正的楊子畏，令兄卻是的的確確千歲府主人。」

馮婉君道：「這我知道。」

何凌風便將自己的來歷，以及被利用進入天波府冒充楊子畏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馮婉君靜靜傾聽着，神情也極平靜，好像這些事，早已在意料之中。

何凌風說完，她才嘆了一口氣，道：「這些全是姊妹會的安排，咱們只不過一步步踏進她們的陷阱而已。」

何凌風詫道：「難道你們夫妻也上了姊妹會的當？」

馮婉君苦笑道：「誰說不是，這迷谷地址，就是她們告訴七郎的……」

正說到這裏，馮援和費明珠也相偕到了「出塵精舍」，陪送二人來的，竟是先前在莊門值勤的「木蘭白隊」少女方蕙兒。

馮援兄妹異地相逢，難免有一番傷感悲慟，彼此述說別後，才知道馮婉君夫婦離開天波府的經過……

原來馮婉君下嫁楊子畏時，雖然對楊家兄弟先後失陷迷谷的事略知梗概，其實並不知迷谷在什麼地方，婚後那段時間，也沒有向楊子畏提起過。

直到她發覺自己有了身孕，正思量着如何向丈夫啓齒告訴喜訊，楊子畏卻突然留書離家出走了。

最奇怪的是，楊子畏的留書中，居然已經知道妻子懷孕的事，並且說，生下的無論是男是女，天波府都算有了後代，自己決定繼兄長遺志，前往迷谷尋覓紅衣慧娘的絕世刀法，重振天波府聲威，約期一年不返，即請馮婉君爲天波府主人。

馮婉君仔細尋思，自己懷孕的事，只有貼身婢女梅兒一個人知道，立卽詢問梅兒，才發現梅兒跟楊子畏已有私情，同時更發覺楊子畏離家之前，曾和田伯達密談，而田伯達對天波府的事知悉甚多，迷谷地址，很可能是由田伯

達透露給楊子畏的。

再追問田伯達，終於證實迷谷位于大巴山中。但據田伯達解釋，關于紅衣慧娘的傳說，楊子畏早已知道，天波府六位兄長先後一去不返，楊子畏也早就知道其中原因，只因楊家無後，自感責任重大，所以，一直隱忍着沒有說破而已。

馮婉君也無暇追究這些解釋是眞是假，當時就快馬追上了大巴山。

一路上，並沒有發現楊子畏的踪跡，却彷彿有人在暗中指引途徑，居然毫不費力便尋到了迷谷。

入谷以後，才知楊子畏已經先一天抵達，而且已經選擇了「闖冰宮」，「穿火窟」……夫妻二人，竟始終未能重晤一面。

馮婉君被囚石牢，幾經深思，爲了保存腹中孩子，最後只得忍住悲慟，選擇了「歸化」谷中，以待機會……

× × ×

何凌風三人聽了這番經過，都爲之唏噓嘆息，其中費明珠本不知道何凌風的身份，現在才知道他並非楊子畏，因而感傷中又有幾分驚訝。

馮援含着滿眶淚水道：「妹子，你太傻了，當時知道子畏出走，你就該回家先跟愚兄商議商議。」

馮婉君淒然道：「我也想到回家請教大哥，但當時時間急迫，不允許我再返千歲府，而且，我在追到大巴山以後，便感身不由己，懵懵懂懂就闖進谷內了。」

何凌風道：「這麼看來，田伯達很可能是姊妹會的人，但他爲什麼又從中騙取胭脂寶刀，準備送來迷谷呢？」

馮援冷聲道：「那小子圓滑奸詐，八成是脚踏兩條船，先跟姊妹會合謀，後來又投靠迷谷……」

忽然心中一動，道：「啊，對了，迷谷不是嚴禁門下外出，從不跟外界交往的嗎？那田伯達和少林慧元大師，怎會跟迷谷攀扯上關係呢？」

馮婉君嘆了一口氣，道：「這是一項秘密，如果我沒有留在迷谷一年，咱們永遠也不會知道。」

三個人都沒有開口，靜靜聽她說下去。

馮婉君幽幽道：「迷谷自紅衣慧娘封刀之後，絕跡塵寰，希望將這一片山谷，闢作世外桃源，因此遺下嚴厲禁制，不許後人離開大巴山區，也禁止外人擅入迷谷，凡是進入迷谷的人，如果無罪，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歸化本谷一是闖冰宮，穿火窟，生死作孤注一擲……」

她暫時沒有解釋何謂「闖冰宮」「穿火窟」？只繼續往下說道：「但近年來，因爲天波府楊家兄弟屢次尋來迷谷，引起姊妹會的注意，也派遣會中高手混進迷谷，佯作歸化，其實是想說動迷谷中人，跟姊妹會合作聯手，仗着紅衣慧娘所傳絕世刀法，掃滅羣雄，稱霸武林，幸虧當今谷主唐小仙年紀雖輕，却是個極聰明機警的女孩子，而且生性淡泊，那姊妹會的人知道不易說動她，就暗中買通了谷中幾名姥姥和鐵籃邊使者，鼓吹唐小仙涉足江湖，谷主不肯答應，她們暗地已作了種種安排，私下與外界暗通聲息，我想，那田伯達和慧元大師，就是這樣跟迷谷扯上關係的。」

何凌風道：「難道那谷主唐小仙竟不知道這件事？」

馮婉君道：「她已經略有風聞，只是既無證據，也不能確定究竟是那些人受了收買，暫時不便採取行動，何況，谷主雖然地位尊崇，畢竟孤掌難鳴，她也很需要有人幫助，否則，她明知你是假冒楊子畏，今天就不會答應我的請求了。」

馮援道：「妹子，那唐小仙，跟你感情如何？」

馮婉君道：「她待我很好，這一年來，對我處處維護照顧，彼此可說名是主屬，實是摯友。」

馮援奮然道：「這就好辦了，咱們可以幫她查出那些被收買的人，抓到姊妹會的奸細，只要她願意拿紅衣慧娘的絕世刀法來跟咱們交換。」

馮婉君却搖頭道：「事情絕不像你想的這麼簡單，她是一谷之主，豈能借外力鎮壓同門中人，再說，谷中人被姊妹會收買的爲數已經不少，倘有風吹草動，咱們不是幫助她，倒是反害她了。」

馮援一怔，道：「那麼，她將咱們交給你，這是什麼意思？」

馮婉君道：「因爲我已是歸化本谷的人，按谷中規定，你們既是我的親友，也有選擇歸化的機會，她的意思，當然是希望我說服你們留在谷中，作她的幫手。」

馮援道：「這怎麼行，咱們如果留下來，豈非一輩子也出不去了？她總不能讓咱們放棄祖業，老死山谷，這事我第一個就不答應。」

何凌風道：「如果咱們不願意歸化，又將如何？」

馮婉君苦笑道：「當初我之所以選擇歸化，也是爲孩子作想，何嘗願意老死山谷，不過，若不歸化，就只有冒險闖冰宮，穿火窟，那是必死之路。」

何凌風道：「怎樣叫做『闖冰宮』，『穿火窟』？」



馮婉君道：「這座山谷佔地奇妙，位於水火同源之上，谷後有一條通路，前半段奇寒，終年冰封不溶，號稱『冰宮』，人在冰谷中絕難活過一個時候，進入後半段，却又酷熱如煉獄，谷道中不斷噴出火焰，血肉之軀，入內卽被焚化，號稱『火窟』，如果不願歸化本谷的人，除非先經過冰宮，再穿越火窟，否則便永世出不了迷谷。」

何凌風道：「天波府楊家兄弟，是否都選擇了這條路？」

馮婉君點點頭，道：「是的，他們都已死在冰宮之內，沒有一個活着出去的。」

何凌風問道：「有沒有人，平安通過的例子？」

馮婉君說道：「沒有。自從有迷谷以來，絕沒有任何人能夠平安通過冰宮和火窟，因此，谷中有兩句俗話，說是『冰宮練刀，火窟煉魂』。」

何凌風詫異道：「這兩句話又是什麼意思呢？」

馮婉君道：「這是說，紅衣慧娘所遺留的絕世刀法，名叫『紅袖刀訣』，都被存在冰宮之中，人若進入冰宮，必然被那些玄妙的刀法吸引，但若要想將全部刀法瀏覽演練一遍，至少須一個對時才夠，等記住了刀法，人已被活活凍死了，至於後面一句，當然是說縱不被凍死，也會被火窟燒死，所以，凡是進入冰宮火窟的人，從沒有活着出來的。」

三人聽了這番話，心情都沉重起來。

何凌風沉吟良久，嘆口氣道：「奇寒和酷熱，都非肉身所能承受，看來咱們也只好歸化本谷了。」

一直沒開過口的費明珠，突然掩面啜泣道：「你們無牽無掛，當然不要緊，可是，我怎麼辦？我爹還在姊妹會掌握下受苦，如果我不回去，他老人家一定會急死了。」

何凌風聳一聳肩，說道：「事到如今，急也沒有用，最好設法帶個信給令尊，請他老人家也來迷谷定居，大家都做桃花源中避世的居民……」

馮援不悅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你還有心情開玩笑？」

何凌風笑道：「愁眉苦臉，於事何補？倒不如未雨綢繆，先作最壞打算。」

話鋒忽然一轉，問道：「楊夫人，剛才你說是爲了孩子，才選擇歸化，不知是男孩？還是女孩？」

馮婉君說道：「他是個男孩子，才半歲不到。」

何凌風說道：「爲什麼不抱出來見見舅舅呢？」

「這——」馮婉君遲疑了一下，道：「剛被谷主抱去玩了，不在家。」

何凌風道：「谷主常常抱他去玩麼？」

馮婉君垂首道：「是的，谷主對那孩子很疼愛，每天都要逗他玩玩才高興。」

何凌風輕哦道：「那位谷主跟你相處很好嗎？」

馮婉君道：「我說過了，咱們名是主屬，實是摯友。」

何凌風點點頭，道：「不錯，她既然那麼疼愛你的孩子，自然決不會拿你當外人看待，否則，她也不會讓你住在莊院內，更不會放心將咱們交給你了。」

馮婉君道：「正是如此。」

何凌風感慨地道：「依我看，現任谷主唐小仙是個絕頂聰明的女孩子，她並非不想剷除姊妹會的奸細，只爲孤掌難鳴，不得已才裝聾作啞，對谷中有人暗通姊妹會的事，假作不知道。」

（未完）

# 游民派招式奇特

麥海雲

雖然南北有許多種門派，但在另一方面，卻有新的門派出現，叫做「游民派」。實際上游民派的來源是由許多種武林高手流浪江湖而逐漸形成的，因爲這種門派並非集中在某一個都市正式有人設館授徒，故此，學習得到的人也不會很多，或者現時在港九有人設館教授游民派，亦未可料，但在舊日來說，這一派拳術始終是浪子型的江湖人物學習居多。

這一派拳脚最大的特色就是剛剛發招，便卽施展毒招，絕非纏着互相打鬥，原因是江湖人物最好彼此和氣，不必較量高下，萬一迫着要過招的話，那就盡快擺脫對方的威脅，有時一個人要血戰十個八個，如果招式太過守舊，便會給對方纏住，無法脫身，因此游民派的出招與別不同。

至於游民派的拳法，變化多端，開始是雙槓平肩，先行做好這種動作，雙手在站立位置端正之時，兩脚併合，站穩之後，就向內提起，從腹部一直提升至胸部，兩手伸到直，與肩膊平衡，有如打雙槓的模樣，十指逐漸屈曲，力度發自腰間，經過肩膊，有一種强勁直達指端，跟着將伸出去的陰手轉用陽手收回，當陽手收回之際，卽行抽胸吊氣，把腹部收緊，血氣集中在胸部，兩個手踭靠着雙脇，沉手向腹部前面一撥，跟着雙掌好像瓜形慢慢的收回胸前，然後眞正展開拳脚，那是這一派拳術的特色，還未有發拳，先行運用內力提氣。

照劉伙明師傅稱述，這一派拳術的祖師叫做游振飛，在山中修練武藝時，經常觀察各種飛鳥和野獸的搏鬥動作，把那些動作加入拳脚之內，他發覺到貓捉老鼠的手法，非常快速，而且十分兇猛，一擒就把老鼠擒獲，故此他苦心研究出來的一種掌法叫做「捕鼠掌」，這一招是游民派拳脚的特色，看來好像平平無奇，伸出兩隻手來，好像摸來摸去，實際上卻用途極廣，攻守咸宜，甚至出手就以毒招進攻。

這種捕鼠掌的手法雖然雙掌齊出，並非長短相同的，一定要兩隻手掌一前一後，實際上後掌才是攻勢，前掌只是掩護招架而已，不過，敵人一時疏忽，亦可以把前掌進攻，故此，練習捕鼠掌，一定要非常熟練，兩隻手隨時可以進攻。

另外一招叫做「虎爪把門」，從那個名稱看來，便知道它是用虎爪出擊的了，原來這一招是誘敵進攻的，運用之際，連環出擊，好像誘敵深入，實際上却是剛剛搭手就以膝頭向對方要害進攻，因此之故，游民派一定要同時練習膝頭，必須懂得用膝撞以及用手踭撞擊，貼身作戰，才有特殊的作用。

游民派的發拳相當古怪，它的拳並非完全握緊的，而是看來有點鬆，實際上却是非常之緊，不過四隻手指沒有壓在掌心之內而已，這種拳有一個名稱，叫做「薑拳」，卽是說，它隨時可以變成鳳眼捶，在變與不變之間，仍可出擊，那是用指節骨撞擊對方，要是變成鳳眼捶，攻勢更加凌厲，所謂鳳眼捶，卽是把普通的拳頭握緊之後，伸出食指來，用大姆指壓住食指的尖端，使食指第一個指節骨向前伸出。

另外一種指法叫做「雙揷指」，兩隻手指平伸，指頭微曲，這種手指不一定揷向對方的眼睛，還可以揷在對方身上的穴道，有時利用手掌和手指之間的力度抓住對方骨節使勁一揑一拉，先把對方的馬步搖動，然後出擊，那一招叫做「揸筋」。

在乞帮裏面有所謂「乞兒手」，這一招攻守咸宜，刁鑽毒辣，本來是乞兒討飯的樣子，但却暗中有許多變化。

向來雙掌齊出，一前一後的招式，多數是兩個掌心相對的，或者一陰一陽，至於乞兒手，却是兩隻手掌都以陽手的姿勢出現，掌心向天。原來掌心向天有一個妙用，對方發拳或發掌，正好托住一揑一拉，如果靠近，那隻討飯手就直撲對方的咽喉，變成雙揷指，揷喉抓眼，假如對方以連環出擊的攻勢，這兩隻手也可以左閃右避，那時並不採取攻勢，而是守勢，由於掌心向天，任何時候都可以變成握拳狀態，向下一劈，故此，這種手法，上下同時緊守，亦可隨時進攻，由於討飯手擺好姿勢之後，就好像抛物似的忽前忽後，迫近對方，那一隻手抛到最近時，上邊距離對方咽喉只有一尺多些，可以隨時出擊，下邊則距離對方下體在一兩尺內，也可施展海底撈月這一招，故此，使用乞兒討飯手這一招的人，往往在攻勢凌厲，並非普通人所能想像得到，至於外邊看來，却是好像兩個掌心向天，抛來抛去，平平無奇。

游民派的招式特殊，但却有些意想不到之妙，無論如何，跟一個陌生人交手，看見他兩個掌心向天，作抛物狀，而且逐漸迫近，那就是乞兒討飯這一招了，認眞要提防它。



新穎俠義傳奇小說／高皐・文 盧令・圖

# 白羽令（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駿與秋月前往武當，把太極玉符交回武當掌門修恕道長，並助他敉平叛亂，獲知方城危在旦夕，楚駿與秋月遂急急馳援。此時江湖上已是紅衣堡的天下，少林也被迫作爲紅衣堡附屬，聽令調遣，喬櫻因暗中跟踪楚駿，爲紅衣殺手所傷，返回方城療治，癒後不久，方城便被紅衣堡迫令投効，方城城主萬萍嚴拒，紅衣堡發動大軍，將方城包圍，但屢攻不下，那晚，紅衣堡主帥班知遠率領大批人馬，强行攻進城中，在距萬萍住宅八丈外，紅衣堡人馬又再遭遇到一場慘烈無倫的火雷的攻擊——

## 情深頑石化　劍動萬頭飛

這些犧牲者自然都是紅衣堡那一夥，僥倖不死的也多多少少受了一些創傷，方城作了森羅殿，他們怎敢再留下去。

趁方城子弟還未出擊，他們已像喪家之犬逃得一個不剩，直到距方城十里之外，他們才停了下來。

此時天色，已經大明，旭日由東山冉冉昇起，班知遠向那些狼狽的部屬瞥了一眼道：「老夫自闖蕩江湖以來，從未受到如此不堪的慘敗，楚霸王無面見江東父老，老夫……唉……」

黃河帮主魯非道：「不要這麼想，總管，萬萍胸羅玄機，原是一個不易招惹的人物，二堡主是一個明理的人，我想他會原諒咱們的。」

華山掌門水中秀道：「其實咱們進攻方城，一開始就是一項錯誤……」

班知遠一怔，問道：「哦，咱們那裏錯了……」

水中秀道：「萬萍不是武當門下麼？咱們只要控制了武當，何愁萬萍不俯首就範！」

班知遠道：「如果咱們當眞能够控制武當，自然不必勞師動衆，圍攻方城了，只因爲修法那牛鼻子始終無法得掌門之位，二堡主要咱們進攻方城，就是想以萬萍的生命威脅武當。」

魯非道：「在下認爲咱們此次所以落敗，錯在戰法不太適宜。」

班知遠道：「此話怎講？」

魯非道：「萬萍仗恃的不過是些機關暗器而已，如果咱們使用火攻，他那機關暗器豈不失去了效力。」

班知遠道：「這也並不盡然，就拿他那些能够爆炸傷人的玩意來說，如果他擲出那種東西，誰敢到城裏去放火？」

這幾人在討論失敗的原因，只有少林門下始終未置一詞，此時楓葉大師忽然喧聲佛號道：「阿彌陀佛，班施主如是別無指示，老衲想就此告辭。」



班知遠向楓葉大師瞧了一眼，冷冷道：「大師想走？」

楓葉大師道：「事已至此，老衲留此無益。」

班知遠道：「不，在下却不是如此想法。」

楓葉大師道：「施主是怎樣想法？」

班知遠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是獲得勝利的方法。」

楓葉大師道：「施主是說咱們再去偷襲方城？」

班知遠道：「如果大師是萬城主，你會想到咱們會去偷襲？」

楓葉大師道：「咱們幾乎全軍覆沒，萬城主的確不會想到咱們已有偷襲的力量和勇氣。」

班知遠道：「所以咱們一定會偷襲成功。」

楓葉大師道：「那倒未必！」

班知遠道：「大師有顧慮？」

楓葉大師道：「是的，老衲的確有些顧慮。」

班知遠道：「大師說說看。」

楓葉大師道：「敗軍之將不堪言勇，咱們遭到嚴重的挫折，在心理上已有幾分怯意，再說，咱們雖能逃出方城，但每一個或多或少都有一點創傷，疲兵再戰，似不相宜，而且萬城主決非常人可比，總管怎能担保他會鬆弛防守，毫無準備？」

班知遠道：「這麼說大師是不肯偷襲的了？」

楓葉大師道：「並非老衲不肯，老衲只是對各位施主關心而已。」

班知遠道：「這個倒不勞大師關心，因爲咱們並不參加偷襲的行動。」

楓葉大師道：「老衲不明白施主的用意。」

班知遠道：「在下說的十分明白，偷襲方城之事只有貴寺參加，所以大師不必關心咱們的傷勢。」

楓葉大師愕然道：「這不公平吧？施主。」

班知遠冷哼一聲，道：「哦，那一點不公平了？」

楓葉大師道：「咱們數百人進攻方城，只落得幾十人倖逃一死，如今施主却要敝寺單獨出戰，這能說是公平麼？」

班知遠冷哼一聲道：「咱們數百人只剩下幾十個，貴寺幾十人還是幾十人，足見少林武功名不虛傳，姓萬的根本奈何不了你們，何況此次是暗中偷襲，大師就不必顧慮了。」

楓葉大師喧聲佛號道：「阿彌陀佛，請恕老衲有方尊命，偷襲暗算是罪過，出家人不敢。」

班知遠面色一沉道：「老和尚，你敢反抗？你可知道反抗的後果？」

楓葉大師長眉一垂道：「貴堡挾持敝寺掌門，强迫少林弟子爲非作歹，施主別忘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道理，貴堡如此倒行逆施，冥冥中自有報應，依老衲相勸，施主何不放下屠刀，及時回頭！」

班知遠哈哈一陣狂笑道：「咱們不信這些牙痛咒，老和尚你就少用一點心機吧，你倒是說說看究竟肯是不肯？」

楓葉大師嘆息一聲，兩滴淚水由雙目之中淌了下來。

一個四大皆空的出家之人，竟悲憤得老淚縱橫，其傷心的程度可想而知。

他身後的少林弟子，每一個都是一副沉痛之色，這般出家人全被愁雲慘霧所籠罩。

班知遠似乎心如鐵石，無論少林門下如何悽慘，他那冷酷的面色仍瞧不出絲毫變化。

但他那鐵石般的心腸，却被一聲冷哼驚得一震，他像螺旋般霍的一轉，瞅着一塊大石道：「朋友既敢出聲冷哼，何必再藏頭露尾，出來吧。」

班知遠沒有猜錯，大石之後果然走出一對少年男女。

祇不過在塲的都是高人，十丈以內應該沒有人能逃過他們的耳目才對，然而那塊大石與他們相距才只五丈，五丈以內有人潛伏他們竟毫無所知。

那麼這潛伏者功力之高，幾乎已達駭人聽聞的境地，他如非一代霸主，也必然是一位隱世奇人。

結果却出人意料之外，那應聲出現的，只是一雙少年男女。

班知遠在一怔之後，他那冷酷的面頰忽然現出一絲欣喜之色，同時雙眉一挑道：「秋月，是妳……」

不錯，這雙少年男女正是楚駿秋月，他們原是馳援方城的，想不到却與班知遠等不期而遇。

秋月道：「是我，總管，瞧你們這等狼狽的神情，好像是由方城鎩羽而歸，這……實在遺憾得很。」

班知遠怒叱道：「秋月，妳敢對本總管如此說話！」

秋月冷聲道：「哦，我該對你怎樣說話？」

班知遠道：「妳祇不過是紅衣堡的一個丫頭罷了，冒犯本總管，就該接受堡規的懲罰，不過，只要妳能戴罪立功，本總管可以不究既往。」

秋月道：「多謝總管，只不知那個功如何立法？」

班知遠向楚駿投下一瞥，道：「他是誰？」

秋月道：「我的丈夫。」

班知遠道：「他的名號是……」

楚駿道：「名不見經傳，說了閣下也不會知曉。」

班知遠道：「那不要緊，知道名號此後也好稱呼。」

楚駿道：「其實閣下應該知道，神魔情煞兩妖姬，江湖上已有傳聞。」

班知遠精神一振道：「這麼說你就是飛釘神魔楚駿了？」

楚駿道：「這是江湖朋友的抬愛，在下可是愧不敢當。」

班知遠道：「這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少俠請。」

楚駿道：「請？你要我到那兒去？」

班知遠道：「自然是紅衣堡了，咱們堡主曾經傳諭天下尋找少俠。」

楚駿道：「哦，貴堡找在下作什？」

班知遠道：「敝堡主求賢若渴，十分欣賞少俠的一身武功。」

楚駿道：「在下這點莊稼把式，實在

不敢當貴堡主的錯愛，至於貴堡之行麼，在下是會去的，但不是現在。」

班知遠道：「少俠準備何時前往？」

楚駿道：「這就難說了，因爲在下還有要事待理。」

班知遠道：「有一件事，少俠不要忘了，荊玉鳳和秋心，正在渡日如年的盼望少俠。」

楚駿道：「咱們夫婦一向是會少離多，楚某實在無可奈何。」

班知遠道：「少俠說的是，不過敝堡堡規如山，如果少俠不在百日期滿之前向敝堡投到，今生今世你只怕很難見到她們了。」

楚駿道：「你是在威脅我？」

班知遠道：「但也是事實。」

楚駿道：「好，那麼就請閣下捎一個信，荊玉鳳秋心如果有毫髮的損傷，在下將血洗紅衣堡，鷄犬不留！」

班知遠面色一變道：「你太狂了，姓楚的，本總管今天就要掂掂你的斤兩。」

楚駿道：「那很好，只要閣下划下道來，楚某無不奉陪。」

班知遠哼了一聲道：「楓葉大師，請你將這個魔頭給我拿下。」

楚駿身形一轉，向楓葉大師雙拳一抱道：「武當門下楚駿見過大師。」

楓葉大師一怔道：「阿彌陀佛，楚施主當眞是武當門下？」

楚駿道：「大師不信？」

楓葉大師道：「施主神瑩內蘊，秀氣外溢，除了武當實在無法培植此等奇才，老衲相信。」

楚駿道：「那麼：大師可否聽在下一言？」

楓葉大師道：「施主請說。」

楚駿說道：「大師聽命於紅衣堡，是因爲貴派掌門落入該堡的手中，但爲虎作倀，在江湖上造成無邊罪孽，少林數百年的清譽，將因大師而告毀滅，今後大師將是佛門罪人，無以對少林歷代祖師，貴掌門如若知道大師此等行爲，他將痛不欲生，再也沒有生存的勇氣了！」

楓葉大師身軀一震，同時宣聲佛號道：「多謝施主指點，老衲知罪了。」

楚駿道：「大師好說。」

楓葉大師道：「施主如果別無他事，老衲就此告辭。」

楚駿道：「大師請。」

楓葉大師身形一轉，逕自率領少林門下急馳而去。

班知遠見狀大怒道：「楓葉老和尚，你不要一葉掌門的性命了？」

楚駿道：「你說對了，少林一派不會再受紅衣堡的挾持。」

班知遠道：「很好，你居然恩將仇報，破壞本堡的大事，老夫先叫你嚐嚐金筆的滋味。」

楚駿微微一笑道：「別忙，咱們先把話說明再打不遲，你說什麼恩將仇報，楚某不懂。」

班知遠道：「你是本堡費盡心機，特殊製造的紅衣殺手，如果不是本堡，你怎會獲得如此高深的武功？」

楚駿道：「在下被你們害得身中寒毒，雙目皆盲，如非諸般巧遇，楚某只怕早已葬身溝壑了，閣下所說的恩德，在下實在不敢領敎。」

班知遠道：「好，咱們不談這些，但有一件事本總管不能不說。」

楚駿說道：「你說吧，在下在洗耳恭聽。」

班知遠道：「本堡堡主神明英武，功力蓋世，當今武林各派，全部甘心向本堡俯首聽命，任何反抗本堡之人，就是與天下武林爲敵……」

楚駿道：「這個我明白，連少林寺都要聽命於貴堡，其他的門派在威脅利誘之下，那就不必說了，不過在下也有一點要告訴閣下，修法刦持武當並未成功，武當弟子正四出追緝這名叛徒。」

班知遠心神一懍，他相信楚駿之言絕非空穴來風，那麼執當代武林牛耳的少林武當均已脫出控制，紅衣堡問鼎武林的前途就未可樂觀了。

不過此人城府極深，仍神色不動的道：「這不要緊，本堡高手如雲，並未將少林武當放在心上，只是少俠是堡主的妹夫，至親血肉相連，應該休戚與共，你說是麼？少俠。」

楚駿道：「聽閣下這麼一說，楚某倒不便再與紅衣堡爲敵了，這樣吧，請閣下告訴貴堡主，只要他們毁掉白羽令，解散紅衣殺手，宣佈關閉紅衣堡退出江湖，看在玉鳳的份上，在下也不爲已甚。」

班知遠面色一變道：「姓楚的，本總管一再忍讓，你休要得寸進尺！」

楚駿道：「不必惱羞成怒，閣下，其實楚某適才說的條件你也無權作主，咱們今日言盡於此，閣下不妨回報貴堡主由他們去斟酌。」

班知遠哈哈一陣狂笑道：「你太過不知自量了，本總管如若不能將你收拾下來，紅衣堡怎能號令江湖？接招。」

右臂一吐，一溜金光逕向楚駿的前胸點去。

此人不愧身居紅衣堡的總管，一身功力果然不同凡俗，他這隨手一招，竟帶起一股重如山嶽般的潛力。

楚駿錯步移身，剛剛避開一招，右脅勁風壓體，另一隻金筆已點了過來。

班知遠的這對金筆已有數十年的精深造詣，在當代武林之中，班氏金筆頗負盛譽。

此時一經展開，雙筆有如蛟龍出海，招招尋經問穴，不離楚駿的要害。

楚駿如非在蜘蛛島獲得奇遇，憑他以往的武功，不出十招準會傷在班知遠的金筆之下。

現在他自然不會將班知遠放在心上，因爲他週身玄功繞體，金筆根本就近身不得。

十招以後，班知遠已打得心驚胆戰，他明白班氏金筆遇到了剋星，但羞刀難入鞘，他栽不起這個觔斗。

於是他發出一聲急嘯，召來紅衣堡的部屬。

這般人在方城吃過敗仗，但這些人都是兇神惡煞，在班知遠召喚之下，他們立即撲了上來。

秋月怒叱一聲道：「不要臉的東西，居然要倚多爲勝！」



寒光一閃，响起兩聲慘嚎，出手一招，她就毀了兩名紅衣堡的部屬。

現在楚駿夫婦二人，力戰紅衣堡的三十餘名高手，塲中殺得血肉橫飛，較方城之戰還要來得激烈。

其實楚駿夫婦不願傷人，只是讓他們知難而退。

問題是這般紅衣門下全是兇神惡煞，要他們停手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讓他們全體躺下。

在楚駿夫婦來說，叫他們全體躺下並非難事，約莫頓飯時間，沒有躺下的只有兩個。

他們是班知遠及水中秀，楚駿夫婦手下留情，給他們留下一點生機。

然後，楚駿長長一吁道：「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在下今日網開一面，今後如何就要看你們的了。」

他不再理會他們，逕與秋月，急奔方城。

方城還是方城，祇不過瘡痍滿目，橫屍遍地，那幅慘狀，實在令人不忍卒覩，楚駿秋月到達之時，城主萬萍正在親率部屬清理善後。

瞧到楚駿，萬城主高興的迎了上來道：「楚少俠你可來了，咱們幾乎已不能相見。」

楚駿道：「對不起，城主，咱們日夜鑽程，還是誤了大事。」

萬萍道：「聽少俠的口吻，好像知道敝城的遭遇？」

楚駿道：「城主向武當求援，掌門人却苦於分身不開，這裏有一封書信，城主一看便知。」

萬萍接過書信一瞧，忽然一躬到地道：「參見師叔。」

楚駿微微一笑道：「城主不必多禮，喬櫻是否也在此地？」

萬萍道：「師妹正在照料負傷的弟子，師叔請，咱們進去再作詳談。」

楚駿道：「好的。」

他們相偕走進萬萍的居處，遠遠的便已瞧到喬櫻，她依然一身白衣，嬌容却顯出幾分清瘦。

此時她正在大廳上忙碌着，那兒躺着近三十名負傷的方城子弟，她在指揮幾名婦女替傷者裹傷敷藥。

忽然她目光一亮，一股無法形容的意外喜悅像清風一樣掠上她的面頰。

她只是微微一呆，便縱身撲向廳門。

「楚駿……你……」

她像一個迷途的孩子忽然發現親人似的，忘掉大廳上的人如此之多，就想一頭鑽進親人的懷裏。

楚駿與她訂有婚約，是她的未婚丈夫，論親近，除了父母，應該無人能比。

那麼她如果當眞一頭鑽進楚駿的懷裏，也沒有什麼不對。

江湖兒女也是豪放的，開朗的，江湖兒女通常也不拘小節。

何況刦後重逢，感情最易衝動，一對歷經生死的愛侶，正該抱頭一哭。

但，她的呼聲忽然中斷，她撲到楚駿身前三尺之處，身形一窒，脚步猛的停了下來。

爲什麼她會這樣？

因爲她瞧到三張沉重的臉孔，表情是如此嚴肅。

「楚駿，有什麼不對？」

她知道必然發生了嚴重的事端，神色也跟着緊張起來。

萬萍長長一吁道：「辛苦妳了，快見過兩位師叔。」

喬櫻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愕然道：「你說什麼？師兄，誰是師叔？」

萬萍將修果道長的書信交給喬櫻道：「這是恩師的手諭，妳先瞧瞧。」

喬櫻接過書信一瞧，立即面色大變，她無法再握住那張信箋，也無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緒，在一聲絕望的悲呼之下，彈身急躍，走勢如風，瘋狂般的向門外衝去。

萬萍及楚駿秋月沒有追趕喬櫻，他們只是默默相對，一臉的無可奈何之色。

的確，喬櫻所受的創痛，不是言語所能勸解的，如果這是天意，對喬櫻來說，這天意實在太過殘酷了。

良久，萬萍才强打精神，道：「師叔請到後進歇歇。」

楚駿道：「不必了，你這裏善後待理，我也還有不少待辦之事，咱們就此告辭了。」

萬萍費盡唇舌，仍無法使他們作一飯之留，他只得將這雙師門尊長送出城去。

臨別之時，楚駿苦澀的一笑道：「掌門師兄叫我來馳援方城，結果……」

萬萍道：「這不能怪師叔，而且師叔使楓葉大師幡然悔悟，對江湖可以說是一件無限的功德。」

楚駿嘆息一聲道：「請你稟報掌門，楚駿將逕往西北，直搗魔巢，爲江湖除去根本上的禍害。」

萬萍道：「師叔人單勢孤，此去可能會困難重重，何不稍留數日，待侄兒略作整理之後與師叔同往。」

楚駿道：「不，紅衣堡如若知道你離開了方城，可能會捲土重來，方城老少數百口的安全要緊，你千萬不可大意。」

萬萍道：「多謝師叔指教。」

楚駿不再躭擱，逕與秋月急馳而去。

他仍沿着往日的路綫，經洛寧直趨洛陽。

這天到達洛陽西南的宜陽縣城，他們準備到城裏去打尖。

但遠遠瞧去，城門外有幾名弓上弦刀出鞘的士兵在檢查行人，這宜陽縣城好像發生了什麼變故。

秋月道：「等一等，相公。」

楚駿道：「什麼事？」

秋月道：「宜陽出了事，咱們不能不小心一點，你在路邊歇歇，待我先去瞧看一下。」

楚駿道：「有這個必要麼？咱們並未干犯王法。」

秋月道：「相公在洛陽殺過馮景川，又揹着逆倫弒師的黑鍋，如果有人要向咱們找碴……」

楚駿道：「妳是說喬櫻？」

秋月道：「相公別忘了她是女捕頭，瞧她氣極而走的情形，咱們不能不防着點兒。」

楚駿道：「好吧，妳去瞧瞧，如果無事，妳就等着我一道進城，否則妳回來咱

們再研究如何走法。」

秋月道：「無事咱們便一道進城，否則，你在此地等我，我進去買點食物再回來。」

楚駿道：「好，妳去吧。」

秋月將包裹寶劍交給楚駿，以免在進城之時發生不必要的麻煩，然後以常人的速度，一逕奔向城門。

城門右側貼着一張洛陽府台的告示，通緝殺人兇犯楚駿一名，告示之上還有他的年籍面貌，並附有紋銀千兩的賞格。

秋月匆匆瞧了一眼，便神色不變的走向城門，

檢查祇不過核對面貌，秋月是女人，自然很順利的通過。

她在城裏買了一包乾糧，立即趕回楚駿相候之處，但空山寂寂，四野無聲，那裏還有楚駿的踪跡！

她找遍週圍數里，依然無法發現楚駿，再回到相候之處，還是踪影杳然。

秋月心思細密，對事理的判斷，往往能猜個八九不離十。

只有這一回砸了，她假設各種狀況，都不能自圓其說。

論功力，在當代武林，楚駿幾乎達到巔峯，無論明鬥暗襲，沒有人能够使他一舉受制。

而且一片平靜，也找不出半點打鬥的痕跡。

如果他是發現什麼重要之事必須離開，最起碼他該留下一點暗記，秋月找遍附近的山石樹木，却任什麼也沒有發現。

最後她想到了惟一的一個可能，楚駿多半是遭到別人的暗算。

暗算像楚駿如此功力之人，只有一個法子。

那法子就是叫他明知身旁有人，而不作絲毫防範。

譬如武當同門，他的妻子。

具有此等條件的雖是不少，那出手暗襲的却只有一個。

喬櫻。

這是秋月的猜忖，她的猜忖多半不會相差太多。

這道理十分簡單，喬櫻所以如此，是由於因愛成恨。

那麼楚駿必然被喬櫻弄進城裏，說不定會解送洛陽。

以秋月的功力而論，她不必把官府的差役放在心上，就此前往刦獄，八成可以得手。

祇不過如此一來，他們夫婦就是公然反抗朝廷，天下雖大將難有容身之處了。

於是她身形一轉，向方城急馳，她認為與喬櫻打交道，只有萬萍最為適合。

好在方城距宜陽不遠，經兩日曉夜不停的奔馳，經於在薄暮時分趕到方城。

萬萍估不到秋月會孤身獨返，更想不到喬櫻會做出如此反常的行為，他不敢作半分躭擱，只是稍作摒當便與秋月連夜上道。

在宜陽他們找不到喬櫻，經萬萍向縣衙打探，據說她並未在此地停留。

秋月眉峯一皺，說道：「怎麼辦？城主。」

萬萍道：「洛陽撫遠將軍與喬伯伯是同門，櫻師妹多半會歇在將軍府裏。」

秋月道：「好，咱們去洛陽。」

洛陽撫遠將軍盛循，是喬總捕頭的小師弟，在峨嵋俗家弟子之中，算得是一個十分出色的人物。

喬櫻的確來了洛陽，也的確住在將軍府裏，只是當她聽到萬萍的敍述之後，這位為情所累的姑娘竟然大吃一驚。

「師兄！你說楚……失踪了？」

「是的。」

「你認為是我？」

「這個……」

「你寃枉人了，師兄，我只能怨命，無論怎樣我總不能害他。」

「我相信，祇不過，那畫影圖形的告示……」

喬櫻道：「這與我絲毫無關，我也正在追查。」

「師妹，這件事實在太巧了，陳年舊賬，為什麼會在此時一道暴發？」

「是的，這其中確有蹊蹺，不過師兄放心，我會查個水落石出的。」

「好，咱們見秋師叔去。」

這一段對話，是萬萍喬櫻師兄妹單獨相談的，如果楚駿的失踪當眞與喬櫻有關，她決不會隱瞞。

待見到秋月之後，喬櫻躬身一禮道：「日前侄女失禮，請師叔多多担待。」

秋月執着喬櫻的玉手道：「不要多禮，櫻姑，對妳，我感到一份歉意。」

喬櫻螓首一垂，幽幽道：「這是侄女命苦，師叔勿須自責，萬師兄請你陪陪師叔，小妹去去就來。」

萬萍道：「師妹請。」

待喬櫻退出後萬萍就將適才他們師兄妹的對話向秋月說出。

秋月一嘆道：「如此說來，這問題就更加複雜了。」

萬萍道：「師叔在這兒暫住幾天，喬師妹必能查個水落石出，待弄明白，咱們才能採取行動，否則茫茫四海，咱們到那兒去找？」

秋月道：「也只好如此了。」

× × ×

秋月的判斷沒有錯，楚駿的確在不作防範之下中了別人的暗算。

她還是算錯了一點，錯在她沒有想到除了喬櫻，還有楚駿認為勿須防範之人。

當秋月走向城門之時，楚駿已經發覺身後响起了輕輕的足音，他提高了警覺，却沒有將來人放在心上。

來人是兩個，其中一人功力較高，已具有一流的身手。

一流身手算是高人了，但在他的手下仍然不值一提。

因此，他並未回頭瞧看，只是以耳代目，默察來人的行動。

「師弟……」

這一聲親切而微帶顫抖的呼喚，在他身後丈外之處响起。

他心頭猛的一震，身形像旋風一般的轉了過來。

「師姐，是妳……」

她是蓋如花，九曲山莊的兒時伴侶。

當年她對楚駿愛護備至，使他在幸福中渡過了十多年的漫長歲月。



甚至他蒙受弒師之寃，告訴無門之際，蓋如花依然不顧一切的救了他。

深情，信賴，厚恩，縱然海枯石爛，他也無法忘懷。

祇不過由於他不斷的在厄困中掙扎，對蓋如花的情誼，不得不深藏心底。

現在蓋如花忽然出現，那一聲親切的呼喚，激發起他埋藏在內心深處的感情。

他奔過去，抓着蓋如花的雙臂，搖撼着。

「師姐，妳想得我好苦，師母她老人家近況可好？」

「好……好……聽說你……已經名震江湖了。」

「別這麼說，師姐，小弟歷經生死，屢遭厄困，但並未忘記師門的恩德……」

蓋如花道：「我相信，可是……可是……唉……」

「可是甚麼？師姐，妳說！」

「我是說，咱們……咳，終於又重逢了。」

故舊重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但蓋如花却掙脫楚駿的雙手，言詞之間又是如此的閃爍。

這不能怪她，別離最易造成生疏，而且女孩子總得矜持一點。

再說，他已有了妻子，一娶就是三個，縱然是情非得已，對這位情深似海的師姐來說，仍然是一份難堪的諷刺。

因此，楚駿在歉疚中低下頭去，連蓋如花情緒上的變化，甚至當她咬牙切齒，目射殺機之時他依舊矇然不覺。

直待腰際一陣劇痛，他才在驚愕中抬起頭來。

「師姐，妳……」

「少廢話，小豆子，帶他走。」

小豆子是蓋如花的隨身丫頭，嬌小的身材當眞像一粒豆子似的。

別看她身材嬌小，氣力可是不弱，她說了一聲「對不起，四爺。」雙手將楚駿往背上一搭，便轉身隨着蓋如花奔去。

她們向西奔入山區，進入崇山峻嶺的奇險地帶，最後在一個荒涼的峽谷之內停了下來。

蓋如花坐在一塊石頭之上，冷冷一哼道：「將他綁在樹上，我要跟他好好的聊聊。」

小豆子道：「小姐，妳天天想着四爺，念着四爺……」

蓋如花怒叱一聲，道：「住口，快給我綁上。」

小豆子不敢再說，只好嘆息一聲，遵命將楚駿綁在樹上。

楚駿穴道被制，只好聽由擺佈，他只是有點奇怪，像蓋如花如此溫柔良善的姑娘，何以會變得這麼兇悍？

蓋如花以毒惡的目光向他瞧了一眼道：「姓楚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你倒是寫意得很。」

楚駿一嘆道：「妳錯了，師姐，小弟自離開九曲山莊後，過的幾乎全是非人生活。」

蓋如花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嬌妻美妾，左擁右抱，如此非人生活，縱然是素封之家也享受不到，姓楚的，你還想騙我？」

楚駿道：「我沒有騙妳，師姐，小弟是身不由己……」

蓋如花道：「身不由己？哼！神魔情煞兩妖姬名震江湖，人人懼怕，你姓楚的可以說是躊躇志滿，連本莊的總管都傷在你的手下，請問你，你可曾想到沒有蓋如花你的骨頭早已餵狗了，你為甚麼不來看我一下？」

楚駿道：「妳聽我說，師姐……」

蓋如花暴怒道：「你害了我，害了我娘，還想我聽你的花言巧語，我如果不整治你，實在難消心頭之恨。」

她忽然解下一條皮鞭，縱身下石，揮鞭向楚駿的身上抽去。

她在不斷地流着淚水，可說是傷心已極。

但她咬牙切齒，手不停揮，鞭鞭着肉，抽得楚駿遍體鱗傷，幾乎奄奄一息，還沒有停手之意。

最後小豆子哭泣着抱着她的臂膀，她才摔掉手中的皮鞭，悲嚎着急馳而去。

小豆子嘆息一聲道：「原諒她，四爺，她的遭遇太慘了……」

楚駿淡淡道：「我猜得出，小豆子，我沒有怨她。」

小豆子道：「那就好，四爺，你忍住點兒，待小婢抱你進去。」

她將楚駿抱進一個山洞，放在一張褥子之上，再去調來一碗傷藥，準備替他療傷。

只是瞧瞧他那破爛的衣衫，她又遲疑起來。

因為他傷痕遍體，血污狼藉，在療傷之前必須除去他所有的衣衫。

但小豆子是一個少女，她怎能……

忽然……

「放下藥碗，妳出去。」

說話的是蓋如花，不知何時她悄悄的走來。

聽口吻，溫柔已極，此來似乎未存惡意。

待小豆子放下藥碗，走出石室之後，她才幽幽一嘆道：「恨我麼？師弟。」

傷得如此之慘，楚駿難免有一點恨意，及投目向她一瞥，楚駿的心軟了，那股恨意已消失得點滴不存。

原來祇不過片刻之間，蓋如花已是雙目紅腫，衣襟全濕，那副楚楚可憐的神態，楚駿說甚麼也硬不起心腸。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沒有，師姐，是小弟對不起妳。」

蓋如花不再說甚麼，伸出纖纖玉手，為他解除身上的衣物。

除衣療傷，這是實際上的需要，但蓋如花却面紅耳赤，鬢角見汗，櫻唇時開時闔，發出輕微的喘息之聲。

她是如此的緊張，楚駿也不例外，勿怪小豆子不敢，敢情療傷竟是如此困難。

經過一段不算太短的時間，終於將楚駿全身的衣衫除盡，現在蓋如花的情緒穩定了，只是輕巧的，小心的，在仔細的為他清洗，為他敷藥。

最後替他蓋上一條棉被，總算大功告成。

也許是緊張之後的鬆弛，也許是太過疲勞，當蓋如花替楚駿蓋上棉被之後，他

便沉沉的睡去。

不知經過若干時辰，他才疲乏盡去，由睡夢中醒了過來，醒後第一個感覺是時間巳是夜晚。

不錯，微風掠面，燭影搖紅，的確巳是夜間。

其次是荒山石洞，寒氣侵人，他雖是蓋着厚厚的棉被，但依然有一股淸冷的感覺。

及舉目向四週一瞧，他又忍不住啊了一聲。

原來在洞壁的一角，有一個人影在那兒瑟縮着，她緊緊抱着雙臂，以抵禦夜間的嚴寒。

她自然是小豆子了，讓她跟着自己受罪，楚駿實在有點過意不去。

於是他呼叫道：「小豆子，別凍着了，快去睡吧。」

「啊，你醒來了，謝天謝地。」

她應聲奔了過來，但決不是小豆子。

這片山谷，這座山洞，一共只有兩個女人。

她如果不是小豆子，那自然是蓋如花了。

不錯，她的確是蓋如花，正連跑帶跳的奔到楚駿的床前。

蓋如花道：「師弟，你終於醒過來了，眞教人……」

「怎麼，師姐，我睡得很久麼？」

「不久，才只三天。」

「啊，三天。」

「都是我不好，我……」

她語音未落，忽然連打兩個寒噤，一張原本艷麗如桃花的粉頰，巳顯得一片蒼白。

楚駿想起來，但他身無寸縷，實在不敢唐突，只好伸出一條臂膀，握着蓋如花的玉手。

「咳，師姊，你的手好冷，一定是凍着了。」

「別瞎說，我那有如此嬌嫩。」

「夜太涼了，師姐，妳穿得如此單薄會受不了的，快去安歇吧。」

「你……你趕我走？」

「不，師姐，小弟決無此意。」

「那……你就讓我暖暖手吧。」

她由楚駿的掌心中抽出雙手，伸入楚駿的棉被之內。

她的目光無意中向楚駿的臂膀一瞥，不由噫了聲，道：「師弟，你的傷……」

三天前楚駿在她狠毒的鞭打下，眞箇是傷痕遍體，全身上下幾乎找不到一寸完整的肌膚。

但他這條臂膀却是光滑完整，瞧不出半點傷痕。

楚駿以爲蓋如花在問他的傷勢，遂微微一笑道：「放心吧，師姐，小弟毫無不適的感覺。」

蓋如花道：「我知道，不過這似乎是不可能的。」

她的手原巳伸進被中，此時竟向楚駿的身上摸去。

她只想證實一下，是不是當時瘋狂的鞭打，這條臂膀却是一條漏網之魚。

但她摸觸到的肌膚，與那條臂膀毫無二致，絕對不像一個曾受鞭打之人。

此時她當眞有點驚愕了，祇不過她驚愕的並不完全是爲了這個。

因爲楚駿忽然掀開棉被，再攔腰一抱，竟將她抱上床去。

其實這正是她期待的，因而驚愕如同烟雲過眼，代之而起的是裏心的喜悅。

他們是青梅竹馬的兒時伴侶。

他們原有深厚的情誼。

鞭打只是恨的發洩，愛的極至，並無損於愛的本質。

這時，她這雙素手一摸，那還不是火山驟發，江河倒瀉麼？楚駿他怎能忍受得了。

還是那麼寒冷。

山洞却生出無限的春意。

良久……

蓋如花嫣然一笑，伸手抹掉他額頭上的汗水，說道：「告訴我，你都做了一些甚麼？」

楚駿將離開九曲莊後的一切經過，毫無保留的全部說出，然後輕輕一哼道：「師姐，妳好狠，如果不是小豆子，妳非得將我打死不可。」

蓋如花道：「不錯，當時我的確想將你打死，不過死的並不止是你一個。」

楚駿道：「哦，打死一個不過癮，妳還要打死誰？」

蓋如花道：「你說呢？」

楚駿道：「這就要看妳姑奶奶的高興了，難道除了我，還有妳瞧不順眼的。」

蓋如花道：「有。」

楚駿道：「誰？」

蓋如花幽幽道：「你應該知道的，你死了難道我還活得下去？」

這句話說得十分平淡，一陣輕風吹過，它沒有留下絲毫痕跡。

只是它却像一把尖刀，深深插進楚駿的心腹之內，不管日月怎樣輪轉，它都將難以磨滅。

因爲這是眞情的流露，至愛的表達，它不是世上任何珍寶，甚至生命所能抵消的。

楚駿當眞惶恐了，除了緊緊將她摟着，他實在想不出安慰她的言語。

良久，他才不安的道：「師姐，我……對不起妳。」

「別這麼說，你是情非得巳，而且，我應該感謝她們才對，如果不是她們，咱們焉有今日。」

「師姐，妳……」

蓋如花道：「好啦，咱們不談這些，你聽我說。」

「好，妳說。」

「你逃走之後，本莊的一切就都由鄧玉龍做主……」

楚駿道：「那師娘呢？她老人家爲甚麼不管？」

「娘痛心爹的慘死，她病了，纏綿床榻半年，終於一病不起。」

提起慘痛的往事，她又悲泣起來，埋首楚駿的胸前，哀傷得語不成聲。

經楚駿百般安慰，她才逐漸停止悲泣，在一聲長嘆之後，又開始她的敍述。

「九曲莊的人，將怨氣集中在你的身上，他們認爲你逆倫弑師，再氣死師娘，如此大逆不道之人，非將你抓回去凌遲碎



屍不可。」

「師姐，我是寃枉的。」

「我如果不知道你是寃枉的，當初怎會放你逃去，只是我找不到有力的反證，只好將它藏在心裏，我想總有一天會找到反證的。」

「師姐，妳好像懷疑甚麼？」

「是的，我懷疑鄧玉龍，一向就覺得他不是一個好東西。」

楚駿道：「大師兄爲人是圓滑了一點，但……」

「師弟，你太忠厚了，你不明白人心是如何的可怕！」

「我，妳是說……」

「娘去世以後他當了莊主，……猙獰面目也暴露了出來，原來他與紅衣堡早有勾結，此時才公開他紅衣堡九曲分堂堂主的身份。」

「有這等事？」

蓋如花道：「這還不算，接着他要我嫁給他……」

「啊，後來呢？」

「他百般威脅，我不爲所動，後來他竟以卑鄙的手段……」

她又哭了，楚駿沒有再勸，因爲他感到胸腹之間也有一股火怒急於發洩。

良久，楚駿長嘆一聲道：「這筆賬咱們會找他算的，不過事巳過去，師姐就不必再耿耿於懷。」

蓋如花哼了一聲道：「名節是女人的第二生命，如若不是爲了爹的血仇未報，以及與你相見一面，我早就離開這骯髒的人世了。」

楚駿道：「不要這麼想，師姐，師父只有妳這麼一個獨生女兒，不管怎樣總不能讓九曲蓋門就此在江湖上除名。」

蓋如花幽幽一嘆，道：「這就要看你的了，我給你的雖然只是殘敗之身，却是一副完整的深愛，與整個的生命。將來如何振興九曲蓋氏，這副担子，只怕你要承當起來。」

楚駿肅聲道：「師姐放心，小弟當以全力，協助妳重振九曲聲威，以報師門的培植。」

蓋如花道：「我巳了無生趣，此事只有你一人承担，不過我將以百日爲期盡一點做妻子的責任。」

楚駿道：「不，師姐，妳不能這樣想，失身於姓鄧的錯不在妳，妳也不應該拋棄自己的責任。」

蓋如花苦澀的一笑道：「咱們不談這些，良宵苦短，師弟，咱們……」

此後蓋如花絕口不提往事，只以萬斛柔情整天陪伴着楚駿。

這段時日他們卿卿我我，比翼雙飛，像一對幸福的新婚夫婦，安樂中帶着無比的滿足。

不過他們自己明白，這短暫的幸福之後，可能隱藏着無邊痛苦，他們只是不想去摸觸罷了。

蓋如花以百日爲期，百日之後她將離開人世，那麼她現在的心情只是苦中作樂，以情慾來痲醉自己而已。

楚駿除了要設法打消蓋如花的死志，還懸念着荊玉鳳，秋氏姐妹及喬櫻，所謂幸福祇不過是强顏歡笑罷了。

時間是無情的，貶眼之間兩個月巳經悄悄的過去了。

這兩個月之中，楚駿盡了全力，但結果他還是交了白卷。

蓋如花原是一個秉性純良，溫柔似水的姑娘，然而她變了，有時會兇狠暴戾，有時也會十分固執。

也許這是命運故意捉弄她，人類的智慧無論怎樣高超，對命運仍然難以預測。

就拿現在來說吧，當楚駿心勞力拙，認爲巳無法挽回蓋如花的死志之時，忽然柳暗花明，竟出現一樁意想不到的轉機。

敢情蓋如花月信不潮，生理上起了一些變化。

例如嘔吐，要小豆子去給她買泡菜，酸豆，梅子等甚麼的。

顯然，她懷孕了，也更溫柔，更美麗了。

她與楚駿的愛，巳經開了花，結了果，一個小生命正在她的腹中逐漸長成。

母性的滋長，使她有了責任的觀念，而且，她既是深愛楚駿，又怎肯摧殘他的骨肉。

於是她打消了死志，由頹廢而振作，並燃起了希望的火炬。

×　×　×

這是一個月白風淸，萬里無雲的夜晚，楚駿與蓋如花在一片柔草之上依偎着。

「師弟，咱們的孩子叫楚甚麼，你先給他取個名字。」

「咱們的孩咱子不姓楚。」

「甚麼？不姓楚？師弟，你……你難道……」

「師姐不要誤會，我是說咱們的孩子應該姓蓋，他要繼承九曲山莊的事業，担當重振蓋氏聲威的責任。」

「此話當眞？師弟？」

「自然是眞的了，爲了報答師恩應該如此。」

「師弟你太好了。」

「所以今後師姐要堅强起來，爲咱們的孩子，也爲了九曲山莊。」

「我會的，師弟。」

「那麼師姐仔細聽着，小弟敎妳一項武功。」

「甚麼武功？」

「道家無雙絕藝，太極慧劍。」

「啊，可是我並非武當門下。」

「但妳是武當門下的妻子，咱們的孩子是武當門下的後人。」

「好吧，師弟，我學會了將來再傳給咱們的孩子。」

「正是如此。」

道家無雙絕學，堪當曠古絕今，縱與少林相較，也絕不在七十二種絕學之下。

經楚駿循循善誘之下，一月之後，蓋如花武功大進，巳可儕身當今頂尖高手之列了。

於是，楚駿牽着蓋如花的玉手道：「師姐，收拾一下，咱們該走了。」

蓋如花道：「你去吧，師弟，我還不能走。」

楚駿訝然道：「爲甚麼，師姐。」

蓋如花道：「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出去之後我甚麼都不能帮你，倒變作你的一個累贅了，所以我想留在此地，將孩子生

下來再去找你。」

楚駿沉吟半晌道：「妳們主婢二人寄身幽谷，我有點放心不下，這樣吧，我再將無極一氣玄功傳給妳，妳也應該教給小豆子一點高深的武學。」

蓋如花道：「好的。」

× ×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是無情的。

洛陽並非原野，但洛陽一旦着火，將比原野還要可怕。

不幸的是洛陽竟然着了火，而且發生在撫遠將軍的府第。

時當午夜，萬籟俱寂，一陣濃烟，忽然由撫遠將軍的府第冲霄而起。

接着烈焰騰空，燃起無數火頭，祇不過剎那之間，將軍府第，已經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將軍府第的家人在睡夢中被驚起來了，四週街隣也發現了此一災變。

這一災變是驚人的，但更驚人的是沒有人能够接近將軍府第。

因爲是有人故意縱火，而那縱火之人竟然胆大包天，他們手執兇器，在將軍府第四週潛伏，前往救火之人，多半遭到他們的毒手。

於是，爲了個人的生命，人們裹足不前了，任憑烈焰吞噬將軍府第，也只好徒嘆奈何。

這是江湖尋仇的玩意，撫遠將軍並非江湖中人，何以會碰到這件怪事？

推究原因，楚駿自然脫不了關連，因爲喬櫻要求撫遠將軍爲楚駿洗脫了兇案，繪影圖形的緝捕公告也同時廢除。

這是報復，也是殺鷄警猴，不許他人再管楚駿的閒事。

不過撫遠將軍出身武林，並不是一個等閒的人物。而且將軍府中還有秋月，喬櫻，以及方城城主萬萍。

火勢剛起，他們便已發覺情形有異，除了督促將軍府的家人救火，並全力搜捕放火之人。

秋月喬櫻首先碰到，那是三名黑衣蒙面的悍賊。

以喬櫻的功力而論，在武當俗家弟子之中，成就已然不俗，但祇不過三招不到，她已落了下風。

秋月見狀一驚，她知道今日如不痛下殺手，只怕會落個悲慘的結局，因此口中一聲嬌叱，展開了震撼武林的道家絕藝。

劍光如閃電，劍勢似電奔，纖掌吞吐之間，兩名悍賊便已濺血橫屍，傷在她的長劍之下。

嬌軀再閃，來勢如風，與喬櫻惡鬥的那名悍賊來不及回身應敵，已被秋月一脚踢斷他的脖子。

如此俐落的身手，如此凌厲的武功，喬櫻眞的服了，她自從出道江湖以來，就從未瞧到過這等高明的女人。

這個女人是她的情敵，也是她的師叔，丟開私人恩怨，對師門武功，她不由昇起一片嚮往之心。

於是，她作了一項決定，只待武林動亂平定之後，她要將此項決定付諸實行。

此時，喊殺之聲四起，在火光中亂成一片，她只得收起思潮，再與秋月分頭殺敵。

但賊人不止是武功高强，人數也十分之多，她們不僅顧此失彼，且陷於苦戰無援的危機之中。

纏鬥喬櫻的是五名大漢，這五人的身手個個不俗，最初二十招她還能有攻有守，二十招之後她就先機盡失，再也沒有攻敵之力了。

她担心將軍的安危，對那熊熊火勢也有點不安，因爲要求將軍替楚駿洗脫是她的主意，將軍府的這場橫禍她自然責無旁貸了。

在毫無還手之力的處境，她還不能集中意志，這一仗她如何還能支撐下去？

首先她的左肩受到刀傷，接着背部又被人開了一條血口，她那雪白的衣衫染上了血漬，斑斑點點，令人觸目心驚。

女捕頭喬櫻已是山窮水盡，除非發生奇蹟，不出二十招，她必然會喪生在這五名悍賊的手裏。

正當危機一髮之際，一綫寒光忽然自天外飛來，兩名悍賊首當其衝，寒光輕輕一轉，他們已變作兩具屍體。

另三人只是微微一呆，寒光便已抹過他們的喉頭，他們倒下去了，但雙眼暴睜，顯出一副恐怖的神色。

這的確太可怕了，適才還是兇霸霸的五個大活人，祇不過剎那之間，便已血流五步，像柴樁似的倒在那兒，他們已經進了枉死城，還沒有見到殺他們的人影。

不要說他們了，連喬櫻也沒有瞧到，雖然火光照得四週如同白晝，她却不明白救她的人藏在那裏。

那麼寒光一閃，惡人飛頭，難道他已是劍仙一流的人物？

她呆呆的想了一陣，忽然身形一轉，向喊殺之處馳去，因爲將軍府危機仍在，她不敢作絲毫躭擱。

當她奔到喊殺之處，她再度發現了那道寒光，不過那寒光之內，隱約間有一條人影。

她睜大了雙目向那寒光瞧着，櫻唇開闔，似乎想說些什麼。

不，她不是想說，而是想出兩個字「劍仙」。

實在這並不是劍仙，只是劍道中的最高成就「身劍合一」，與「馭劍飛行」而已。

一個人的劍術如若能够達到此等成就，他縱然不是劍仙，也應該是一個超人。

當今之世竟會有超人存在，而且還讓她親眼目覩，喬櫻的一雙美目那能不睜得大大的。

她忘了攻敵，也忘了救火，只是以一雙目光隨着那道寒光流轉。

其實寒光所及，肢體橫飛，賊人一個一個的仆倒下去，那裏還需要她來動手。

片刻之間，賊人死的死，逃的逃，同時火勢已被壓制，將軍府的危機總算過去了。

喬櫻吁一口長氣，她心頭的一塊石頭終於放了下來。

只有一點她感到遺憾，就是始終沒有見到那位馭劍飛行的超人是何許人物。

自然，超人就是超人，神龍都是見首不見尾的，她雖然是感到遺憾，却也無可奈何。

（下期續完）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 楓紅山莊（續完）

# 路遙知馬力 事久見人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河灘上潘長清正欲詳聽許大爺述說事實眞象之際，魯成貴突率十數人來到，迫令潘長清離去，潘長清走回快船，發覺辛八不在，船中人竟換了四喜子，據說辛八已趕往魯成貴囚禁許南坤的地方，潘長清立與四喜子趕往與辛八會合，闖進茅屋，屋中空無人跡，潘長清知道受騙，向四喜子迫問，四喜子矢口否認說謊，潘長清遂命辛八看守着四喜子，獨自趕返河灘，想看看魯成貴如何對付許大爺，詎抵步後，見河灘上只有二人，一個車夫，一個是紅衣人，潘長清看到車夫，聯想到贖金仍在車上——

潘長清考慮了一下，決定現身，在他的想像中，他這一現身，必然會使對方大吃一驚，其實，那兩個人並沒有什麼特殊反應。

車夫坐在車座上，楓樹之神坐在沙灘上，他們只是看了潘長清一眼，平靜得連他們原來的姿勢都沒有改變。

「許大爺呢？」倒是潘長清忍不住先開口。

「不在。」車夫回答。

「上那兒去了？」

「不知道。」

「幹什麼去了呢？」

「看他兒子去了。」

「跟姓魯的一起去的嗎？」

「是的。」

「沒交代什麼？」

「交代我在這兒等。」

他們的問答非常簡單，也非常流暢，那個紅衣怪物始終沒有插一句嘴。

「許大爺帶來的錢呢？」潘長清終於問到節骨眼上來了。

「在車上。」

「我能瞧瞧嗎？」

「瞧吧。」

潘長清上了車，但他知道看也是白看，五口大木箱，不但用鐵釘封死了，而且還加上了鐵條，他就是想撬開，手頭也沒有工具。

他試着用手搬一搬，箱子很重，似乎每口箱子都眞有一萬塊現大洋。

魯成貴帶走了許大爺，而沒有帶走錢，他的目的究竟是人？還是錢？

潘長清又跳下車來，走到紅衣人面前，問道：「你還等在這裏幹什麼？」

「等許大爺。」

「你等許大爺幹什麼？」

「那是我們的事，你不必問。」

「楓樹之神，你聽清楚，每一句話，都要好好答覆我，要不然，我就拆你的骨頭。」

紅衣人理也不理。

「你到底是什麼身份？」

紅衣人還是不理

潘長清立刻兒現，飛起一脚，向紅衣人踢過去。

紅衣人非常靈巧，就地一滾，就閃開了，使潘長清這一脚落空。

就這一動作，潘長清就看出了對方的份量。

但他並沒有就此停下來，反而掏出了短槍，冷冷地說道：「你能躲得過槍子兒嗎？」

紅衣人還是冷靜地坐在沙灘上，神態也很冷：「姓潘的，你最好不要動槍。」

「爲什麼？」

「洋槍，洋炮都是唬人的，你可以唬別人，却唬不了我。」

潘長清唰地一拉槍機，用行動代替了回答。

紅衣人仍然在那裏沒有動。

潘長清沉聲說：「你自稱是神，我一拉槍子兒就要你變成鬼。」

「潘長清！」紅衣人的語氣非常鎭定，「你老太爺幹了不少年的偵緝隊，你也幹過，應該懂得手法，殺人是要償命。」

潘長清道：「像你這種盜匪之流，人人得而誅之。」

「我是盜匪？憑據呢。」

「你那勒贖的信，就是憑據？」

「是我交給你的？」

「是你指引我到土地廟去拿的。」

「誰看見。」

潘長清一向很冷靜，此刻也難免被對方的刁蠻所激怒，倏地將手中短槍抬了起來。

「潘長清！」紅衣人眞是鎭靜得出奇。「千萬別動槍，如果你想知道什麼，我可以回答你三個問題。」

「哦？絕對誠實地回答嗎？」

「如果回答，一定據實。」

「那是說，問歸我問，你却不一定回答。」

「當然，不知的不能答，不可告人的不能答。」

「那麼，我問的問題可能一個也得不到答案。」

「那倒不一定。何妨試試？」

「我不想白耗精神。」

「任何事情都要抱着一試的勇氣，不然，你會一事無成。」

鬥狠鬥不過，鬥智看起來也要輸，潘長清心頭也的確有些震盪，心念一橫，抱着一試的態度問道：「好！我問你，你跟許大爺是不是一夥的？」

「不是。」

「那麼，你跟魯成貴是一夥的？」

「也不是。」

潘長清原以爲這些問題不可能得到答案，却想不到都有答案，但是，這些答案對他却沒有帮助，很謹愼地考慮之後，再提出了第三個問題：「許南坤現在什麼地方？」

「在楓紅山莊。」

楓紅山莊？楓紅山莊不是許大爺造假大洋的根據地嗎？許南坤怎麼會在那個地方呢？

「潘長清，現在你該滿意了吧？你的問題我全部回答，而且還保證都是絕對誠實的回答。」

潘長清知道再問下去一定自討沒趣，於是轉過頭去問車夫：「許大爺說過什麼時候回來嗎？」

「沒說。」

「他們是朝那個方向去的。」

「那邊。」車夫指點着。

「如果許大爺一直不回來呢？」

「那我只有在這裏一直等。」

潘長清知道耗下去只有白費時間，於是決定主動去尋找許大爺和魯成貴的下落。誰知道他剛剛一邁腿，那紅衣人就跳起來將他攔住了。

潘長清實在發了火，沉叱道：「你如果再要攔阻，我就眞要跟你動槍了。」

「潘老弟！」紅衣人的稱呼突然親切起來：「我是爲你好呀！」

「爲我好？什麼意思？」

「一來嘛！他們去了那裏，你根本就不知道，豈不是白耗精神，這二來，如果眞被你找着了恐怕你就有了殺身之禍。」

「哦？你在威脅我？」

「你這種人豈能威脅得倒，如果你怕威脅，這個時候早躺在床上睡覺啦！」

「你說得不錯，任何威脅，我都不在乎。」

「潘老弟！人家許大爺跟魯成貴，一個是姊夫，一個是舅子，談的是家務事，你又何必硬插一脚呢？聽我勸，少管閒事，要想看熱鬧嗎？就坐在這裏等，一定能够看得到。」

「你的話都可靠嗎？」

「潘老弟！方才我就跟你說過了啦，要嘛我不開口，要開口，我就不會說假話，說假話，將來到閻羅王那兒是要割舌頭的。」

「聽你的口氣也不像是說假話，那麼，你能不能再回答我幾個問題？」

「問吧！我對你老弟眞是慷慨，這大概是咱們有緣份吧！」

「許南坤會不會有性命危險？」

「不會。」

「哦？你能負責？」

「如果出了漏子，儘管砍我腦袋。」

「楓紅山莊實際上就是許大爺的，你說許南坤在楓紅山莊，豈不是許大爺將他自己的兒子藏了起來？」

「嘿嘿，潘老弟，你知道的事情可眞不少哩！不錯，你說對啦！」

「許大爺如此作用意何在？」

「保護他的兒子。」

潘長清道：「保護他的兒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潘老弟，楓紅山莊有武力，南坤在那裏比較安全，這還不明白嗎？」

「許南坤爲什麼需要保護呢？」

「因爲他的母親想將他帶走。」

潘長清頓時緘默了，這紅衣人的說法和四喜子的完全一樣，如此說來，這些情況都是眞的。

沉吟片刻，他又問：「那天我在山頂上見到的那個殘廢少女是誰？」

「許大爺的女兒。」

「眞的？」

「潘老弟，我說過不騙你，就絕對不會騙你。」

「許大爺那個殘廢女兒不是跟着她娘



嗎？怎麼會在楓紅山莊出現呢？」

「你去的地方並不是楓紅山莊，眞正的山莊在楓紅谷後面一個山窪子裏。」

這一點，又和魯成貴的說法完全一樣了。

「許姑娘怎麼和你在一起呢？」

「我本來就是許夫人的人，奉夫人之命保護小姐，當然我要跟她在一起啦！」

「剛才我問你，是否跟魯成貴一夥的，你却否認，爲什麼？」

「我本來就和姓魯的不是一夥。」

「你跟夫人，魯成貴是夫人的弟弟，這有什麼不同？」

「魯成貴的目的在錢，夫人的目的是希望母子團圓。我是向着夫人的，你怎麼可以說我是魯成貴的同夥？」

形勢似乎逐漸明朗了。

「潘老弟，」紅衣人開始主動地問：「你一直在追查這些事，目的是什麼？」

「保民安民，爲地方除害。」

「其實他們是在鬧家務，也並不危害地方呀！」

「楓紅山莊的人曾公開殺人，這怎麼不算危害地方？公然綁架勒贖，這又怎麼不算危害地方？許大爺鑄造假大洋……」

「好了，潘老弟，這世界上有許多你看不過的事，你都去管嗎？管得了嗎？」

「我能管多少，我就管多少。」

「潘老弟，聽我勸一句，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你又何必呢？」

「你這樣說是不對的，如果每個人都這樣想，好人還有日子過嗎？」

紅衣人道：「潘老弟，要不要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任何秘密我都想知道。」

「許大爺背後有人撐腰，那個人是不大好惹的。」

「誰？」

「本地的偵緝隊隊長。」

潘長清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個在日本學過警察的隊長，一向看不起潘長清，他才因此而不幹，原來那位隊長是怕潘長清看破了他的貪贓枉法，循私舞弊，哼！這一下你落到我手裏來了吧？

潘長清並沒有說出心裏的想法，只是淡淡地說道：「好吧！我回去睡我的大頭覺。」

說吧，掉頭就走。

紅衣人也沒有攔阻他，似是相信潘長清一聽到隊長的大名之後，再也沒有勇氣了。

潘長清很快地離開了河灘，當他已經看不到渡口的時候，他又停了下來，他是在想：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到許大爺和魯成貴他們。

他匆匆趕回縣裏，去那座幽靜小院，結果是撲了一個空。

他去馬圈子牽出他的馬，直奔郊外魯成貴的根據地，那邊也沒有發現任何人的踪跡。

他又兜馬回城，去找廖四爺，他想：如果從楓紅山莊直接着手，也許更可以發現一些自己所不知道的秘密。

意外得很，廖四爺不在。

奇怪？約好了的，他會跑到那兒去了呢？臨時離開了？還是他被別人帶走了？這個「別人」又是誰？

潘長清發現情況愈來愈離奇了，似乎所有的人都是一個集團，全力在對抗他一個人。

他又策馬狂奔，前來茅屋，去與辛八會合，這是他最後一個伙伴。

月已中天，曉星已現，這一個夜晚很快又將過去，而潘長清忙碌終宵，仍然毫無所獲。

茅屋前一遍寂靜，在感覺中這裏似乎已經生變，果然，他前前後後地搜查了一遍，辛八和四喜子都已經不在這兒了。

到那兒去了呢？

是辛八刦走了四喜子嗎？不可能。他有恩於辛八，那個粗漢是個義薄雲天的江湖漢子，絕不會是他，他心裏喊着，絕不會。

那麼，是四喜子刦走了辛八？可能嗎？潘長清實在難下斷定。

也許，他們兩個是被另外一起人同時刦走了？這倒是有可能的。

那麼，這一起人又是誰？想來想去，潘長清又想到魯成貴身上。

他再度上馬，直奔渡口，意外得很，那個車夫和那個紅衣人還在那裏。

紅衣人先開口：「潘老弟，你怎麼又來啦？」

「沒有辦法。」潘長清冷冷地說：「一個有良心的人，在這時候蒙頭睡覺是睡不着的，所以我又趕來了，老哥，你一定還有許多事情沒有告訴我。」

紅衣人道：「潘老弟！你怎麼一點耐性也沒有呢？」

「要怎樣才算有耐性？」

「等。」

「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大白。」

「等到天色大白嗎？」

「不，等到眞象大白。」

「老哥，如果說等到天色大白，我也許還可以等，如果說要等到眞象大白，那是誰也無法等待的，因爲那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潘老弟，你沒有看見嗎？我就在等，我等在這裏動都沒有動過。」

「我不能等。」

「看看你那匹馬一直喘氣，也知道你跑了不少地方，你不等，就是要追，又追出什麼結果來呢？那樣你不但會累死，也會錯過許多機會。」

「不行，我絕不再等。」

紅衣人唉聲嘆氣地說：「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多費口舌呢？」

潘長清有了自己的坐騎之後，也就有了許多自己需用的東西，因爲那些東西都是放在鞍袋中的。

他拿出一把厚重的彎刀，一躍上了大車。

一直在打盹兒的車伕，這時叫了起來：「喂，你要幹什麼？」

「你少管！」

「你怎麼可以叫我少管？許大爺教我看着這輛車，我有責任呀！」

潘長清才懶得理他，揮刀砍向木箱，一刀下去，鐵條立刻斷裂。

車伕雖開車座，躍到車廂，潘長清飛起一脚，將車伕踢得摔了下去。

在車伕爬起來之前，他已經撬開了一木箱，裏面根本沒有什麼現大洋，都是一塊塊的鉛和鐵。

車伕叱叫着說道：「你是不是想要搶錢？」

「你自己過來看看，箱子裏裝的是錢嗎？」

車伕趨前一看，立刻傻了眼。

潘長清繼續破箱觀看，五個木箱的內容完全一樣，裏面沒有一塊現大洋。

許大爺是個僞君子，他根本就沒有拿潘長清當世侄看待，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不然，他一定會把他的計劃告訴潘長清。

那紅衣人依然沉靜地坐在沙灘上，對眼前發生的事，似乎充耳不聞。

潘長清一躍來到他面前，沉聲問道：「你在這裏等什麼？」

「如果我誠實地回答你這個問題，你一定不會相信的。」

「放心，我自己會判斷。」

「我在等待一個結果；一個爭權奪利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什麼結果。」

「死亡。」

「死亡？」

「是的，人爲財死，這是古語，爭利的結果必然有人死亡。」

「別人死亡與你又何干？」

「別人死亡自然與我無干，如果死亡者是許大爺那就不同了。」

「有何不同？」

「我要爲他收屍。我要替夫人作這件事。」

潘長清道：「你靜靜地等在這裏，就是這個目的？」

「是的。」

潘長清沉吟了一陣，才繼續問：「你能確定他們會回到這兒來？」

「我能確定。」

「爲什麼？」

「因爲有一筆鉅款在這裏。」

「事實上那是一堆鐵塊，鉛塊。」

「在你沒有開箱之前，你也不知道那是鐵塊，鉛塊，對不對？」

潘長清又沉默了。

「潘老弟！」紅衣人勸道：「我看，你還是回去睡覺吧！」

「我想在這裏等。」

「最好不必。」

「你可以等，我爲什麼不可以等。」

「因爲你不能像我這般冷靜地置身事外。」

這紅衣人的話像是經過千錘百鍊之後的精品，每一句都有其涵義，都有其啓發性。

潘長清深深一揖，很恭敬地說：「從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出，閣下是個高人，可否指點一下？」

「潘老弟！你還要我說多少遍？回去睡覺，什麼事也別管。」

「可是……？」

「潘老弟，有許多事你是管不了的，一個人作事最起碼的條件是先要量力，老弟聽我一句話，回去睡覺，到了明天，你就會明白一切，我可以告訴你，這是一個公平的世界，冥冥中有神明在監視着，爲惡的人逃不掉懲罰，爲善的人也絕不會吃虧。」

這話聽起來像老套，其實，裏面却蘊涵了許多暗示，潘長清自然聽得懂，但是難在如何才能決定去相信對方的話。

紅衣人見他低頭沉吟，立刻就看穿了他的心事，低聲說：「你是一時不敢決定相信我的話，對嗎？」

「壞人逃不掉懲罰，好人絕不會吃虧，這是每一個人的願望，可是，我怎麼可以確定你的話一定會實現呢？」

「潘老弟，你難道等到天亮的耐性都沒有嗎？」

「不是沒有耐性，而是恐怕稍一疏忽，壞人就逍遙法外了。」

紅衣人正要回答，或者想進一步地加以說服，突然，在遠處閃起了一道火光；潘長清也看到了，那是一支火炬在作有規律的搖幌。

那分明是一個信號。

此刻，潘長清很嚴密地注視着紅衣人的一舉一動。

紅衣人突然長身而起，向火光出現處快速奔去。潘長清知道自己已無力攔阻，只有在後跟隨。

事實上，潘長清跟隨起來都非常吃力，因爲紅衣人一起步就衝出去十幾丈遠。

潘長清很冷靜，他立刻躍上了馬背，雖然就擱了不少時間，但是馬匹奔馳的快速度可以彌補過來。

當他策馬向前追趕時，紅衣人的踪影已經消失了，幸好，那支火炬還在幌動，使他可以確定一個準確的方向。

馬的速度實在太快，也許是蹄聲驚動了對方，那支火炬突然熄滅。

潘長清很快趕到現場，也就是那支火炬閃亮的地方，但是他什麼也沒有看到。

坐在馬背上，是一個顯著的目標，潘長清當然不願遭受意外的突擊，連忙從馬背上滑了下來。

脚剛着地，攻擊立刻來到，是兩個彪形大漢，拳脚交集，攻擊非常猛烈。

現在，潘長清絲毫也不放鬆，立刻施展銳利的反擊。只不過幾個照面，兩個大漢俱都負傷而退。

「潘長清，你想幹什麼？」是魯韻芬的聲音，自左邊的蘆葦蕩子傳來。

「魯韻芬，你爲什麼要躲躲藏藏？」

「你爲什麼要苦苦追趕？」

「我要追查眞象。」

「我看你是在找死路。」

「魯韻芬，不要說廢話，許大爺在什麼地方？」

「潘長清，我說最後一遍，立刻離開這兒，不然我就要對你下毒手。」

潘長清匐伏在滿是砂礫的河灘上，頻頻移動位置，現在，他從聲音判斷，魯韻芬就近在咫尺。

他只要一躍起，就可逮住對方，問題是，魯韻芬的旁邊還有沒有別人。

因此，他不敢蠢動。

魯韻芬也有高度的警覺，從此沒有再發話。

潘長清檢起一塊石頭扔向他的馬，馬兒掀蹄前奔，在草叢中有人縱起，拉住了馬韁。

又有兩個大漢攻向馬腹，似乎認定潘長清藏在馬腹之下。

潘長清還是沒有動。

那兩個大漢低聲說：「姑娘，人不在馬上。」

一道黑影颼地穿出，潘長清看得很清楚，是魯韻芬。

只聽魯韻芬問道：「人呢？」

「大概走了。」

「搜。」

兩個大漢立刻展開了行動。

現在，潘長清發覺機會來了。

潘長清已經肯定，魯韻芬只是帶了這兩個彪形大漢，絕對沒有第三個人。

魯韻芬似乎料定潘長清已經逸去，因此絲毫沒有防範背後的偷襲，潘長清很輕易地就將她制住了。

一拖，進了草叢，一按，下了地，潘長清慢慢地鬆開捂住魯韻芬嘴吧的那隻手，輕輕地說道：「魯姑娘，現在總該認了吧？」

「潘長清，你到底要什麼？」

「眞象。」

「什麼事的眞象。」

「南坤被綁架的事。」

「我不知道。」

潘長清不是一個崇尚武力的人，所謂止戈爲武。但是，以武制武，以暴制暴，也是權宜之計，因此，他取出了短刀，冰冷的刀鋒貼在魯韻芬的臉上。

魯韻芬禁不住打了個冷噤，顫聲問道：「你……你要幹什麼？」

「我要用刀子在妳臉上慢慢地割，我知道你不怕死，但你怕醜，對不對？」

「我不相信你會那麼殘忍。」

「絕對會。」潘長清很用力地說：「

而且，刀鋒也立了起來。

「好吧，我認了。」

潘長清道：「說明白一點，認了的意思是什麼？」

「我盡我知道的全部告訴你。」

「好，魯成貴是什麼人？」

「多此一問，他當然是我的父親。」

「他和許大爺是什麼關係？」

「一個是姐夫，一個是舅子。」

「有什麼恩怨？」

「說不清楚。」

「南坤在什麼地方？」

「在楓紅山莊。」

「你父親和許大爺又到那裏去了？」

「去解決紛爭。」

「何處？」

「楓紅山莊。」

「你待在這兒幹什麼？」

「等你。」

「等我？目的何在？」

「在日出之前，限制你的行動。」

「難道在日出之前，會有什麼陰謀怕我破壞嗎？」

魯韻芬沉默了，她也許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或者她不願回答這個問題。

潘長清又問道：「是什麼人教妳留在這裏等我？」

「許大爺。」

「如果我現在放你起來，你願意帶我見許大爺嗎？」

「你最好不要去。」

「爲什麼？」

「因爲有許多秘密，別人不願讓你知道，你闖了去必會遭殺身之禍。」

「我不在乎。」

魯韻芬緊張地說：「可是，我會受連累呀！」

那兩個大漢去而復回，正在向這邊走來，潘長清連忙說：「快教他們繼續搜查我的踪跡。」

魯韻芬立刻高聲問道：「你們發現什麼了嗎？」

「連個鬼影子都沒有瞧見。」

「快去搜，他一定藏在附近。」

那兩個大漢立刻聽命而去。

潘長清的短刀又在魯韻芬的眼前幌動起來。「快決定，我已經沒有耐性了。」

魯韻芬顯得很爲難地說：「潘長清，我絕對無法帶你去……」

潘長清將刀鋒又貼緊魯韻芬的面頰。她的話鋒立刻有了轉變：「……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他們在什麼地方。」

「我如何能信？」

「你可以將我綑綁起來，藏在草窩裏，如果我沒有說假話，你再回來放我。」

「好，你說吧。」

「他們在福華錢莊。」

「福華錢莊？」

「我說的是眞話。」

「這不可能。他們早就可以約好在錢莊見面，又何必先約在河灘渡口，還要用一輛大車裝現洋來，這不是多此一舉？」

「潘長清，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是有用意的，目的在吸引別人注意。」

「別人？別人是誰？」

「那是另一夥人，知道我父親跟許大爺之間有糾葛，想趁火打刦。」

「是誰帶頭？」

「到現在爲止，還情況不明，只知道有這樣一批人在活動。」

潘長清將短刀收了起來，語氣却加重了一些：「魯姑娘，如果你說的是假話，你就是自找死路的了。」

「放心，我沒有說半句……」

潘長清掄掌如刀，用力切在魯韻芬的後頸上，她那下半句話就暫時說不出來。

潘長清敲昏了魯韻芬，再仔細地將四週打量一下，然後匐伏着來到他那匹馬兒的身邊，翻身上馬，猛一揮鞭，坐騎立刻衝了出去，奔雷般的蹄聲打破了河畔的寂靜，也驚動了那兩個漢子，但是他已經跑得無影無踪了。

從渡口到縣裏約莫只有五里地，在一陣疾驟的衝刺下，那只是一刹那的事，潘長清早就有了算計，隔着一條街，就下了馬，然後又從後院翻進了福華錢莊，他計算，這裏應該有埋伏，而且埋伏還一定在前面。

他計算得不錯，後院無人。

他順利地穿過中堂，越過天井，再也不能前近了，因爲廻廊上有兩個大漢在交叉逡巡。

別無他路可繞，潘長清心情一橫，索性輕輕咳嗽一聲，大搖大擺地走了過去。

那兩個大漢立刻迎了上來，同聲問道：「什麼人？」

潘長清的雙臂同時外張，拐肘分別敲在對方的下顎上，這是一次閃電般的攻擊，數拳加上數脚，兩個大漢都被擺平了，不過，這還要幾分運氣，必須沒有第三個巡守者發現潘長清這個突襲者才行。

潘長清的運氣不錯。

現在，他發現，旁聽中有人聲，也有燈光。

他很容易地辨出了許大爺的聲音。只聽他在說道：「你的這些條件，只會逼死人！」

接下來是魯成貴濁重的聲音：「大家既是恩斷義絕，你就不要怪我的手段太辣。快點決定，如果到了天亮，你只有死路一條。」

「成貴！我現在只想知道一件事。除了你之外，似乎還有另一起人馬冲着我而來，他們是誰？」

魯成貴道：「如果我說出來，你一定會嚇掉魂。」

「說吧！自從你姐姐跟我分開之後，我巳經就掉了魂，現在巳經沒有魂兒可掉了。」

「那一起人馬是本地的偵　隊。」

一陣沉默，然後又是許大爺驚訝的聲音：「偵緝隊？不可能吧？他們可以明着來呀！」

「也許他們還沒有抓着明確證據。」

「難道說天亮之後，他們就有憑據了嗎？」

「我巳經寫好了一封信，將你的罪狀寫得明明白白，天亮之後，我就派人送到偵緝隊去。」

「成貴！你何必作得這樣絕？」

「不是我絕，是你絕。我姐姐有什麼不好？生下一個殘廢的女兒也不是她的錯，孩子更沒有錯，你却逼得他們走投無路。你滿腦子都是錢，都是卑鄙齷齪的撈錢手段，你實在比我這個强盜都不如。」

「成貴！說這些無用的話幹什麼，我們談一點實在的，盡我所有，還有三萬五千塊錢，全部拿去，從此我們恩怨兩消，互不虧欠。」

「不行。」魯成貴說得鏘鏘有力。

潘長清這時巳貼近了旁聽的窗檽，從縫隙間，他巳看清楚聽內的一切，許大爺和魯成貴相對而坐，旁邊再也沒有別人。

「成貴！」許大爺又說話了：「你逼死我，對你又有什麼益處？將來南坤知道了也會恨　呀！」

「南坤是個懂事的孩子，他以有你這種父親爲恥。」

「成貴！這筆錢是我最後的一點錢，逼也沒用。」

「我們不要錢。」

「你們不要錢，難道要我的命？」

「我們要南坤。」

「不行，南坤是我的命。」

「我們遠遠地跑來，就是爲了帶走南坤，然後聽你自生自滅。許大爺！偵緝隊並不可怕，另一個人更可怕，你心頭應該有數吧？」

「誰？」

「潘長清。」

潘長清聽在耳中，心頭不禁暗暗地一怔。

只聽許大爺心平氣和地說：「成貴！你不要危言聳聽，長清這孩子很善良，有正義感，但是，他不會逼我走絕路的。」

「他會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爲什麼？」

「因爲他是潘星五的兒子。」

一刹那沉默，接着响起了許大爺的聲音：「你大概不知道我跟星五的交情，看在他父親份上，長清也不會過份逼我。」

「如果潘長清知道一個秘密，情況就不同了。」

「什麼秘密？」

只聽魯成貴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均說：「潘星五的死因。」

潘長清如遭雷殛，差一點跳了起來，難道父親的死還有什麼特別的因素嗎？

心情固然激動，身子却穩若磐石，一動也沒有動。

許久，許大爺的聲音才徐徐响起：「成貴！你又在危言聳聽了，星五因病而歿，壽終正寢，那會有什麼秘密呢？」

「嘿嘿！」魯成貴一聲冷笑，緩緩地說：「不錯，潘星五是死在床上的，但是，他在死前曾經被你下過毒手，你難道忘了？」

潘長清心頭一震。

「成貴！你在胡說些什麼？」

「許大爺！這是一個不爲人知的秘密，但是我知道，你用不着狡賴。」

「成貴！既是不爲人知，你又何以知道？」

「因爲我姐姐知道。」

「她胡　。」

「絕非胡說，有憑有據。」

「成貴！星五巳經過世這麼多年，你怎麼作這種無聊的翻案文章，誰信？」

「我信。因爲姊姊絕不會說假話。」

「胡扯！完全是胡扯！」

「潘星五可是偵緝隊的隊長，他發現你做假大洋，來規勸你，要你到隊上出首，並答應減輕你的罪，你假裝答允，而且還痛哭流涕地表示悔悟，然後邀他共飲，却暗暗在酒中放了毒藥。」

許大爺道：「那麼，星五應該死在我家裏呀！」

「哼！你用的是一種慢性毒藥，潘星五回去之後，就發高燒，嘔吐，神智迷糊，經過了七日七夜的痛苦煎熬才過世。」

「成貴！你這些話有誰會信？」

「潘長清會信。」

潘長清的確會信，因爲魯成貴所說的情況與他父親死狀完全脗合。當時並無任何人發現中毒，大夫診斷爲染上了時疫。

「成貴！你的方法好像巳經用盡了，竟然連這種法子也用出來了，你威脅不了我。」

「那種慢性毒藥，我姐姐手中還有一包，那算不算證據？」

「成貴！你到底想怎麼樣？」

「答應讓我姐姐帶走南坤，由你自生自滅，其餘的事我們一概不管。」

「南坤是我的命。」

「鑄造假大洋巳經是死罪……」

「你也逃不掉共犯之罪。」



「謀害潘星五也是死罪。」

「沒有人會信。」

「如果姐姐出面指控你呢？本地有不少藥舖，有不少行家，把那包毒藥一鑑定，再一查問潘星五當年的死狀，結果又如何呢？」

許大爺沉默了，一段冗長的沉默。

潘長清却無法再沉默了，彈身而起，撞破窗檽，衝入了旁廳之中。

潘長清的出現是如此地石破天驚，是如此地出人意外，許大爺和魯成貴的震駭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他們一動也沒有動，似乎在這一瞬間，他們的知覺巳完全消失。

潘長清也沒有動，大有沉靜如山嶽的氣勢。

許久，許久，他才吁吐了一口長氣，輕輕地問：「魯成貴！你剛才說的那些話都是眞的嗎？」

「什麼話？」魯成貴反問：看來，他似乎不敢承認。

「關於先父的死因……」

許大爺搶着說：「長清！你怎麼可以聽他胡扯？」

潘長清冷冷地問：「老伯！你曾經販賣黑貨，大有虧損，這是眞的嗎？」

許大爺羞愧地點點頭，說道：「有這回事。」

「你鑄造假大洋，有這回事嗎？」

「有。」

「伯母生下一個殘廢的女兒，你將她們母女趕出去，有這回事嗎？」

「有，不過……」

「這麼多事都是眞的，難道加害先父的說法會是假的嗎？」

「長清！」許大爺的神色非常緊張。「你怎麼可以聽這種人的話？他不務正業，作奸犯科，毫無人性，他的指證，算什麼呀？」

「如果伯母指控呢？情況就不一樣了。」潘長清說到這裏，轉頭問魯成貴：「許伯母在何處？」

魯成貴又是一句反問：「你想我會告訴你嗎？」

「如果你要證實你方才那番話是眞的，你就應當告訴我。」

「告訴你也沒有用。」

「爲什麼？」

「因爲她不見任何人，自然包括你在內。」

「魯成貴！我不想說太多的廢話，你應當想想：我怎麼會到這裏來？誰知道你們在這裏談判？」

魯成貴驀地一驚。

潘長清又接着說下去：「只有令嫒知道，對不對？她怎麼會告訴我呢？我必然用了一些手段……」

「你把她怎麼樣了？」

「放心，她還活着。」

魯成貴聲色俱厲地怒吼：「潘長清！如果她受到絲毫傷害，你就會遭受到惡毒的報復。」

「如果你不說出許伯母在什麼地方，令嫒必會受到傷害。」

魯成貴胸膛急促地起伏，似乎激動巳極。

潘長清戒備着，困獸之鬥是最可怕的，由於情勢所迫，許大爺也可能助陣。

但是，魯成貴的情緒却逐漸平復下來，有氣無力地說：「潘長清！你能保證韻芬安然無事嗎？」

「當然可以保證。」

「好！我告訴你……」

雖然在潘長清的心目中，許大爺只是個記記賬，打打算盤的買賣人，但是，潘長清在和魯成貴說話的時候，却一直在留意許大爺的行動。果然，當魯成貴剛一開口，他就有了動作。

原來在他的袖管中藏了一支象牙柄的小號左輪，如果不是潘長清眼睛尖，幾乎難以覺察他的手掌心裏還有置人於死地的武器。

潘長清的動作絕對比許大爺快，在對方還沒有勾動扳機之前，他巳一脚踢了出去。

這間旁廳，是兩面對開窗，許大爺的槍受衝力脫手而飛，透破窗紙，落到廳外去了。

許大爺的面色變得很難看，在惶恐中又揉合　驚怒之色。

潘長清冷冷地說：「許大爺！在是非、黑白沒有弄清楚之前，你最好不要輕舉妄動，弄不好，你可能就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許大爺的頭垂了下去，悶不吭聲。

潘長清繼續追問：「魯成貴！說吧！許夫人在什麼地方？」

魯成貴道：「潘老弟！許大爺打算殺我滅口，他的罪狀不問可知，還需要我姐姐來指證嗎？」

「需要。因爲我不會殺他，要將他送到偵緝隊，依法定他的罪。」

「潘老弟！請你相信我，我姐姐如今在什麼地方，連我也不知道。」

「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我說的是眞話，因爲我姐姐不願意我來逼我姐夫，爲了這件事我們爭執得很厲害，結果她帶着外甥女悄悄溜走了。」

「眞的嗎？」

「我絕不騙你。」

「那麼，你剛才還說要告訴我，又是怎麼回事？」

魯成貴道：「我是想隨便說個地方，先混蒙過去再說，那樣，也許更可以威脅我姐夫。」

潘長清稍作思索，認爲魯成貴的話可以信，於是，他又問道：「那個紅衣人是誰？」

「他是我姐姐的忠僕。」

「他爲什麼稱自己爲楓紅之神？」

「他有點瘋癲，但有時神智却很清楚，而且武功非常好。他不受任何人指揮，只聽姐姐一個人的。」

「你姐姐一定要把南坤帶回去嗎？」

「是的。因爲跟在這位犯罪大師的跟前，只有毀了他的前途。」

潘長清又開始轉頭了，他很平靜地問：「許大爺！先父眞是死在你手裏嗎？」

許大爺不吭氣，頭仍垂着。

潘長清繼續說下去：「許大爺！鑄造假大洋的罪也不輕，一罪也是死，兩罪也是死，關於先父的死因，你又何不交代個

清楚？」

「長清！」許大爺終於開口了：「除非你現在就殺死我，要不然你就站遠一些，坦白告訴你，偵緝隊是我的靠山，你鬥不了他們。」

「許大爺！如果偵緝隊隊長眞在暗中支持你爲非作歹，我就連他一起扳倒。」

許大爺道：「長清！別吹牛，那是不可能的事。」

「許大爺！沒有不可能的事，你當年謀害先父時，想到許多年後這件事會揭露嗎？」

許大爺又沉默無語了。

這時，外面好像響起了脚步聲，潘長清一面掏出了槍，一面閃身在房門背後。

在脚步聲響起的那一瞬間，魯成貴流露了驚恐之色，許大爺却顯出了欣喜的目光，那彷彿是他所安排的一支伏兵。

脚步聲在廳外停止，來人並沒有闖進來。

過了片刻，廳門緩緩推開，先伸進來一隻脚，然後身子才逐漸出現，這個人竟然是四喜子。

潘長清飛快地將門推上，沉聲問道：「四喜子！外面是些什麼人？」

四喜子竟然沒有理他，直接走到許大爺面前，輕輕地說：「大爺！我爹教我來給你送消息。」

「什麼消息？」

「莊子被偵緝隊攻破了。」

「你說什麼？」

「山莊被偵緝隊攻破了。」四喜子的語氣仍然是那樣穩定，表情也很冷靜。似乎這事根本與她無關，她既不必憂，也不必喜。

「少爺呢？」

「少爺被帶到隊上去了。」

「糟！」許大爺用力一頓脚。

「大爺！還有更糟的事哩！」四喜子大有幸災樂禍的味道。

「快說呀！」

「山莊裏的護衞動了槍火，偵緝隊五傷一死。」

「這……這怎麼得了呀？四喜子！我們的人呢？」

「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沒有人活着來承担罪過，大爺！只有你去担當了。」

四喜子的措辭不但刻薄，而且還到了冷峻無情的地步。

許大爺的面如死灰，魯成貴的臉色也不好看。

許久，許大爺才有氣無力地問道：「四喜子！你爹上那兒去了？」

「死了。」口氣冷冷的，眞不像出自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之口。

「死了？」

「嗯！我們受大爺多年來的貼補，到最後我爹爲大爺賣了命，大爺化的錢應該不會冤吧？」

「四喜子！你怎麼如此說呢？」

「這是實情。爹臨死的時候，還告訴我，這都是命，千萬不要埋怨大爺。」

「他是怎麼死的？」

「他發現偵緝隊的人摸進谷裏，趕到山莊去報信，偵緝隊隊員喝令他停步，他沒命地跑，結果被偵緝隊開槍打死了。」

「他除了剛才那些話之外，還說了別的嗎？」

「他說，像大爺這種假貌僞善，作惡多端的人絕不能容你逍遙法外。」

「四喜子！」許大爺勃然大怒。「你胡說些什麼？」

「大爺！我雖是小孩子，也懂是非，善惡，當然也聽爹的話，所以我帶偵緝隊的人趕來抓你。」

許大爺幾乎連吃驚的時間都沒有，就在四喜子的話聲剛落之際，偵緝隊的人已經衝了進來。

許大爺被逮，而且還撈着了一個魯成貴，這在偵緝隊來說，也可以算是海底撈月加一番了。

潘長清幾乎在半昏眩的狀態中看着這一幕鬧劇的結束，一切都近乎兒戲。那幾個偵緝隊的人潘長清並不熟；當然他不可能認識隊上的每一個人，而且流動性也極大。但是他認識隊上的槍，什麼漢陽造，歪把子七九的，全是那些貨。

那幾個人抓走了許大爺跟魯成貴，却沒有問潘長清，甚至都沒有查問一下他手裏爲什麼拿着槍。

四喜子跟着他們走出去，潘長清却把她攔住了：「妳看到辛八了嗎？」

「怎麼？你沒見着他？」

「我又趕回茅屋去，你們兩人都不見了。」

「難怪你會到這裏來。」

「四喜子！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讓辛八告訴你，不要捲進來，壞人是逃不掉的，好人也絕不會受到傷害。你瞧！我不是料理得很公當嗎？」

「四喜子！妳爹眞死了？」

「當然是眞的。」

「但是，妳一點都沒有悲傷。」

四喜子鏘鏘有力地反問：「我爲什麼要悲傷？」

這句話把潘長清問楞了。

四喜子又接着說下去：「悲傷又有什麼用？我爹早就應該明白，拿那種人的錢會有什麼下場，他在接受許大爺金錢的時候就已經死了。」

「四喜子！你知道南坤的下落嗎？」

「我剛才跟許大爺說的時候你難道沒有聽見？他在偵緝隊。」

「是偵緝隊攻破楓紅山莊的時候將他帶去的？」

「是的。」

「那麼，許老太太跟她的女兒又在什麼地方呢？」

四喜子凝視着他，許久之後才緩緩地說：「如果我說出來你會相信嗎？」

「當然相信。」

「許老太太和她的女兒如今在什麼地方，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我曾經在山頂上，見過一個殘廢少女……」

「那是魯成貴的黨羽喬扮的，目的要使許大爺相信他是許老太太的弟弟，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可是，我剛才親口聽他說，他不要錢，他只是替他姐姐爭回南坤就行了。」

「那是一種手法，目的是要榨取更多的錢。」



「那個紅衣人，不是許老太太的忠僕麼？」

「胡扯！那全是魯成貴的黨羽。」

「魯韻芳呢？她是魯成貴女兒嗎？」

四喜子道：「也不是，她是魯成貴的押寨夫人。」

這些情節從四喜子口中一一說出，使得潘長清目瞪口呆，他發現：自己過去在偵緝隊和那位從東洋學警察的隊長不和，恐怕不是人家的錯；而是自己的觀念太陳舊，所謂好人，壞人全憑直覺，不講事證，尤其對於老一輩的人物，從不抱着懷疑的態度，這一回，該可以得到一個慘痛的教訓了。

「潘少爺！你在發什麼楞？」

「剛才魯成貴曾提到先父的死因，不知道……？」

「潘少爺！你難道不打算到偵緝隊去一趟？」

「四喜子！我過去是在偵緝隊幹過的，後來因爲跟隊長不合，甩紗帽不幹了，怎麼好意思再去？」

「潘少爺！你這種想法就不對了，你知道那幾個隊員爲什麼沒有理你嗎？」

「不知道。」

「你手裏拿着槍，又和他們在一起，照說，偵緝隊應該問問你的。」

「是啊！」

「那是因爲偵緝隊隊長事先向他們交代過。」

「哦？」

「偵緝隊一開始就知道你在過問這件事，隊長說，你很熱心，也有正義感，只是你的方法不正確。」

「我這一套，都是先父教的，他老人家當年有『神捕』的美譽，怎麼可以說我的方法不正確？」

「潘少爺！」四喜子蹙了一下眉尖，仔細想了想，才緩慢地說出了她想要表達的意思：「隊長說，時代不同了……壞人的頭腦也比以前更靈活……什麼犯罪的巧妙……不！犯罪的技巧也比以前高，如果用老方法去辦案子，一定會落在壞人後頭只有跟着跑，累死了，也追不到壞人。」

潘長清不說話了，他顯然接受了那位新派隊長的新觀念。許久，他才又開了口：「四喜子！那天我們看到的殺人事件，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

「你是說，用扁担打死人的事？」

「是的。」

「那當然是眞的。用扁担的是許大爺的手下，另外四個則是魯成貴的手下。」

「那四個眞的死了嗎？」

「你不是親眼看到了嗎？」

「可是後來我找來找去都沒有找到屍首呀！」

「潘少爺！你是因爲看見那兩個挑夫打扮的人拖着屍首離去，片刻就回，以爲一定埋屍附近。其實，他們還有人在附近接應啊！」

潘長清苦笑着搖搖頭，這又是他觀念陳舊，目光短視的一個明證。

他暗暗在想，如果這件案子偵緝隊不在暗中下功夫，那會是個什麼樣結果呢？可以想見，情況一定很糟，很糟！

四喜子在催促他：「潘少爺！我們到隊上去吧！」

「算了！我不去。」

「你必須去。」四喜子逼視着他說。

「爲什麼呢？」

「你必須去澄清老太爺的死因呀！」

潘長清靜靜地沉思，良久，他搖搖頭說：「四喜子！那是不可能的。都是魯成貴的僞話，魯成貴有許多機會可以殺我，他都沒有置我於死地，爲什麼？因爲他早就想好了這一條借刀殺人之計，到了節骨眼兒上，由我去殺死許大爺。」

「潘少爺！你能肯定嗎？」

「我能肯定，因爲先父過世的時候，一再交代，有不懂的事情，務必要多問問許大爺，可見先父臨終的時候還拿他當朋友。」

四喜子道：「也許老爺子不知許大爺下毒的事。」

「那是不可能的，先父是個老捕快，一輩子都在辦案子，他中了人家毒，當時不知還有可說，若說他老人家事後不知，那是絕不可能的。剛才我一衝動，竟然差一點就相信了。」

四喜子嘆了一口氣說：「許大爺鑄造假大洋也是死罪，就算他謀害了老爺子，也不能讓他死兩次呀！」

「四喜子！我們有法子把許大娘和那個殘廢的大妹子找回來嗎？」

「我看是不可能了，她們已經離開這裏好多年了，誰知道她們流落到那裏去了呀？」

外面又響起了脚步聲，潘長清剛想有所戒備，人已到了門口，是潘長清相識的一個偵緝隊隊員。那偵緝隊員道：「潘大哥！隊長請你到隊上去一趟。」

「隊長要問我的話嗎？」

「不是。他要你去看兩個人。」

「誰？」

「廖四和辛八。」

「他們怎麼啦？」

「他們實際上是魯成貴派來臥底的。魯成貴以爲許大爺很有錢，想好了計策，要來詐財，沒有想到許大爺已經是空殼子了。」

「哦！」潘長清不禁楞住了。

那偵緝隊員道：「潘大哥！隊長還要請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

「魯成貴的女人在什麼地方？」

「在東渡口的河灘草叢中，派兩個弟兄去找一找，可找到了。」

「潘大哥！隊長說，還是請你回到隊上去帮帮他的忙，爲地方上作點事，這本來就是潘老爺子的願望呀！」

潘長清低着頭，沒有說話，一切都像是個惡夢，雖然惡夢醒，但是他的頭還是暈暈的。

有一個疑問他一直想不通：有許多人，生活已經過得去了，但是他們還是想盡了歪主意弄錢，爲甚麼呀？

（續完）

預告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圈套」 朱羽著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武林軼事／慧心・文 盧令・圖

# 鐵橋三舉鼎遇名師

## 舉鼎險惹禍

鐵橋三是廣東五虎之一，他的排名僅次於王隱林，論輩數他是比不上王隱林，如果從武功方面看來，那就鐵橋三的橋手比較王隱林更加硬朗，現時有事實證明，王隱林的喇嘛派拳術，傳授到香港來，認識這一派的人，非常之少，至鐵橋三的徒弟徒孫，不計其數，開枝散葉，談到他的名字，萬人知曉，可見鐵橋三的橋手確是有些斤兩的。

鐵橋三只是他的綽號，至於他本人，姓梁，名叫亞坤，因爲他排行第三，橋手如鐵，故此成名之後，便有鐵橋三之稱，反而知道他眞姓名叫做梁亞坤的人，並不多見。

鐵橋三在十歲那麼稚齡，已經喜歡習武，他看見大人在祠堂練習武功，非常仰慕，晚間往往站在陰暗之處，苦心偸窺，把身形手法緊記在心，閒來無事，便卽閉門練習，如是者苦練四年，十四歲的一年，然後正式拜鄉中敎頭梁德爲師學習洪拳，十七歲後，他的體型漸趨壯健，以爲頗有成就，因爲鄉間難以謀生，便到省城找工作，由鄉里介紹，在河南萬昌米店做打雜，職位雖然低微，但因鐵橋三的臂力特別厲害，三包藍綫米，共重五百多斤，他一手舉起，故此，米店裏面的人對他另眼相看。

萬昌米店跟海幢寺相距不遠，偶値夏季，河南有許多居民到海幢寺納涼，因爲寺內大雄寶殿之前的天階，純係白石砌成，特別淸涼，兩邊還有幾株大榕樹，就算白天也是濃蔭蔽日的，晚上就更加涼爽了。

此外還因海幢寺對着珠江，入黑之後，涼風習習，確是避暑的好地方。鐵橋三每日飯後亦到海幢寺納涼。

有一天，他照例到海幢寺去，那時還未完

## 名師欣賜技

全入黑，附近街坊已經聚在天階談論日間發生的事情，享受江上淸風，相當熱鬧。鐵橋三進入海幢寺，過了頭殿，度過天階，只見天階上下，附近的街坊都在殿前納涼，他也在石階坐下。

那時晚風初起，陽光已盡，鐵橋三精神一振，偶然看見殿前有一個大鐵鼎，看來相當沉重，他覺得技癢，走近看時，鐵鼎上面寫明共重六百斤，鐵橋三年少好勝，認爲這個鐵鼎可以給他試力，讓街坊欣賞一番，念及此事，他就緩緩的站起來，走向大鐵鼎前面，跟着捲起兩袖，下邊擺四平大馬，先行伸開右手，執住鼎脚，然後大喝一聲，就此把鐵鼎舉起來。

鐵鼎重六百斤，普通人想也不敢想會舉起它的，就算手上有勁，仍是雙手齊出，才有辦法把它舉起來，鐵橋三却單臂就舉起大鐵鼎了，還在石階到處走動，一連走了三個圈，然後把鐵鼎放回原處。

鐵橋三滿臉笑容，雖然沒有做聲，但却露出喜氣洋洋的姿態，殊不料因此激怒了站在身邊的人，此人冷笑一聲，說：「你僅得一身蠻力，頭上如果裝上兩隻角，便是水牛，臂力再大，仍是無用。」

此人所說的話含有諷刺意味，鐵橋三憤然回頭一望，便卽看見連聲冷笑者是個年近四十的中年人，一向在河南尾打石度活，叫做打石滿，本身姓何，又名何老滿。

聞說打石滿精通拳擊，自動練習鐵砂掌，兩隻手掌堅實如鐵，能够用掌劈開大麻石，如果他把手指壓在碑石上面寫字，石皮紛紛飛開，眞的有一個個字寫出來，可見他的指勁非常的厲害。



打石滿在河南很有名氣，他亦到海幢寺納涼，看見鐵橋三目空一切，居然當衆舉鼎，忍不住說幾句諷刺的話，在他這方面說，言出無心，鐵橋三聽了入耳，却非常憤恨，大聲說：「我以爲誰出此言，原來是打石佬，如果用手指在碑上刻字，你勝過我，講到實力，單手舉鼎，看來你辦不到，不能不甘拜下風。」

打石滿說：「你剛才表演舉鼎的臂力只是限於舉鼎，與別人相鬥，絕無用處，如果你有膽跟我一較橋手的堅實與否，能够把我的橋手壓倒，我就甘拜下風。」

鐵橋三聽了喜出望外，立刻點頭，說：「打石佬，別人怕你，我絕不怕你，你攻我抑或我攻你呢？」

打石滿不過想跟他一較橋手的高下，料不到鐵橋三居然挑戰，他含笑點頭，說：「我擺好了架式，請你進攻。」

兩人就在大雄寶殿前面的天階交手，當時打石滿紮起子午馬，擺出美人照鏡這一招，讓鐵橋三進攻。

鐵橋三認爲自己有把握取勝，不再交談，大喝一聲，進馬如飛殺上，右拳一招單龍出海，打算抓住打石滿的橋手，殊不料打石滿並非弱者，右手一縮，另外一隻手就施葉底穿針這一招，突然撞擊鐵橋三的左腰，跟住進馬，再加一掌，鐵橋三就退後幾步，跌在天階上面，差一點跌爆頭殼。

鐵橋三雖然力大無窮，可惜他的功夫有限，故此比不上打石滿的威力，一打就跌。鐵橋三認爲自己的氣力特別强大，打石滿不過是打石佬，比上不他，怎料一經交手，他就給打石滿擊倒，極爲憤激，立刻躍馬再鬥。

鐵橋三向前直衝，用右拳向對方的上門打擊，還沒有變招出擊，打石滿用穿手由下而上，穿過他的右臂，把這一條手臂擋開，隨卽把他的左手握拳向鐵橋三的前額打下來，這一拳是很有名氣的掛搥，鐵橋三不易抵擋，而且避無可避，眼見難逃大限了，殊不料身邊忽然有一個和尚跳出來，橫臂擋格，一擋卽打，鐵橋三不知道那個和尚是用甚麼招式擊對方的，只見打石滿身形一幌，退後幾步，雙手掩住胸部，好像十分痛楚，而且張開了口想罵幾句，但却辦不到，顯然是內臟受傷了，那個和尚如此厲害，出手就把打石滿弄傷，可見並非平凡之輩，一來他是救命恩人，二來他的武功如此犀利，正好拜師，鐵橋三看在眼裏，立刻趨前兩步，跪在地上懇求和尚賜他武功。

那個和尚哈哈大笑，伸手在他的額上打了三下，一言不發，便卽轉身走開。

鐵橋三知道和尚不願意跟他交談，多問無益，只好悶着走開。

在場看熱鬧的人眼見兩人交手，和尚帮忙鐵橋三擊退打石滿，人心大快，原因是鐵橋三舉鼎，表演武功，跟打石滿無關，打石滿實在不應該出頭干涉，阻止他的行動，打石滿這樣做顯然太過份了，街坊看在眼裏，也覺得他太過强橫，不過，衆人自知不敵，無人敢出頭干涉吧了，旣然和尚出頭，把這傢伙擊退，當然是很高興的，各人紛紛走近，向鐵橋三道賀。

鐵橋三絕不理會各位街坊有甚麼反應，他最重要的是知道和尚的法號，以便拜訪。

有一個街坊認識和尚，對鐵橋三說：「這位法師叫做圓光，住在後殿第三個僧房，他到此處不够一年，仍是掛單和尚。」

鐵橋三聽了，喜出望外，多謝一句，便卽走開。

鐵橋三雖然年齡尚輕，但却十分聰明，他認爲跪地拜師，圓光和尚答應或拒絕，應該有所表示，不會在他的前額拍打三下，顯然是另有別的意思，可能是一種禪理，暗示着他應該在夜間敲過三更之後，到禪房求見，想來想去，認爲這樣解釋，然後合理，便卽決定進退，那晚他回到米店之後，一直都沒有睡覺，守候到三更，穿了衣裳，靜悄悄的從後門走出，直趨海幢寺。

海幢寺是他白天常到之地，晚上有人做功德，寺門仍然打開，他可以很順利的走進去，他入寺轉了兩個彎，到達第三層，知道第三間禪房就是掛單和尚圓光居住，便卽放輕脚步，走到那邊去。

鐵橋三想伸手敲門，忽然覺得那扇門有些罅隙，似乎沒有關好，看來它是虛掩的了，如果眞是虛掩，那就等於開門迎他入內，更加高與，趕快慢慢的推開那扇門，定神一望。

圓光和尚坐在禪床之上，盤膝而坐，似乎是打坐，又像是閉目養神，鐵橋三靈機一觸，關了房門，走前三步，跪在床前。

他知道圓光和尚不高與多說閒話，如果他開口太快，弄巧反拙，索性跪着等待圓光和尚發落。

一跪就是兩個時辰，到了五更，圓光和尚然後睜開眼睛。

他向鐵橋三望了一眼，說：「你是亞坤，何以深夜走進禪房來呢？」

鐵橋三說：「剛才我跪地拜師，你伸手在我的額上打了三下，我覺得那是一種禪機，似乎晚上三更敲過，然後到來比較好些，因此，瞞住各人，登門跪拜，表示我想學習武藝的決心。」

圓光和尚沒有走下床來，仍然坐着，說：「眞是奇怪了，有些人全家被害，死裏逃生，躲在寺門練武，希望學習渾身武藝，替父母報仇雪恨，另外一些人却遁跡空門，預算將來雲遊四海，應該有些武藝傍身，然後有決心練習武功，你只是在米店任職，做個雜工，並非這兩種人，何以要苦心練習武藝呢？」

鐵橋三嘆息一聲，道：「大師有所不知了，我的臂力特別强，似乎是天生如此，並非練習得來，有了一副好身手，雙臂如鐵，但却不懂武藝，那就等於送死，今天你看見的，如果不是你突然發招，把打石滿擊退，恐怕我會死在他的鐵搥之下。」

圓光大師緩緩的離開禪床，脚踏黃鞋，走近鐵橋三，伸手摸摸他的後腦那一塊骨頭，然後說：「亞坤，你跟我有緣，難怪你會忽然想起三更到來跪地拜師了，好的，你想習武，先要辭去米店的職務，跟着作小和尚的打扮，隨我雲遊四海，到那一處就住在那個地方，讓我敎你武功。」

鐵橋三樂得心花怒放，立刻點頭。

翌日他就借故辭去了米店雜工的職務，改裝和尚，投身佛門，跟隨着圓光和尚，漫遊各地。

圓光和尚對他說知：「亞坤，你學過洪拳，我就仍以洪拳作爲基礎敎你較爲高深的武功，我這一套拳稱做虎甲拳，有許多招是由洪拳變化出來的，甲卽是爪，跟虎爪相似，這種野獸非常犀利，力猛氣盛，跟其他百獸相鬥，十居其九總是贏的，就因牠的兩隻前爪十分厲害，如果有人把自己的手指和掌練到好像虎爪似的威猛，他就天下無敵了，純然練習虎爪，而沒有拳術相配，仍是沒用的，故此我敎你這一套虎甲拳，包含虎爪以及虎拳的拳理在內，最重要的是用左手或右手擋格來拳之際，順勢一抓，捉住對方之手，另一隻手就搶攻，如果他上門空虛，抓眼抓鼻，反之，他緊守上門，便向他的腰間拍下，練過虎爪功的人，不必用手指，只用手掌拍到對方的腰肋方面，他就連斷幾條，故此，虎甲拳是洪拳裏面最出色的一種，你必須苦練。」

此外，他還在鐵橋三已經練習到相當純熟的時候，教他如何使一雙手堅如鐵石，到了第三年，還敎鐵橋三千斤墜之法，把渾身氣力沉在一雙脚上面，站在地上，無人能够拉得動他，甚至用繩子綑綁大腿，集二十人之力，也無法把他拉動絲毫，這是他所練習的千斤墜的武功的貢獻。

後來鐵橋三偶然在廣州過芳村的橫水渡上面顯威風，一船人有三十多個，剛要划船離岸，鐵橋三趕到，就在船頭和伸到珠江江水的石階之上，紮下四平大馬，一脚踏在岸上，另一脚踏在橫水渡之上，划船的船夫有三個人一齊發力，仍然無法把橫水渡那隻小艇划開，可見他的脚力雄厚。

鐵橋三投身佛門，學習武功，連學三年，圓光和尙第一年敎他虎甲拳，第二年敎他鐵橋手，第三年敎他千斤墜，認爲他的武功已經登峯造極，慨然對他說：「賢徒，我所學的不過如此，拳脚方面，自信有此本領，你已經學齊了，如果你想再學，只學脚法，不過，我的脚法，並非特別精的，你跟我學習脚法，仍然是無用。」

鐵橋三聽了這句話，知道他一定是認識某一個脚法特別高明的人，故此跪地叩禀，自稱想學足拳套功夫，盼圓光和尙介紹另一人傳授脚法。

圓光和尙知道他的意思，說：「在佛門當中，沒有那個人脚法特別高的，至於俗家子弟，反而有人脚法極精，他姓林，叫做林道濟，近年他隱居在粵桂交界的十萬大山飛龍峯下面，如果你想學脚法，該到飛龍峯找林道濟，再求深造。」

那時鐵橋三不過二十歲，年齡尙輕，多學幾年，絕對不成問題，聽了圓光大師的話，喜出望外，說：「弟子跟林道濟師伯素不相識，未知他肯不肯收我爲徒。」

圓光和尙說：「林道濟跟老衲非常深交，雖然多年不見，仍通消息，他知道老衲有一把戒刀，極爲鋒利，乃是護身之物，我現送你戒刀，一來作爲紀念，二來給你護身，三來你看見林道濟，交出此刀，讓他過目，他便肯收你爲徒。」

圓光和尙說後，便從密室中取出戒刀一把，抽刀看時，寒光閃閃，刀柄刻有圓光兩字，顯示實物。

鐵橋三跪拜受刀，翌日早上，圓光和尙就離開海幢寺，北上雲遊各處，至於鐵橋三，也收拾行裝，携帶圓光和尙所贈的戒刀，向西行走。

沿着西江，到了河口，溯江直上，便到高要縣。轉入羅定鬱林，不過旬日，來到十萬大山。

那座山稱做十萬，可見峯巒聳擁，非常壯觀，單是山色，已經看之不盡，鐵橋三愈看愈加起勁，入山愈深。

時値暮春，鶯飛草長，山上林木茂盛，烟霞迷漫，恍如身在畫圖中，鐵橋三每到一處，便向山下居民問及飛龍峯的途徑。

因爲山深林密，該處居民不多，往往返返，三日之後，鐵橋三然後從一個老翁口中獲悉飛龍峯就在不遠之處，岩石重叠，有如龍飛鳳舞，下臨深谷，遙聞溪澗之聲，兩邊蒼松翠竹，氣勢不凡，確是隱者最適合的居留之地。

鐵橋三問知道路，便到那一處拜訪林道濟，他從早上行到正午，隱約看見幾間茅屋在竹林深處，若隱若現，聽到鷄鳴狗吠之聲，鐵橋三暗想，這個地方必是林道濟隱居的屋宇，便即飛步上前伸手敲門。

先聞狗聲，跟着看見一個少年從屋內走出，穿的是布衣草鞋，年約二十，鐵橋三看見，便即打躬作揖，說：「請問老兄，林道濟師伯是否在家呢？」

少年聞言，向鐵橋三注視了一陣，說：「老哥高姓大名，找林道濟有何貴幹？」

鐵橋三說：「我是廣州海幢寺圓光和尙的門徒梁亞坤，奉師尊之命，特來拜訪林師伯，有圓光師尊交來的戒刀作證。」

鐵橋三說完，便即從腰間拔出戒刀奉上。

少年從刀囊拉出戒刀看看，說：「這把戒刀確是圓光師叔之物，既然梁師兄到訪，請入草堂休息，然後詳談。」

那個少年說罷，便即帶鐵橋三入內，到達草堂，分賓主坐下，說：「梁坤師兄，你來遲了一步，家父已經在去年年底逝世，距今已有四個月了，小弟名叫林星海，自幼跟隨家父到羊城遊玩，因此認識令師圓光大師，曾在圓光大師那裏學習武功，不過彼此相隔多年，說來無限感慨，今日梁師兄遠道而來，雖然家父去世，但因小弟與梁師兄等於同門兄弟，此間尙有薄田數畝，尙堪糊口，風景清幽，宜於潛修，適宜練習武功，如果梁師兄不棄，請在寒舍居住。」

鐵橋三拱了拱手，說：「原來是星海師兄，我此行志在練技，師兄既然留我在此研究武藝，我亦不再客氣，只是恐怕打擾師兄，心內不安。」

林星海說：「飛龍峯下僅得我一家人，何必客氣呢，家父多年奔走江湖，我亦得到他的氣質，認爲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並無賓主之分，如果師兄能够留此研究武功，實在是極爲欣悅的！」

鐵橋三初時獲悉林道濟已死，頗爲失望，後來看見林星海盛意拳拳，懇他留步，再又因爲飛龍峯下的環境極爲清靜，練習武功，此乃最適合的地方，便即答允，在林家住下。

林星海得到林道濟秘傳的武功，雖然橋手比不上鐵橋三那麼出色，脚法却勝過鐵橋三許多。

兩人談論起來，說話投機，相逢恨晚，當時林星海殺鷄煮酒，與鐵橋三飮到酩酊大醉，就在草堂之內倒頭便睡，兩人就此結成密友。

鐵橋三得到林星海的指點，知道脚法的微妙，苦心練習，在飛龍峯下有許多松樹，高達三四丈，正好練習脚法，那些松樹本來樹皮很厚的，給鐵橋三左踢右踢，逐漸脫落，恍如光棍，樹皮落盡，便即乾枯，橫竪該處滿眼蒼松翠柏，枯了一株，還有幾百株，踢之不盡，鐵橋三就在那個草堂附近揀樹練習，每天必練三次，使用各種脚法。一來他練武極有恒心，二來林星海敎他的秘傳絕招，確有斤両，半年之後，脚力强大。某天，鐵橋三一脚踢去，使用穿心腿，那一脚特別雄壯，再又因爲青松連踢多日，有些乾枯，竟然給他那一脚踢斷，高達三丈過外的一株松樹，應聲倒下來，就脚之處還折斷，分爲兩截，鐵橋三喜出望外，吃吃大笑。

鐵橋三在山中練習脚法之時，往往有老人走近觀看，此人年約六十，身穿布袍，脚踏黃鞋，腰束布帶，頷下長鬚三尺，左右兩耳戴着一對大耳環，是銅製的，他把長鬚，分爲兩瓣，分別穿在兩隻大耳環之內，形容怪異，鐵橋三只是偶然看到他，並不理會，那天，當松樹踢斷之際，鐵橋三哈哈大笑，忽然聽到另一種笑聲比較他笑得更响，向前一望，才知老翁向天大笑。

因爲那種笑聲略有諷刺之意，鐵橋三忍不住站定脚步，說：「老翁，我一脚踢斷青松，與你無關，何以你忽然縱聲大笑呢？」

老翁說：「因爲你天天練脚，踢斷一株大松樹，得意洋洋，笑得十分豪氣，我却認爲你所學的只是皮毛功夫，一時忍不住發笑，僅此而已，你自管自的練習脚法可也，不必理會我何以縱聲大笑。」



鐵橋三勃然大怒，說：「老翁，你有膽批評我，一定是武功精堪，非我所能及，如果你說我的脚法並無實學，僅得一副蠻力，你敢跟我交手嗎？」

老翁說：「二十年來，我已經沒有動武，不能因你破戒，不過，如果你想引證自己所學的脚法是否實用，不必跟我相鬥，我在地上劃一圓圈，站在圓圈之內，任你用何種脚法踢我，你能够打中我任何一處，就算你贏，如果我跳出圈外躲避你踢來的脚，亦算你贏，直至你踢倦了，仍無法把我擊倒，那就算你輸，該請我吃一頓飯，你意下如何呢？」

鐵橋三哼了一聲，然後點頭。

老翁看見他點頭，便到較爲空曠之處，伸出食指來，俯下半邊身，在地劃一圓圈，他的指頭揷入草地之上，易如反掌，劃了一個圓圈，深達兩寸，可見他曾經苦練手指，鐵橋三看了，不敢輕視，再看他所劃的圓圈，不過五尺直徑左右，以自己的脚法而論，連掃幾脚，上下翻飛，他一定無法閃避，殊不料眞的交手，鐵橋三就發覺到這個老翁確是不同凡响，雖然那個圓圈僅有五尺闊，但却無法把他踢倒，甚至施展連環鴛鴦腿也辦不到，後來他想出一個辦法來，索性用掃堂腿去掃對方的脚，掃了幾脚，隨即飛躍起來，踢向對方的臉孔，鐵橋三以爲這樣出擊，上掃下踢，這個老翁實在無法躲閃的。

但在事實上，絕非如此，每次他用掃堂腿去掃下三路的時候，老翁雖然跳高，却非跳得很高，故此他用高脚去踢，老翁仍有辦法縮低，不過縮低一尺，他的高脚就落空了，這樣子一鬥再鬥，鐵橋三總是無法傷害對方，末了，他呆呆的站着，簡直把老翁看做怪物。

那個老翁看見鐵橋三已經無力再鬥，然後走出圓圈，說：「你現時明白了吧？單靠一身蠻力，是不會取勝的。」

鐵橋三憤然說：「我並非擅長脚法，你也看得見的，我天天練脚，就可以反映出我並非擅長一雙脚了，我最擅長的是橋手，綽號鐵橋三，從來沒有人跟我兩手相交之際，壓低我的橋手，故此，我認爲一雙脚未必鬥得過你，可是，我的一雙手却穩佔上風。」

那個古怪的老翁忽然哈哈大笑，說：「剛剛我已經對你說過，僅憑一身蠻力，不能取勝，你的脚力能够把松樹踢斷，但却無法踢中我的身體，如果將這種情形放在你的一雙手上面，照樣推算，那就不妨說，你確是橋手如鐵了，但却無法打中我的身體，白費氣力。」

鐵橋三勃然大怒，說：「你這樣自負，實在是太過誇大了，你必須知道，用脚踢人，多數是有些痕跡可尋的，至於兩手相交，忽然發招，避無可避，怎能把一雙手跟一雙脚同樣的計算呢？」

老翁很鄭重的說：「我知道你的意思想跟我鬥一鬥了，坦白點說，你絕非我的對手，如果我們兩人依照普通拳師的交手方式打起來，吃虧的一定是你，決不是我，倒不如這樣安排吧，附近有山水，我們兩人都走到山水那邊，弄濕一雙手，然後在地上抓一把泥，盡量使兩個手掌變成泥漿似的顏色，纏住交手，只許用掌，不能用拳，那就立刻可以分出輸贏了，不必眞正打傷對方才可以定出高下來，原因是一掌打中別人的身體，就使對方的衣裳染了一個掌印，我們交手一會，互相分開，看看誰的身上泥印較多，那就可以分得出誰勝誰負，你認爲這樣交手是否行得通呢？」

鐵橋三只是想跟對方用手較量，不管用甚麼方式，故此，聽了這句話，臉有喜色，說：「好的，就依你的辦法去做好了，我們立刻去弄汚一雙手，就在這裏半眞半假的打場架。」

老翁微笑不答，兩人先後到山邊去，用一雙手濕了水之後，回到泥地那邊，眞的挖泥，盡量使兩個掌心染了泥漿，分別攤開掌心看着，證明滿手都是泥漿，便立即分東西兩邊站定，相隔一丈，老翁大聲道：「梁亞坤，你先動手！」

兩人就在草地之上交手，雖然鐵橋三的橋手硬如鋼鐵，而且拳法精通，對方好像懂得妖術似的，不讓他發拳打到身上來，如是者苦鬥了半個時辰，仍然沒有任何一方面佔優勢，鐵橋三不願再鬥，便即罷手。兩人停手之後，這個老翁叫鐵橋三看看自己的衣裳，鐵橋三俯頭一看，大吃一驚，原來他的衣裳前後左右都染滿了泥痕，全是手掌形的，至於老翁，僅得半截掌印，而且打在臂部與大腿之間，並非要害，有了這種證物，鐵橋三就無法不認輸了。

他靈機一觸，不管泥地如何汚穢，立刻跪地叩頭，尊稱老翁做師傅。

到那時，老翁才問他的拳脚從何人學習得來，鐵橋三說：「我的師傅是海幢寺掛篳和尙，圓光大師。」

老翁哈哈大笑，說：「圓光大師也算不錯了，你學他的武功已經有八九分，只是可惜這一點，圓光大師的武功只知道走正門出擊，不肯走小門，故此吃虧，倘若你誠心學習，我在半年之內，把剛才跟你交手的拳脚教授給你，你願不願學習呢？」

鐵橋三當然是極端願意的，再度叩頭，表示他的敬意。

自從那一天開始，鐵橋三就跟這個不肯說出姓名的老翁學習拳脚，根本上他本來已經在拳脚方面有很深造詣的，特別是虎甲拳，更加出色了。半年之後，老翁跟他交手，居然能够打個平手，老翁嘆息一聲說：「古語說得好，拳怕少壯，看來老朽無能爲力了，你自行練習，便可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恕我少陪，我們就此分手。」

鐵橋三聽了，非常不安，但因老翁執意要走，無法挽留，只好洒淚而別，分手之前，他非常誠懇的說：「凡人必有姓名，就算你不願意留下姓名，最低限度留下一個綽號，使我知道你是何等人物，也覺高興。」

老翁很鄭重的說：「我姓李，江湖上有一個人稱做金鈎李鬍子的，此人就是我！」

他只是說了這麼一句，便即拱手而別。

有言在先，鐵橋三不願繼續查問究竟，只好把這個名字藏在心上，將來有機會然後秘密查探。事後多年，他從江湖人物口中探悉，二十年前有一個姓李的人擅用雙鈎，稱做金鈎李，那時他沒有鬍子，可能是做案太多，給官方追究，行踪飄忽，索性隱姓埋名，留長了鬍子，使別人看了發生誤會，以爲他是和尙還俗的，稱做李鬍子。

總之，他改邪爲正，仍怕舊事重提，當然不願意留下姓名來，至於他跟鐵橋三，確有緣份，否則，不肯把雄霸江湖的拳脚，教授給鐵橋三。

鐵橋三以洪拳爲基礎，向圓光和尙學習，得到一套虎甲拳，苦練多年，再得金鈎李鬍子傳授絕技，拳脚方面，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無怪他後來在廣州到處揚威耀武，名列廣東十虎之內。

以上是鐵橋三學習武功的過程，他能够一生苦練，然後有那麼輝煌的成就。（本完）

---

**「春秋筆」作者因事，續稿未到，今期暫停，敬請原諒。**

新派武俠長篇

#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 劍下分生死　掌上定輸贏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樊銀江在荷池上正欲痛下殺手，將阮行置於死地之際，驀被甘十九妹隔空施展內氣陰炁所傷，暫時失去功力，尹劍平說服他偕蔡極先行返回清風堡，等候消息，樊銀江與蔡極走後，尹劍平自信月來本身功力大進，更兼悟出吳老夫人壁畫上的幾招絕學，決夜探甘十九妹宿處，當他制服甘十九妹屬下暗樁後，直入內院，揚聲叫陣，詎突聞吃吃嬌笑聲起自身後，方暗驚甘十九妹早已綴上自己，但仍强自鎭定，自稱名尹心，此來是要爲樊銀江洩恨，並斥甘十九妹暗中出手，但一切均未逃開他這雙眼睛：

甘十九妹一雙細長的眉毛，微微挑動了一下，冷冷的道：「你說的不錯，這麼看來，尹先生不愧高明之士了——」

微笑了一下，她那盈盈秋波在尹劍平臉上一轉，又接下去道：「所幸尹先生一經出現在池心亭時，我就已看出先生絕非常人，而且我似乎預感到先生今夜必將來此造訪，所以在此恭候，這一着我竟然猜對了！」

尹劍平道：「在下與敝友二人一路行來，風聞江湖上盛傳姑娘大名，得悉姑娘一身絕技併世無雙，而且聰穎過人，神機妙算，貫絕古今，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在下實在佩服之至！」

「先生誇獎了！」甘十九妹眸子裏，交熾着令人難以猜透的神秘：「尹先生今夜來此，看來，似乎心懷不忿，大有與師問罪之意，可是？」

「這個——」尹劍平强制着內心的衝動，外表却甚是溫和的道：「姑娘聲威蓋世，技驚天人，在下一介無名之輩，螢火之光，豈敢與皓月爭輝——」

話方到此，他聽見由甘十九妹嘴裏，發出銀鈴般的一串笑聲——

微微一頓，他繼續說道：「——只是在下生就一副倔强脾氣，生平只敬服『公理道義』四字，對於敝友呂奇荷池負傷之事，敢向姑娘妳討還一個公道。」

「尹先生你太客氣了！」甘十九妹道：「能够在舉手之間，制服我手下弟子之人，當世尚不多見，不瞞你說，在尹先生你與貴友荷亭初現之時，我卽看出了你的卓然不羣，甚至於私下裏把你假設是我的敵人——果眞如此，尹先生應該是我此次中原之行所遇見唯一可怕的敵人了。」

尹劍平這時近承芳澤，目睹清艷，耳聞鶯聲，平和的對答裏，更加顯示出她的高貴氣質，儼然仙子下凡，淸蓮出水——喻之「銀碗盛雪，不染纖塵」却是恰當之至。

一陣强烈的心電感應，侵襲着他，使得他不得不暫時把注視對方的一雙眼睛移向一旁，緊接着臉上一陣子發熱，興起了一度紅潮——

對他來說，這是少有的現象！尹劍平驚駭之中，感覺到這種微妙的感情作祟，已使得他又敗了第二陣——這一驚由不住出了一身冷汗，不由得使他强懾心神，臉上可就明顯的顯現出一番尷尬！

甘十九妹的一雙澄波雙瞳，瞬也不瞬的注視着他，儘管是黑夜，借着一片月色，却也能使她體察入微。

「尹先生你怎麼不說話呢？」她略現出一些驚訝的樣子：「難道以先生的心性武功造詣，還會有什麼事令你困擾心境拂之不去麼？」

「好厲害！」尹劍平心裏不禁暗叫了一聲，微微一笑，他遂效「劉楨平視」，把目光又移到了她的臉上。

這一次他由於先已做了一番心理準備，自不如前番之有所失態！

「姑娘所見不差，在下實在是想到了一件令在下侷促不安，困擾心境的事情！」他苦笑着：「倒叫姑娘見笑了！」

甘十九妹搖搖頭道：「那倒不會，你我雖然初見，但我却能由先生目光面相，覺察出先生乃一心術正直，語出至誠之人，否則——」

微微一笑，月色裏貝齒尤見可人：「……否則的話，我也就不會與你這麼多話了。」

說罷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美人着以輕



愁，姿態更足以動人。

尹劍平道：「以姑娘之天生明智，莫非心中也有不可開釋之事麼？」

甘十九妹目光在他臉上一轉，忍不住淺淺一笑，對於尹劍平之乘機反駁，以自己剛才所說之言反敬自己這一手很是欣賞。

當下她緩緩的道：「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够免於憂愁煩惱，只是每個人在面臨這些困境時，所處理的方式不同而已，我當然也不會例外。」

目光撩向尹劍平，她淡淡的又道：「剛才尹先生說到有一件困聚在心裏的事，不知道是什麼？」

尹劍平道：「其實也沒什麼，只是在下來此的宗旨，原是要向姑娘討還一個公道——」

「啊——？」甘十九妹臉上帶着一層薄笑：「這麼說尹先生仍然對於白天令友負傷之事耿耿於懷了？」

尹劍平道：「在下有意要向姑娘請敎幾手高招，雖然明知不是姑娘對手，却也不能不厚顏一試，尙請姑娘不吝賜敎才好。」

說到「賜敎」二字時，他的手自然而然的已經握住了背後的劍柄——

頓時一股陰森森的劍氣，由劍鞘內溢出，直襲向甘十九妹身上。

甘十九妹蛾眉微微一軒，冷冷的道：「尹先生當眞要與我比試劍法麼？」

尹劍平欠身道：「在下確有此意，姑娘請亮劍吧！」

「哼！」甘十九妹冷冷的道：「兵刄無眼，豈可輕易相試，我看，我們還是空手比幾招吧！」

尹劍平微微一笑：「姑娘慈心，在下感激不盡，只是在下既已手握劍柄，誠所謂『羞刀難入鞘』，尙請姑娘賞賜高招！」

「你這個人……」十九妹一雙妙目在他臉上轉動着：「既然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只是還是剛才那句老話，萬一兵刄無眼，誤傷了你，還要請你原諒我的無心才是！」

尹劍平忽然興起了一番淒凉——想到了屈死對方手下的一干師門前輩尊長，禁不住使得他熱血沸騰——

然而面前却是這般的可人兒，每一次當他目光由她臉上掃過去時，都會或多或少的使他消蝕了一些復仇的雄心壯志！

他幾乎不敢再與她這麼平和相處對答了，眼前機會難得，動手時他將要全心全意的與對方週旋，務期將掌中這口「海棠秋露」，在適當的時機裏揷進對方的胸膛，了却這一樁血海深仇，才是「上上之策」！

想到了屈死九泉的一干師門尊長，他悲忿的情緒，情不自禁的爲之昇華，達到了新的高潮。

緊持着劍把的那隻手，由於握劍過緊，心情太過緊張的緣故，起了一陣顫抖，森森的劍氣由拉開一縫的劍鞘裏怒溢而出——

甘十九妹頓時後退了一步！

這一刹那間，她的眼睛裏充滿了驚異，迷惑——

「你……？」她腦子裏似乎在思索着一件連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事情：「尹先生……我們以前曾經見過面麼？」

尹劍平眼睛裏已難以掩飾住凌厲的仇焰，只是他却還能從容應對：「在下與姑娘冒昧生平，以前並不曾見過！」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微微點頭道：「這就是了……是我認錯了人了……我忽然把你當成了那個依……」

尹劍平道：「依什麼？」

「沒什麼！」甘十九妹微微搖頭道：「不知尹先生可曾聽說過一個叫依劍平的人？」

尹劍平頓時心頭一震，從容點頭道：「姑娘莫非說的是岳陽門下那個依劍平？」

甘十妹頗出意外的看着他：「尹先生認識這個人？」

「不認識！」尹劍平苦笑道：「不過在下却風聞這位依兄，爲當今岳陽門唯一尙還活着的門下弟子，更爲了逃避姑娘的一路追殺，如今亡命天涯，嘿嘿！這個人可眞稱得上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個可憐虫了！」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道：「尹先生這麼說，足見對他認識得還不够清楚——這個姓依的雖然列身爲岳陽門下弟子，但却身兼數家之長——他武技精湛，爲人精練，更具智慧，絕非是如尹先生嘴裏所說的可憐虫！」

尹劍平原已難耐冗長的對答，恨不能立刻拔劍與對方決一生死，只是這時當他聽到了甘十九妹論及自己的一切，不禁心裏動了一動。

——他暫時按捺住急躁的情緒，以試探的口吻道：「姑娘莫非曾經會見過此人？」

甘十九妹點了一下頭：「不錯，我們見過，而且還曾經與他一度交過手，所以對他留有很深的印像！」

一面說，她那雙盈盈秋波直直的看向着尹劍平，後者下意識的感覺到一陣情虛，禁不住臉色微微一變。

他强制着心裏的激動，輕咳一聲道：「能够在姑娘手下逃得活命，誠是難能，這姓依的武功如何？」

甘十九妹一笑道：「誠如你所說，這個人武功極高，是我這一次出行江湖以來，所遇到少見的勁敵之一，他更具有過人的智力，確是一個很不尋常的角色。」

尹劍平於淒凉之中，總算領受到一些安慰——能够由敵人嘴裏得到讚美與尊敬，該是如何的彌足珍貴！

他仍想從對方嘴裏多認識一些那個「依劍平」，以爲日後之借鏡。

當下，他冷冷的笑了笑道：「姑娘這麼一說，在下倒眞想能有機會見見此人——」

「對了！」甘十九妹淺淺一笑：「這個依劍平雖是岳陽門下弟子，但是我發覺他也曾涉獵過其它門派的功夫——」

尹劍平留意的在聽，表面上却絲毫不動聲色——

「譬如說！」甘十九妹那雙剪水雙瞳，注視着他：「他雖是岳陽門出身，却精於『雙鶴堂』的『金剛鐵腕』，也曾與雙鶴堂的米如烟有過師生之誼，學兼數家之長，才使得武功左右逢源，相生相長，得能有今日之驚人成就，然而……」

說到這裏，她那雙美麗的眼睛微微收縮了一下，含蓄着過人的靈思：「我似乎總預感着，他與我將要再一次的見面了……這一次我必不會輕而易舉的讓他由我手裏逃開！」

眸子向着尹劍平一轉，微笑道：「談了些不相干的事情，尹兄一定煩了，現在不必再多廢話，尹兄不是要與我較量一下劍招麼？請亮劍吧！」

尹劍平之所以要與她比劃兵刄，當然是有原因的，那是因爲前此曾與她空手對過招法，很可能已爲她摸清了自己門路，萬一讓對方覺查出自己身份，顯然大大失策，兵刄可就沒有這一層顧慮。

面對當前這個生平第一大敵，他確是不敢絲毫掉以輕心，當時意念集中，抱元守一，緩緩掣劍出鞘——一股冷森森的劍氣，直向甘十九妹身前襲到。

「姑娘請！」尹劍平舉劍當胸，尹劍平銳利的一雙目光，直直的逼視着對方：「在下候

敎了！」

甘十九妹眼睛在對方劍上一瞟，心中亦不由吃了一驚，點頭道：「好一口寶劍！尹先生有此神兵利器，我只怕難以抵擋得住呢！」

「姑娘見笑，請賜招吧！」

這幾個字說得冰冷砭骨，舊恨新仇，一時激發起他潛在內心的無比仇恨忿意，如非事先下了一番鎮定功夫，眼前幾乎已是難以把持得住。

須知他對甘十九妹，自始都充滿了痛苦矛盾，形勢的演變，既已到了眼前兵刃互搏地步，他自當決心求勝，目睹着劍上寒光，頓時增添了他幾許決心與勇氣，然而這種決心與勇氣，是否永遠能够持續下去，或是立刻又生變化，他實難預料，那麼把握住眼前的這一剎，自是至爲重要了。

在他的催促之下，甘十九妹亦不再猶豫。

尹劍平昔日曾經在暗中目睹過她與晏春雷的一場逐殺，深知她劍上的威力，尤其是出劍時的那一剎，實在有鬼神莫測之妙！——

是以，眼前在她卽將出手之前，也就格外的提高了警覺，不敢分心旁騖。

甘十九妹一雙美麗的閃爍着智光的眼睛，在對方身上一轉之後，倏地香肩輕幌，閃向側面一個地位——

尹劍平立刻把步位作適度的調整！

甘十九妹立刻又換了一個地方，尹劍平再作調整，雙方一連換變了三四個方向，才算定住了步位。

四隻眸子緊緊的對吸着——

甘十九妹忽然冷笑道：「尹先生，咱們何妨口頭上先賭個輸贏怎麼樣？」

尹劍平道：「在下不懂姑娘心中涵意，尙請當面說明。」

甘十九妹道：「這很簡單，你我既沒有什麼深仇大恨，根本無須兵刃拚搏，只須口頭上討敎幾招也就差不多了，尹先生意下如何？」

尹劍平好容易才下定了決心，自不願輕易放棄復仇良機，只是對方這麼建議，形勢上又不便見拒，當下强制着心裏激動，微微一笑道：「姑娘既然這麼說當然是好——只是在下却認定一個原則——『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總認爲嘴裏說的和手裏玩的有些出入，姑娘以爲可是？」

甘十九妹想了想，微一點頭，道：「有理——好，那麼咱們就廢話少說，手底下見個高下吧！」

話聲一頓，一隻纖纖玉手已握在了胸前短劍劍柄上。

尹劍平頓時就覺出了一股寒氣突地迎面襲來，有如冰露着身，使得他心頭一陣發慌！

這是因爲他自從出道以來，從來還沒有機會與甘十九妹這等傑出的勁敵動過手，自然上來有些驚慌失措——這只是一剎之間的事，在極短的一剎，他遂卽定了下來。

「劍以氣使」——凡是得窺上乘劍術的傑出之士，無不懂得這個道理，是以內功中「練氣」一門，常常是上乘劍道的「不二法門」。

尹劍平對這一點很是瞭解，早已在上來之初，將元氣充固丹田，心中一驚之下，遂卽趕緊凝固眞力，將一腔內氣頻頻運施劍身上，一時間掌中那口「海棠秋露」頓時大放光華——

冷森的劍氣，形成了一面無形扇面，將他正面全身遮住，頓時，他就覺出身上的寒意大大減少。

功力的進展，常常不着痕跡；在不知不覺裏突飛猛進，尹劍平正是這樣，他的「更上層樓」實在得力於吳老夫人的慧心指點，使得他忽然智蒙大開，其實他最大的成就却是在於悟出了「智能」與「功力」搭配兼施的竅門！——這也就是他爲什麼膽敢以身冒險，來輕犯甘十九妹極威的原因。

閑話撇過——雙方在彼此劍氣互接的一瞬，已不啻交上了手。

尹劍平一面頻使眞力，將功力滙集於手上長劍，化爲森森劍氣，用以對抗對方越見尖銳的劍風，一面却腦中運思着出手的時機。

甘十九妹冷冷道：「尹先生爲什麼久不出劍？莫非心存謙讓不成？」

尹劍平道：「姑娘劍氣縝密，深閉固拒，確使在下無懈出劍，慚愧之至。」

甘十九妹淺笑道：「尹先生能有此一說，已足見深體劍中三昧，令人可敬，其實我心同此理，不必客氣，只請放劍過來。」

尹劍平答了聲：「好！」

劍身一轉，嘶然勁風裏，劃出了一道長虹，直向甘十九妹當頭直劈下來。

甘十九妹迎着他來劍之勢，輕叱一聲，身子飛快的一個旋轉，已閃到了他身子右邊——

尹劍平劍走輕靈，陡地一擰劍把，直循着她後腰上扎來，這一劍其勢看似無奇，其實却要較諸前一劍要猛銳得多，隨着尹劍平猝然沉下的肘部，長劍一點而挑，疾若電光石火，直扎了過去。

甘十九妹嬌軀霍地向後一折，玉手輕出，尹劍平彷彿覺出劍身着物，微微一彈，前者已似輕雲一片，霍地騰身而起——

這一手施展得極其巧妙，而又出人意料，一起一落，如飛鷹搏兎，等到尹劍平突然警覺時，甘十九妹已極其快捷的把身子湊了上來。

一蓬劍光，隨着她揮出的手腕，直向尹劍平背後劈落下來。

尹劍平大驚之下，身子向外一閃，掌中劍施了一手「醉倒斜陽」，三尺青鋒上暴射出一片寒光，有如倒捲飛虹，只聽得「嗆！」的一聲震響，兩口劍鋒迎在了一塊。

以尹劍平所加諸在劍上的力道，況且所持之劍，更較諸對方長大許多，理應佔盡了優勢，那裏料到一震之下，非但未能使對方短劍出手，相反地自己却打了一個踉蹌，那隻右手簡直就像觸了電般的一陣子發麻！

尹劍平驚心之下，頓時知道厲害，不容他有所異動，隨着甘十九妹猝起的右腕，短劍乍然一震，一股巨大的反彈之力，排山倒海般的湧了過來，使得他身子再也挺立不住，霍地滾跌了出去。

甘十九妹冷叱道：「那裏去！」

但見她嬌軀前傾，翠袖輕揚，一點寒光起自腕底，正是她效法「星鳥出袖」極其自滿的那一手絕招「劍星寒」！劍芒乍閃，直向尹劍平當胸部位上點扎了過去。

尹劍平身勢未定，猝然間打了一個寒顫，目睹着對方劍勢，不由嚇了個魂飛魄散——

鋒利的劍刃，似已劃開了尹劍平的中衣，只消前進半寸勢將要他血濺當場。

就在這一剎，事發突然，對於尹劍平來說，這種潛在的功力，何以每每發於不可捉摸亦使他大惑不解！

不可否認，這種平常連想也不想到的奇異劍招，必然又係他得自吳老夫人的「雙照草堂秘功」之一了——

危機一剎裏，就見尹劍平凹腹吸胸，猛可裏向後面硬硬收了一寸，掌中劍效「荆軻擊柱」，霍地用力揮出，一時劍身搖曳，唏哩哩震耳聲中，搖出了一天婆娑劍影——

面迎着尹劍平這「奮劍一擊」之勢，甘十九妹陡然花容失色，倏地淸叱一聲，掌中短劍驀地向回一收，足下「倒踩雲」閃電後退！

饒是如此，那一天婆娑劍影，有如飛蝗萬點，却將她全身緊緊擁住，自四面八方同時包



圍上來。

甘十九妹一驚之下，嚇了個魂飛九天，總算她自幼卽浸淫於嚴酷的劍道訓練裏，本身智慧既高，復得名師指點，多年來劍氣造詣，已具有極深造詣，劍氣相施，幾至「身劍合一」之妙！

尹劍平這一劍不過是觸動靈機，實在還談不上功力造詣，自然威力上要打一個折扣。

對於他們雙方來說，這都極具驚心動魄之勢——

迎合着尹劍平的一炁劍影，甘十九妹一聲淸叱，短劍上凝聚了全身之力，陡地爆射出一點銀星，施展出劍道中極難一見的「劍炁」之力，光華一閃，連同着她修長的身軀，在一片嗆啷劍鳴聲裏，衝出了尹劍平所形成的一天劍影。

——迴身順掌，「叭！」的一聲，擊中了尹劍平右肩頭上，尹劍平身上一歪，再次跌了出去——

他抱劍疾滾，一翻卽起，長劍前封，只覺得右肩上一陣子火辣奇痛，舉起的劍身，情不自禁的垂了下來！——

相形之下，甘十九妹却也大不輕鬆，她雖是衝出了劍陣，却也盡了全力，一頭長髮突然炸開來，鬼也似的披散着。

無比的驚訝，顯示在她看來蒼白的面頰上！——身形再閃，陡地襲身而近。

尹劍平乍驚之下，再想閃躲那裏還來得及？——只覺得喉咽間一陣刺痛，已吃對方那口鋒芒畢露的短劍，指在喉嚨上。

「你——？」無限殺機湧現在她臉上：「你到底是誰？」

劍尖距離着他喉結不及一寸，冷銳的劍氣，有如尖細的鋼針猛厲的刺扎着他，這口劍只消再向前推近半寸，尹劍平勢將濺血在她短劍之下。

「在下尹心！」尹劍平十分沮喪的道：「方才已經告訴過姑娘了。」

「尹心？」甘十九妹眸子裏閃出了一片迷惘：「你說實話，我看你就是那個依劍平——是不是？」

尹劍平心裏一驚，外表越現鎭定。

他屢經大敵，確乎能擔當大事，雖利劍加項，亦不能少動其心。

「在下明明姓尹，姑娘何以硬要說在下姓依？簡直笑話了！」

甘十九妹眼睛裏，怒焰少斂，就對方這一句話而論，她確實觀察不出尹劍平有絲毫的僞態。

疑心旣去，臉上的神色遂卽緩和下來，只是她仍然有很多想不明白的地方——

「那麼！我還要問你一個人，看看你認不認識？」

尹劍平神色不變道：「我以爲姑娘還是把劍收起來才好說話。」

甘十九妹揚了一下眉毛，似想發作，只是目睹着對方那張臉，却又一時發作不出，冷冷一笑，退身收劍。——玉腕倏翻，嗆然聲中，一口碧光晶瑩的短劍，已然揷回劍鞘之中，同時足尖輕點，已退出五尺開外。

尹劍平這一剎，內心眞有無限感傷，他滿以爲功力已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或可與對方一爭軒輊，那裏知道事實證明，仍然相差了老大的一截，如非對方手下留情，這時焉能有命在？想到了眼前困境與未來之難，一時眞正感覺到無限氣餒！輕嘆一聲，由不住垂下頭來。

甘十九妹目睹着他，冷冷的道：「尹先生……你方才所施展的那一手劍法，怪絕古今，確信我生平僅見，我幾乎喪生在你那一劍之下，你可知道？」

尹劍平苦笑道：「只是後來，姑娘仍然反敗爲勝！險些喪命的是在下，而不是姑娘！」

甘十九妹冷笑道：「令我奇怪的地方就在這裏，也許你對那一式絕怪古今的奇異劍招，還並未能研習的十分透徹，就你那一手劍招本身而論，應該是無懈可擊，只可惜你未能善於運用而已！」

尹劍平聆聽之下，不禁大興感嘆，自忖道：「尹劍平呀！你原來幾乎已將得手，却失之於招法不够老練，此番爲她看出了端倪，今後再想以此一招式取她性命，勢將萬難，而不可能了。」

甘十九妹眼睛猶自緊緊的盯住他：「……由你方才那一招奇異的劍法，倒使我想起了一個人——吳老夫人！」

尹劍平不禁心頭大大的震盪了一下，强自壓制着心裏的震驚：「吳老夫人？」

「不錯！」甘十九妹注視着他：「你可認識這麼一個人？」

尹劍平原想一口否認，可是他內心實在迫切需要知道吳老夫人與她兒子吳慶的最近情況，他們是否因爲自己而與甘十九妹有所遭遇？結果如何？

一連串的迫切關懷，使得他不便猝然回絕，當下冷冷一笑道：「我不明白姑娘這句話的意思，姑娘是不是可以說得較爲淸楚一些？」

甘十九妹道：「我說的是避居積翠溪的那個吳老夫人，她還有個兒子，名叫吳慶，尹先生，你可認識這兩個人？」

尹劍平一顆心幾乎由嘴裏跳了出來，却硬下心來，搖搖頭道：「在下從來也不曾聽說過這兩個人——姑娘怎麼會有此一問？」

甘十九妹冷笑道：「那個吳老夫人却是曠絕天地之間的一個怪人，你方才所出手的那一手劍招，與她所施展的手法，極爲近似，才使我把你們聯想到了一塊……」

尹劍平假作不解的道：「會有這種事？姑娘既然這麼說，倒促使在下心生無限嚮往，如有機會，定要往積翠溪去拜訪一下這位前輩，面請敎益才好。」

甘十九妹微微苦笑了一下：「你眞有這個意思麼？可惜太晚了！」

尹劍平心中一驚，說道：「姑娘之意，莫非……？」

甘十九妹輕輕的鼻子裏哼了一聲：「因爲那個吳老夫人已經死了！」

尹劍平只覺得當頭轟然一聲，有如晴空響了一聲霹靂，頓時作聲不得——然而越是這當口，他却越不能現出詞色不對，無奈這個打擊來得太突然，太令他難以承受——一時間只覺得全身怒血奔馳，却有一股冰寒之氣，起自足心，整個人簡直無法再能保持住平靜——

他倏地轉過身來，向前面走了幾步！

「是妳殺死的？」

「那倒不是！」甘十九妹微微一笑：「你好像對她很關心的樣子！」

「對於每一個死在姑娘手裏的武林前輩，我都寄以無限同情！」尹劍平幾乎感覺到難以遏止的悲傷，道：「自然這個吳老夫人也不例外了！」

甘十九妹道：「倒看不出，你還是一個悲天憫人的人，我已經說過了，這個吳老夫人並不是我所殺死的！」

尹劍平倏地回過身來，道：「雖然如此，但絕不會與姑娘毫無牽聯——妳能否認麼？」

甘十九妹神色間，情不由己的現出了一片黯然——她果然不能否認這件事！

老實說，吳老夫人的死，曾在她心裏烙下了很深的創傷——對於那個老婆婆，她多少含有一些歉意，那是因爲由一開始起，她從來就

沒有殺死吳老夫人的心理準備，事實上「吳老夫人」這個人在廿十九妹與她見面之前，根本對她是完全陌生的，若非是爲了追踪「依劍平」這個大敵，她們之間根本不可能有所遭遇。

吳老夫人雖然引火自焚而亡，但是到底是在廿十九妹的逼迫之下壯烈成仁，爲此，廿十九妹在內心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悲痛印像！

因此在尹劍平的質問之下，廿十九妹下意識的興出了一陣悲傷。

「你說的不錯！」她悵悵的說：「她的死，我脫不了關係！只是我總算放過了她一條活命，也算對得起她了。」

尹劍平只覺得視覺一陣子糢糊，幾乎落下淚來，緬懷着有恩於自己的吳氏母子，只覺得心似刀割一般的難受！

然而，這種刻骨的悲傷，只能隱忍在心裏，却是絲毫也不能現諸表面——「小不忍，則亂大謀」。一旦爲廿十九妹看出了端倪，只怕立刻就將罹下殺身大禍，「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眼前這種死法，對於他來說，毫無意義，尹劍平自然不會愚蠢到甘願受死的地步。

他甚至連吳老夫人的死因都不問一句——雖然他內心是那麼渴望瞭解當時慘禍發生時的一切情景，更迫切的希望瞭解吳慶如今的下落，只是這些問題都只有暴露他眞實身份的危機，以廿十九妹之冰雪聰明，晶瑩透剔，却是千萬大意不得。

眼前這種情況下，他簡直已無能再掩飾住內心的悲痛，對方只消略加留意，套問兩句，尹劍平必得露出馬脚，是以，他必須要趕緊告辭——

當下後退一步，抱拳道：「在下已承教了姑娘蓋世絕招，衷心欽佩之至，夜深了，就此告辭。」

廿十九妹微出意外的道：「尹先生這就要走麼？——我還有很多話想請教你呢。」

尹劍平心中一驚，强作笑容道：「夜深了，明天在下再來造訪如何？」

廿十九妹道：「那就不敢當了，明天該我去回拜尹先生才是。」

尹劍平心中一懾，原想推辭，可是轉念一想，乘此時機能够打進她身邊，對她師門多作瞭解，以圖日後出手復仇，自是機會難能可貴。這麼一想，他也就不再推辭——當下道：「恭敬不如從命，既然如此，明天在下就恭候姑娘的大駕了。」

「你用不着專門等我，我可是沒準兒！」廿十九妹道：「我也許白天不去，夜裏去，總之，我一定會去就是了，尹先生在這裏還有幾天逗留？」

尹劍平想了一下：「總還有三五天吧。」

「那好極了！」廿十九妹微微一笑道：「我們見面的機會還多的很，尹先生請便吧！」

月色如銀，映照着廿十九妹那般清艷出塵的美人兒——尹劍平幾乎沒有勇氣再多向她看一眼，抱了一下拳，遂即轉身自去。

「慢着！」廿十九妹忽然喚住他道：「尹先生——」

尹劍平心中一驚，緩緩回過身來。

廿十九妹走上幾步，臉上微現不忍道：「你可覺得有什麼不舒服麼？」

尹劍平感覺了一下，除了右肩頭上，略感痠疼以外，並無大碍，當下搖頭道：「多謝姑娘關懷，在下並無不適。」

廿十九妹似乎心中一鬆，微笑道：「那就好——我只是担心你……既然沒有什麼，也就算了。」

尹劍平微微一怔，雖覺出她話中有話，對方既然不說，也就不便追問，當下再次告辭，轉身出去。

目睹着尹劍平的背影消逝甚久之後，廿十九妹却仍然一動也不動的佇立在那裏。

——她臉上凝聚着一層疑惑，又像有一絲淡淡的惆悵，蛾眉輕顰，盈盈秋波裏感染着凌亂的情緒——顯然她遇見了一件令自己難以釋懷的事情……這其中又多多少少加有一些感情因素的作祟，於是她心裏浮現出一向罕見的不平靜。

東邊院牆上，黑影子一閃——一條疾勁的人影，有如深宵怪鳥般的來到了面前，等到落地之後，才現出了紅衣紅帽，面現驚惶的阮行來。

他上前一步，面色忿忿的道：「姑娘您這又是爲什麼？爲什麼不下手把他給除了？」

廿十九妹冷冷一笑道：「我爲什麼要這麼做？」

阮行怔了一下，吶吶道：「難道姑娘還看不出來……？這小子八成兒就是那個依劍平，我們踏破鐵鞋無覓處，好容易他自己送上門來，姑娘您却又怎麼會……？」

說到這裏，他忽然把要說的話又呑到了肚子裏，原因是發覺到廿十九妹的臉色不大對勁兒！他就算是跟老天爺借了個膽子，却也不敢輕犯這位姑娘的雌威！

頓了一下，阮行後退了一步，垂頭請示道：「卑職莫非是猜錯了，還是姑娘另有高……見？」

廿十九妹冷哼了一聲，徐徐的道：「阮行，難爲你還會有此見識，我問你，你憑什麼就斷定這個姓尹的會是依劍平的化身？」

阮行聳了一下肩膀：「剛才姑娘與他動手說話，卑職未奉姑娘命令，不敢窺伺竊聽，只是他離開之時，卑職却遠遠尾隨了他一路——」

廿十九妹道：「怎麼樣？」

阮行道：「——這人一身輕功確是極佳，最主要的——當他踏過卑職親手佈署的毒陣，竟然毫無感覺，情形竟然和那個依劍平完全一樣。」

廿十九妹輕輕哼了一聲：「這一點我早已注意到了，可是並不能因爲這樣，就斷定他是那個『依劍平』。」

阮行呆了一下，吶吶的道：「姑娘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卑職總覺得這個人有點不大對勁兒——」

「說下去！」廿十九妹看了他一眼：「把你心裏想的說出來聽聽。」

「是！」阮行苦笑道：「其實也沒什麼，只是卑職一直以爲他是一個讀書的仕子，他開口能文，更能賦詩……幾乎瞞過了卑職這一雙眼睛。」

廿十九妹搖搖頭道：「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只怪你們閱人不深，觀察力還不够靈活，其實他一來到這個客棧裏，我早已經注意到他了。」

「哦——」阮行驚道：「姑娘莫非早知道他會武？」

廿十九妹緩緩點了一下頭，一雙蛾眉輕輕皺了皺道：「但是我却不能斷定他就是那個依劍平——因爲……依劍平的武功家數與他不同……還有，依劍平手上並沒有這麼一口神兵利器的寶劍。」

阮行想了一下，點點頭，道：「這話，倒也不錯——那小子手裏，確實像沒有這麼一把好劍——」

廿十九妹冷哂着道：「再者，他曾是我手下敗將，早已深知非我敵手，既然如此，今夜大可不必再來送死……何況是當面向我叫陣，由此看來，他不像是那個姓依的，然而……我却不會就對他失去了小心。」



阮行道：「姑娘可曾發現了他有什麼可疑之處？」

廿十九妹道：「不錯——他的劍招奇特，在我的印像裏，倒似與那個死去的吳老夫人，頗有相似之處，似乎較之吳老夫人更具微妙氣勢——」

一想到「積翠溪」姓吳的那個老婆婆，阮行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哆嗦，在他記憶裏，這一生還不曾遇見過像吳老太太那麼奇特的敵人，現在廿十九妹把這個疑爲「依劍平」的讀書人比作吳老太太，自使他大爲驚心。

「啊！」阮行驚惶的道：「那個姓依的，不是在吳老太太那邊停留過一段時間麼？會不會？……」

「這件事我正在密切的觀察之中，到目前爲止，我還看不出他們之間有什麼關聯——」

說着，她臉上微微現出了一片冷笑，喃喃又道：「——如果他眞的就是那個依劍平，早晚會被我看出破綻來，他休想逃過我的手掌心兒——」

阮行確知她爲人精明，閱人至微，果眞眼前這個「尹心」就是「依劍平」的化身，決計逃不過她精細的觀察之中，這麼一想，他也就不再担心。

頓了一下，他請示道：「姑娘可曾打算什麼時候起駕？還有『清風堡』的那個樊老頭，我們什麼時候動他？」

廿十九妹一笑道：「樊鍾秀那個老頭兒，雖然功夫不錯，人也够狡猾，只是我却沒有把他看在眼睛裏，這地方很好，暫時我還不想走，我要知道你跟『金刀盟』『十三把刀』他們聯繫的結果怎麼樣了？」

阮行道：「這幾天卑職正在與他們聯繫之中，聽說『十三把刀』的老大，『黃面太歲』花二郎這個人很不好對付！」

廿十九妹冷冷的道：「怎麼回事？」

阮行道：「卑職也是由『金刀盟』那邊聽到的，據說這個花二郎一向自大，很不易服人，他對『金刀盟』表示，懷疑我們是來自『丹鳳軒』的人，說非他親眼看見姑娘，並經證實姑娘的確的身份與武功之後，他暫時不接受卑職的調遣。」

廿十九妹輕哼了一聲，道：「這人武功如何？」

阮行道：「據說很不錯，他年歲不大，加入『十三把刀』不久，竟然坐了第一把交椅，而且很孚衆望，就連『蒙城九醜』的馬老大也都仰他鼻息，看他的臉色，卑職打算這兩天親自去找他談談。」

廿十九妹道：「他不是說要見見我麼，好吧，你就把話傳下去，說我會去見他的，叫他隨時等着我就是了。」

阮行一驚道：「姑娘千金之軀，豈能與這類人打交道？由卑職去處理也就是了。」

「不，還是我自己來吧！」廿十九妹道：「這些人雖然談不上身份地位，但是不能得罪，却也不能過縱，要恩威倂施——」

說到這裏，她微笑了一下，兩排晶瑩的牙齒在月色裏閃閃生光：「談到這一點，你就差遠了！」

阮行躬身道：「姑娘說的是——」

廿十九妹叮囑他道：「我們在江湖上已經樹敵太多，不能再結怨敵人了，莫非你忘了軒主臨行之前的交待麼？」

阮行呆了一下，翻動着一雙白菓眼珠：「這個——卑職倒是眞有點忘了！」

「哼！怪不得呢！」廿十九妹冷笑道：「那麼我就再提醒你——軒主的意思不僅是要消滅了樊鍾秀這一夥子勢力，而且有意要拿下他的『清風堡』——」

阮行點頭道：「這一點卑職記得……」

「還有！」廿十九妹瞳子裏閃爍着智光，道：「軒主曾愼重的交待過，要我在皖北培植一夥新的勢力，這些人將要用以來接替樊鍾秀的勢力，這也就是我們爲什麼要收買這些人的原因！」

「原來如此！」阮行恍然大悟道：「怪不得姑娘居然忍受這些傢伙的無禮粗魯——」

廿十九妹冷冷的道：「軒主雖然並沒有直接說出她爲什麼要佔領清風堡的原因，但是我却隱約的可以猜出她的心意——如果我猜的不錯，一待我們清除了樊鍾秀這一股勢力之後，她老人家也就該來了！」

阮行一驚，道：「姑娘是說，軒主要親自來……？」

廿十九妹緩緩點了一下頭：「不但他老人家親自要來，就連金銀二位師姐，也俱將隨駕同行，實在是她老人家避居世外太久了，這一次，再入江湖，不能不先找一個落脚之處，因此才選中了『清風堡』，由於『丹鳳軒』的老巢不能兼顧，才要我們就地取材，在皖北物色一些勢力。」

阮行臉上頓現喜色，說道：「這眞是太好了……如果軒主與金銀兩位姑娘都來了，天下武林再也不是我們的對手，要不了多久，丹鳳軒的勢力，更加遍及天下，勢將爲我獨尊，稱霸天下了。」

廿十九妹苦笑了一下，搖搖頭道：「我却抱着與你不相同的看法——我以爲她老人家如今春秋已高，實在不必再要……那麼稱强好勝，這一次我一路上來，才知道她老人家當年在江湖上結敵衆多，必然還有很多很多的厲害仇家匿居在暗處，這些人大大不可輕視，一旦出現與師問罪，只怕……」

苦笑了一下，她遂即把到口的話呑住不發，美麗的一雙眸子裏出了一抹淡淡輕愁。

「姑娘太過慮了！」阮行嘿嘿一笑，道：「這個天底下，還有誰能是軒主的對手？何況還有姑娘與金銀二位姑娘在，姑娘大可以放心不慮。」

廿十九妹冷冷的道：「那可不一定，我不妨隨便舉一個例子，就拿『積翠溪』的那個吳老太太來說吧，如果她身上未染宿疾的話，只怕我就很難制勝她，就是拿軒主來與她較量，也難分高下，其次再談到僻居陝北的『黃麻客』晏鵬舉——這也是一個極爲可怕的人物，其他不知名姓的高人異士還多的很，只是時機不到，他們不肯隨便露面而已，只要一出現，必然非同小可！」

輕輕嘆息了一聲，廿十九妹緩緩的接道：「軒主對我恩重如山，才會使我想到了這些，我以爲眼前我們能爲她老人家做的，除了必要的復仇以外，最重要的是收攏人心——要廣行仁術，才是上上之策！」

阮行似乎還不能體會這番話的道理，只睜着一雙白多黑少的眸子，奇怪的在廿十九妹臉上轉着。

「吃吃！」笑了一聲，他吶吶道：「姑娘怎麼會有這種想法？恕卑職不敢苟同——」

廿十九妹冷哂道：「你一腦子逞强好勝，當然不懂我的心意——其實我的這番苦心，只怕連軒主本人也不會讚同——我總希望能讓她老人家明白，『殺人』只是最後萬不得已才能行的一條路，只是她老人家一生却只迷信實力，崇拜武力，而忽略了仁德！」

阮行登時面色大變，情不自禁的後退了一步。

他用着一種非常奇怪的神采打量着廿十九妹，對於她的膽敢批評軒主而大生驚異，按照門規來說，廿十九妹的這種行爲，簡直罪不可

怨。

甘十九妹由他的神色上，早已洞悉了他內心的思維。却也不禁微有所警，當下也就不再多說。

「夜深了！」她看了一下天，吩咐道：「你也該休息了。」

阮行遲移了一下，抱拳一揖，道：「卑職遵命！」

甘十九妹冷冷的道：「西院裏的那個姓尹的由我來處理，你可千萬不要接近他，他不是你所能應付得了的。」

阮行應了一聲：是——表情微現不忿，遂卽轉身告辭。

甘十九妹看着他離開的身子，臉上興起了一層迷惘——對於剛才所說的那些話，囘想起來，她覺得很是奇怪，對於自己爲什麼會忽然有這種前所未有的想法大生驚異。

要知她自幼跟隨水紅芍練習武功，非但承受了水氏一身驚人絕技，尤其承受了她的獨特個性——嗜殺如狂，恨世界，恨武林，恨所有的男人，在這個傳統觀念的薰淘之下，她簡直和水紅芍如出一轍，正因爲如此，才得到了水氏的格外垂青，將一身絕技傾囊而授：

在以往她從來不曾對水紅芍發生過疑惑，她所交付的任務，也一直被尊爲金科玉律，認爲乃當然之事，更遑論對於水紅芍本身有所批評與不諒解了，莫怪乎阮行要用那般奇怪的眼光來打量她了，現在想起來，就連她自己也深具警惕，內心忐忑不已。

和衣盤膝榻上，她整個的思維，呈現出一片紊亂——

尤其令她不解的是，今夜邂逅的那個年輕人「尹心」的影子，竟然深深的盤踞在她腦海裏——對方英俊的面頰，剛毅的氣概，更予她留下了深刻的印像，這類有膽魄抱負的年輕人，求諸於現今江湖武林，實在是不易多得，然而，她實在沒有勇氣再想下去。

燈焰無聲的在燃燒着——

她婀娜的倩影被映照在牆壁上——夜是那麼的沉靜，此刻萬籟俱寂，靜得連自己的心跳聲音，都能清晰的感覺出來——她似乎較諸往日變得不安與急躁。

一隻粉翼紅肚的飛蛾由暗處飛來，圍繞着燈焰旋轉不已，幾次三番的撲向火焰，又墜落下去，最後終於完成了「撲向光明」的壯舉，粉紅色的翅膀燃燒出一縷黑烟，一頭扎進到燈油裏就不再移動了。

甘十九妹竟然會被這小小一幕悲劇所吸引住，內心莫明其妙的興起了一層悲哀，也因此而聯想到了其他的一些事情——再一次對於自己的前途，感覺到迷惑，也就對自己眼前所執行的任務而心存不解與厭惡。

由床上翻身下地，心裏老像是窩着了一件什麼事似的，——其實這件事不難理解，只是她却不願意深想罷了，實在也是她不敢去深想，她懷疑自己這麼做是否應該？於是形成了內心的衝突與矛盾。

「尹心？——依劍平？」

她嘴裏不停的唸着這兩個完全不同音字的名字，那雙淡掃的蛾眉，時而擰結時而開展，顯示着此一刻她內心的強烈變化與矛盾！

堅持着最初的原則，她又囘到榻上盤膝坐好，強制着內心的激動，她運了一囘功，奈何那顆心竟是無論如何也難以靜止下來——不知何時，她已睜開了那雙水汪汪的眸子，心裏沉緬着一番期待。

× × ×

室外下起了蕭蕭細雨，——瓦面，屋簷……到處响起了水的悉索聲，尤其是院子裏的荷花池子，雨點兒落在了碧綠油油的荷葉上，其聲清脆而富宮商，就好像是在演奏着一具別有韻味的琴瑟，莫怪乎古人有「留得殘荷聽雨聲！」這麼一說了。

尹劍平的一顆心也同甘十九妹一般的不平靜，甚至於更較她有過之而無不及。

囘想着方才的一場拚殺，他兀自不寒而慄——固然那場名爲「較技」的劍鬥，旨在探測敵我的眞實功力，然而不可否認，在當時尹劍平的心裏，却是充滿了凌厲的殺機，打算着在劍擊當場只要機會許可，卽將制對方於死命。詎不知，一場比鬥下來，非但未能制對方於死命，自身反倒險些喪生，對於甘十九妹千變萬化的無敵劍招，他總算有了一番新的認識。

此時，當他再一次想起來，有說不出的懊喪，痛定思痛——他內心原經籌妥的「不倒長城」亦不禁深深的爲之動搖了。

看着窗外霏霏夜雨，他眞恨不能抱頭痛哭一場。

至此，李鐵心，洗冰長老，「雙鶴堂主」米如烟，拜兄晏春雷，以至於最近才入記憶深處的吳老夫人——這些人的影子，像是走馬燈一般的，一個個由眼前緩緩的經過。

——這些人原都是活生生的，功成身就，名重一方的豪傑俠士；或是歸隱江湖的風塵俠隱，與人無爭，與世無牽，然而一朝捲進了可怕的「仇殺」漩渦，一個個俱都如此喪生，而作了刀下之鬼。

可悲的是尹劍平竟然不能忘記他們其中任何一個，每一個以上論及的死者，都曾經與他關係深厚，都稱得上有恩於他，一朝分袂，人天永隔，這份情發於衷的悲痛，自是可想而知了。

「仇恨」是一點一滴，滴落到內心的深處，積壓起來的，每一個以上論及的死者，都與他心脈一系相通，一經抽動，頓時痛徹心肺，正因爲這樣，他晝思夜想，只要一經念及，就必將「永無安寧」之日。

由「吳老夫人」的死，使他情不自禁的更加怨恨自己，設非是因爲自己的投奔，吳老夫人萬萬不會爲此送命，看來自己這個人，眞是所謂的「白虎星」轉世，誰和自己遇到了一塊，必然而遭致殺身的惡果報應。

「唉——」重重的發出了一聲嘆息，尹劍平站起來，來囘的在房子裏走了一轉。

一陣冷風由敞開着窗戶襲進來，使得他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由是思慮電轉——

「忍耐！忍耐！」想到了這兩個字，那陣子熱烈的情緒，頓時爲之烟消雲散——

「我如今所負的艱鉅使命，較之昔日實在說來，已大有緩和之機，以往是苦無出頭之日。今天的情勢却是大有不同，最起碼，我已來到虎穴門口，和敵人有所接交，只有把持着耐心與毅力不變，總有深入仇人巢穴，將利刄揷入仇人心臟的一天。」

這裏所謂的「仇人」並不單單指的是甘十九妹，事實上主要的對像，却是那個唆使甘十九妹爲所欲爲，而她本人却隱在暗中發號施令的「丹鳳軒」軒主，「丹鳳」水紅芍。

一想到「水紅芍」這個人，卽使得尹劍平熱血激動，然而越是「熱血激動」，才越使得他心如沉淵之鷹，越能期盼着有雷翅風雲，高嘯長空的一天——無限的「期待」與無窮的「毅力」就是這麼養成的。

尹劍平靜靜的坐在椅子上，檢討着方才與甘十九妹對敵時的若干瑣碎，發覺到對方驚人的劍技，每每引發於平凡的身手之中，令人防不勝防，對方「劍術」上的造詣，看來更超過她徒手技擊的境界，實在已達到了「運劍以空」「出掌以無」的無上境界，自己如想今後制勝於她，勢將還要大大努力不可。



他今夜初試了一手吳老夫人「草堂秘功」，雖然未能當場反敗爲勝，却使得甘十九妹大見狼狽，可見得這類純屬靈性的奇妙絕招，確實有令人無從防範的玄奧之能，只可惜自己現今還不能深悟其意，致使不能完全發揮其威力，否則試觀甘十九妹方才情形，是否還能逃得過自己那一劍，可就大生疑問了。

這麼一想，尹劍平內心，不禁大興鼓舞作用。

他腦子裏囘憶着方才與甘十九妹動手情景，信手拿起了几上長劍。

不意這隻右手方自抬動的當兒，卽覺出肩頭部位一陣子疼痛情不自禁的垂下手來。

自此，他才恍惚的感覺到右面肩頭表面上，似有無數虫蟻在爬動之感，當下心中一驚，連忙走近燈前坐下來，用左手剝開了右肩的上衣。

不看尚可，這一看之下，使得他大大的吃了一驚——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發作而起的，却只見右肩頭上這時一片紅紫，竟然腫起了饅頭般大小的一個瘤狀般的物體，細看那腫脹之處，呈紅紫透明，一如瑪瑙般的晶瑩，自此他才忽然感到，一種冷森森的氣息，自肩傷之處，蛛網般的向全身擴散着。

一念之間，使得他連連打了幾個冷戰，這才警覺到先時不甚經意的痠疼感覺，竟然會如此嚴重。

憧憬着方才情形，在不過是被對方甘十九妹信手輕輕的推了一掌而已，當時並不曾感覺到有什麼疼痛不耐，怎麼會忽然發作得如此嚴重？眞正令人大惑不解，實在想不透是什麼道理。

他反覆的端詳着傷處，發覺到那腫脹之處，表面上似有三顆極爲細小的黑點，再翻看肩衣，對燈一瞧，果見衣上亦有三個大小如同針孔般的透明小洞，頓時，他爲之恍然大悟！

「毒……——七步斷腸紅！」

好厲害——一念之觸及，使他聯想到當日吳老夫人審視自己所携帶的那口「玉龍劍」時，曾經告誡過自己，判斷那種足以致人於死的人世劇毒「七步斷腸紅」，是藏在甘十九妹出手時的手指指甲之內。

吳老夫人並曾肯定的猜測，這些毒是凝於一種極爲細小的蠟丸之內，平時暗藏於指甲裏，對敵時一經着以內力，蠟丸立碎，毒汁卽可借指甲抓附對方之時，順利的傳達出去！

想到這裏，尹劍平彷彿當頭响了一聲霹靂，頓時作聲不得——他不禁暗驚着，如果這個猜測果然屬實的話，那麼自己現在身上，必然早已感染了那種所謂「七步斷腸紅」的罕見劇毒！只怕性命不保了！

尹劍平想到這裏，情不自禁的驚出了一身冷汗！

他站起來走過去，把敞開的窗戶關上——眞是奇怪的一種感觸，在沒有發覺傷勢以前，他還是渾然不覺，一切行動無異常人。

——現在，當他目睹了傷處之後，忽然間竟然感覺到自己身上的痛楚，猝然加劇了十幾倍，雖是隨便走動幾步，却也有「舉步踉蹌」之感！

「不好——」嘴裏說着，他踉蹌着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只覺得一陣舌乾脣燥——

翻過身來，用左手拿起了桌上的一具瓦壺，忽然心生一念，嚥了一下唾沫，他把手裏的瓦壺又放了下來。

搖一搖頭，他心裏想着：「不，不能够喝水——」

腦子裏思念電轉，想到了那日身中阮行的「丹鳳毒籤」後，正是與現在的感覺相似——後來吳老夫人與自己動手醫治時，也曾確切的告誡過自己不可飲水。

於是，這個渴望飲水的念頭，爲他深深的壓制下來。

他忍着右肩上傷處的痠疼不堪，把上身衣服脫下來，仔細的觀察着身上各處，倒也沒有什麼異狀，那毒傷腫脹之處，爲恐意外，却也不敢隨便去動它——只覺得傷處附近，奇熱燙手，只是無比的痠，連帶着整個一隻右手舉動都難。

尹劍平其實不知，他由於前胸佩帶得有那塊「辟毒玉玦」，才使得毒勢未能蔓延全身，再者他身上前此曾經中過阮行的「丹鳳毒籤」，傷處雖異，但毒性却是相同，是以身上已有了免疫的抗力，如此之故，那肩上毒性，也只能局部發作，却是萬萬不會攻入內心，構成他性命的威脅。——

話雖如此，雖祗是局部發作，當其初起之時却也大爲可觀，瞬息之間，他已數度冷熱，只覺得四肢痲軟無力，遍體生燥，有如虫蟻爬行——倒是前胸仍能保持着一片溫煦，冷暖適度，心知亦能十分清楚。

尹劍平忍着身上的痛楚，盤膝榻上，強自運功調息了一囘，出了一身大汗，彷彿略見輕快了些，只是觀諸肩上那個毒瘤，却像是更加大了許多，試着用手去摸按一下，其勢若火，簡直燙得怕人。

那條右臂更勢如重有萬斤，一任他用出全身之力，亦休能抬動分毫，空自逼出了遍體虛汗。

夜雨孤燈，長夜漫漫，眞令他興起無限感傷與懊惱，心裏獨自個的在盤想着：「吳老夫人既已罹難，他兒子吳慶下落不明，只怕當今天下除了『丹鳳軒』中人，再無一個能够解開這類獨門劇毒，唉！看來我眼前只怕大難罹身，希冀保全這條性命是萬難了！」

一陣風吹過來，虛掩着的兩扇窗戶，驀地敞開，發出「匡噹！」一聲大响，屋子裏的那盞燈，頓時熄滅，全室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尹劍平左手摸着了千里火，正要幌着了，就在這當口，他彷彿看見了窗外荷池對面屋簷口，人影子幌了一幌，遂卽隱身暗處。

雖然在傷痛之中，尹劍平仍能保持着敏銳的觀察力，這一個突然的發現，登時使得他臨時制止住搖幌火摺子的動作——

當時他匆匆把火摺子放下，改把几上那口「海棠秋露」拿過來壓置枕下，却把劍柄的一端露出來，必要時左手仍可出劍制敵。

心裏想着，他遂卽緩緩把身子躺了下來。

也就在這個時候，目光望處，却清晰的又看見了方才現身的那條人影。

雖祗是驚鴻一瞥，却也逃不開尹劍平精細的視覺，——那條人影顯然施展出「登萍渡水」的輕功絕技，正由荷池面上點踏着滿池的蓮荷翻向「池心亭」上，身形至爲巧快，等到尹劍平注意觀查時，對方顯然已經處身在池心內了。

尹劍平一驚之下，清醒不少。

那條人影好眼熟——就在他運思猜想着來人的身份時，眼前人影再閃，那人已倏起倏落的越過了荷花池子，一路輕蹬巧縱的來到了這岸邊。

窗外淫雨霏霏，借着高懸簷上的一盞油紙燈籠，却能依稀分辨出一些景像！

憑着這片昏黃的燈光，尹劍平已看清了這個人。

一驚之下，他幾乎由牀上坐了起來——

「阮行——」他確信自己絕對不會看走了眼。

此時此刻，這個人的猝然現身，而且又是

奔向自己下榻的這片院落而來，當然可以意味着絕不是什麼好事。

忽然他心念一動，想到了來人很可能是奔向自己而來，頓時心情大爲緊張。

所幸睡房裏的那盞燈被風吹滅了，自己由裏向外看，可以一目了然，而對方由外向裏面看，可就要費點事，必須等到瞳孔適應室內之光度之後才可分辨一切——這一點對於尹劍平來說，却是十分有利的。

尹劍平有見於此，也就暫時定下心來，却也不敢輕心大意，當下緩緩自丹田之內提吸起一股潛力，使之運行於左臂之上。

須知他昔年練習「金剛鐵腕」功力之時，乃是左右腕手交互練習，可以在一觸念之間，集中全身功力於雙手之間，是以才能在一出手的當兒，制敵人於死命。

他雖然在傷痛難耐的情況下，却也不能不防範到阮行的有所異圖，

果然，他這裏方自運功完畢，窗前人影乍幌，那個一身紅衣，面相清瘦神情刻毒的阮行，已經立身窗側，正自向室內默默觀查着。

尹劍平緊緊的咬了一下牙齒，暗忖道：「好個卑鄙的東西，莫非還想乘人以危不成？」

窗外的阮行想是也知道室內這個主兒不是好相與，是以雖然現身窗外，却不敢猝然進入，保持着相當的一段距離，只是轉動着那雙閃亮的眸子，頻頻向房中窺探不已。

尹劍平平身而臥，目光半闔，自他一現身之始，即緊緊的盯住了他，倒要看看他意欲何爲。

足足相持了甚長的一段時間，阮行才開始有所舉動——自然，在這一段時間裏，他已習慣了室內的黑暗，身形輕起，翩若驚鴻的已翻身而入。

尹劍平目開一綫，緊緊的逼視着他，除了那隻負傷的右臂以外，他全身各處，都聚集了力道，只候着在適當的時機，出手予對方以重擊！

紅衣人阮行這一次像是施出了十分的仔細，身形進出確實不曾帶出一點點聲息——

就見他那雙光華閃爍的眸子，緩緩的移動着，打量着這間房子裏任何一處虛實動靜，却不一上來急於撲身上前。

雙方大約距離有丈許左右——這個距離顯然使他置身於安全地帶，只須一發覺些微的風驚草動，即可改變他進退的形勢，如就上來這一式動靜而論，這個阮行確實稱得上相當的高明。

尹劍平雖然固定着原來的睡姿，絲毫也沒有更動過，但是心裏的緊迫却幾乎使得他爲之窒息，原因是他無法猜測出對方的來意，如果他確係存心乘人以虛，尹劍平却希望事先能觀察出他即將出手的部位與意圖，如果只是長時間雙方這麼消耗下去，吃虧的必然是尹劍平。

理論至爲簡單，因爲尹劍平此刻乃是已傷之身，一旦形跡敗露，與對方「明火執杖」的動手比鬥，必將不是阮行對手，如果他僞裝在睡眠之中，只要不出聲呻吟，阮行便無從觀查出他的傷勢，從而也就不敢輕易冒犯——然而，他既然存有行刺之心，當然不可能就此作罷，勢將出手，事在必行，那麼，尹劍平的僞裝熟睡之中，更可以大大的減輕了對方心裏的防範——

尹劍平惟一制勝對方的機會，正在於此——出其不意的出手反搏。

對於尹劍平來說，勝負似乎可以預卜，他幾乎可以直覺的予以認定，如果自己不能在出手反擊對方時，一招得勝，那麼很可能將會喪命在對方之手。

生死攸關，尹劍平焉得不沉着應付！

——是以，他始終保持着原來的睡姿，並且儘量放寬胸襟，發出了均勻的呼息之聲。

阮行那雙白菓眼瞬也不瞬的注定着他，又過了一些時候，尹劍平忽然發覺到他身子向左面輕輕跨出，立時他就感覺到自己右側有了「吃緊」的意態——

這種意態，是不能用合理的理由來解說，只是一種直覺的認定。

頓時，尹劍平興起了一陣驚惶，因爲這個方向，正是他最感空虛的一面，限於他負傷的右臂，連帶着使得他這半邊身子都較爲遲鈍，果眞阮行要從這一個方向向自己出手暗襲的話，尹劍平必將無從防範，後果自己大爲堪憂！

時機很可能一縱即逝。

尹劍平不得已，裝着夢囈般的姿態，把臉部移動了一下，含糊的發出了一些聲音。

果然，這個小小的動作，臨時使得阮行吃了一驚，慌不迭的又調轉了一個方向——他身子電轉如飛，輕輕一旋，已來到了尹劍平左邊方向。

這個方向，對於尹劍平來說，稱得上恰到好處——其實，就在阮行進室之前，尹劍平早已作好了可行的準備，左手置於枕下，緊緊握住了劍柄，將可在最短的一刹那間，隨時掣劍而出。

阮行在這個方向僅僅站立了極短的一瞬，隨着他身子霍地向前一伏，疾快如箭矢般地，已撲到了尹劍平牀榻旁邊——

原來他手裏事先早已緊緊握住了一口薄刄七首，隨着他快速襲上的身子，手起刀落，一股刺目寒光閃起，這口刀直直向着尹劍平當胸扎了下來。

這一招阮行端詳至久，才選擇了這個地方下刀，他自忖手眼身步，無不搭配得恰到好處，對方既在睡夢之中，理當是萬無所失。

那裏知道，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他是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在觀察對方，對方同樣的也在觀察他。

說時遲，那時快——

他不動，敵不動，他一動，敵人更要較他來得迅速，就在他手中短刄眼看着已將插中在對方前胸的一刹間，一蓬青濛濛的光華，自對方枕下驀地閃爍而出，就像是猝然打了一個閃電般的閃了一閃。

阮行這才知道，敵情對方是僞裝熟睡，非但如此，而且早已作好了必要的準備，一驚之下，由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再想抽身，那裏還來得及。

一片寒光揚動之下，緊接着是「嗆啷！」的一聲脆響，刀劍交鋒裏，阮行只覺得手上一輕，掌中七首已被對方那口斬釘截鐵的寶劍削成了兩截。

非但如此，尹劍平早已測好了更稱萬全的身手！隨着他下沉的劍勢，配合着他欠身坐起的姿態，那隻掣劍的左手一沉乍起，連同那口寒光耀眼的寶劍，在一個極快的速度裏，已經搭在了阮行頸項上。

鋒利的劍刄在初一接觸到阮行頸項之刹那，一股冰寒氣息，陡地透體而入，使得阮行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登時呆立如木偶，嚇得動彈不得。

尹劍平「苦心竭慮」的一招，果然用對了地方，一切俱都與他的理想相脗合。

他恨透了這個阮行，決定要予他吃些苦頭，掌中劍微微振動，寒芒乍吐之下，已在他頸項上留下了一道長長的血口，一時之間，殷紅的鮮血，點點滴滴的順着阮行瘦長的頸項滴落下來。

阮行由不住發出了一聲嘶啞的驚呼——「噢——」瘦削的軀體禁不住連連顫抖不已。



「你……」一刹間，他那雙白多黑少的瞳子，瞪得極大，顯然在極度驚駭之中！

尹劍平施出全身之力，抬起了那隻負傷的右手，將左手那口劍接過來——寶劍的刄鋒，仍然搭在對方頸項上。只消少少加諸在劍鋒上一些力道，以這口「海棠秋露」之鋒利，即可隨時削下阮行這顆項上人頭！——這一點足可認定，而無須置疑。

劍交右手，尹劍平左手已摸起了桌上的火摺子，一經幌動，「噗嗒！」一聲，亮起了一陣火光，很快的，他已點着了置於桌上的燈盞，室內頓時呈現出一片光亮。——

他不欲被外人窺知一切，掌勢再揮，距離丈許以外的兩扇窗戶先後掩闔上。

阮行頸項間的鮮血，不停的滴洒着，他自忖着難免一死，不由神色大變。

「依朋……友！」他吶吶道：「咱們還可以取個商量麼？」

「當然可以。」

尹劍平一面說一面坐正了身子，他胸有城府，强自忍着右肩的奇痛，冷冷一笑，接下去道：「不過，有一點我却要聲明，我姓尹，不姓依。」

阮行聞言怔了一下，眸子裏，呈現出一片紊亂——

「你眞的不是依劍……平？」

「當然不是——」

阮行又是一怔，喃喃道：「難道說，我……眞的認錯了人？」

尹劍平哼了一聲：「你當然認錯了人——不過，話雖如此，你深夜潛入我的住處，謀圖殺害我的行爲在先，我絕不會輕易的就放過了你的。」

一面說，他右手壓劍，加深了一些前傷的劍痕，鮮血再一次的湧出來，滴滴打打的濺落下來。

阮行那雙吊客眉幾乎擰在了一塊，情不自禁的往嘴裏吸着冷氣——

「喂——尹朋友……劍下留情！」他斜過那雙白菓眼珠子，盯向尹劍平：「既然你不是姓依……那麼兄弟此來就過於冒失，實在是個誤會……是個誤會！」

「你倒是說的輕鬆。」尹劍平劍壓着對方頸項，心裏十分篤定的道：「誤會！哼——要是我不够機警的話，被足下一刀刺中了要害，現在豈能還會活着說話？那時候這個誤會又能去向誰訴說申辯？你倒是說說看。」

阮行「嘿嘿！」顫抖着，頻頻苦笑不已：「你我既無深仇大恨……尹朋友何不高抬貴手！饒過了兄弟的一時莽撞，兄弟必將忘不了閣下大恩大德……日後不免對閣下感恩圖報！……怎麼樣？」

尹劍平力聚左掌，霍地向上一掄掌「叭！」一聲，抓在了阮行右肩橫骨「雲門穴」上！

阮行只覺得半身一陣子發麻，「啊！」的驚呼一聲，尹劍平已自他頸項上抽回了長劍。

阮行一驚之下，自以爲有了脫逃之機，轉身待逃——却聽得牀上的尹劍平冷森森的笑道：「你還想走麼？」

才跑了一步，阮行登時站住。

他神色倏變，緩緩回過身來，尹劍平却用着充滿了神秘冷峻的一雙眸子打量着他。

尹劍平道：「你已爲我獨門手法，拿住了氣穴，除非我自行解救之外，別無良策，如果在半個時辰之內不將氣穴和開，你必然氣衝血栓而亡。」

阮行呆了一呆，又恨又怕的道：「你……你又爲什麼要這麼做？」

「很簡單！」尹劍平道：「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拉平了！」

「拉平了？」

「不錯！」尹劍平咬了一下牙，現出痛苦神色道：「因爲我身上有傷……也需要你的援手解救，你身上的傷，却是非我不可！」

一面說，他已解開了上衣，現出了腫大如瘤的右肩傷處，阮行目睹之下，瞠目道：「——原來你已中了我家姑娘的『七步斷魂掌』，嘿！你完了！」

「我完不了！」尹劍平眼睛狠狠的盯住他：「有你在我就完不了，換言之，如果我完了，你也完了，而且你一定還先死在我前頭。」

這幾句話，像是忽然觸及了阮行的痛處，不禁現出了無可奈何的沮喪。

「你的意思是要我先解了你的毒，你才爲我解開穴道……是不是？」

「不錯！我就是這個意思。」

阮行臉上一陣子發白，乾笑了一下道：「兄弟這個人作事，不大喜歡受人威脅……要是我不答應呢！」

「那很簡單！」尹劍平冷冷的道：「你只有死路一條，而我却還有活命之機！」

「你有什麼活命之機？」

「我當然有——」尹劍平微微一笑：「譬如說，去找你的主子甘姑娘。」

「笑話！」阮行獰笑一聲：「你以爲她會救你麼？眞要有這個意思，她又何必傷你？」

「這很難說！」尹劍平慢條斯理的道：「此一時彼一時也。」

阮行冷冷的說道：「兄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尹劍平道：「不要忘了，我是跟她在談交易，因爲你的命控制在我手裏，甘明珠如果還顧慮到你這個忠心奴才，她當然就得爲我解毒不可。」

阮行顯然還沒有想到這一着，不禁又是一呆——對方如果眞的這麼做，自己這個臉可是丟大了。

想到這裏，他確是無計可施，却憤憤的道：「嘿嘿！你以爲兄弟我眞的這麼順從你，聽你擺佈不成？」

「你非順從不可！」尹劍平胸有成竹的道：「因爲我確知，這個世界上，很少能有人；能够忍受得了我所加諸在你身上的痛楚！」

阮行「吃吃！」奸笑道：「姓尹的，你眞以爲我會相信你說的這些鬼話？」

尹劍平打量着他的臉：「你勢必非相信不可，因爲你馬上就要嚐到味道了！」

話聲方歇，即見阮行一雙八字眉，倏地往當中皺了一皺，身子緊接着搖動了一下，白臉上翻起了一片紅潮。

「怎麼樣？」尹劍平冷冷一笑：「我的話不錯吧！這其實只不過是開頭而已，眞正厲害的都還在後頭呢！」

說話之間，阮行已大感痛苦，全身上下宛若抽了筋似的一陣子抽動，由不住手捧腹部，痛得彎下腰來——

他脚下蹣跚着，走到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當他那雙眸子，再接觸向尹劍平時，眼神裏已失去了原有的自信與倔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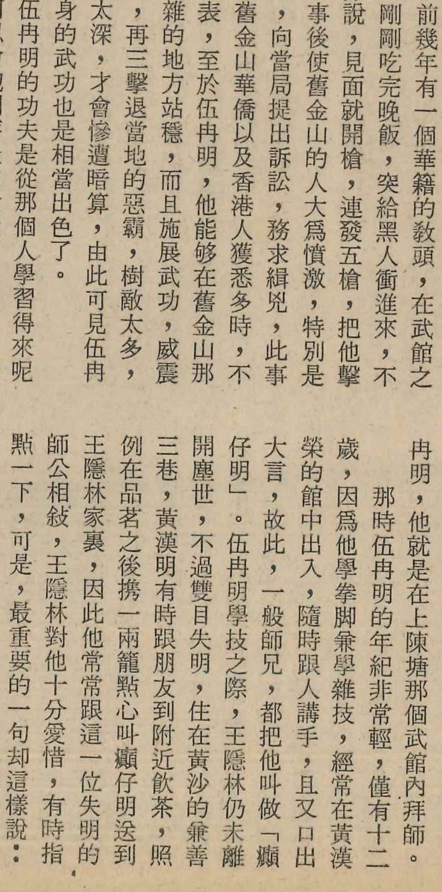
「好吧……算你厲害！」

這幾個字，幾乎是由他緊咬着的牙關裏逼出來的，臉上青一陣白一陣，片刻工夫，已沁出了一層汗珠！——

「只是……」阮行緊咬着牙：「你……能想辦法先止住我身上的疼麼？」

尹劍平點點頭：「不必緊張，這只是開始一上來的陣痛而已，先叫你知道一下厲害，馬上就會自行止住，但是過不了一會，就會有第二次陣痛，時間却要比這一次長一些，而且痛得也厲害一些。」

（未完）



其人其事／賴嚴霜·文 盧令·圖

# 俠家高手伍冉明

## 玄功揚異域

前幾年有一個華籍的教頭，在武館之內，剛剛吃完晚飯，突給黑人衝進來，不由分說，見面就開槍，連發五槍，把他擊斃，事後使舊金山的人大爲憤激，特別是僑胞，向當局提出訴訟，務求緝兇，此事已爲舊金山華僑以及香港人獲悉多時，不必細表，至於伍冉明，他能够在舊金山那麼複雜的地方站穩，而且施展武功，威震一方，再三擊退當地的惡霸，樹敵太多，結怨太深，才會慘遭暗算，由此可見伍冉明本身的武功也是相當出色了。

伍冉明的功夫是從那個人學習得來呢？他何以會跑到舊金山教授拳脚呢？我試把這些武林中的秘聞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從伍冉明的師傅說起，伍冉明學過幾家武功，但却顯然是俠家爲主的，因爲他第一個師傅叫做黃漢榮，正是俠家拳師王隱林的入室弟子。

至於黃漢榮本人，此人甚怪，本來稱做黃滿榮的，譽滿天下，但因滿洲覆滅，他改稱黃漢榮，以爲這個名字更有意義，表示漢族繁榮，此後武林中人就把他稱做黃漢榮了，他在廣州「上陳塘」開設武館教授拳脚，因爲他的太太是戲班出身，故此他兼收戲班裏面表演雜技的人材，不止是教授拳脚，別人只教打拳，他却兼教雜技，因此，門下的弟子特別多。後來黃漢榮還在福軍營之內充當教練，當時福軍所有人學習功夫，都是學俠家拳的，至於伍

## 威名永留芳

冉明，他就是在上陳塘那個武館內拜師。

那時伍冉明的年紀非常輕，僅有十二歲，因爲他學拳脚兼學雜技，經常在黃漢榮的館中出入，隨時跟人講手，且又口出大言，故此，一般師兄，都把他叫做「癲仔明」。伍冉明學技之際，王隱林仍未離開塵世，不過雙目失明，住在黃沙的兼善三巷，黃漢明有時跟朋友到附近飲茶，照例在品茗之後携一兩籠點心叫癲仔明送到王隱林家裏，因此他常常跟這一位失明的師公相敍，王隱林對他十分愛惜，有時指點一下，可是，最重要的一句却這樣說：「癲仔明，任何一派的功夫俱是要苦練的，愈是練習得多，就愈加成熟，熟極生巧，變化多端，如果學識了功夫，不肯練習，那是全無用處的。」

這些話給伍冉明聽了入耳，一直都把它放在心上，事隔多年，仍然記得起來。

當時伍冉明在黃漢榮那邊學了五六年功夫，一方面學習俠家的拳脚，另一方面他却又學習舞台上的武功，那時學戲的人一定要從頭做起，首先學習打大番，起虎尾，豎鰲魚，然後打右頭跟斗，伍冉明因爲很年輕就學功夫，而且練習那些雜技之際，同時學習俠家拳脚，筋骨柔軟，成就較高，他一出台充任五軍虎，專負責打架，即是現時班中的龍虎武師，因爲他的輕功很好，每逢登台表演武功，俱是動作靈活，他能够翻身打跟斗，而且能够在疊高三張枱之上用右頭跟斗的方式翻身躍下來



，獲得觀衆一陣熱烈的掌聲。

由於他的武功深厚，動作靈活，上進得快，他在班中做五軍虎不過兩年，就升爲小武，雖然這個位置只是三帮小武，但因爲他索價不高，武功却高，所以下鄉的戲班爭先僱用他。

有一年，他在「樂同春」裏面充當三帮小武，樂同春却受到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吉星戲院所聘，一班人到那邊演戲，他自然是跟隨紅船一齊去的，那時樂同春的老倌，正印小武就是靚全，他的武功有限，碰着大打武的場面就要靠伍冉明担綱了，另外有一個龍虎武師叫做大泡和，跟他非常合拍，那一次他們到吉隆坡打算演三個月爲期，班中兄弟都準備在該處居留三個月之久，所帶的衣物特別多。

班中正印花旦叫做小紅，本來大好青年，却以女裝的姿勢出現，因爲他的身段苗條，眉目清秀，年輕貌美，唱做俱佳，戲金也特別高，樂同春那一班差不多靠他做台柱，小武只是他的襯托。

小紅初到吉隆坡演戲，不免有些戒心，他沒有動身之前，有些老前輩巳經向他提出警告，認爲吉隆坡一地，華人雖多，仍是馬來亞的人勢力較大，況且警探中人俱是馬來亞的種族，所有馬來亞人都是有聯絡的，有些黑社會的人士混在其中，表面上掛起健身院的招牌，實際上出來撈，向正當的華僑敲詐，江湖子弟前往吉隆坡演戲，如果不向他們孝敬，也不肯請他們保護，就會站不穩，故此勸小紅到達就先要拜門，即是江湖人物說的拜地主，這樣做可以避免麻煩。

小紅把它緊記在心，因爲他跟伍冉明感情很好，閒中無事，跟伍冉明商量如何應付，怎料伍冉明是一名打仔，年少氣盛，恃着自己武功超羣，對於吉隆坡這個地方各種情形並不明白，故此向小紅說：「拜地主確是江湖子弟應該做的一件事，只就可惜我們初到該處，一切毫不明白，吉隆坡究竟是那一帮人照起呢？我們沒有摸清楚底牌之前，實在不宜輕舉妄動，因爲拜錯地主，就會把事情弄得更糟，我們暫時不必研究這個問題，到達吉隆坡後看清楚那一帮人勢力最大，然後接洽好了。」

這番話是他們兩人在船上無意中交談的，小紅認爲有理，便依言行事，不過，他們沒有拜地主之前，難保沒有人動腦筋向他們敲詐，小紅只是一名花旦，缺少戰鬥力，故此抵埗之後，就跟伍冉明出入同行，如影隨形，靠伍冉明做胆，一切照料他。

當時樂同春第一晚在吉星戲院登台，小紅正在後台化裝之際，忽然有幾個彪形大漢以探班爲名，直入到訪，自稱是猛虎黨的人馬，奉着大阿哥老黑虎的命令，邀請他們在早上十點鐘前往山頂花園談談，到時小武靚全，花旦小紅定要親自前往。

那幾個彪形大漢臉肉橫生，說得如此肯定，顯然是當地的惡人了，小紅不敢抗命，只好點頭，照理他巳經答應，那幾個彪形大漢應該離去，殊不料他們賴着不走，坐在小紅的戲箱之上，你一句我一句，借故向小紅調笑，簡直把他看做女人，後來甚至有人出手摸他的粉臉，令到小紅化裝也大受影响。

伍冉明早巳聲明他願意保護小紅，眼見這種情形，勃然大怒，但仍竭力忍受，上前勸告，指出他們這種行爲是妨礙藝員化裝的，敬請他們離開，殊不料那幾個壯漢認爲伍冉明干涉他們的舉動，怒形於色，其中有一個大漢還一邊說一邊動手，打算一掌摑在伍冉明的臉頰之上，伍冉明眼明手快，對方的掌剛剛抬起，他巳經先發制人，抓住這傢伙的右腕，順手一拖，此人的馬步不穩，果然給他一拖就向前衝過去，伍冉明乘機再來一下「掛面捶」，打到他的鼻樑當堂噴出鼻血來。

這傢伙以爲自己有些武功，不肯退讓，負傷應戰，雖然流出鼻血，仍然轉身標前，一式穿花手，左手護住腰脇，右掌打出，直衝伍冉明的胸部，來勢極兇。

伍冉明乘着對方來拳巳到，左手以虎爪姿勢向上穿搭，封住來拳，右拳由對方的腋下穿過，這一下穿捶當堂把這傢伙打跌到一丈過外，沒法站起來。

跟他同行的幾個黨羽，看見伍冉明這樣厲害，不敢輕舉妄動，只好上前扶起這個壯漢，說：「我們回去向大哥報告吧，大哥知道一定不會跟他們干休的，明天之約就此取消。」

說完這句話，他們幾個人就一窩蜂走開。

這個壯漢就是猛虎黨的首領老黑虎的助手左先鋒，姓周，單名一個定字，一向胆生毛，綽號沙胆定。老黑虎本來是馬來亞的土生，叫做勞克夫，他依照中國人的姓名該稱姓勞了，認識他的人都稱他做勞先生，他的武功多方面的，起初學西洋拳，後來投入吉隆坡一間中國拳師的館裏學習拳術，一向跟周定非常要好，由於馬來亞的土生當中有許多人在警探方面撈得風生水起，故此他們的潛勢力，手下有五十多人，隨時進行各種敲詐欺騙，毆打艮民之類的行爲，紅船子弟到吉隆坡過埠撈，照例向他們買怕，那時老黑虎經過一番調查之後，才發動攻勢，認爲小紅等人不過是普通的花旦小武，實在沒法跟他們對抗的，因此派周定去，周定一時興奮，向小紅調笑，以致發生這場毆打，捱了幾拳。

沙胆定當然不服氣，由幾個黨羽扶着回到他們的架步之內，與首領老黑虎相見，老黑虎看見他臉上有血，走動的時候要人扶着然後行走，如此狼狽，當然是打過一場架了，登時怒火攻心，喝問發生甚麼事情，沙胆定故意張大其詞，瞎談一頓，自稱他們到吉星戲院後台找小紅講數，料不到小紅有一班打手，一湧而出，揮拳便打，他們恃着人多，故此被他們打傷。

老黑虎聽了此言，非常震動，因爲他在吉隆坡坐鎭，無人敢捋虎鬚，殊不料有人居然用打手對付，怎能下得這一口氣呢？當晚他就召集一班手下，吩咐他們明天在正午十二時前準備短刀鐵尺之類的武器，在吉星戲院暗中埋伏，等候小紅到戲院登台之際，一躍而出把他打傷然後講數。

沙胆定雖然受傷，聽了喜出望外，至於跟他一齊去吉星戲院後台走動過的幾個沙保兄弟，就跟隨大隊同行，隨時負責點相，使其他打手認識小紅和伍冉明的眞面目，不至於打錯人。

自從伍冉明把沙胆定打傷之後，吉星

戲院的院主料定老黑虎一定不肯干休，便向班中人說出猛虎黨在吉隆坡的潛勢力，想辦法講數，小紅和靚全聽了十分畏懼，當然想派人講數，可是，伍冉明却不斷的拍心口認爲有他在場保護他們，不必講數，再者，明天就要登台，即使講數，也不是立刻有人接洽，首先要準備作戰，講完之後，伍冉明就召集全班懂得打鬥的龍虎武師，由英雄勝領導，在明天小紅等登台之際，伴着他們行走，準備隨時接戰。

到了第二天正午，小紅和靚全兩個吃過早飯，便由伍冉明和英雄勝兩人押陣，由紅船走到岸上去，步行往吉星戲院。

那時對方已經早作準備，在戲院各處石柱和屋角分別埋伏了四十多人，最重要的一帮人由老黑虎率領，身邊有兩個手下準備認人，他們看見小紅靚全一班人走近戲院，伍冉明押陣，便即向老黑虎報告，指點出來。

老黑虎看了，趁着他們未到戲院之際，便從斜裏奔出，直趨伍冉明，忽然飛脚向對方的下體踢去，打算一招攞命。

伍冉明押陣，當然是準備隨時迎擊的，但見有人衝出，立刻迎戰，對方飛脚踢來，他就把右手沉低，冚住他的一條腿，左拳高擧，一招天師蓋印，向對方迎頭擊落，百忙中他還大喝幾聲，叫英雄勝伴着小紅和靚全迅速衝入戲院，外邊的人由他應付。

老黑虎看見他這樣豪氣，更加憤恨，趁着他的右爪還沒有抓到自己的身上時，立刻收脚，而且一招抛捶打向伍冉明，伍冉明施展十字劈手，打消來勢，跟着又用另外一招順步穿撞向他的頭上直衝過去，老黑虎小跳避開，在街上奮勇作戰，有如舞台上的龍虎鬥，其他各人紛紛避開，打算看清楚兩人誰勝誰負，然後定奪。

老黑虎十分兇悍，打鬥了一會，他認爲有機會可乘，伸出食指和中指來，向伍冉明的一雙眼搶攻，這一招「二龍爭珠」可以攞命，也可以變成虛招，未到一半收回再攻，那是他的絕技，他以爲對方一定身受重傷，怎料伍冉明不管他是虛招抑或是實招，眼見他的右手向上門搶攻，立刻把自己的身子一縮，隨即施展掃堂腿，登時把老黑虎整個掃跌，仆到一丈過外。

伍冉明看見他已經打輸，趁他沒有站起來，就飄然而去，閃身竄入戲院之內。

老黑虎的勢力能够控制整間戲院，看見他走進去，立刻吩咐手下把他們包圍，於是，伍冉明與戲班的人仍是陷入危局，當時一隊人包圍戲院，另外一隊人追入戲院搜索，伍冉明不願意牽累別人，跑上天台，追兵抵達，他就把心一横，從三樓跳到地面來。

剛巧那間戲院的隣居就是醬料舖，有許多缸醬料，同時有些竹籮，籮底朝天，避免天雨積水，伍冉明知道那些竹籮仍有力量支持，不會發生問題的，况且他一向打慣冇頭跟斗，就算從高處跳下，未必受傷，索性飛身躍下，踏破竹籮滾在地上，跟着由醬料舖的後門衝出去。

小紅等人看見，大吃一驚，老黑虎指揮各人在戲院搜索，不見踪影，無可奈何，只得跟小紅講數，談妥每月交出若干保護費，然後率衆離去，至於伍冉明，他逃出醬料舖之後，就飛奔到紅船去。

他知道那個地方不能立足，索性搭船回到南越，此後可再到吉隆坡搵食。

伍冉明回到廣州，他的師傅黃漢榮已經受了李福林的聘請，在福軍營中充任教官，於是，伍冉明投奔他，作爲衞兵，在福軍營內任職，同時學習技擊，那時周龍也是在福軍的軍營之內教授周家拳，伍冉明喜出望外，兼學周派的功夫，拜他爲師，故此伍冉明也是周龍的門徒，後來周龍病逝，後輩周彪和周田等都跟他有聯絡。

伍冉明的武功愈來愈高，對於演戲，他的雜技當然更加標靑了，後來他認爲長居福軍營內，沒有出路，索性在廣州的戲班正式入行，充任三帮小武，那時關德興初露頭角，藝名叫做新靚就，是班中正印的小武，因爲關德興最喜歡演關公，伍冉明則飾演周倉，關公出場之際，照例是由伍冉明帶馬的，他由虎度門出場，連打六七個冇頭觔斗，有如一個風車，然後折回，好像握住馬鞭模樣，引關公出場，這種拉馬的功夫使台下喝采，同時使觀衆對關公有更深的認識，增强他的威勢，因此，新靚就更加旺場。

新靚就的武功犀利，仍有師傅，他的師傅叫做金山洪，本來姓霍，單名一個洪字，不但拳脚厲害，醫術也很精通，特別是瘡科，非常出色，至於金山洪的師傅，也是王隱林，故此，伍冉明尊稱他做師叔。新靚就之所以變成金山洪的徒弟，就是因爲他生了牙瘡，有人介紹他到金山洪醫館求醫，醫好了牙瘡之後，知道金山洪的武功厲害，即時拜師，新靚就既然拜了金山洪爲師，於是，伍冉明等於他的同門，兩人愈來愈加合拍。

伍冉明並非一生只是在班中跳紮，他有一個時期還是飛將軍。

當時抗戰軍興，陳濟棠到處宣傳航空救國，搜掘人材，開辦航空學校，黃光銳任職空校的校長，訓練人材，伍冉明非常興奮，報名投考，入校受訓之後，搖身一變，立刻變成空中英雄。這是他一生中最光榮的一段時間，值得自豪。

伍冉明雖然入了航空學校，仍跟戲班的人有來往，經常到海珠戲院探班，當時睇霸王戲的人多如牛毛，特別是空軍人員，更加喜歡在戲院出現，無人敢捋虎鬚，伍冉明理直氣壯，親自出頭向他們勸喩一番，請求他們守紀律，空軍多數是他的朋友，聽從他的勸告，於是，海珠戲院裏面的人都對他十分感激。

戰後伍冉明跟關德興都在香港居住，關德興初期拍片，十居其九邀伍冉明合作，例如「關公月下釋貂蟬」，以及「神鞭俠」等，都是伍冉明協助的，後來關德興拍黃飛鴻，也有幾套由伍冉明客串，不過，他醫務繁忙，並非常常拍片，後來伍冉明因事到美國去，然後跟關德興分手。

伍冉明在美國的舊金山居住，當地國術界中人，都知道他是俠家的高手，對他非常尊重，因爲當地有一個美洲國術總會，便推他做籌備委員，後來還兼任公關主任，大概是他的鋒芒太露，跟當地惡霸發生磨擦，樹大招風，以致惹禍喪生。

像伍冉明這種人確値得自傲，活着是個英雄，死了也變成一般人懷念的好漢。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THE ROYAL GOLD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